



資治通鑑 魏

第六十九卷 —— 第七八卷

【資治通鑒卷六十九 魏紀一】

● 魏紀一世 ①

〔一〕起上章困惇（庚子），盡玄默攝提格（壬寅），凡三年。

①

〔二〕操破袁尚，得冀州，遂居於鄴。鄴，漢之魏郡治所。魏，大名也，遂封為魏公。又讖云：「代漢者當塗高。」當塗高者，魏也。文帝受漢禪，國遂號魏。

◎ 魏世祖文皇帝·上

①

〔一〕諱丕，字子桓，武王操長子也。謚法：學勤好問曰文。世祖，廟號也。禮，祖有功而宗有德。謚法景物四方曰世；靖民則法曰皇；明一德者曰皇；明一合道曰皇。德象天地曰帝；按道無為曰帝。

魏世祖文皇帝 黃初元年（庚子 公元220年）

春，正月，武王至洛陽；庚子，薨。①王知人善察，難眩以偽。②識拔奇才，不拘微賤，隨能任使，皆獲其用。與敵對陳，③意思安閑，如不欲戰然；及至決機乘勝，氣勢盈溢。勛勞宜賞，

不吝千金；無功望施，分豪不與。^④用法峻急，有犯必戮，或對之流涕，然終無所赦。雅性節儉，不好華麗。故能芟刈群雄，几平海內。^⑤

〔一〕魏王操謚曰武。

〔二〕眩者，目無常主；難眩以偽，謂人不能亂其明。

〔三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四〕豪，即毫字。

〔五〕曰「几」者，以不能并吳、蜀也。芟，所銜翻。几，居布翻。

是時太子在鄴，軍中騷動。群僚欲秘不發喪，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，乃發喪。或言宜易諸城守，悉用譙、沛人。①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：「今者遠近一統，人懷效節，何必專任譙、沛，以沮宿衛者之心！」乃止。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；②眾人以為宜禁止之，不從者討之。賈逵曰：「不可。」為作長檄，令所在給其稟食。③

鄴陵侯彰從長安來赴，④問逵先王璽綬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國有儲副，先王璽綬，非君侯所宜問也。」凶問至鄴，太子號哭不已。中庶子司馬孚諫曰：⑤「君王晏駕，天下恃殿下為命。當上為

宗廟，下為萬國，奈何效匹夫孝也！」太子良久乃止，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時群臣初聞王薨，相聚哭，無復行列。孚厲聲於朝曰：「今君王違世，天下震動，當早拜嗣君，以鎮萬國，而但哭邪！」乃罷群臣，備禁衛，治喪事。孚，懿之弟也。群臣以為太子即位，當須詔命。^⑥尚書陳矯曰：「王薨於外，天下惶懼。太子宜割哀即位，以系遠近之望。且又愛子在側，^⑦彼此生變，則社稷危矣。」即具官備禮，一日皆辨。^⑧明旦，以王后令，策太子即王位，大赦。漢帝尋遣御史

大夫華歆奉策詔，授太子丞相印、綬，魏王璽、綬，領冀州牧。^⑨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。

〔一〕曹氏，沛國譙人，小見者以鄉人為可信也。守，式又翻；下同。

〔二〕青州兵，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。

〔三〕稟，讀曰廩。食，如字。長檄，猶今軍行所至幫券也。

〔四〕操自漢中還師而東，彰定代而西迎操，因留彰長安。鄢，陸德明謁晚翻，又於建翻；師古音偃。

〔五〕《續漢志》：太子中庶子，秩六百石，職如侍中。

〔6〕謂須待漢帝詔命也。

〔7〕愛子，謂鄢陵侯彰也。

〔8〕辦，與辦同，蜀本作「辦」。按辦，今

進化作「辦」。

〔9〕華，戶化翻。

改元延康。^①

〔二〕此漢改元，魏志也。

二月，丁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壬戌，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，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，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。

丁卯，葬武王於高陵。^①

〔一〕高陵，在鄴城西。操遺令曰：汝等時時登銅雀台，望吾西陵墓田。魏紀載操令曰：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。

王弟鄴陵侯彰等皆就國。臨菑監國謁者灌均，希指奏「臨菑侯植醉酒悖慢，劫脅使者。」^①王貶植為安鄉侯，誅右刺奸掾沛國丁儀^②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，^③皆植之黨也。

〔二〕時禁切藩侯，使謁者監其國。

〔2〕王莽置左右刺奸以督奸猾。光武中興，亦置刺奸將軍；然公府掾無其員也。魏、公府始有營軍刺奸等員。掾，俞絹翻。

〔3〕并男口誅之，絕其世也。廙，逸職翻，又羊至翻。

魚豢論曰：諺言：「貧不學儉，卑不學恭。」非人性分殊也，勢使然耳。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，此賢之心，何緣有窺望乎！彰之挾恨，尚無所至；至於植者，豈能興難！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，丁儀以希意族滅，哀夫！

初置散騎常侍、侍郎各四人。^①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。^②為金策，藏之石室。時當選侍中、常侍，王左右舊人諷主者，便欲就用，不調余人。司馬孚曰：「今嗣王新立，當進用海內英賢，如何欲因際會，自相荐舉邪！官失其任，得者亦不足貴也。」遂他選。

〔二〕散騎常侍，秦官也。秦置散騎，又置中常侍散騎，騎從乘輿車后；中常侍得入禁中：皆以為加官。漢東京初省散騎，而中常侍用宦者。至是初置散騎，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，曰散騎常侍，掌規諫，不典事；貂

璫插右，騎而散從，后遂為顯職。散騎侍郎，自魏至晉與散騎常侍、侍中、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，江左乃罷。

〔2〕謂左，右，中尚方、中黃、左，右藏、左校、甄官、奚官、黃門、掖庭、永巷、御府、鈎盾、中藏府內者等署也。

尚書陳群，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，^①乃立九品官人之法；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，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，區別人物，第其高下。^②

〔一〕天朝，謂漢朝也。朝，直遙翻。按 胡注中，朝廷之朝，多注音作朝暮之朝，或當時讀音如此。

〔二〕九品中正自此始。九品，上上、下中、上下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也。別，彼列翻。

夏，五月，戊寅，漢帝追尊王祖太尉曰太王，
①夫人丁氏曰太王后。

〔二〕王祖，漢太尉曹嵩也。

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，西平麴演結
旁郡作亂以拒岐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，酒泉黃
華不受太守辛機，皆自稱太守以應演。①武威三
種胡復叛。武威太守毋丘興，②告急於金城太守、
護羌校尉扶風蘇則，則將救之，郡人皆以為賊勢
方盛，宜須大軍。時將軍郝昭、魏平先屯金城，

受詔不得西度。③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：「今賊雖盛，然皆新合，或有脅從，未必同心。

因釁擊之，善惡必離，離而歸我，我增而彼損矣。既獲益眾之實，且有倍氣之勢，率以進討，破之必矣。若待大軍，曠日彌久，善人無歸，必合於惡，善惡既合，勢難卒離。④雖有詔命，違而合權，專之可也。」昭等從之，乃發兵救武威，降其三種胡，與毋丘興擊張進於張掖。麴演聞之，將步騎三千迎則，辭來助軍，實欲為變，則誘而斬之，出以徇軍，其黨皆散走。則遂與諸軍圍張掖，破之，斬進。黃華懼，乞降。⑤河西平。

〔一〕誅韓遂者麴演也，蓋威行涼部久矣，故進等皆應之。

〔二〕毌丘，復姓也。《康熙字典》音冠。與毋、母俱別。

〔三〕金城與武威、張掖、酒泉隔河。

〔四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五〕據裴松之注，華即后為兗州刺史奏王凌者也。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。

初，惇煌太守馬艾卒官，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；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。會黃華、張進叛，欲與惇煌并勢，執就，劫以白刃。就終不

回，私與恭疏曰：「大人率厲惇煌，忠義顯然，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！今大軍垂至，但當促兵以掎之耳。」①願不以下流之愛，使就有恨於黃壤也。」②恭即引兵攻酒泉，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，緣酒泉北塞，東迎太守尹奉。黃華欲救張進，而西顧恭兵，恐擊其后，故不得往而降。就卒平安，奉得之郡，詔賜恭爵關內侯。

〔一〕掎，舉綺翻。從后牽曰掎，又云，偏引曰掎。〔二〕《論語》曰：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謂下流當惡居而不當愛也。一曰：流，輩也；牽於

父子之愛，而廢君臣之義，是常人之流下一等見識，故曰下流之愛。

六月，庚午，王引軍南巡。

秋，七月，孫權遣使奉獻。

蜀將軍孟達屯上庸，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。封侵陵之，達率部曲四千余家來降。達有容止才觀，王甚器愛之，引與同輦，以達為散騎常侍、建武將軍，封平陽亭侯。合房陵、上庸、西城三郡為新城，^①以達領新城太守，委以西南之任。

行軍長史劉曄曰：^②「達有苟得之心，而恃才好

求，必不能感恩懷義。新城與孫、劉接連，^③若有變態，為國生患。」王不聽。^④遣徵南將軍夏侯尚、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。上庸太守申耽叛封來降，封破，走還成都。

〔一〕蜀分三郡見上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二〕時魏王引軍南巡，以曄為長史。

〔三〕蜀之漢中，吳之宜都，皆與新城接連。

〔四〕為孟達叛魏張本。

初，封本羅侯寇氏之子，漢中王初至荊州，以未有繼嗣，養之為子。諸葛亮慮封剛猛，易世

之后，終難制御，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，遂賜封死。

武都氏王楊仆率種人內附。

甲午，王次於譙，大饗六軍及譙父老於邑東，設伎樂百戲。吏民上壽，日夕而罷。

孫盛曰：三年之喪，自天子達於庶人。故雖

三季之末，^①七雄之敝，^②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，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。^③逮於漢文，變易古制，^④人道之紀，一旦而廢，固已道薄於當年，風頹於百代矣。魏王既追漢制，替其大禮，處莫

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，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，
⑤及至受禪，顯納二女，⑥是以知王齡之不遐，卜
世之期促也。⑦

〔一〕謂三代之季也。

〔二〕秦、趙、韓、魏、齊、楚、燕為戰國七雄。

〔三〕麻，經也。居父喪苴杖。禮：既葬而反哭。

《檀弓》曰：反哭升堂，反諸其所作也。反哭之弔也，
哀之至也；反而亡焉，失之矣，於是為甚。哀，倉回翻

〔四〕事見十五卷文帝后七年。

〔五〕夏書曰：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。墮，讀曰隳。

〔6〕獻帝之禪也，冊詔魏王曰：漢承堯運，有傳聖之義；釐降二女以嬪於魏。

〔7〕按 孫盛曰結束。

〔 〕

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。^①是時天下初定，刺史多不能攝郡。^②逵曰：「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，^③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，有督察之才，不言安靜寬仁，有愷悌之德也。今長吏慢法，盜賊公行，州知而不糾，天下復何取正乎！」其二千石以下，阿縱不如法者，皆舉奏免之。外修軍旅，內治民事，興陂田，通運渠，吏

民稱之。王曰：「逵真刺史矣。」布告天下，當以豫州為法；賜逵爵關內侯。

〔二〕豫州，統潁川、汝陰、汝南、梁國、沛郡、譙郡、魯郡、弋陽、安丰等郡。晉《地理志》曰：魏武分沛郡立譙都，分汝南立汝陰郡，合陳郡於梁國。沈約志曰：弋陽縣，本屬汝南，魏文帝分立郡，又分廬江為安丰郡。

〔2〕攝，總錄也。

〔3〕舉漢制也。

左中郎將李伏、太史丞許芝表言：「魏當代漢，見於圖緯，其事眾甚。」^①群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，^②王不許。

〔二〕據獻帝傳，李伏引孔子玉板，許芝引春秋漢含孳、玉板讖、佐助期、孝經中黃讖、易運期讖。

〔三〕時勸進者，辛毗、劉曄、傅巽、衛臻、桓階、陳矯、陳群、蘇林、董巴；繼之者，司馬懿、鄭渾、羊祜、鮑勛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，漢帝告祠高廟，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，禪位於魏。王三上書

辭讓，乃為壇於繁陽，^①辛未，升壇受璽綬，即皇帝位，^②燎祭天地、岳瀆，改元，大赦。

〔二〕時南巡至潁川潁陰縣，筑壇於曲蠡之繁陽亭。《述徵記》曰：其地在許南七十里。東有台，高七丈，方五十步；南有壇，高二丈，方三十步，即受終之壇也。是年以繁陽為繁昌縣。

〔2〕《考異》曰：陳志云：「丙午，行至曲蠡，漢帝禪位。庚午，升壇即祚。」袁紀亦云：「庚午魏王即位。」按獻帝紀，乙卯始發禪冊，二十九日登壇受命。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尚在，亦云辛未受禪。陳志、袁紀誤也。范書云：「魏遣使求璽綬，曹皇后不與，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，以璽抵軒下，因涕泣橫流曰『天不祚

爾！』左右皆莫能仰視。」按此乃前漢元后事，且璽綬無容在曹后之所，此說妄也。

十一月，癸酉，奉漢帝為山陽公，^①行漢正朔，用天子禮樂，封公四子為列侯。追尊太王曰太皇帝，武王曰武皇帝，廟號太祖。尊王太后曰皇太后。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，列侯為關中侯。群臣封爵、增位各有差。改相國為司徒，御史大夫為司空。^②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。

〔一〕山陽縣，屬河內郡。

〔二〕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，今復舊。

帝欲改正朔，侍中辛毗曰：「魏氏遵舜、禹之統，應天順民；至於湯、武，以戰伐定天下，乃改正朔。孔子曰：『行夏之時，』《左氏傳》曰：『夏數為得天正，』何必期於相反！」帝善而從之。①時群臣并頌魏德，多抑損前朝，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，稱揚漢美。帝數目臻曰：「天下之珍，當與山陽共之。」帝欲追封太后父，母，尚書陳群奏曰：「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，創業革制，當永為后式。案典籍之文，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。在禮典，婦因夫爵。」②秦違古法，漢

氏因之，非先王之令典也。」帝曰：「此議是也，其勿施行。」仍著定制，藏之台閣。^③

〔一〕自是之后，遂皆以建寅為正。傳，直戀翻。

〔二〕《禮記》：婦人無爵，從夫之爵。

〔三〕台閣，尚書中藏故事之處。

十二月，初營洛陽宮。戊午，帝如洛陽。^①

〔一〕裴松之曰：按諸書記，是時帝居北宮，以建始殿朝群臣，門曰承明。陳思王植詩「謁帝承明廬」是也。至明帝時，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、昭陽諸殿。《魏略》曰：漢火行也。火忌水，故「洛」去「水」而

加「隹」。魏於行次為土。土，水之牡也；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。故除「隹」加「水」，變「雒」為「洛」。

帝謂侍中蘇則曰：「前破酒泉、張掖，西域通使，惇煌獻徑寸大珠。可復求市益得不？」^①

則對曰：「若陛下化洽中國，^②德流沙幕，即不求自至。求而得之，不足貴也。」帝嘿然。^③

〔二〕不，讀曰否。按得，於此不可譯作「得到」。得不，即「得否」，可譯作反問句：「能行嗎？」

〔2〕按 化洽，即經過教化而使之融洽，此指穩定和諧。

〔3〕 按 嘿，音義同默。

〔

帝召東中郎將蔣濟為散騎常侍。時有詔賜徵南將軍夏侯尚曰：「卿腹心重將，特當任使，作威作福，殺人活人。」尚以示濟。濟至，帝問以所聞見，對曰：「未有他善，但見亡國之語耳。」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，濟具以答，因曰：「夫『作威作福』，《書》之明誡。①天子無戲言，古人所慎，惟陛下察之！」帝即遣追取前詔。〔二〕書洪範曰：臣無有作威作福，臣而有作威作福，其害於而家，凶於而國。

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。^①時天旱，

蝗，民飢，群司以為不可，而帝意甚盛。侍中辛

毗與朝臣俱求見，^②帝知其欲諫，作色以待之，

皆莫敢言。毗曰：「陛下欲徙士家，其計安

出？」帝曰：「卿謂我徙之非邪？」毗曰：「誠

以為非也。」帝曰：「吾不與卿議也。」毗曰：

「陛下不以臣不肖，置之左右，廁之謀議之官，

^③安能不與臣議邪！臣所言非私也，乃社稷之慮

也，安得怒臣！」帝不答，起入內。毗隨而引其

裾，帝遂奮衣不還，良久乃出，曰：「佐治，卿

持我何太急邪！」^④毗曰：「今徙，既失民心，

又無以食也，故臣不敢不力爭。」帝乃徙其半。帝嘗出射雉，顧群臣曰：「射雉樂哉！」毗對曰：「於陛下甚樂，於群下甚苦。」帝默然，后遂為之稀出。

〔一〕時營洛陽，故欲徙冀州士卒家實之。

〔二〕見，賢遍翻。按胡注中，見到之見，多注音為現，或當時讀音如此，今人教學無須草率附會。

〔三〕侍中，於周為常伯之任，在天子左右，備切問近對，拾遺補闕。

〔四〕辛毗，字佐治。治，直吏翻。

魏世祖文皇帝 黃初二年（辛丑 公元221年）

①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陳志，「正月，乙亥，朝日於東郊。」裴松之以為朝日在二月，按二月辛丑朔，無乙亥。

①

春，正月，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，奉孔子祀。

〔二〕漢平帝元始元年，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，奉孔子祀。王莽敗，失國。光武建武十三年，復

封均子志為褒成侯。志子損，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。世世相傳，至獻帝初國絕。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，邑百戶。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。后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；孝文太和十九年幸魯，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。北齊改封三十一世孫某為恭聖侯。周武帝平齊，改封鄒國公。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。煬帝改封為紹聖侯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，封孔子裔孫倫為褒聖侯。

三月，加遼東太守公孫恭車騎將軍。^①

〔二〕恭，公孫度次子，康之弟也。

初復五銖錢。^①

〔一〕漢獻帝初平元年，董卓壞五銖錢，今復之。

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，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，謚曰孝愍皇帝。群下競言符瑞，勸漢中王稱尊號。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：①「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，故乃羈旅萬里，糾合士眾，將以討賊。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，恐人心疑惑。昔高祖與楚約，先破秦者王之。②及屠咸陽，獲子嬰，猶懷推讓。況今殿下未出門庭，便欲自立邪！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。」王不悅，左遷詩為部永昌從事。③夏，四月，丙午，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。④大赦，改元章武。以諸葛亮為丞相，許靖為司徒。

〔一〕時費詩為益州前部司馬。費，父沸翻。
〔二〕王，於況翻。按 注音中「於」音鳴，王立王也，音旺。

〔三〕為益州刺史部從事，部永昌郡。

〔四〕蜀本紀曰：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，顏色美好，蓋山精也。蜀王娶以為妻，不習水土，疾病欲歸國。蜀王留之，無凡物故。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，於成都郭中葬，蓋地數畝，高十丈，號曰武擔也。裴松之曰：按武擔山在成都西北，蓋以乾位在西北，故就之以即祚。杜佑曰：武擔山在蜀郡西。

臣光曰：

天生烝民，其勢不能自治，必相與戴君以治之。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，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，斯可謂之君矣。①是以三代之前，海內諸侯，何啻萬國，②有民人、社稷者，通謂之君。

合萬國而君之，立法度，班號令，而天下莫敢違者，乃謂之王。王德既衰，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，則謂之霸。③故自古天下無道，諸侯力爭，或曠世無王者，固亦多矣。④秦焚書坑儒，漢興，學者始推五德生、勝，以秦為閏位，在木火之間，霸而不王，於是正閏之論興矣。⑤及漢室顛覆，三國鼎峙。晉氏失馭，五胡云擾。宋、

魏以降，南北分治，各有國史，互相排黜；南謂北為索虜，北謂南為島夷。^⑥朱氏代唐，四方幅裂，朱邪入汴，比之窮、新，^⑦運曆年紀，皆棄而不數，此皆私己之偏辭，非大公之通論也。

〔二〕溫公之說，正祖周書所謂「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」之意。《白虎通》曰：君者，群也；群下之所歸心也。

〔二〕黃帝置左右大監，監於萬國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。

〔三〕帥，讀曰率。

〔4〕如共工氏在伏羲、神農之間，秦在周、漢之間，皆謂之霸而不王，所謂曠世無王也；又如有窮之於夏，共和之於周，亦曠世而無王也。

〔5〕孟康曰：秦推五勝，以周為火，用水勝之。

漢儒以庖犧繼天而王，為百王首，德始於木。共工氏霸九域，雖有水德，在木火之間，非其序也，故霸而不王。神農氏以火承木，故為炎帝。神農氏沒，黃帝氏作，火生土，故為土德。少昊，黃帝之子，土生金，故為金德。少昊之衰，顓頊受之，金生水，故為水德。顓頊之所建，帝嚳受之，水生木，故為木德。高辛氏衰，天下歸堯，木生火，故為火德。堯殯舜，火生土，故為土德。舜殯禹，土生金，故為金德。周伐商，水生木，故為木德。

漢伐秦繼周，木生火，故為火德。共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，故曰閏位。

〔6〕索虜者，以北人辮發，謂之索頭也。島夷者以東南際海，土地卑下，謂之島中也。

〔7〕唐莊宗自以為繼唐，比朱梁於有窮篡夏、新室篡漢。

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，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，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。

雖華夏仁暴，大小強弱，或時不同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，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，而其余皆為僭偽哉！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，則陳氏何

所授？拓跋氏何所受？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，則劉、石、慕容、苻、姚、赫連所得之土，皆五帝、三王之舊都也。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，則蕞爾之國，必有令主，^①三代之季，豈無僻王！是以正閏之論，自古及今，未有能通其義，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。臣今所述，止欲敘國家之興衰，著生民之休戚，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，以為勸戒，非若《春秋》立褒貶之法，拔亂世反諸正也。正閏之際，非所敢知，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。周、秦、漢、晉、隋、唐，皆嘗混壹九州，傳祚於后，子孫雖微弱播遷，猶承祖宗之業，有紹復之望，

四方與之爭衡者，皆其故臣也，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。其余地丑德齊，^②莫能相壹，名號不異，本非君臣者，皆以列國之制處之，彼此均敵，無所抑揚，庶几不誣事實，近於至公。然天下離析之際，不可無歲、時、月、日以識事之先后。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，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，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，故不得不取魏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晉、后漢、后周年號，以紀諸國之事，^③非尊此而卑彼，有正閏之辨也。昭烈之於漢，雖云中山靖王之后，而族屬疏遠，不能紀其世數名位，亦猶宋高祖稱楚

元王后，^④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后，^⑤是非難辨，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，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。

〔一〕叢，徂外翻，小貌。

〔二〕丑，類也；言地之廣狹相類也。

〔三〕「魏」下當有「晉」字。

〔四〕宋高祖，彭城人，自謂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；蓋以彭城楚都，故其苗裔家於此地也。

〔五〕南唐初欲祖吳王恪，或請祖鄭王元懿。唐主命考二王苗裔，以吳王孫禕有功，禕有功，禕子峴為丞相，遂祖吳王。

孫權自公安徙都鄂，更名鄂曰武昌。

五月，辛巳，漢主立夫人吳氏為皇后。后，偏將軍懿之妹，故劉璋兄瑁之妻也。立子禪為皇太子。娶車騎將軍張飛女為太子妃。

太祖之人鄴也，^①帝為五官中郎將，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，太祖為之聘焉，生子叡。及即皇帝位，安平郭貴嬪有寵，^②甄夫人留鄴不得見。失意，有怨言。郭貴嬪譖之，帝大怒。六月，丁卯，遣使賜夫人死。^③

〔二〕入鄴見六十四卷漢建安十年。

〔2〕據陳壽志，郭嬪，安平廣宗人。漢廣宗縣屬鉅鹿郡。晉志：廣宗始屬安平。蓋魏氏割度也。六宮置貴嬪始此。孔穎達曰：嬪，婦人之美稱，可賓敬也。嬪毗賓翻。

〔3〕為明帝立、郭太后以憂崩張本。

帝以宗廟在鄴，^①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，如家人禮。^②

〔一〕武王之封魏王，建宗廟於鄴。

〔2〕建始殿，帝所起，以建國之始命名。父為天子，祭以天子；安有用家人禮者哉！

戊辰晦，日有食之。有司奏免太尉，^①詔曰：「災異之作，以譴元首，而歸過股肱，豈禹、湯罪己之義乎！」^②其令百官各虔厥職。后有天地之眚，勿復劾三公。」

〔一〕仍東漢中世之制也。

〔二〕《左傳》，臧文仲曰：禹、湯罪己，其興也勃焉。

漢主立其子永為魯王，理為梁王。^①

〔一〕《晉書》《地理志》：劉備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采嘉名，不由檢其土地所出，孫權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。自此迄於南北朝，大率類此。

漢主恥關羽之沒，將擊孫權。翊軍將軍趙云曰：「國賊，曹操，非孫權也。若先滅魏，則權自服。今操身雖斃，子丕篡盜，當因眾心，早圖關中，居河、渭上流以討凶逆，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。不應置魏，先與吳戰。兵勢一交，不得卒解，非策之上也。」^①群臣諫者甚眾，漢主皆不聽。廣漢處士秦宓^②陳天時必無利，坐下獄幽閉，然後貸出。^③

〔一〕趙云之言，可謂知所先后矣。卒，讀曰猝。

〔二〕處，昌呂翻。宓，莫必翻，通作密。不應州

郡辟命，故曰處士。

〔3〕貸，原也，赦也。下，遐稼翻。

初，車騎將軍張飛，雄壯威猛亞於關羽；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，飛愛禮君子而不卹軍人。漢主常戒飛曰：「卿刑殺既過差，^①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，^②此取禍之道也。」飛猶不悛。^③漢主將伐孫權，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。^④臨發，其帳下將張達、范疆殺飛，以其首順流奔孫權。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，曰：「噫，飛死矣！」^⑤

〔二〕差，次也。過差，猶今人言過次也。

〔2〕槌，陟加翻，箠也。

〔3〕悛，丑緣翻，改也。

〔4〕閬中縣，屬巴西郡。此亦由內水下江州也。

杜佑曰：漢江州縣故城在巴縣西。

〔5〕表當自飛上，而都督越次上之，故知其必死也。凡用兵，必觀人事，既失關羽，又喪張飛，兵可以無出矣。

陳壽評曰：關羽、張飛皆稱萬人之敵，為世虎臣。羽報效曹公，^①飛義釋嚴顏，^②并有國士之風。然羽剛而自矜，飛暴而無恩，以短取敗，理數之常也。

〔一〕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。

〔二〕事見六十七建安十九年。

秋，七月，漢主白率諸軍擊孫權，權遣使求

和於漢。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箋曰：①「陛下

以關羽之親，何如先帝？②荊州大小，孰與海內？

俱應仇疾，誰當先后？若審此數，易於反掌

矣。」漢主不聽。③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

聞者，權曰：「孤與子瑜，有死生不易之誓，子

瑜之不負孤，猶孤之不負子瑜也。」然謗言流聞

於外，陸遜表明瑾必無此，宜有以散其意。權報

曰：「子瑜與孤從事積年，恩如骨肉，深相明究。

其為人，非道不行，非義不言。玄德昔遣孔明至吳，^④孤嘗語子瑜曰：『卿與孔明同產，且弟隨兄，於義為順，何以不留孔明？孔明若留從卿者，孤當以書解玄德，意自隨人耳。』^⑤子瑜答孤言：『弟亮已失身於人。委質定分，義無二心。弟之不留，猶瑾之不往也。』其言足貫神明，今豈當有此乎！前得妄語文疏，即封示子瑜，并手筆與之。孤與子瑜可謂神交，非外言所間，知卿意至，輒封來表以示子瑜，使知卿意。』^⑥

〔二〕遺，於季翻。

〔2〕時蜀人傳漢帝已遇害，因稱之為先帝。

〔3〕諸葛瑾之言，天下之公也。使漢主因此與吳解仇繼好，魏氏其盱食乎！易，以鼓翻。

〔4〕蓋謂亮至吳求救時也。

〔5〕意，料度也。權自言料度備意，必當相從。

〔6〕觀孫權君臣之間，推誠相與，讒間不行於其間，所以能保有江東也。

漢主遣將軍吳班、馮習攻破權將李異、劉阿等於巫，^①進軍秭歸，兵四萬余人，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。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、假節，

督將軍朱然、潘璋、宋謙、韓當、徐盛、鮮於丹、孫桓等五萬人拒之。^②

〔二〕巫縣，漢屬南郡；吳初屬宜都郡，后孫休分立建平郡，巫屬焉。賢曰：巫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。杜佑曰：巫，歸州巴東縣是。又曰：巫山縣，楚之巫郡漢為巫縣，故城在今縣北，晉置建平郡於此。

〔三〕孫權始命呂蒙為大督以取關羽，今又復命陸遜為大都督以拒劉備。大都督之號蓋昉此。

皇弟鄢陵侯彰、宛侯據、魯陽侯宇、譙侯林、贊侯亮、襄邑侯峻、弘農侯幹、壽春侯彪、曆城

侯徽、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，^①安鄉侯植改封鄆城侯。^②

〔一〕鄆，謁晚翻，又於建翻，又音偃。宛，於元翻。魯陽縣，屬南陽郡。譙縣、鄆縣，屬譙郡。襄邑，屬陳留郡。壽春，屬淮南郡。曆城，屬濟南郡。平輿，屬汝南郡。應劭曰：輿，音預。

〔二〕植以見忌貶侯，今乃改封縣侯。甄城屬東郡。蜀本作「鄆」，當從之。鄆，音絹。

筑陵云台。^①

〔一〕據《水經注》，陵云台在洛陽城中，金市之東。

初，帝詔群臣，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，眾議咸云：「蜀小國耳，名將唯羽；羽死軍破，國內憂懼，無緣復出。」侍中劉曄獨曰：「蜀雖陋弱，^①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，勢必用眾以示有余。且關羽與備，義為君臣，恩猶父子。羽死，不能為興軍報敵，於終始之分不足矣。」

〔二〕

，即狹字。

陋

八月，孫權遣使稱臣，卑辭奉章，并送於禁等還。^①朝臣皆賀，劉曄獨曰：「權無故求降，必內有急。權前襲殺關羽，劉備必大興師伐之。」

外有強寇，眾心不安，又恐中國往乘其釁，故委地求降，一以卻中國之兵，二假中國之援，以強其眾而疑敵人耳。^②天下三分，中國十有其八。

吳、蜀各保一州，^③阻山依水，有急相救，此小

國之利也。今還自相攻，天亡之也。宜大興師，

徑渡江襲之。蜀攻其外，我襲其內，吳之亡不出

旬日矣。吳亡則蜀孤，若割吳之半以與蜀，蜀固不能久存，況蜀得其外，我得其內乎！」帝曰：

「人稱臣降而伐之，疑天下欲來者心，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后也。」對曰：「蜀遠吳近，又聞

中國伐之，便還軍，不能止也。今備已怒，興兵

擊吳，聞我伐吳，知吳必亡，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，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。」^④帝不聽，遂受吳降。^⑤

〔一〕權破南郡得於禁事，見上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二〕劉曄之言，曲盡權之情偽。

〔三〕約而言之，謂吳保揚，蜀保益也。

〔四〕抑，按止也。

〔五〕若魏用劉曄之言，吳其殆矣。

於禁須發皓白，形容憔悴，^①見帝，泣涕頓首。帝慰喻以荀林父、孟明視故事，^②拜安遠將

軍，^③令北詣鄴謁高陵。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、龐德憤怒、禁降服之狀。^④禁見，慚恚發病死。臣光曰：於禁將數萬眾，敗不能死，生降於敵，既而復歸。文帝廢之可也，殺之可也，乃畫〔一〕頤，與悴同，秦醉翻。

〔二〕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，敗於邲，晉景公復用之以取赤狄。秦大夫孟明為晉禽於殽，秦穆公復用之以霸西戎。父，音甫。

〔三〕安遠將軍號，亦前此未有也。

〔四〕畫，古畫字通。

陵屋以辱之，斯為不君矣！^①

〔二〕賞慶刑威曰君。

丁巳，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，加

九錫。^①劉曄曰：「不可。先帝徵伐天下，十兼

其八，威震海內；陛下受禪即真，德合天地，聲
暨四遠。權雖有雄才，故漢票騎將軍、南昌侯耳，

^②官輕勢卑。士民有畏中國心，不可強迫與成所
謀也。不得已受其降，可進其將軍號，封十萬戶
侯，不可即以為王也。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，其
禮秩服御相亂也。^③彼直為侯，江南士民未有君

臣之分。我信其偽降，就封殖之，^④崇其位號，定其君臣，是為虎傅翼也。^⑤權既受王位，卻蜀兵之后，外盡禮以事中國，使其國內皆聞，內為無禮以怒陛下；陛下赫然發怒，興兵討之，乃徐告其民曰：『我委身事中國，不愛珍貨重寶，隨時貢獻，不敢失臣禮，而無故伐我，必欲殘我國家，俘我人民，以為仆妾。』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。信其言而感怒，上下同心，戰加十倍矣。」又不聽。^⑥諸將以吳內附，意皆縱緩，獨徵南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。山陽曹偉，素有才名，

⑦聞吳稱藩，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，欲以交結京師，帝聞而誅之。

〔1〕即，就也。

〔2〕票騎、南昌，操挾漢而命之也，事見上卷漢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3〕漢自景、武以后，裁削藩王，不使與京師同制。自曹操為魏王，加九錫，禮秩服御與天子相亂矣。

〔4〕封，增土以培之。殖，養之使蕃茂也。

〔5〕傳，讀曰附。

〔6〕史言帝再不聽劉曄之言，為后伐吳無功張本。

〔7〕此山陽郡也，屬兗州。

吳人城武昌。^①

〔二〕既城石頭，又城武昌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。按光緒本作「吳人城武昌」，另本作「吳又城武昌」。

初，帝欲以楊彪為太尉，彪辭曰：「嘗為漢朝三公，值世衰亂，不能立尺寸之益，若復為魏臣，於國之選，亦不為榮也。」帝乃止。冬，十月，己亥，公卿朝朔旦，并引彪，待以客禮。賜延年杖、^①馮几，使著布單衣、皮弁以見；^②拜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；^③朝見，位次三公；又令

門施行馬，^④置吏卒，以優崇之。年八十四而卒。

⑤

〔二〕詩：其櫪其梠。傳云：梠，櫬。孫炎云：櫬，腫節，可以作杖。達璣疏云：節中腫，以扶老；今人以為馬鞭及杖，弘農共北山甚有之。陸曰：即今靈壽杖是也。師古曰：木似竹，有枝節，長不過八九尺，圍三四寸，自然有合杖制，不煩削治。陳藏器云：生劍南山谷，圓長皮紫，作杖，令人延年益壽。

〔二〕馮，讀曰憑。著，直略翻。見，賢遍翻。

〔三〕漢制：光祿大夫比二千石。晉志曰：光祿大夫，漢置，無定員，多以為拜假賻贈之使及監護喪事。

魏氏以來，轉復優重，不復以為使命之官。其諸公告老者，皆家拜此位；及在朝顯職，復用加之。

〔4〕魏、晉之制，三公及位從公，門施行馬。程大昌曰：行馬者，一木橫中，兩木瓦穿，以施四角，施之於門，以為約禁也。《周禮》謂之檜桓，今官府前叉子是也。

〔5〕楊彪有愧於龔勝多矣。

以谷貴，罷五銖錢。^①

〔二〕復五銖錢無几何而罷。

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，河西大擾。帝召鄒岐還，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，遣護軍夏侯儒、

將軍費曜等繼其后。胡七千余騎逆拒既於鸛陰口，

（原注：鸛陰縣，前漢屬安定郡，后漢屬武威郡。

鸛陰口，鸛陰河口也。）既揚聲軍從鸛陰，乃潛

由且次出武威。①胡以為神，引還顯美。②既已據

武威，曜乃至，儒等猶未達。既勞賜將士，欲進

軍擊胡，諸將皆曰：「士卒疲倦，虜眾氣銳，難

與爭鋒。」既曰：「今軍無見糧，當因敵為資。

若虜見兵合，退依深山，追之則道險窮餓，兵還

則出候寇鈔，如此，兵不得解，所謂一日縱敵，

患在數世也。」③遂前軍顯美。十一月，胡騎數

千，因大風欲放火燒營，將士皆恐。既夜藏精卒

三千人為伏，使參軍成公英督千余騎挑戰，^④敕使陽退。胡果爭奔之，因發伏截其后，首尾進擊，大破之，斬首獲生以萬數，河西悉平。

〔一〕二漢志，武有掾次縣。孟康曰：掾，音子如翻。次，音咨。即且次也。

〔二〕顯美縣，前漢屬張掖郡；后漢及魏、晉屬武威郡。

〔三〕《左傳》，先軫曰：「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也。」

〔四〕《姓譜》：衛成公之后成公氏，余不敢謂之傳信。

后西平麴光反，殺其郡守。諸將欲擊之，既曰：「唯光等造反，郡人未必悉同。若便以軍臨之，吏民、羌、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，更使皆相持著，此為虎傅翼也。」^①光等欲以羌、胡為援，今先使羌、胡鈔擊，重其賞募，所虜獲者，皆以畀之。外沮其勢，內離其交，必不戰而定。」乃移檄告諭諸羌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，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。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，其余皆安堵如故。

〔二〕為，於偽翻。傳，讀曰附。

邢貞至吳，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、九州伯，

①不當受魏封。吳王曰：「九州伯，於古未聞也。」

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，②蓋時宜耳，復何損邪！」遂受之。吳王出都亭候邢貞，貞入門，不下車。張昭謂貞曰：「夫禮無不敬，法無不行。」

而君敢自尊大，豈以江南寡弱，無方寸之刃故

乎！」貞即遽下車。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，顧謂

同列曰：「盛等不能奮身出命，為國家并許、洛，

吞巴、蜀，而令吾君與貞盟，不亦辱乎！」因涕

泣橫流。貞聞之，謂其徒曰：「江東將相如此，

非久下人者也。」③

〔一〕王制九州，其一州為天子之縣內，八州八伯
〔二〕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。

〔三〕觀貞此言，善覘國者也。使還之日，嘗以復
於魏主否？然觀貞以張昭之言而下車，則其氣已奪矣。

吳主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。帝問曰：「吳
主何等主也？」對曰：「聰明、仁智、雄略之主
也。」帝問其狀，對曰：「納魯肅於凡品，是其
聰也；拔呂蒙於行陳，是其明也；^①獲於禁而不
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荊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據
三州虎視於天下，^②是其雄也；屈身於陛下，是
其略也。」帝曰：「吳王頗知學乎？」咨曰：

「吳王浮江萬艘，帶甲百萬，任賢使能，志存經略，雖有余閑，博覽書傳，曆史籍，采奇異，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。」^③帝曰：「吳可徵

否？」對曰：「大國有徵伐之兵，小國有備御之固。」^④帝曰：「吳難魏乎？」對曰：「帶甲百萬，江、漢為池，何難之有！」帝曰：「吳如大

夫者几人？」對曰：「聰明特達者，八九十人；如臣之比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。」

〔一〕行，戶剛翻。陳，讀曰陣。

〔二〕三州：荊、揚、交也。

〔3〕帝好文章，故趙咨以此言譏之。「摘」，蜀本作「摘」。

〔4〕此二語本之管子。

帝遣使求雀頭香、大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、翡翠、斗鴨、長鳴雞於吳。^①吳群臣曰：「荊、揚二州，貢有常典。^②魏所求珍玩之物，非禮也，宜勿與。」吳王曰：「方有事於西北，^③江表元元，恃主為命。彼所求者，於我瓦石耳，孤何惜焉！且彼在諒闇之中，^④而所求若此，寧可與言禮哉！」皆具以與之。^⑤

〔一〕《本草》以香附子為雀頭香。此物處處有之

非珍也，恐別是一物。貝，質白如玉，紫點為文，皆行列相當。明珠，出合浦，大者徑寸。象出交趾，雄者有兩長牙，長丈余。犀亦出交趾，惟通天犀最貴，角有白理如線，置米群雞中，雞往啄米，見犀輒驚卻，南人呼為駭雞犀。玳瑁狀如龜，腹背甲有烘點，其大者如槃盂諸藩志：玳瑁形如龜、黿，背甲十三片，黑白班文間錯邊欄缺齧如鋸。無足而有四鬣，前長后短，以鬣棹水而行。鬣與首斑文如甲。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，少者甲薄而花字模糊。世傳鞭血成斑者，妄也。孔雀，生羅州，雄者尾金翠色，光耀可愛。《埤雅》曰：《博物志》云孔雀尾多變色，或紅或黃，諭如云霞，其色不定。人拍其尾則舞。尾有金翠，五年而后成。始生三年，金翠尚

小。初春乃生，三四月后復凋，與花萼俱衰榮。人采其尾以飾扇拂，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。南人取其尾者，握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，伺過，急斬其尾，若不即斷，回首一顧，金翠無復光彩。每欲小棲，先擇置尾之地。故欲生捕，候雨甚則往擒之，尾霑而重，不能高翔，人雖至，且愛其尾，不復騫揚也。翡翠，大小一如雀，雄赤曰翡，雌青曰翠，羽可為飾。鴨馴狎，能斗者難得。長鳴雞者，其鳴聲長也。

〔2〕禹別九州，任土作貢，此常典也。

〔3〕謂與蜀相距，復須備魏也。

〔4〕闇，音陰。

〔5〕史言帝為敵國所窺。

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，妙選師友，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、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、^①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、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，入講詩書，出從騎射，謂之四友。登接待僚屬，略用布衣之禮。

〔二〕沈約志，四十號將軍，綏遠第十四。
十二月，帝行東巡。

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，吳王以登年幼，上書辭不受；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，^①并獻方物。帝問曰：「吳嫌魏東向乎？」珩曰：「不

嫌。」曰：「何以？」曰：「信恃舊盟，言歸於好，是以不嫌；若魏渝盟，自有豫備。」又問：「聞太子當來，寧然乎？」珩曰：「臣在東朝，朝不坐，宴不與，^②若此之議，無所聞也。」帝善之。

〔二〕姓譜：沈姓出吳興，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，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，子孫以國為氏。及楚莊王之子公子真封於沈鹿，其后有沈尹戌、沈諸梁。珩音行。

〔三〕吳在江東，故曰東朝。「朝不坐宴不與」，記檀弓記尹商陽之言。

吳王於武昌臨釣台^①飲酒，大醉，使人以水灑群臣^②曰：「今日酣飲，惟醉墮台中，乃當止耳！」張昭正色不言，出外，車中坐。王遣人呼昭還入，謂曰：「為共作樂耳，公何為怒乎？」昭對曰：「昔紂為糟丘酒池，長夜之飲，^③當時亦以為榮，不以為惡也。」王默然慚，遂罷酒。

〔二〕水經，武昌有樊山，北背大江，江上有釣台〔二〕醉者，以水灑之醒，然後能飲。

〔三〕紂以酒為池，糟丘足以望七里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。懸肉為林，使男女慚逐於其間，為長夜之飲

吳王與群臣飲，自起行酒，虞翻伏地，陽醉

不持；王去，翻起坐。^①王大怒，手劍欲擊之，^②

侍坐者莫不惶遽。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，諫曰：

「大王以三爵之后，手殺善士，雖翻有罪，天下

孰知之！」^③且大王以能容賢蓄眾，故海內望風；

今一朝棄之，可乎！」王曰：「曹孟德尚殺孔文

舉，^④孤於虞翻何有哉！」基曰：「孟德輕害士

人，天下非之。大王躬行德義，欲與堯、舜比隆，

何得自喻於彼乎？」翻由是得免。王因敕左右：

「自今酒后言殺，皆不得殺。」基，繇之子也。

⑤

〔一〕翻為是者，所以諫也。

〔二〕手劍，手援劍也。記曰：子手弓。手，守又翻。

〔三〕古者，臣侍君宴，不過三爵，懼其失節也。

〔四〕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。

〔五〕劉繇為孫策所襲，走死。

初，太祖既克蹋頓，^①而烏桓浸衰，鮮卑大人步度根、軻比能、素利、彌加、厥機等因閭柔上貢獻，求通市，太祖皆表寵以為王。軻比能本小種鮮卑，以勇健康平為眾所服，由是能威制諸部，最為強盛。^②自云中、五原以東抵遼水，皆

為鮮卑庭，軻比能與素利、彌加割地統御，各有分界。軻比能部落近塞，中國人多亡叛歸之；素利等在遼西、右北平、漁陽塞外，道遠，故不為邊患。帝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，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尉，使鎮撫之。

〔二〕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。蹋，徒臘翻。

〔二〕徒勇健而不廉平，未必能制諸部也。

魏世祖文皇帝 黃初三年（壬寅 公元222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庚午，帝行如許昌。^①

〔二〕晉志曰：漢獻帝都許，魏受禪，徙都洛陽。許宮室、武庫存焉，改為許昌。

詔曰：「今之計、孝，^①古之貢士也；若限年然後取士，是呂尚、周晉不顯於前世也。^②其令郡國所選，勿拘老幼；儒通經術，吏達文法，到皆試用。有司糾故不以實者。」^③

〔二〕計、孝，上計吏及孝廉也。

〔2〕呂尚，年八十餘，文王以為師。周太子晉，少有令名。

〔3〕故不以實，謂用意為奸斯者。

二月，鄯善、龜茲、於闐王各遣使奉獻。^①

是后西域復通，置戊己校尉。^②

〔一〕鄯，上扇翻。龜茲，音丘慈。闐，徒賢翻，又徒見翻。

〔2〕漢自安帝以後，未嘗不欲通西域，訖不能通。今雖置戊己校尉，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，治中從事黃權諫曰：「吳人悍戰，而水軍沿流，進易退難。臣請為先驅以當寇，陛下宜為后鎮。」漢主不從，以權為鎮北將軍，使督江北諸軍；^①自率諸將，自江南緣山截領，^②軍於夷道獠亭。^③吳將皆欲迎擊之。陸遜曰：「備舉軍東下，銳氣始盛，且乘高守險，難可卒攻。」^④攻之縱下，猶難盡克，若有不利，損我太勢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獎厲將士，廣施方略，以觀其變。若此間是平原曠野，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；今緣山行軍，勢不得展，自當罷於木

石之間。徐制其敝耳。」^⑤諸將不解，^⑥以為遜畏之，各懷憤恨。

〔一〕為漢主兵敗、權不能自反張本。

〔二〕領，古嶺字通。

〔三〕裴松之曰：獠，許交翻。夷道縣漢屬南郡，吳屬宜都郡。

〔四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五〕罷，讀曰疲。魏人言陸議見兵勢，正由此耳。

〔六〕解，古買翻，曉也。

漢人自佷山通武陵，^①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溪諸蠻夷，授以官爵。^②

〔二〕佷山縣，前漢屬武陵郡；吳屬宜都郡。孟康曰：佷，音桓。唐峽州辰陽縣有佷山。佷，音銀。杜佑曰：峽州長楊縣，漢佷山縣。余按：唐志「辰陽」，誤也，當作「長陽」。

〔二〕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。

三月，乙丑，立皇子齊公叡為平原王、皇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。甲戌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。

甲午，帝行如襄邑。

夏，四月，戊申，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。①

是時，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；王國各有老

兵百余人以為守衛；隔絕千里之外，不聽朝聘，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。^②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，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。法既峻切，諸侯王過惡日聞；獨北海王褒謹慎好學，未嘗有失。文學、防輔相與言曰：^③「受詔察王舉措，有過當奏，及有善亦宜以聞。」遂共表稱陳褒美。褒聞之，大驚懼，責讓文學曰：「修身自守，常人之行耳，而諸君乃以上聞，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。且如有善，何患不聞，而遽共如是，是非所以為益也。」^④

〔一〕鄧，音絹。

〔二〕防輔者，言防其為非而輔之以正也。監國，即監國謁者也。朝，直遙翻。為，於偽翻。

〔三〕晉百官志：王國置師友、文學各一人。防輔不書者，魏氏防制藩國過差，晉武帝懲其失而不置也。

〔四〕袞之言，漢北海王睦之故智也。

癸亥，帝還許昌。

五月，以江南八郡為荊州，江北諸郡為郢州。

①

〔一〕既以孫權為荊州牧，統江南八郡，故以江北諸郡置郢州，吳自立，則郢州廢矣。

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，^①立數十屯，

以馮習為大督，張南為前部督，自正月與吳相拒，至六月不決。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，吳將帥皆欲擊之，陸遜曰：「此必有譎，且觀之。」漢主知其計不行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。遜曰：「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」遜上疏於吳王曰：「夷陵要害，國之關限，

②雖為易得，亦復易失。失之，非徒損一郡之地，荊州可憂，今日爭之，當令必諧。備干天常，不守窟穴而敢自送，臣雖不材，憑奉威靈，以順討逆，破壞在近，無可憂者。臣初嫌之水陸俱進，

今反舍船就步，處處結營，察其布置，必無他變。伏願至尊高枕，不以為念也。」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，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。巫縣屬建平郡，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界。然孫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立建平郡，此時未有建平也，史追書耳。杜佑曰：吳建平，今巴東郡。

〔三〕自三峽下九陵，連山疊嶂，江行其中，迴旋湍激。至西陵峽口，始漫為平流。夷陵正當峽口，故以為吳之關限。

閏月，遜將進攻漢軍，諸將并曰：「攻備當在初，今乃令人五六百里，相守經七八月，其諸

要害皆已固守，擊之必無利矣。」遜曰：「備是猾虜，更嘗事多，其軍始集，思慮精專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沮，計不復生。掎角此寇，^①正在今日。」乃先攻一營，不利，諸將皆曰：「空殺兵耳！」遜曰：「吾已曉破之之術。」乃敕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，拔之；一爾勢成，^②通率諸軍，同時俱攻，斬張南、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，破其四十余營。漢將杜路、劉寧等窮逼請降。

〔二〕《左傳》：晉人角之，諸戎掎之。角者，當前與之角；掎者，從后掎其足也。沮，在呂翻。掎，居蟻翻。

〔二〕言一拔營之頃，而兵之勝勢成也。一爾，猶言一如此也。

漢主升馬鞍山，^①陳兵自繞，遜督促諸軍，

四面蹙之，土崩瓦解，死者萬數。漢主夜遁，驛

人自擔燒鑊鎧斷后，僅得入白帝城，^②其舟船、

器械，水、步軍資，一時略盡，尸骸塞江而下。

漢主大慚恚曰：「吾乃為陸遜所折辱，豈非天

耶！」^③將軍義陽傅彤為后殿，^④兵眾盡死，彤氣

益烈。吳人諭之使降，彤罵曰：「吳狗，安有漢將軍而降者！」遂死之。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，^⑤眾曰：「后追將至，宜解舫輕行。」^⑥畿曰：「吾在軍，未習為敵之走也。」亦死之。^⑦

〔一〕今峽州九陵縣有馬鞍山。

〔二〕漢主初連兵入夷陵界，沿路置驛，以達於白帝。及兵敗，諸軍潰散，惟驛人自擔所棄鎧鎧，燒之於隘以斷后，僅得脫也。據《水經注》：燒鎧斷道處，地名石門，在秭歸縣西。杜佑曰：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，劉備斷道處。鎧，尼交翻，如鈴，無舌而有秉。《周禮》，以金鑊止鼓。軍中所用也。斷，丁管翻。

〔3〕依險行兵，敵扼其沖，情見勢屈；敵乘其懈，至於失師，此非天也。

〔4〕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，又立義陽縣屬焉。此在彤入蜀之后，史追書也。彤，余中翻。殿，丁練翻。

〔5〕從事祭酒，諸從事之長也。

〔6〕舫，甫妄翻。方舟曰舫；又，并兩舟曰舫。

〔7〕言擐甲執兵以臨敵，固欲就死，未嘗習走也。

初，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，

①為漢所圍，求救於陸遜，遜曰：「未可。」諸

將曰：「孫安東，公族，見圍已困，奈何不

救！」遜曰：「安東得士眾心，城牢糧足，無可

憂也。待吾計展，欲不救安東，安東自解。」及方略大施，漢果奔潰。桓后見遜曰：「前實怨不見救；定至今日，^②乃知調度自有方耳！」

〔一〕夷道縣，漢屬南郡，吳屬宜都郡。

〔二〕言至今日而事始定。

初，遜為大都督，諸將或討逆時舊將，^①或公室貴戚，各自矜持，不相聽從。遜按劍曰：

「劉備天下知名，曹操所憚，今在境界，此強對也。^②諸君并荷國恩，當相輯睦，共翦此虜，上報所受，^③而不相順，何也？仆雖書生，受命主

上，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，以仆尺寸可稱，能忍辱負重故也。^④各在其事，豈復得辭！軍令有常，不可犯也！」^⑤及至破備，計多出遜，諸將乃服。吳王聞之曰：「公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？」對曰：「受恩深重，此諸將或任腹心，或堪爪牙，或是功臣，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，臣竊慕相如、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。」^⑥王大笑稱善，加遜輔國將軍，^⑦領荊州牧，改封江陵侯。

〔二〕討逆，謂孫策也。

〔2〕強對，猶言強敵。

〔3〕高爵厚祿，受恩多矣；總兵扞敵，受任重矣。皆當有以上報。

〔4〕忍辱，言能容諸將；負重，則自任也。

〔5〕言將行軍法也。

〔6〕相如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。寇恂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二年。

〔7〕晉職官志：輔國大將軍，位從公，其號蓋始於漢獻帝以命伏完，然猶未加大。

初，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，而以公義相取，亮每奇正智術。及漢主伐吳而敗，時正

已卒，亮嘆曰：「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東行。就使東行，必不傾危矣。」^①漢主在白帝，徐盛、潘璋、宋謙等各競表言「備必可禽，乞復攻之。」吳王以問陸遜。遜與朱然、駱統上言曰：「曹丕大合士眾，外托助國討備，內實有奸心，謹決計輒還。」^②

〔二〕觀孔明此言，不以漢主伐吳為可，然而不諫者，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，且得上流，可以勝也。兵勢無常，在於觀變出奇，故曰孝直在必不危。

〔三〕曹公不追關羽，陸遜不再攻劉備，其所見固同也。以智遇智，三國所以鼎立歟！

初，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余里，謂群臣曰：「備不曉兵，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！」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』，此兵忌也。孫權上事今至矣。」^①后七日，吳破《漢書》到。

〔二〕上事，謂上奏言兵事也。上，時掌翻。

秋，七月，冀州大蝗，飢。

漢主既敗走，黃權在江北，道絕，不得還，

八月，率其眾來降。漢有司請收權妻子，漢主曰：

「孤負黃權，權不負孤也。」^①待之如初。帝謂

權曰：「君舍逆效順，欲追蹤陳、韓邪？」^②對

曰：「臣過受劉主殊遇，降吳不可，還蜀無路，是以歸命。且敗軍之將，免死為幸，何古人之可慕也！」帝善之，拜為鎮南將軍，封育陽侯，^③加侍中，使陪乘。^④蜀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，帝詔權發喪。權曰：「臣與劉、葛推誠相信，^⑤明臣本志。竊疑未實，請須。」^⑥后得審問，果如所言。馬良亦死於五溪。

〔一〕以不能用權言也。

〔二〕陳、韓謂韓信、陳平去楚歸漢。

〔三〕自此以後，皆名號侯，不復注其國邑；其地

名難知者，猶為之注。

〔4〕陪乘，猶驂乘也。乘，繩證翻。

〔5〕葛，謂諸葛孔明。

〔6〕須，待也。

九月，甲午，詔曰：「夫婦人與政，亂之本也。①自今以后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，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，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。以此詔傳之后世，若有背違，天下共誅之。」卞太后每見外親，不假以顏色，常言：「居處當節儉，不當望賞，念自佚也。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，②吾自有常度故也。吾事武帝四五十年，行儉日久，

不能自變為奢。有犯科禁者，吾且能加罪一等耳，
③莫望錢米恩貸也。」

〔一〕與，讀曰豫。

〔二〕后妃謂其外家為外舍。

〔三〕言罪加於常人犯法者一等也。

帝將立郭貴嬪為后，中郎棧潛上疏曰：①

「夫后妃之德，盛衰治亂所由生也。是以聖哲慎
立元妃，必取先代世族之家，擇其令淑，以統六
宮，虔奉宗廟。《易》曰：『家道正而天下
定。』②由內及外，先王之令典也。《春秋》書

宗人釁夏云：『無以妾為夫人之禮。』^③齊桓誓命於葵丘，亦曰：『無以妾為妻。』^④令后宮嬖寵，常亞乘輿，若因愛登后，使賤人暴貴，臣恐后世下陵上替，開張非度，^⑤亂自上起。」帝不從。庚子，立皇后郭氏。

〔二〕漢三署中郎及虎賁、羽林中郎，皆秩比六百石。魏文帝自五官中郎將登極，省五官將，惟左，右中郎及虎賁、羽林中郎。棧，仕限翻。丁度曰：姓也。何氏姓苑：棧姓出任城。棧潛，任城人也；蓋自潛始著。棧，士限翻。

〔2〕易家人曰：夫夫婦婦而家道正，家道正而天下定矣。

〔3〕賈公彥曰：襄二十四年，公子荊之母嬖，將以為夫人，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。對曰：「無之。」公怒曰：「汝為宗司，立夫人，國之大禮也，何故無之？」對曰：「周公、武公娶於薛，孝公、惠公娶於商，自桓以下娶於齊，此禮也則有；若以妾為夫人，則固無其禮也。」公卒立之。

〔4〕見孟子。

〔5〕非度，猶言非法。

初，吳王遣於禁護軍浩周、^①軍司馬東里袞^②詣帝，自陳誠款，辭甚恭慤。帝問周等：「權可

信乎？」周以為權必臣服，而袞謂其不可必服。帝悅周言，以為有以知之，故立為吳王，復使周至吳。周謂吳王曰：「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，周以闔門百口明之。」吳王為之流涕沾襟，指天為誓。周還而侍子不至，但多設虛辭。帝欲遣侍中辛毗、尚書桓階往與盟誓，并責任子，吳王辭讓不受。帝怒，欲伐之，劉曄曰：「彼新得志，上下齊心，而阻帶江湖，不可倉卒制也。」^③帝不從。

〔二〕浩，姓也。《姓譜》：漢有青州刺史浩賞。

〔2〕東里之先，以居里為氏。

〔3〕卒，讀曰猝。

九月，命徵東大將軍曹休、前將軍張遼、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，^①大將軍曹仁出濡須，上軍大將軍曹真、徵南大將軍夏侯尚、左將軍張郃、右將軍徐晃圍南郡。吳建威將軍呂范督五軍，以舟軍拒休等，左將軍諸葛瑾、平北將軍潘璋、將軍楊粲救南郡，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。

〔二〕據張遼傳，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，臨江與諸將破呂范。又據賀齊傳，齊督扶州以上至皖。黃武初，魏使曹休來伐，齊住新市，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，賴齊

未濟，諸將倚以為勢，休等憚之，遂引軍還。又據王凌傳，遼等至廣陵臨江。蓋廣陵即海陵也。蕭子顯曰：南兗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；與京口對岸。又據《晉書》譙王尚之傳，桓玄攻尚之於曆陽，使馮該斷洞浦，焚舟艦。則洞口在曆陽江邊明矣。

冬，十月，甲子，表首陽山東為壽陵，^①作終制，務從儉薄，不臧金玉，^②一用瓦器。令以此詔藏之宗廟，副在尚書、秘書、三府。^③

〔一〕首陽山在洛陽東北。

〔二〕臧，讀曰藏。

〔3〕其副本在尚書及祕書及三公府也。前「臧」字因舊史，后「藏」字用今字。

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，乃卑辭上書，求自改厲；「若罪在難除，必不見置，當奉還土地民人，寄命交州以終余年。」又與浩周書云：「欲為子登求昏宗室。」又云：「以登年弱，欲遣孫長緒、張子布隨登俱來。」^①帝報曰：「朕之與君，大義已定，豈樂勞師遠臨江、漢！若登身朝到，夕召兵還耳。」於是吳王改元黃武，^②臨江拒守。

〔一〕孫邵，字長緒，吳王稱尊號，以邵為丞相。

〔2〕吳改元黃武，亦以五德之運，承漢為土德也。

帝自許昌南徵，復郢州為荊州。^①十一月，

辛丑，帝如宛。曹休在洞口，自陳：「願將銳卒虎步江南，因敵取資，事必克捷，若其無臣，不須為念。」帝恐休便渡江，驛馬止之。侍中董昭侍側，曰：「竊見陛下有憂色，獨以休濟江故乎？今者渡江，人情所難，就休有此志，勢不獨行，當須諸將。臧霸等既富且貴，無復他望，但欲終其天年，保守祿祚而已，何肯乘危自投死地，以求微倖！苟霸等不進，休意自沮。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，猶必沈吟，未便從命也。」^②頃之，

會暴風吹吳呂范等船，綆纜悉斷，^③直詣休等營下，斬首獲生以千數，吳兵迸散。帝聞之，敕諸軍促渡。軍未時進，吳救船遂至，收軍還江南。曹休使臧霸追之，不利，將軍尹盧戰死。

〔一〕是年二月置郢州，吳畔，復為荊州。

〔二〕沈，持林翻。按 沈，古音義同沉。

〔三〕綆，古杏翻；纜，瞰翻；皆索也，所以維舟者也。

庚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於漢，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，吳、漢復通。

漢主聞魏師大出，遣陸遜書曰：「賊今已在江、漢，吾將復東，^①將軍謂其能然否？」遜答曰：「但恐軍新破，創夷未復，始求通親；^②且當自補，未暇窮兵耳。若不推算，欲復以傾覆之余遠送以來者，無所逃命。」

〔一〕遺，於季翻。復，扶又翻；下同。按遺於此音畏。

〔二〕通親，謂通使而交親也。創，初良翻。復，如字。

漢漢嘉太守黃元叛。^①

〔二〕漢嘉郡，本前漢青衣縣地，屬蜀郡；後漢順帝陽嘉二年，改為漢嘉縣，屬蜀郡屬國，蜀分為漢嘉郡。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州，^①以為南郡外援。

〔二〕據潘璋傳，則江陵中洲即百里洲也。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，東及江津。江津北岸，即江陵故城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·魏紀二】

● 魏紀二 ①

〔一〕起昭陽單闕（癸卯），盡強圉協洽（丁未）凡五年。

◎ 魏世祖文皇帝·下

魏世祖文皇帝 黃初四年（癸卯） 公元223年）

春，正月，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，遂奪據江陵中洲。^①

〔二〕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。郃，古合翻，又曷翻。二月，諸葛亮至永安。^①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蜀先主為吳所敗，退屯白帝，改白帝為永安，巴東郡治也。

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，先揚聲欲東攻羨溪，^①朱桓分兵赴之。^②既行，仁以大軍徑進。桓聞之，追還羨溪兵，兵未到而仁奄至。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才五千人，諸將業業各有懼心，^③桓喻之曰：「凡兩軍交對，勝負在將，不在眾寡。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，孰與桓邪？兵法所以稱『客倍而主人半』者，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，又謂士

卒勇怯齊等故耳。今仁既非智勇，加其士卒甚怯，又千里步涉，人馬罷困。^④桓與諸君共據高城，

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陵，以逸待勞，為主制客，此百戰百勝之勢，雖曹丕自來，尚不足憂，況仁等邪！」桓乃偃旗鼓，外示虛弱以誘致仁。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，分遣將軍常雕、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。^⑤中洲者，桓部曲妻子所在也。蔣濟曰：「賊據西岸，列船上流，而兵入洲中，是為自內地獄，^⑥危亡之道也。」仁不從，自將萬人留橐皋，^⑦為泰等后援。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，

泰燒營退。桓遂斬常雕，生虜王雙，臨陳殺溺死者千余人。^⑧

〔一〕羨溪在濡須東，而蜀本注以為沙羨，誤矣。杜佑曰：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。

〔二〕去年吳王以朱桓為濡須督。

〔三〕孔安國曰：業業，危懼意。

〔四〕罷，讀曰疲。

〔五〕油船，蓋以牛皮為之，外施油以扞水。

〔六〕內，與納同。

〔七〕橐皋，在廬江居巢縣，春秋會吳於橐皋，即其地。今曰柘皋，在濡須北。余按班志，橐皋縣屬九江。

郡。孟康音拓姑。杜預曰：橐皋在淮南淩遒縣東南。陸德明曰：橐，章夜翻，又音託。

〔8〕陳，讀曰陣。

初，呂蒙病篤，吳王問曰：「卿如不起，誰可代者？」蒙對曰：「朱然膽守有余，愚以為可任。」朱然者，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；本姓施氏，治養以為子，時為昭武將軍。①蒙卒，吳王假然節，鎮江陵。及曹真等圍江陵，破孫盛，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，夏侯尚擊卻之。江陵中外斷絕，城中兵多腫病，堪戰者裁五千人。真等起土山，鑿地道，立樓櫓臨城，弓矢雨注，將士皆

失色；然晏如無恐意，^②方厲吏士，伺間隙，攻破魏兩屯。魏兵圍然凡六月，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，見外兵盛，城中人少，谷食且盡，懼不濟，謀為內應，然覺而殺之。

〔一〕昭武將軍，吳所置也。

〔二〕呂蒙所謂膽守，於此見之。

時江水淺陋，^①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，^②作浮橋，南北往來，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。董昭上疏曰：「武皇帝智勇過人，而用兵畏敵，不敢輕之若此也。」^③夫兵好進惡退，常然之

數。平地無險，猶尚艱難，就當深入，還道宜利，兵有進退，不可如意。今屯渚中，至深也；浮橋而濟，至危也；一道而行，至狹也。三者，兵家所忌，而今行之。賊頻攻橋，誤有漏失，^④渚中精銳非魏之有，將轉化為吳矣。臣私感之，忘寢與食，^⑤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，豈不惑哉！加江水向長，一旦暴增，何以防禦！就不破賊，尚當自完，奈何乘危，不以為懼！惟陛下察之。」帝即詔尚等促出，吳人兩頭并前，魏兵一道引去，不時得泄，^⑥僅而獲濟。吳將潘璋已作荻筏，欲以燒浮橋，會尚退而止。后旬日，江水大漲，帝

謂董昭曰：「君論此事，何其審也！」會天大疫，帝悉召諸軍還。

〔一〕，與狹同。

陟

〔二〕渚，洲也，即江陵之中洲也。

〔三〕言行兵不敢履危道。

〔四〕謂橋或為敵所斷也。

〔五〕感，憂也。

〔六〕泄，去也。

三月，丙申，車駕還洛陽。

初，帝問賈詡曰：「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，吳、蜀何先？」對曰：「攻取者先兵權，建本者尚德化。陛下應期受禪，撫臨率土，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，則平之不難矣。吳、蜀雖蕞爾小國，依山阻水。劉備有雄才，諸葛亮善治國；孫權識虛實，陸遜見兵勢。」**①**據險守要，泛舟江湖，皆難卒謀也。**②**用兵之道，先勝后戰，量敵論將，故舉無遺策。臣竊料群臣無備、權對，雖以天威臨之，未見萬全之勢也。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，**③**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后武。」帝不納，軍竟無功。

〔一〕陸議，即陸遜。遜傳云：遜本名議。

〔二〕據險守要謂蜀，汎舟江湖謂吳。卒，讀曰猝。

〔三〕舜誕敷文德，舞干羽於兩階，七旬有苗格。

丁未，陳忠侯曹仁卒。

初，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，聞漢主疾病，懼有后患，故舉郡反，燒臨邛城。①時亮東行省疾，成都單虛，元益無所憚。益州治中從事楊洪，啟太子遣將軍陳習、鄭綽討元。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，當由越巂據南中。②洪曰：「元素性凶暴，無他恩信，何能辦此！不過乘水東下，冀主

上平安，面縛歸死；如其有異，奔吳求活耳。但敕習、綽於南安峽口邀遮，即便得矣。」元軍敗，果順江東下，習、綽生獲，斬之。③

〔二〕臨邛縣，漢屬蜀郡。蜀既分置漢嘉郡，則此時當屬漢嘉。邛，渠容翻。

〔二〕南中，漢益州、永昌二郡之地。

〔三〕此順蜀青衣水東下也。《水經注》：「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，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，又東至犍為南安縣入於江，所謂南安峽口也。」

漢主病篤，命丞相亮輔太子，以尚書令李嚴為副。漢主謂亮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

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^①亮涕泣曰：「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！」^②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：「人五十不稱夭，^③吾年已六十有余，何所復恨，但以卿兄弟為念耳。勉之，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！惟賢惟德，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」^④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」夏，四月，癸巳，漢主殂於永安，^⑤謚曰昭烈。^⑥

〔二〕自古託孤之主，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。

〔2〕用晉荀息答獻公語意。按繼，光緒本誤作「斷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3〕夭，於兆翻；短折曰夭。

〔4〕自漢以下，所以詔敕嗣君者，能有此言否？

〔5〕年六十三。

〔6〕謚法：昭德有勞曰昭，有功安民曰烈。

丞相亮奉喪還成都，以李嚴為中都護，留鎮永安。

五月，太子禪即位，時年十七。①尊皇后曰皇太后，大赦，改元建興。封丞相亮為武鄉侯，領益州牧，政事無巨細，咸決於亮。亮乃約官職，

修法制，^②發教與群下曰：「夫參署者，集眾思，廣忠益也。^③若遠小嫌，難相違覆，曠闕損矣。^④違覆而得中，猶棄敝蹻而獲珠玉。^⑤然人心苦不能盡，惟徐元直處茲不惑。又，董幼宰參署七年，^⑥事有不至，至於十反，來相啟告。^⑦苟能慕元直之十一，幼宰之勤渠，有忠於國，則亮可以少過矣。」又曰：「昔初交州平，^⑧屢聞得失，后交元直，勤見啟誨；前參事於幼宰，每言則盡；后從事於偉度，數有諫止。雖資性鄙暗，不能悉納，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，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。」偉度者，亮主簿義陽胡濟也。

〔一〕蜀后主諱禪，字公嗣。

〔二〕以先主、孔明君臣之相得，而約官職修法制，乃行於輔后主之時，此易之戒浚恆也。

〔三〕參署，謂所行之事，參其同異，署而行之也。

〔四〕違，異也；覆，審也。難於違異，難於覆審，則事有曠闕損矣。遠，於願翻。

〔五〕蹻，訖約翻，屐也，草履也。

〔六〕徐庶，字元直。董和，字幼宰。處，昌呂翻。

〔七〕此所謂相違覆也。

〔八〕亮躬耕隴畝，與崔州平、徐庶等友善。州平，崔烈子，均之弟也。

亮嘗自校簿書，主簿楊顓直入，諫曰：「為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。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」

今有人，使奴執耕稼，婢典炊爨，雞主司晨，犬主吠盜，牛負重載，馬涉遠路。私業無曠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枕，飲食而已。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，不復付任，勞其體力，為此碎務，形疲神困，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？失為家主之法也。是故古人稱『坐而論道，謂之王公；作而行之，謂之士大夫。』^①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，^②陳平不肯知錢谷之數，云『自有主者』，^③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。今明公為治，

乃躬自校簿書，流汗終日，不亦勞乎！」亮謝之。及顓卒，亮垂泣三日。

〔一〕周官考工記之言。

〔二〕丙吉相漢宣帝，嘗出逢清道，群斗者死傷橫道，吉過之不問。前行逢人逐牛，牛喘吐舌。吉使騎吏問：「逐牛行几里矣？」掾史謂丞相前后失問。吉曰：「民斗相殺傷，長安令、京兆尹職也。方春少陽用事，未可大熱，恐牛近行，用暑故喘，此時氣失節，有所傷害。三公調和陰陽，職當憂，是以問之。」掾史乃服，以吉知大體。

〔三〕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。

六月，甲戌，任城威王彰卒。^①

〔二〕謚法：猛以強果曰威；服叛定功曰威。

甲申，魏壽肅侯賈詡卒。^①

〔二〕魏壽，亭名。謚法：剛德克就曰肅；執心決斷曰肅。

大水。

吳賀齊襲蘄春，虜太守晉宗以歸。^①

〔二〕蘄春縣，漢屬江夏郡；吳分立蘄春郡，即蘄春郡，東晉避諱改焉。《水經》：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。注云：即蘄山也，西南流逕蘄山，又南對蘄陽，會

於大江，亦謂之蘄河口。據《賀齊傳》：晉宗，吳將也。叛降魏，還為蘄春太守，齊襲而虜之。

初，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，因士燮以求附於吳。^①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，吳以闓為永昌太守。永昌功曹呂凱、府丞王伉，率吏士閉境拒守，闓不能進，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，諸夷皆從之。牂柯太守朱褒、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。^②諸葛亮以新遭大喪，皆撫而不討，務農殖谷，閉關息民，^③民安食足而后用之。

〔二〕耆，渠伊翻，長也，老也。今嶮、剡之間，猶謂閭里之長曰耆。帥，所類翻。雍，於用翻，姓也。

闔，音開，又可亥翻。闔自交州道求附於吳。正，姓也。秦有正先。

〔2〕牂柯，音臧哥。嶯，音髓。

〔3〕閉越嶯之靈關也。

秋，八月，丁卯，以廷尉鐘繇為太尉，治書

執法高柔代為廷尉。①是時三公無事，又希與朝

政，②柔上疏曰：「公輔之臣，皆國之棟梁，民

所具瞻。③而置之三事，不使知政，④遂各偃息養

高，⑤鮮有進納，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，大臣

獻可替否之謂也。⑥古者刑政有疑，輒議於槐、

棘之下。⑦自今之后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，宜

數以咨訪三公。三公朝朔、望之日，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，博盡事情，庶有補起天聽，光益大化。」帝嘉納焉。

〔一〕漢宣帝辛宣室，齋居決事，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，后因別置，謂之治書侍御史。及魏又置治書執法，掌奏劾，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，二官俱置。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四人。治，直之翻。

〔二〕與，讀曰預。

〔三〕詩曰：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

〔四〕古者謂三公為三事。詩曰：三事大夫。謂三公也。

[5] 偃息，言偃臥以自安也。

[6] 《左傳》：齊晏子曰：君所謂可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謂否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而去其否。

[7] 《周禮》：朝士掌外朝之法，面三槐，三公位焉；左九棘，孤卿大夫位焉。鄭注云：樹棘以為位者，取其赤心而外刺，象以赤心三刺也。槐之言懷也；懷來人於此，欲與之謀。王制曰：成獄辭，史以獄成告於正，正聽之；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，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。大司寇以獄之成君於王，王命三公參聽之。

辛未，帝校獵於滎陽，遂東巡。九月，甲辰，如許昌。

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：「今主上幼

弱，初即尊位，宜遣大使重申吳好。」^①亮曰：

「吾思之久矣，未得其人耳，今日始得之。」芝

問：「其人為誰？」亮曰：「即使君也。」乃遣

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。冬，十月，芝至吳。時吳

王猶未與魏絕，狐疑，不時見芝。芝乃自表請見

曰：「臣今來，亦欲為吳，非但為蜀也。」吳王

見之，曰：「孤誠願與蜀和親，然恐蜀主幼弱，

國小勢逼，為魏所乘，不自保全耳。」芝對曰：

「吳、蜀二國，四州之地。^②大王命世之英，諸

葛亮亦一時之杰也。蜀有重險之固，^③吳有三江

之阻。^④合此二長，共為唇齒，進可并兼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此理之自然也。大王今若委質於魏，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，下求太子之內侍，若不從命，則奉辭伐叛，蜀亦順流見可而進。如此，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。」吳王默然良久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遂絕魏，專與漢連和。

〔一〕使，疏吏翻；下同。申，亦重也；所以申固盟約也。重，直用翻。

〔二〕四州，荊、揚、梁、益也。

〔三〕重險，謂外有斜、駱、子午之險，內有劍閣之險也。重，直龍翻。

〔七〕韋昭曰：三江，吳松江、錢塘江、浦陽江也。吳地記云：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，東北入海為婁江，東南入海為東江，并松江為三江。

是歲，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后。^①

〔二〕后，張飛之女也。

魏世祖文皇帝 黃初五年（甲辰 公元224年）

春，三月，帝自許昌還洛陽。

初平以來，學道廢墜。夏，四月，初立太學，置博士，依漢制設《五經》課試之法。^①

〔二〕博士課試之法，始於漢武帝，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。平帝時，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，乙科二十八人為太子舍人，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。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，皆以家法教授。古文尚書、毛詩、谷梁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，然皆擢高第為講郎，給事近署。順帝增甲乙之科，員各十人。

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於漢，自是吳、蜀信使不絕。時事所宜，吳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，又刻印置遜所，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，常過示遜，輕重、可否有所不安，每令改定，以印封之。

①

〔一〕《釋名》曰：印，信也，所以封物以為驗也。亦曰因也，封物相因付也。

漢復遣鄧芝聘於吳，吳主謂之曰：「若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不亦樂乎？」芝對曰：「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。^①如并魏之后，大王未深識天命，君各茂其德，臣各盡其忠，將提枹鼓，則戰爭方始耳。」^②吳王大笑曰：「君之誠款乃當爾邪！」

〔一〕孟子載孔子之言。

〔二〕枹，音膚。

秋，七月，帝東巡，如許昌。帝欲大興軍伐吳，侍中辛毗諫曰：「方今天下新定，土廣民稀，而欲用之，臣誠未見其利也。先帝屢起銳師，臨江而旋。今六軍不增於故，而復修之，此未易也。」

①今日之計，莫若養民屯田，十年然后用之，則役不再舉矣。」帝曰：「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？」

②對曰：「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，惟知時也。」帝不從，留尚書仆射司馬懿鎮許昌。八月，為水軍，親御龍舟，循蔡、潁，浮淮如壽春。

③九月，至廣陵。

〔一〕修之，謂修怨也。《左傳》曰：將修先君之怨。復，扶又翻。易，以豉翻。

〔二〕遺，於季翻；下同。

〔三〕魏收地形志：陳留扶溝縣有蔡河。《水經》：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。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，東南流至新陽，與蔡河合，又東南至慎縣東南，入於淮。

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，植木衣葦，為疑城假樓，自石頭至於江乘，^①聯綿相接數百里，一夕而成；又大浮舟艦於江。^②時江水盛長，帝臨望，嘆曰：「魏雖有武騎千群，無所用之，未可圖。」

也。」帝御龍舟，會暴風漂蕩，几至覆沒。帝問群臣：「權當自來否？」咸曰：「陛下親徵，權恐怖，必舉國而應。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，必當自來。」劉曄曰：「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，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，必勒兵待事，未有進退也。」大駕停住積日，吳王不至，帝乃旋師。是時，曹休表得降賊辭：「孫權已在濡須口。」中領軍衛臻曰：「^③權恃長江，未敢亢衡，^④此必畏怖偽辭耳！」考核降者，果守將所作也。

〔一〕植木於內，以蘆薈遮其外，為疑城假樓。今淮甸諸郡城敵樓，皆以蘆薈遮護之。江乘縣屬丹陽郡，吳省為典農都尉治，其地在建業東北。衣，於既翻。

〔二〕艦，戶黯翻。按 古音。

〔一〕

〔三〕晉百官志曰：漢建安四年，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。

〔四〕亢，與抗同。

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，顧雍以為當今無輩，諸葛亮亦重之。溫荐引同郡暨艷為選部尚書。①

艷好為清議，彈射百僚，覈奏三署，②率皆貶高就下，降損數等，其守故者，十未能一；其居位

貪鄙，志節污卑者，皆以為軍吏，置營府以處之。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。^③同郡陸遜、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。瑁與艷書曰：「夫聖人嘉善矜愚，^④忘過記功，以成美化。如今王業始建，將一大統，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。^⑤若令善惡異流，貴汝、潁月旦之評，^⑥誠可以厲俗明教，然恐未易行也。宜遠模仲尼之泛愛，^⑦近則郭泰之容濟，^⑧庶有益於大道也。」據謂艷曰：「天下未定，舉清厲濁，足以沮勸；若一時貶黜，懼有后咎。」艷皆不聽。於是怨憤盈路，爭言艷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，憎愛不由公理。艷、彪

皆坐自殺。^⑨溫素與艷、彪同意，亦坐斥還本郡以給廩吏，^⑩卒於家。始，溫方盛用事，余姚虞俊嘆曰：「張惠恕才多智少，^⑪華而不實，怨之所聚，有覆家之禍，吾見其兆矣。」無几何而敗。

〔二〕暨，居乙翻，姓也。葉夢得石林燕語曰：元丰五年，黃冕仲榜，唱名，有暨陶者，主司初以泊音呼之，三呼不應。蘇子容時為試官，神宗顧蘇，蘇曰：「當以入聲呼之。」果出應。上曰：「何以知為入聲？」蘇言：「三國志，吳有暨艷。陶恐其后。」遂問陶鄉貫。曰：「崇安人。」上喜曰：「果吳人也。」漢置四曹尚書，其一曰常侍曹，主丞相、御史、公卿事。

光武改常侍為吏部曹，主選舉祠祀。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，魏復改選部為吏部。吳蓋循東都之制。

[2] 三署，謂五官、左、右三署郎也。按 覈同核查之核。

[3] 謫，罰也。

[4] 《論語》，子游曰：君子嘉善而矜不能。瑁音冒。

[5] 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。

[6] 漢末，汝南許劭與從兄靖，俱有高名，好共覈論鄉黨人物，每月輒更其品題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。

[7] 《論語》載孔子之言曰：汎愛眾，而親仁。

〔八〕郭泰善人倫，而不為危言覈論。獎拔士人，成名者甚眾，而不絕左原、賈淑之險惡，所謂容濟也。

〔九〕坐自殺，謂賜死也。

〔十〕廝，音斯，賤也。

〔十一〕余姚縣，屬會稽郡，在今越州上虞縣東。

張溫，字惠恕。

冬，十月，帝還許昌。

十一月，戊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，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，更相攻擊。步度根部眾稍弱，將

其眾萬余落保太原、雁門；是歲，詣闕貢獻。^①
而軻比能眾遂強盛，出擊東部大人素利。護烏丸
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后，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，
豫擊破之。軻比能由是攜貳，數為邊寇，幽、并
苦之。

〔二〕步度根，檀石槐之孫也。

魏世祖文皇帝 黃初六年（乙巳 公元225
年）

春，二月，詔以陳群為鎮軍大將軍，隨車駕
董督眾軍，錄行尚書事；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，

留許昌，督后台文書。^①三月，帝行如召陵，通討虜渠；^②乙巳，還許昌。

〔二〕魏、晉之制，大將軍不開府者，品秩第二，其祿與特進同，置長史、司馬、主簿、諸曹官屬。行尚書，謂尚書之隨駕者；后台，謂尚書台之留許昌者也。

〔三〕召陵縣，漢屬汝南郡；晉志屬潁川郡。賢曰：召陵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，通討虜渠以伐吳也。召，讀曰邵。

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，大破之。

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闓等，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。亮曰：「雖共謀之曆年，今可更惠良規。」

謖曰：「南中恃其險遠，不服久矣。雖今日破之，明日復反耳。今公方傾國北伐，以事強賊，彼知官勢內虛，其叛亦速。若殄盡遺類，以除后患，既非仁者之情，且又不可倉卒也。」^①夫用兵之道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；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。願公服其心而已。」^②亮納其言。謖，良之弟也。

〔二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三〕此馬謖所以為善論軍計也。

辛未，帝以舟師復徵吳，群臣大議。宮正鮑勛諫曰：^①「王師屢徵而未有克者，蓋以吳、

蜀唇齒相依，憑阻山水，有難拔之勢故也。往年龍舟飄蕩，隔在南岸，^②聖躬蹈危，臣下破膽，此時宗廟几至傾覆，為百世之戒。今又勞兵襲遠，日費千金，^③中國虛耗，令黠虜玩威，^④臣竊以為不可。」帝怒，左遷勛為治書執法。勛，信之子也。^⑤夏，五月，戊申，帝如譙。

〔一〕據勛傳，宮正，即御史中丞也。

〔二〕事見上。

〔三〕兵法曰：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

〔4〕《國語》，祭公謀父曰：先王耀德不觀兵。夫兵戢而時動，動則威，觀則玩，玩則無震。黠，下八翻。

〔5〕鮑信從武帝戰死。

吳丞相北海孫劭卒。初，吳當置丞相，眾議歸張昭，吳王曰：「方今多事，職大者責重，非所以優之也。」及劭卒，百僚復舉昭，吳王曰：「孤豈為子布有愛乎！領丞相事煩，而此公性剛，所言不從，怨咎將興，非所以益之也。」六月，以太常顧雍為丞相、平尚書事。雍為人寡言，舉動時當，吳王嘗嘆曰：「顧君不言，言必有。」

中。」至飲宴歡樂之際，左右恐有酒失，而雍必見之，是以不敢肆情。吳王亦曰：「顧公在坐，使人不樂。」其見憚如此。初領尚書令，封陽遂鄉侯；拜侯還寺，而家人不知，后聞，乃驚。及為相，其所選用文武將吏，各隨能所任，心無適莫。①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，輒密以聞。若見納用，則歸之於上；不用，終不宣泄。②吳王以此重之。然於公朝有所陳及，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；軍國得失，自非面見，口未嘗言。王常令中書郎③詣雍有所咨訪，若合雍意，事可施行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，為設酒食；如不合意，雍即

正色改容，默然不言，無所施設。郎退告王，王曰：「顧公歡悅，是事合宜也；其不言者，是事未平也。孤當重思之。」江邊諸將，各欲立功自效，多陳便宜，有所掩襲。王以訪雍。雍曰：「臣聞兵法戒於小利，此等所陳，欲邀功名而為其身，非為國也。陛下宜禁制，苟不足以曜威損敵，所不宜聽也。」王從之。

〔一〕適，音的。心之所主為適，心之所否為莫。按適，通嫡，於此不可簡化為「適」。

〔二〕宣，明也，布也。泄，漏也。

〔三〕中書郎，魏曰通事郎，晉為中書侍郎。

利成郡兵蔡方等反，^①殺太守徐質，推郡人唐咨為主，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。^②咨自海道亡入吳，吳人以為將軍。

〔二〕利成縣，漢屬東海郡，魏武始分置利成郡。

〔二〕任，音壬。

秋，七月，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。

漢諸葛亮至南中，所在戰捷。亮由越巂入，

^①斬雍闓及高定。使庾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，^②

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，擊破諸縣，復與亮合。

^③孟獲收闓余眾以拒亮。獲素為夷、漢所服，亮

募生致之，既得，使觀於營陳之間，^④問曰：

「此軍何如？」獲曰：「向者不知虛實，故敗。

今蒙賜觀營陳，若只如此，即定易勝耳。」亮笑，縱使更戰。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，獲止不去，曰：「公，天威也，南人不復反矣！」亮遂至滇池。

⑤

〔二〕 崑，音髓。

〔二〕 裴松之曰：訊之蜀人云：庾降，地名，去蜀三千余里。時未有寧州，號為南中，立此職以總攝之；晉泰始中，始分為寧州平夷縣，屬牂柯郡。余據《蜀

志》，庾降督住平夷，蓋僑治，非庾降之本地也。至馬忠為庾降督，乃自平夷移住建寧味縣，后遂為寧州治所。

〔3〕牂柯，音臧哥。按亦音臧柯。

〔4〕陳，讀曰陣；下同。

〔5〕滇池縣益州郡。池周回二百余里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，有似倒流，故謂之滇池。滇，音顛。

益州、永昌、牂柯、越巂四郡皆平，亮即其渠率而用之。①或以諫亮，亮曰：「若留外人，

則當留兵，兵留則無所食，一不易也；加夷新傷破，父兄死喪，留外人而無兵者，必成禍患，二不易也；又，夷累有廢殺之罪，②自嫌讐重，若

留外人，終不相信，三不易也。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運糧，而綱紀粗定，夷、漢粗安故耳。」亮於是悉收其俊杰孟獲等以為官屬，出其金、銀、丹、漆、耕牛、戰馬以給軍國之用。自是終亮之世，夷不復反。

〔二〕即，就也。渠，大也。渠率，大率也。率，與帥同，音所類翻。

〔三〕喪，息浪翻。易，以豉翻；下同。殺，讀曰弑；殺其郡將，是亦弑也。按「弑」為特指，而「殺」為泛指，因此而「殺」可讀本音。

八月，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。^①尚書蔣濟

表言水道難通，帝不從。冬，十月，如廣陵故城，

②臨江觀兵，戎卒十余萬，旌旗數百里，有渡江

之志。吳人嚴兵固守。時大寒，冰，舟不得入江。

帝見波濤洶涌，③嘆曰：「嗟乎，固天所以限南

北也！」遂歸。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

人，於徑路夜要帝，帝大驚。壽等獲副車、羽蓋

以還。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，議者欲就留兵

屯田，蔣濟以為：「東近湖，北臨淮，若水盛時，

賊易為寇，不可安屯。」帝從之，車駕即發。還，

到精湖，④水稍盡，盡留船付濟。船連延在數百

里中，濟更鑿地作四五道，蹴船令聚；豫作土豚，**⑤**遏斷湖水，皆引后船，一時開遏入淮中，乃得還。

〔二〕《水經》：陰溝水，出河南陽武縣蒗渠，東南至沛為渦水，渦水東逕譙郡，又東南至下邳淮陰縣入於淮。杜佑曰：亳州治譙縣，有渦水，渦音戈。

〔二〕廣陵故城謂之蕪城，今其處不可考。

〔三〕洶，許拱翻。

〔四〕據蔣濟傳，精湖在山陽；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，今楚州山陽縣。

〔5〕目錄作「土塍」；《廣韻》作「土埵」，注云：以草裹土筑城及鎮水也。

十一月，東武陽王鑒薨。

十二月，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，眾數萬人。
 魏世祖文皇帝 黃初七年（丙午 公元226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子，帝還洛陽，謂蔣濟曰：「事不可不曉。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，卿於后致之，略與吾俱至譙。又每得所陳，實入吾意。自今討賊計畫，善思論之。」

〔二〕謂到精湖，水盡，船不得過，欲分半船也。
宋白曰：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，晉義熙置山陽郡及山陽縣，以境內有地名山陽，因以為名。戴延之西徵記：山陽，津名。

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，前將軍李嚴當知后事，移屯江州，留護軍陳到駐永安，而統屬於嚴。

吳陸遜以所在少谷，表令諸將增廣農畝。吳王報曰：「甚善！令孤父子親受田，車中八牛，以為四耦，^①雖未及古人，亦欲令與眾均等其勞也。」

〔二〕耒廣五寸為伐，二伐為耦。漢制，后稷漿畊田，以一耜為耦。注云：并兩耜而耕也。

帝之為太子也，郭夫人弟有罪，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；^①太子請，不能得，由是恨勛。及即位，勛數直諫，帝益忿之。帝伐吳還，屯陳留界。勛為治書執法，太守孫邕見出，過勛。時營壘未成，但立標埒，^②邕邪行，不從正道，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，勛以塹壘未成，解止不舉。帝聞之，詔曰：「勛指鹿作馬，^③收付廷尉。」廷尉法議，「正刑五歲」，^④三官駁，「依律，罰金二斤」，^⑤帝大怒曰：「勛無活分，而汝等欲

縱之！收三官已下付刺奸，當令十鼠同穴！」鐘繇、華歆、陳群、辛毗、高柔、衛臻等并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，⑥求請勛罪，帝不許。高柔固執不從詔命，帝怒甚，召柔詣台，⑦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。勛死，乃遣柔還寺。

〔二〕漢獻帝建安十八年，魏武分魏郡置東、西部都尉；后以東部都尉立陽平郡，西部都尉立廣平郡，謂之三魏，皆屬司州。治，直之翻；下同。

〔二〕標，表也。埒，《說文》曰，庌垣也；又封道曰埒。埒，龍輟翻。

〔三〕用趙高事。

〔4〕法議，引法而議也。正，結正也。五歲刑，髡鉗為城旦舂。

〔5〕三官，廷尉正、監、平也。駁，北角翻。

〔6〕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，六十卷二年三年。華，戶化翻。

〔7〕召詣尚書台也。

票騎將軍都陽侯曹洪，家富而性吝嗇，帝在東宮，嘗從洪貸絹百匹，不稱意，恨之。遂以舍客犯法，下獄當死，群臣并救，莫能得。卞太后責怒帝曰：「梁、沛之間，非子廉無有今日！」

①又謂郭后曰：「令曹洪今日死，吾明日敕帝廢后矣！」於是郭后泣涕屢請，乃得免官，削爵土。元年。

〔二〕曹洪，字子廉。洪脫武帝事見五十九卷初平

初，郭后無子，帝使母養平原王睿；以睿母甄夫人被誅，①故未建為嗣。睿事后甚謹，后亦愛之。帝與睿獵，見子母鹿，帝親射殺其母，命睿射其子。睿泣曰：「陛下已殺其母，臣不忍復殺其子。」帝即放弓矢，為之惻然。夏，五月，帝疾篤，乃立睿為太子。丙辰，召中軍大將軍曹

真、鎮軍大將軍陳群、撫軍大將軍司馬懿，^②并受遺詔輔政。丁巳，帝殂。^③

〔一〕事見上卷元年。

〔二〕沈約志曰：中軍將軍，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。鎮軍、撫軍，皆始於此。中、鎮、撫三號。比四鎮。晉志，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，為武官公，皆著武冠，平上黑幘。

〔三〕年四十。通鑒書法，天子奄有四海者書「崩」，分治者書「殂」。惟東晉諸帝，以先嘗混一書「崩」。《說文》曰：殂，往死也。

陳壽評曰：文帝天資文藻，下筆成章，博聞強識，才藝兼該。若加之曠大之度，勵以公平之誠，邁志存道，克廣德心，則古之賢主，何遠之有哉！

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

初，明帝在東宮，不交朝臣，不問政事，惟潛思書籍；即位之后，群下想聞風采。居數日，獨見侍中劉曄，語盡日，眾人側聽，曄既出，問：

「何如？」曰：「秦始皇、漢孝武之儔，才具微不及耳。」

帝初蒞政，陳群上疏曰：「夫臣下雷同，是非相蔽，國之大患也。若不和睦則有讎黨，^①有讎黨則毀譽無端，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，此皆不可不深察也。」

〔二〕《左傳》：晉卻芮曰：有黨必有讎。

癸未，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。

壬辰，立皇弟蕤為陽平王。

六月，戊寅，葬文帝於首陽陵。①

〔一〕葬於洛陽東北首陽山，因以名陵。

吳王聞魏有大喪，秋，八月，自將攻江夏郡，太守文聘堅守。①朝議欲發兵救之。帝曰：「權習水戰，所以敢下船陸攻者，冀掩不備也。今已與聘相拒。夫攻守勢倍，終不敢久也。」先是，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，禹到江夏，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，②吳王遁走。

〔二〕文聘時屯石陽。祝穆曰：魏初定荊州，屯沔陽為重鎮。晉立沔陽縣，江夏郡自上昶移理焉。今臨嶂

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，晉沔陽縣治也，意石陽即此地。夏，戶雅翻。

〔2〕乘，登也。

辛巳，立皇子冏為清河王。

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，司馬懿擊破之，斬其部將張霸。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。

吳丹陽、吳、會山民復為寇，^①攻沒屬縣。

吳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，^②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。^③琮至，明賞罰，招誘降附，數年，得萬余人。吳王召琮還牛渚，罷東安郡。

〔一〕吳、會，吳郡、會稽也。會，工外翻。復，扶又翻。

〔二〕三郡，豫章、丹陽、新都也。吳錄曰：東安郡治富春。或曰：三郡，丹陽、吳、會稽也。項安世家說曰：丹楊，以多赤柳，在丹楊山。《晉書》、南史并用「楊」字。若丹陽則今江陵府枝江縣，楚之始封。余按二漢志，丹陽郡，本秦鄣郡，漢武帝更名丹陽郡。若丹陽縣，班志注誤，誠如項氏所云。晉、宋以后，以丹陽郡為丹陽尹，治秣陵。二漢之丹楊郡，治宛陵。宛陵晉、宋屬宣城郡。治所既異漢、魏之時，自當依二漢志為丹陽郡。

〔三〕綏南將軍，吳所創置。

冬，十月，清河王囧卒。

吳陸遜陳便宜，勸吳王以施德緩刑，寬賦息調。又云：「忠讜之言，^①不能極陳，求容小臣，數以利聞。」^②王報曰：「《書》載：『予違汝弼』，而云不敢極陳，何得為忠讜哉！」^③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，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，意所不安，令損益之。

〔一〕讜，音黨，善言也。

〔二〕求，猶乞也。數，所角翻。

〔3〕舜曰：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，退有後言。讜音黨。

十二月，以鐘繇為太傅、曹休為大司馬，都督揚州如故；曹真為大將軍，華歆為太尉，王朗為司徒，陳群為司空，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。^①歆讓位於管寧，帝不許。徵寧為光祿大夫，敕青州給安車吏從，以禮發遣，^②寧復不至。

〔一〕華，戶化翻。票，匹妙翻。

〔二〕寧，北海朱虛人，青州所部。從，才用翻。

是歲，吳交趾太守士燮卒，吳王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，領九真太守，以校尉陳時代燮。交州

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，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，以將軍戴良為刺史；海東四郡為廣州，岱自為刺史。

①遣良與時南入。而徽自署交趾太守，發宗兵拒良。

②良留合浦。交趾栢鄰，變舉吏也，叩頭諫徽，使迎良。徽怒，答殺鄰，鄰兄治合宗兵擊，不克。呂岱上疏請討徽，督兵三千人，晨夜浮海而往。或謂岱曰：「徽藉累世之恩，為一州所附，未易輕也。」岱曰：「今徽雖懷逆計，未知吾之卒至。」

③若我潛軍輕舉，掩其無備，破之必也。稽留不速，使得生心，嬰城固守，七郡百蠻，云合響應，雖有智者，誰能圖之！」遂行，過合浦，

與良俱進。岱以變弟子輔為師友從事，^④遣往說徽。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，岱皆斬之。

〔一〕海南三郡，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也。海東四郡，蒼梧、南海、郁林、合浦也。

〔二〕自漢末之亂，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為兵以自衛。

〔三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四〕師友從事者，署為從事，而待以師友之禮。

孫盛論曰：夫柔遠能邇，莫善於信。呂岱師友士輔，使通信誓；徽兄弟肉袒，推心委命，岱

因滅之以要功利，^①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。^②

〔一〕要，讀曰邀。

〔二〕呂岱子孫無聞。

徽大將甘醴及桓治率吏民共攻岱，岱奮擊，破之。於是除廣州，復為交州如故。岱進討九真，斬獲以萬數；又遣從事南宣威命，暨徼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諸王，各遣使人貢於吳。^①

〔二〕扶南在海大灣中，北距日南七千里。林邑國本漢象林縣地，直交趾海行三千里。堂明即道明國，在真臘北。徼，吉弔翻。

◎魏烈祖明皇帝·上之上

①

〔一〕諱叡，字元仲，文帝長子也。謚法：照臨四方曰明。

魏烈祖明皇帝 太和元年（丁未 公元227年）

春，吳解煩督胡綜、^①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，生獲之。^②

〔二〕據綜傳，劉備下白帝，權以見兵少，使綜料諸縣，得六千人，立解煩兩部督。督，督將也。

〔二〕番，蒲何翻。魴，音房。

初，綺自言舉義兵，為魏討吳，議者以為因此伐吳，必有所克。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，^①

資曰：「番陽宗人，前後數有舉義者，眾弱謀淺，旋輒乖散。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，言洞浦殺萬人，得船千數，數日間，船人復會。^②江陵被圍曆月，^③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，而其土地無崩

解者，是有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。以此推綺，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。」至是，綺果敗亡。

〔一〕沈約志：魏武帝為王，置祕書令，典尚書奏事。文帝黃初初，改為中書令，置監。

〔二〕事見上卷文帝黃初三年。

〔三〕被，皮義翻。

二月，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。①王朗往視園陵，見百姓多貧困，而帝方營修宮室，朗上疏諫曰：「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，故先卑其宮室，儉其衣食；②句踐欲廣其御兒之疆，亦約其身以及家，儉其家以施國；③漢之文、景欲恢弘祖業，

故割意於百金之台，昭儉於弋綈之服；^④霍去病中才之將，猶以匈奴未滅，不治第宅。^⑤明卹遠者略近，事外者簡內也。今建始之前，足用列朝會；崇華之后，足用序內官；華林、天淵，足用展游宴。^⑥明卹遠者略近，事外者簡內也。今建始之前，足用列朝會；崇華之后，足用序內官；華林、天淵，足用展游宴。若且先成象魏，^⑦修城池，其余一切須丰年，專以勤耕農為務，習戎備為事，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。」

〔二〕甄后賜死於鄴，因葬焉。

[2] 《論語》：孔子曰：禹卑宮室，菲飲食，而盡力乎溝洫。

[3] 句，音鈞。《國語》：句踐既獲成於吳，其地北至子御兒。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；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。十年不收於國，卒以報吳。御兒，吳、越分界之所，今嘉興府即其地，今有語兒鄉。施，弋智翻。

[4] 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后七年。

[5] 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。治，直之翻。

[6] 建始、崇華二殿，皆在洛陽北宮。《水經

注》：谷水逕洛陽故城北，東曆大夏門下，枝分渠水，東入華林園，又東為天淵池。世語曰：魏武自漢中還洛陽，起建始殿，近漢濯龍祠。朝，直遙翻。華，如字。

〔一〕象魏，觀闕也。象者，法象也；魏者，高巍也。

三月，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，使長史張裔、參軍蔣琬統留府事。臨發，上疏曰：

「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」

「宮中、府中，俱為一體，^①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^②若有作奸犯科^③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^④

〔一〕蜀後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。所謂府中，蓋丞相府也。

〔二〕否，皮鄙翻。

〔三〕科，律條也。

〔四〕觀孔明所謂兩不宜，則後主之為君可知矣。

「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^①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^②

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^③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眾議舉寵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陳和睦，優劣得所。^④

〔一〕時攸之、禕為侍中，允為黃門侍郎。費，父沸翻。禕，吁韋翻。

〔二〕遺，於季翻。按 或音邑，或音畏。

〔三〕向，式亮翻，姓也。

〔四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「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、靈也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端良、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，信之，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。」

「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咨臣以當世之事；^①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后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^②

〔一〕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。

〔二〕自建安十二年至是年，凡二十一年。

「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

命以來，夙夜憂嘆，恐托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。

故五月渡瀘，^①深入不毛。^②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

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^③攘除

奸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，此臣所以報先帝，

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

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

之效，不效，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，責攸之、

禕、允等之慢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

善道，^④察納雅言，^⑤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」

〔一〕水經註：犍為朱提縣西八十里，有瀘津水，廣六七百步，深十數丈，多瘴氣，鮮有行者。《益州記》曰：瀘水兩峰有殺氣，暑月舊不行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。賢曰：瀘水，一名若水，出旄牛徼外，經朱提至犍道入江，在今犍州南。特有瘴氣，三月、四月經之必死，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。故諸葛亮表云「五月渡瀘」言其艱苦也。

〔二〕地不生草木為不毛。

〔三〕駑，音奴。

〔4〕諷，遵須翻。諮事為諷。

〔5〕雅，正也。

遂行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。^①

〔二〕水經註：沔水逕白馬戍南，謂之白馬城，一名陽平關。又有白馬山，山石似馬，望之逼真。後魏分沔陽置嶓冢縣，屬華陽郡；隋罷郡，置白馬鎮於古諸葛城，縣治不改；大業二年，改嶓冢為西縣；縣，唐屬梁州。

亮辟廣漢太守姚伋為掾，^①伋并進文武之士，亮稱之曰：「忠益者莫大於進人，進人者各務其

所尚。今姚掾并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，可謂博雅矣。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。」^②

〔一〕，音冑。掾，丞相掾也，音於絹翻。

〔二〕布，慕也。鄭氏《周禮》注：屬，合也。

帝聞諸葛亮在漢中，欲大發兵就攻之，以問散騎常侍孫資，資曰：「昔武皇帝徵南鄭，取張魯，陽平之役，危而后濟，^①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，^②數言『南鄭直為天獄，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，』言其深險，喜出淵軍之辭也。又，武皇帝聖於用兵，察蜀賊棲於山岩，視吳虜竄於江

湖，皆撓而避之，^③不責將士之力，不爭一朝之忿，誠所謂見勝而戰，知難而退也。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，道既險阻，計用精兵及轉運、鎮守南方四州，遏御水賊，凡用十五六萬人，^④必當復更有所發興。天下騷動，費力廣大，此誠陛下所宜深慮。夫守戰之力，力役參倍。但以今日見兵分命，大將據諸要險，威足以震攝強寇，鎮靜疆場，^⑤將士虎睡，百姓無事。數年之間，中國日盛，吳、蜀二虜必自罷敝。」^⑥帝乃止。

〔二〕事見六十七卷建安二十年。

〔2〕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3〕谷，音浴。橈，如教翻，曲也，屈也。

〔4〕四州，荊、徐、揚、豫也。

〔5〕場，音亦。按場：邊境，邊界。它本有

誤作「場」者。

〔6〕罷，讀曰疲。

初，文帝罷五銖錢^①，使以谷帛為用，人間巧偽漸多，競溼谷以要利，薄絹以為市，雖處以嚴刑，不能禁也。司馬芝等舉朝大議，以為：「用錢非徒丰國，亦所以省刑，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。」夏，四月，乙亥，復行五銖錢。

〔二〕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。

甲申，初營宗廟於洛陽。

六月，以司馬懿都督荊、豫州諸軍事，率所領鎮宛。

冬，十二月，立貴嬪河內毛氏為皇后。①初，帝為平原王，納河內虞氏為妃；及即位，虞氏不得立為后，太皇太后慰勉焉。虞氏曰：「曹氏自好立賤，未有能以義舉者也。」②然后職內事，君聽外政，③其道相由而成，苟不能以善始，未

有能令終者也，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！」虞氏遂絀還鄴宮。

〔一〕后，典虞工卒毛嘉之女也。

〔二〕武帝立卞后，文帝立郭后，皆非正室。好，呼到翻。

〔三〕《禮記》昏義：古者，天子后立六宮、三夫人、九嬪、八十一御妻，以聽天下之內治，以明章婦順，故天下內和而家理。天子立六官、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，以聽天下之外治，以明章天下之男教，故外和而國治。

初，太祖、世祖皆議復肉刑，以軍事不果。

①及帝即位，太傅鐘繇上言：「宜如孝景之令，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，許之；其黥、劓、左趾、官刑者，自如孝文易以髡笞，可以歲生三千

人。」詔公卿以下議，司徒朗以為：「肉刑不用已來，曆年數百；今復行之，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，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，非所以來遠人也。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，使減死髡刑，嫌其輕者，可倍其居作之歲數。」②內有以生易死，不訾之恩，外無以刑易欽駭耳之聲。」③議者百余人，與朗同者多。帝以吳、蜀未平，且寢。

〔一〕太祖議復肉刑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。其后文帝臨饗群臣，詔謂大理欲復肉刑，此誠聖王之法，公卿當共善議。議未定，會有軍事，復寢。

〔二〕魏制，髡刑居作五歲。

〔三〕髡，津私翻。鈇，大計翻。在頸曰鉗，在足曰鈇。臣瓚曰：漢文帝除肉刑，以完易髡，以笞代劓，以鈇左右趾代刖。

是歲，吳昭武將軍韓當卒，其子綜淫亂不軌，懼得罪，閏月，將其家屬、部曲來奔。^①

〔一〕為韓綜為吳所禽張本。

初，孟達既為文帝所寵，又與桓階、夏侯尚親善；及文帝殂，階、尚皆卒，達心不自安。諸葛亮聞而誘之，達數與通書，陰許歸蜀。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，^①儀密表告之。達聞之，惶懼，欲舉兵叛。司馬懿以書慰解之，達猶豫未決，懿乃潛軍進討。諸將言：「達與吳、漢交通，宜觀望而后動。」懿曰：「達無信義，此其相疑之時也。當及其未定促決之。」乃倍道兼行，八日到其城下。吳、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、木蘭塞以救達，^②懿分諸將以距之。初，達與亮書曰：

「宛去洛八百里，^③去吾一千二百里。聞吾舉

事，當表上天子，比相反覆，一月間也，則吾城已固，諸軍足辦。吾所在深險，司馬公必不自來。諸將來，吾無患矣。」及兵到，達又告亮曰：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，何其神速也！」

〔一〕魏興，蜀之西城郡也，文帝曰魏興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魏興安陽縣西北，有高橋溪口，文水入漢之口也。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，又東逕木蘭塞南，右岸有城，名陵城，周回數里；左岸壘石數十行，重壘數十里，中謂之木蘭塞，蜀軍救孟達之所。

〔三〕司馬懿時屯宛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一·魏紀三】

● 魏紀三 ①

〔一〕起著雍涪灘（戊申），盡上章閹茂（庚戌）凡三年。

◎ 魏烈祖明皇帝·上之下

魏烈祖明皇帝 太和二年（戊申，公元228年）

春，正月，司馬懿攻新城，旬有六日，拔之，斬孟達。申儀久在魏興，擅承制刻印，多所假授。懿召而執之，歸於洛陽。^①

〔二〕歸儀於京師也。

初，徵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楸尚太祖女清河公主，^①文帝少與之親善，及即位，以為安西將軍，都督關中，鎮長安，使承淵處。^②

〔三〕此女欲以妻丁儀，文帝止之，以妻楸。楸，音茂。

〔二〕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

諸葛亮將入寇，與群下謀之，丞相司馬魏延曰：①「聞夏侯楙，主婿也，怯而無謀。今假延精兵五千，負糧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②不過十日，可到長安。楙聞延奄至，必棄城逃走。長安中惟御史、京兆太守耳。

③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，足周食也。④比東方相合聚，尚二十許日，而公從斜谷來，亦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。」亮以為此危計，不如安從坦道，可以平取隴右，十全必克而無虞，故不用延計。⑤

〔一〕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，是時用兵，故置司馬。

〔二〕褒中縣，屬漢中郡。子午道，王莽所通，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五年。安帝延光四年，順帝罷子午道，通褒斜路。《三秦記》曰：子午，長安正南山名。秦嶺谷，一名樊川。余按今洋州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。郡縣志曰：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，橋梁百數，多有毀壞，乃別開乾路，更名子午道，則今路是也。

〔三〕時遣督軍御史興京兆太守共守長安。《晉志》曰：文帝受禪，改漢京兆尹為太守。守，式又翻。

〔4〕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。民聞兵至必逃散，可數其谷以周食。橫音光。按《集韻》橫，姑黃切音光。漢門名。

〔5〕由今觀之，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。凡兵之動知敵之主，知敵之將。亮之不用延計者，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。亮欲平取隴右，且不獲如志，況欲乘僥倖，盡定咸陽以西邪！

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。①使鎮東將軍趙云，

楊武將軍鄧芝為疑軍，據箕谷。②帝遣曹真都督

關右諸軍軍郿。亮身率大軍攻祁山，戎陳整齊，

③號令明肅。始，魏以漢昭烈既死，數歲寂然無

聞，是以略無備豫；^④而卒聞亮出，^⑤朝野恐懼。於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叛應亮，^⑥關中響震，朝臣未知計所出。帝曰：「亮阻山為固，今者自來，正合兵書致人之術，^⑦破亮必也。」乃勒兵馬步騎五萬，遣右將軍張郃督之，西拒亮。丁未，帝行如長安。^⑧

〔二〕班《志》：斜水出衙嶺山北至，郿入渭，脈水沿山，則斜谷之路可知矣。郿，師古音媚。郿故城，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。

〔2〕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，鄭子真隱於此，趙云、鄧芝所據，即此谷也。又據《后漢書·馮異傳》：箕谷當在陳倉之南，漢中之北。

〔3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4〕謂不豫為之備也。

〔5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6〕魏分隴右置秦州，天水南安屬焉。漢靈帝中平四年，分漢陽之獮道立南安郡。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，史追書也。安定郡，屬雍杜佑曰：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。

〔7〕兵法曰善戰者致人。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。

〔8〕親帥師繼郤之后以張聲勢。如，往也。

初，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，好論軍計，諸葛亮深加器異。漢昭烈臨終謂亮曰：「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」亮猶謂不然，以謖為參軍，每引見談論，自晝達夜。①及出軍祁山，亮不用舊將魏延、吳懿等為先鋒，而以謖督諸軍在前，與張郃戰於街亭。②謖違亮節度，舉措煩擾，舍水上山，不下據城。③張郃絕其汲道，擊，大破之，士卒離散。亮進無所據，乃拔西縣千余家還漢中。④收謖下獄，殺之。亮自臨祭，為之流涕，撫其遺孤，恩若平生。⑤蔣琬謂亮曰：

「昔楚殺得臣，文公喜可知也。⑥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，豈不惜乎！」⑦亮流涕曰：「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；⑧是以揚干亂法，魏絳戮其仆。⑨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邪？」謖之未敗也，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，謖不能用；及敗，眾盡星散，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，張郃疑其有伏兵，不往逼也，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，率將士而還。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，奪將軍黃襲等兵，平特見崇顯，加拜參軍，統五部兼當營事，⑩進位討寇將軍，

封亭侯。①亮上疏請自貶三等，漢主以亮為右將軍，行丞相事。

〔二〕以孔明之明略，所以待謬者如此，亦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。觀孔明南徵之時，謬陳攻心之論，豈悠悠坐談者所能及哉。

〔三〕《續漢志》：漢陽略陽縣有街泉亭，前漢之街泉縣也，省入略陽。杜佑曰：街泉亭在隴縣。又曰：平涼邵界有街泉亭，馬謖為張郃所敗處。又考五代史志漢川邵西縣有街亭山、幡冢山、漢水，則隋之西縣，蓋兼得隴西之獮道、漢陽之西縣矣。又按邵國縣道記：梁州之西縣，本名白馬城，又曰湊口城，后魏正始中，立幡冢縣，隋始改曰西縣。此非《續漢志》漢陽之西縣也。

〔3〕郃傳言謬依阻南山。舍，讀曰捨。上，時掌翻。

〔4〕《續漢志》：西縣，前漢屬隴西郡，后漢屬漢陽郡，有幡冢山、西漢水。

〔5〕殺之者，王法也，恩之者，故人之情不忘也

〔6〕《左傳》：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於城濮，楚師敗績。晉入楚軍三日谷，文公猶有憂色，曰：「得臣猶在，憂未歇也。」及楚殺得臣，然后喜可佑也。杜預曰：謂喜見於顏色。

〔7〕觀此，則蔣琬亦重謬矣。

〔8〕孫子始計篇曰：法令執行。言法令行者必勝也，故其教吳宮美人兵，必殺吳王寵姬二人以明其法。

〔9〕《左傳》：晉悼公合諸侯，其弟揚干亂行，魏絳戮其仆。悼公謂魏絳能以刑佐民，使佐新軍。

〔10〕既總統五部兵，時亮屯漢中，又使之兼當營屯之事。

〔二〕后漢之制，列侯有縣侯、鄉侯、亭侯。

是時趙雲、鄧芝兵亦敗於箕谷，雲斂眾固守，故不大傷，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。①亮問鄧芝曰：「街亭軍退，兵將不復相錄，②箕谷軍退，兵將初不相失，何故？」芝曰：「趙雲身自斷后，軍資什物，略無所棄，兵將無緣相失。」云有軍資余絹，亮使分賜將士，云曰：「軍事無利，何為

有賜？其物請悉入赤岸庫，^③須十月為冬賜。」^④
亮大善之。

〔二〕據《晉書》職官志：鎮軍將軍在四徵、四鎮將軍之上。今趙云自鎮東將軍貶鎮軍將軍，蓋蜀漢之制以鎮東為專鎮方面，而以鎮軍為散號，故為貶也。

〔二〕錄，收拾也。將，即亮翻；下同。復，扶又翻。

〔三〕《水經注》：褒，水西北出行嶺山，東南逕大石門，曆故棧道下谷，俗謂「千梁無柱」也。諸葛亮與兄瑾書曰：「前趙子龍退軍，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余里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，一頭立柱於水中。今水大而急，不得安柱。」又云：「頃大水暴出，赤崖以南，橋

閣悉壞。」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，一戍赤崖口，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。后亮死於五丈原，魏延先退而焚之，即是道也。赤崖即赤岸，蜀置庫於此，以儲軍資。

〔下〕須，待也。

或勸亮更發兵者，亮曰：「大軍在祁山、箕谷，皆多於賊，而不破賊，乃為賊所破，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。」^①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校變通之道於將來；若不能然者，雖兵多何益！自今已后，諸有忠慮於國者，但勤攻吾之闕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死，功可躋足而待矣。」於是考

微勞，甄壯烈，^②引咎責躬，布所失於境內，厲兵講武，以為后圖，戎士簡練，民忘其敗矣。^③

〔一〕謂兵之勝敗在將也。少，詩沼翻。

〔二〕甄；稽延翻，察也，別也。

〔三〕善敗者不亡，此之謂也。姜維之敗，則不可復振矣。

亮之出祁山也，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。亮美維膽智，辟為倉曹掾，^①使典軍事。^②

〔一〕《續漢志》：丞相倉曹掾，主倉谷事。

〔2〕《考異》曰：孫盛雜語曰：「維詣諸葛亮，與母相失。后得母書，令求當歸。維曰：『良田百頃，不在一畝，但有遠志，不在當歸也。』」按維粗知學朮，恐不至此。今不取。

曹真討安定等三郡，皆平。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，后必出從陳倉，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，治其城。^①

〔二〕杜佑曰：漢陳倉故城，在今縣東二十里。治直之翻。

夏，四月，丁酉，京還洛陽。

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。^①邈務農積谷，立學明訓，進善黜惡，與羌、胡從事，不問小過。若犯大罪，先告部帥，使知應死者，乃斬以徇。由是服其威信，州界肅清。

〔二〕晉志曰：涼州，蓋以其地處西方，常寒涼也。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，南隔西羌，西通西域，統金城、西平、武威、張掖、西郡、酒泉、惇煌、西海等郡。五月，大旱。

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。^①令譎挑揚州牧曹休。^②魴曰：「民

帥小丑，不足杖任，事或漏泄，不能致休。乞遣親人齎箋以誘休，言被譴懼誅，欲以郡降北，求兵應接。」吳王許之。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，^③魴因詣郡門下，^④下發謝。^⑤休聞之，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；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，^⑥賈逵向東關，^⑦三道俱進。

〔一〕所謂山越宗帥也。魴，符方翻。帥，所類翻。
〔二〕魏揚州止得漢之九江、廬江二郡地，而江津要害之地，多為吳所據。譎，古穴翻。挑，徒了翻。

〔三〕郎官，尚書郎也。詰，去吉翻。

〔四〕鄱陽郡門下。

〔5〕吳不之詰，周魴之謝，皆所以譎曹休也。

〔6〕懿督諸軍屯宛，使向江陵。

〔7〕東關，即濡須口，亦謂之柵江口，有東、西關；；東關之南岸，吳筑城，西關之北岸，魏置柵。后諸葛恪於東關作大堤以遏巢湖，謂之東堤，即其地也。

秋，八月，吳王至皖，以陸遜為大都督，假黃鉞，親執鞭以見之；^①以朱桓、全琮為左右督，各督三萬人以擊休。休知見欺，而恃其眾，欲遂與吳戰。朱桓言於吳王曰：「休本以親戚見任，非智勇名將也。今戰必敗，敗必走，走當由夾石、掛車。^②此兩道皆險厄，若以萬兵柴路，^③則彼眾

可盡，休可生虜。臣請將所部以斷之，若蒙天威，得以休自效，便可乘勝長驅，進取壽春，割有淮南，以規許、洛，^④此萬世一時，不可失也！」^⑤權以問陸遜，遜以為不可，乃止。

〔一〕此猶古之王者遣將跪而推轂之意也。

〔二〕元丰《九域志》：舒州桐城縣北有掛車鎖，有掛車嶺，鎮因嶺而得名。

〔三〕柴路，謂以柴塞路也。

〔四〕漢末都許，有許昌宮；魏時都洛。魏略曰：文帝改長安、譙、許昌、鄴、洛陽為五都，立石表，西

界宜陽，北山太行，東北界陽平，南循魯陽，東界郟，為中都之地。

〔5〕言曆萬世，惟有此一時機會可乘耳。

尚書蔣濟上疏曰：「休深入虜地，與權精兵對，而朱然等在上流，乘休后，臣未見其利

也。」前將軍滿寵上疏曰：「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，今所從道，背湖旁江，易進難退，此兵之絀地也。①若人無強口，②寵深為之備！」寵表未報，休與陸遜戰於石亭。③遜自為中部，令朱桓、全琮為左右翼，三道俱進，沖休伏兵，因驅走之，

追亡逐北，徑至夾石，斬獲萬余，牛馬騾驢車乘萬兩，軍資器械略盡。^④

〔一〕絙，古賣翻，冒也。言其地險，師行由之，為所冒掛，進退不可也。《孫子·地形篇》曰：地形有通者，有掛者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來曰通。可以往，難以返曰掛。

〔二〕無彊口，在夾石東南。

〔三〕時吳王在皖口，遣遜等與休戰於石亭，則其地當在今舒州懷寧、桐城二縣之間。

〔四〕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敗也。兩，音亮。乘，繩證翻。

初，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，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。^①逵曰：「賊無東關之備，必并軍於皖，休深入與賊戰，必敗。」乃部署諸將，水陸并進，行二百里，獲吳人，言休戰敗，吳遺兵斷夾石。諸將不知所出，或欲待后軍，逵曰：「休兵敗於外，路絕於內，進不能戰，退不得還，安危之機，不及終日。賊以軍無后繼，故至此，今疾進，出其不意，此所謂『先人以奪其心』也，^②賊見吾兵必走。若待后軍，賊已斷險，兵雖多何益！」乃兼道進軍，多設旗鼓為疑兵。吳人望見逵軍，

驚走，^③休乃得還。逵據夾石，以兵糧給休，休軍乃振。初，逵與休不善，^④及休敗，賴逵以免。休自壽春向皖。西陽在皖之西，而東關又在皖之東，今與休合，蓋使合兵向東關也。

〔2〕《左傳》：軍志曰：先人有奪人之心。

〔3〕驚走者，斷夾石之軍耳。

〔4〕逵與休不善。文帝黃初中，欲假逵節，休曰：「逵性剛，易侮諸將，不可為督。」遂止。

九月，乙酉，立皇子穆為繁陽王。

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，帝以宗室不問。^①休慚憤，疽發於背，庚子，卒。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。

〔二〕敗軍者必誅，焉可以宗室而不問邪？

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郁筑鞬，郁筑鞬妻父軻比能救之，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。^①上谷太守閻志，柔之弟也，素為鮮卑所信，^②往解諭之，乃解圍去。

〔二〕馬城縣，漢屬代郡，魏、晉省，蓋城邑殘破已棄為荒外之地矣。鞬，居言翻。

〔2〕自漢建安時，閻柔已護烏桓，故甚兄弟為二虜所信。

冬，十一月，蘭陵成侯王朗卒。

漢諸葛亮聞曹休敗，魏兵東下，關中虛弱，

欲出兵擊魏，群臣多以為疑。①亮上言於漢主曰：

「先帝深慮以漢、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討賊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固當知臣伐賊，才弱敵強；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，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！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徵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

可偏全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，而議者以為非計。今賊適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^②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高帝明并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^③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計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^④劉繇、王朗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群疑滿腹，眾難塞胸，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徵，使孫策坐大，遂并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^⑤曹操智計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仿佛孫、吳；^⑥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逼於黎陽，几敗伯山，殆死

潼關，然後偽定一時耳；^⑦況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，委夏侯而夏侯敗亡；^⑧先帝每稱操為能，猶有此失，況臣驚下，何能必勝！此臣之未解四也。^⑨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期年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群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及曲長、屯將七十余人，^⑩突將、無前、賁叟、青羌、散騎、武騎一千余人，^⑪皆數十年之內，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，當何以圖敵？此臣之未解五也。^⑫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

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，勞費正等，而不及虛圖之，^⑬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^⑭夫難平者事也，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東連吳、越，^⑮西取巴、蜀，^⑯舉兵北徵，夏侯授首，^⑰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。然后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^⑱秭歸蹉跌，曹丕稱帝。^⑲凡事如是，難可逆見。臣鞠躬盡力，死而后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」^⑳

〔二〕因祁山之敗，疑魏不可伐。

〔2〕疲於西，謂郿縣、祁山之師；務於東，謂江陵東關、石亭之師也。

〔3〕被，皮義翻。創，初良翻。

〔4〕解，讀曰懈，言未敢懈怠也；后皆同。

〔5〕難，乃旦翻。坐大，言坐致強大也。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。破不朗事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。

〔6〕以操之善用兵，亮謂之髣髴孫、吳，孫、吳固未易才也。

〔7〕困於南陽，謂攻穰為張繡所敗也。險於烏巢，謂攻袁紹將淳於瓊時也。偪於黎陽，謂攻袁譚兄弟時也。几敗伯山，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出時也。殆死潼關，謂與馬

超戰時也。危於祁連，當考；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。偽定者，這雖定一時之功，而有心於篡漢，故曰偽。几居希翻。

〔8〕昌霸，昌稀也。操累攻不下，后命於禁擊斬之。四越巢湖不成，謂攻孫權也。李服，蓋王服也，與董承謀殺操被誅。夏侯，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敗也。〔9〕駑下者，自謙以馬為喻，若駑駘下乘也。

〔10〕喪，息浪翻。郤，古合翻，又曷閤翻。曲長，一曲之長也。軍行有部，部下有曲，曲各有長。長丁丈翻。屯將，將屯者也。將，即亮翻。

〔一〕蜀兵謂之叟，竇叟，巴竇之兵也。青羌，亦羌之一種。散騎、武騎，當時騎兵分部之名。竇，藏宗翻。騎，奇寄翻。

〔12〕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。

〔13〕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，乘虛而圖之也？

〔14〕支，持也；支久，猶言持久也。

〔15〕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。拊手，乘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。

〔16〕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。

〔17〕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18〕事見六十八卷建二十四年。此兩然后之然，轉語之辭，與他文然后之義不同。

〔19〕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、三年。

〔20〕自祁山之敗，亮益知魏人情偽，故其所言如此。

十二月，亮引兵出散關，圍陳倉，陳倉已有備，亮不能克。①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，昭於樓上應之曰：「魏家科法，卿所練也；

②我之為人，卿所知也。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，卿無可言者，但有必死耳。卿還謝諸葛，便可攻也。」詳以昭語告亮，亮又使詳重說昭，言「人

兵不敵，無為空自破滅。」昭謂詳曰：「前言已定矣，我識卿耳，箭不識也。」詳乃去。亮自以有眾數萬，而昭兵才千余人，又度東救未能便到，**③**乃進兵攻昭，起云梯沖車以臨城。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，梯然，梯上人皆燒死；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沖車，**④**沖車折。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，**⑤**以土丸填塹，欲直攀城，昭又於內筑重牆。亮又為地突，**⑥**欲踴出於城里，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。

〔二〕曹真使郝昭先守，故亮不能克。此下申言昭守亮攻，客主相持之事，通鑒書法類如此。

〔2〕科，條也。練，習也。

〔3〕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，故曰東救。度，徒洛

翻。

〔4〕磨，莫臥翻，石磴也。

〔5〕以木交構若井闌狀。

〔6〕地突，地道也。

晝夜相攻拒二十余日，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。帝召張郃於方城，^①使擊亮。帝自幸河南城，置酒送郃，^②問郃曰：「遲將軍到，^③亮得無已得陳倉乎？」郃知亮深入無谷，屈指計曰：「比臣到，亮已走矣。」郃晨夜進道，未至，亮糧盡，

引去。將軍王雙追之，亮擊斬雙。詔賜郝昭爵關內侯。^④

〔一〕時郤將兵伐吳，屯於方城。《續漢志》曰：葉縣南有長山曰方城，屈完所謂「楚國方城以為城」者即此也。

〔二〕河南城在洛陽城西。

〔三〕遲，直利翻，待也。

〔四〕攻者不足，守者有余。尚論其才，則全城卻敵者，其才非優於攻者也，客主之勢異耳。故曰用兵之尤，攻城最下。

初，公孫康卒，子晃、淵等皆幼，官屬立其弟恭。恭劣弱，不能治國，淵既長，脅奪恭位，上書言狀。侍中劉曄曰：「公孫氏漢時所用，①遂世官相承，②水則由海，陸則阻山，外連胡夷，絕遠難制。而世權日久，今若不誅，后必生患。若懷貳阻兵，然后致誅，於事為難。不如因其新立，有黨有仇，③先其不意，以兵臨之，開設賞募，可不勞師而定也。」帝不從，拜淵揚烈將軍、遼東太守。④

〔二〕公孫度守遼東，見五十九卷獻帝初平元年。

〔2〕古者世爵不世官；爵，謂公侯伯子男，官謂卿大夫也。今謂之世官者，以公孫氏所據之地，漢遼東寸守之職守耳，子孫相襲，是世官也。

〔3〕有黨故能奪恭位，與之為仇者，則恭之黨也
〔4〕為公孫淵叛魏張。

吳王以揚州牧呂范為大司馬，印綬未下而卒。初，孫策使范典財計，時吳王年少，私從有求，范必關白，不敢專許，當時以此見望。①吳王守陽羨長，②有所私用，策或料覆，③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，④使無譴問，王臨時悅之。及后統事，

以范忠誠，厚見信任，以谷能欺更簿書，不用也。

⑤

〔一〕望，責望也，怨望也。

〔二〕陽羨縣，前漢屬會稽郡，后漢屬吳郡。賢曰：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。長，知兩翻。

〔三〕料，音聊。覆，審校也。

〔四〕傳，讀曰附。

〔五〕周世宗之待周美，我朝太祖之重寶儀，事亦類此。更，工衡翻。

魏烈祖明皇帝 太和三年（己酉） 公元229

年）

春，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、陰平二郡，
①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。②亮自出建威，③淮退，
亮遂拔二郡以歸。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。

〔二〕陰平道，前漢屬廣漢，邵后漢屬廣漢屬國都尉，魏分置陰平郡，唐為文州。

〔三〕《禹貢》：黑水西河為雍州。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；亦謂西北之位，陽所不及，陰陽雍闕。周都丰、鎬，雍州為王畿；平王東遷，雍州為秦地。漢武置十三州，以雍州之西偏為涼州，其余并屬司隸。光武都洛，關中復置雍州，尋罷，復以司隸統三輔。獻帝興平元年，河西為河寇所隔，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。至魏以河西置涼州，以隴右為雍州。及晉，以隴右置秦州，

而雍州統京兆、馮翊、扶風、安定、北地、新平、武都陰平。雍，於用翻。

〔3〕《水經注》：漢水西南逕祁山軍南，西流與建安川水合。建安水導源建威西北山，東逕建威城南，又東逕西縣、曆城南。祝穆曰：天下之大川，以漢名者二，班固謂之東漢、西漢，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。固之所謂東漢，則《禹貢》之漾漢，其源出於今與元之西縣嶓冢山，逕洋、金房、均、襄、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。西漢漢則蘇代所謂「漢中之甲，輕舟出於巴，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」者，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，逕階沔川與嘉陵水會，俗謂之西漢；又逕大安軍利、劍、闐、果、合與涪水會，至渝州入江。

夏，四月，丙申，吳王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黃龍。^①百官畢會，吳主歸功周瑜。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，未及言，^②吳主曰：「如張公之計，今已乞食矣。」昭大慚，伏地流汗。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，兄策為長沙桓王，立子登為皇太子，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。

〔一〕時夏口、武昌廿共言黃龍見，權遂以改元。

〔二〕沈約志：魏置將軍四十號，綏遠第十四。

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，張休為右弼，顧譚為輔正、陳表為翼正都尉，^①而謝景、范慎、羊銜

等皆為賓客，^②於是東宮號為多士。太子使侍中胡綜作《賓友目》^③曰：「英才卓越，超逾倫匹，則諸葛恪；精識時機，達幽究微，則顧譚；凝辯宏達，言能釋結，則謝景；^④究學甄微，游夏同科，則范懼。」^⑤羊衞私駁綜曰：「元遜才而疏，子嘿精而很，叔發辯而浮，孝敬深而陋。」^⑥衞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，其后四人皆敗，如衞所言。

〔一〕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。

〔二〕，古道字。
衞

〔三〕目者，因其人之才品為之品題也。

〔4〕堅定也。宏，闊遠也。達，明通也。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，故以能凝辯而證據宏遠。明通者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。

〔5〕究，窮竟也。甄，察別也。

〔6〕諸葛恪，字完遜；顧譚，字子嘿；謝景，字叔發；范慎，字孝敬。狼，戶墾翻。與狹同。

吳主使以并尊二帝之議往告於漢。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，宜顯明正義，絕其盟好。

①丞相亮曰：「權有僭逆之心久矣，國家所以略其讐情者，求犄角之援也。」②今若加顯絕，讎我必深。當更移兵東戍，與之角力，須并其土，乃

議中原。彼賢才尚多，將相輯穆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頓兵相守，坐而須老，^③使北賊得計，非算之上者。^④昔孝文卑辭匈奴，先帝優與吳盟，^⑤皆應權通變，深思遠益，非若匹夫之忿者也。^⑥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，不能并力，且志望已滿，無上岸之情，^⑦推此，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智力不侔，故限江自保。權之不能越江，猶魏賊之不能渡漢，^⑧非力有余，而利不取也。若大軍致討，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后規，下當略民廣境，示武於內，非端坐者也。^⑨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，我之北伐，無東顧憂，河南之眾不得盡西，此之為

利，亦已深矣。^⑩權僭逆之罪，未宜明也。」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，賀稱尊號。吳主與漢人盟，約中分天下，以豫、青、徐、幽屬吳，兗、冀、并、涼屬漢，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關為界。^⑪

〔一〕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古今之正義也。好，呼到翻。

〔二〕釁，隙也。情，欲也。《左傳》：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：「穀之師，晉御其上，戎亢其下，秦師不復，我諸戎車然，譬如捕鹿，晉人角之，諸戎掎之，與晉踣之。」杜預注曰：掎其足也。

〔三〕須，待也。

〔4〕賊，謂魏也。

〔5〕事并見前。優，饒也，今人猶謂寬假為優饒。

〔6〕言所計者大也。

〔7〕謂孫權之志在保江，不能上岸而北向也。上時掌翻。

〔8〕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，此漢，班志所謂東漢水也。

〔9〕言蜀若破魏，吳亦將分功。

〔10〕言蜀與吳和，則雖傾國北伐，不須東顧以備吳，而魏河南之眾，欲留備吳，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。

〔二〕漢武帝置司隸校尉，所部三輔、三河諸郡，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、扶風、馮翊三郡，北得冀州之河東、河內二郡，東得豫州之河南、弘農二郡，位望隆乎牧伯，銀印青綬，在十二部刺史之上。后漢省朔方刺史以隸并州，合司隸於十三部之數。魏以司隸所部河東、河南、河內、引農并冀州之平陽，合五郡置司州，以三輔還屬雍州。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，以漢司隸所部分之也。

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，更拜輔吳將軍，班亞三司，改封婁侯，^①食邑萬戶。昭每朝見，辭氣壯厲，義形於色，曾已直言逆旨，^②中不進見。后漢使來，稱漢德美，而群臣莫能屈，

吳主嘆曰：「使張公在坐，彼不折則廢，安復自夸乎！」^③明日，遣中使勞問，因請見昭，昭避席謝，吳主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「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，而以陛下屬老臣，^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，而意慮淺短，違逆盛旨。然臣愚心所以事國，志在忠益畢命而已；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！」吳主辭謝焉。

〔一〕婁，古縣也，前漢屬會稽郡，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昆山縣地。吳以封昭，非真國於婁而君國子民也。

〔二〕「已」，當作「以」，古已、以字通。

〔三〕折，屈也。李奇曰：廢，失氣也。晉灼曰：廢，不收也。復，扶又翻；下同。

〔四〕太后，謂權母吳氏也。屬，之欲翻。

元城哀王禮卒。

六月，癸卯，繁陽王穆卒。

戊申，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，^①夫人吳氏曰高皇后。

〔二〕大長秋，漢宦者曹騰也。

秋，七月，詔曰：「禮，王后無嗣，擇建支

子以繼大宗，^①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，何得復顧

私親哉！漢宣繼昭帝后，加悼考以皇號；^②哀帝以外籙援立，而董宏等稱引亡秦，惑誤時期，既尊恭皇，立廟京都，又寵藩妾，使比長信，敘昭穆於前殿，^③并四位於東宮，僭差無度，人神弗祐，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，用致丁、傅焚如之禍。^④自是之后，相踵行之。^⑤昔魯文逆祀，罪由夏父宋國非度，譏在華元。^⑥其令公卿有司，深以前世行事為戒，后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，則當明為人后之義；敢為佞邪導諛時君，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，謂考為皇，稱妣為后，則股肱大臣

誅之無赦。其書之金策，藏之宗廟，著於令

典！」^⑦

〔一〕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，庶子之出為支子。支岐出也。

〔二〕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。

〔三〕昭，讀曰。召。

〔四〕序昭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穆也。

東宮謂太后宮，四位謂丁、傅、趙后與元后，并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卷、三十五卷。

〔五〕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，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，公蠡吾志為孝崇皇，靈帝尊祖河間

王淑為孝元皇，父解瀆亭侯萇為孝竺皇，其妃皆尊為后也。

〔6〕春秋：文公二年，大事於太廟，躋僖公；逆祀也。於是夏公弗忌為宗伯，且明見曰：「吾見新鬼大舊鬼小，先大后小，順也。躋聖賢，明也。」君子以為失禮。禮無不順。祀，國之大事也，而逆之，可謂禮乎？成公二年，宋文公卒，始厚葬，用蜃炭，益車馬，始用殉，重器備。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臣。華，戶化翻。

〔7〕帝無子，知必以支孽為后，故豫下此詔，以約飭為人子為人臣者。

九月，吳主遷都建業，皆因故府，不復增改，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，^①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，并掌荊州及豫章二郡事，董督軍國。^②

〔二〕九官，九卿也。

〔三〕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。三郡，豫章、鄱陽、廬陵也。三郡本屬揚州，而地接荊州，又有山越易相扇動，故使遜兼掌之。

南陽劉廙嘗著《先刑后禮論》，同郡謝景稱之於遜，遜呵景曰：「禮之長於刑久矣；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，^①君今侍東宮，宜遵仁義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談，不須講也！」

〔二〕詭，異也，戾也。

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，^①求見啟誨，騭於是條於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，因上疏獎勸曰：「臣聞人君不親小事，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，故舜命九賢，則無所用心，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。^②故賢人所在，折冲萬里，^③信國家之利器，崇替之所由也。願明太子重以經意，則天下幸甚！」

〔二〕吳保江南，凡道要之地皆置督，獨西陵置都督，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。杜佑曰：西陵，今夷陵郡，驚，之曰翻。

〔2〕舜命九官：禹作司空，宅百揆，契作司徒，棄后稷，皋陶作士，益作朕虞，垂共工，夷作秩宗，龍作納言，夔典樂。治，直吏翻。

〔3〕晏子春秋曰：晉平公欲攻齊，使范昭觀焉，景公觴之。范昭曰：「願請君之棄爵。」景公曰：

「諾。」已飲，晏子命徹尊更之。范昭歸，以報晉平公曰：「齊未可伐也，吾欲恥其君而晏子知之。」仲尼聞之曰：「起於尊俎之間，而折沖千里之外。」漢何武上封事曰：「虞有宮之奇，晉獻不寐；衛青在位，淮南寢謀。故賢人立朝，折沖厭難，勝於無形。」

張紘還吳迎家，道病卒。臨困，授子靖留箋
①曰：「自古有國有家者，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

世，至於其治，多不馨香，^②非無忠臣賢佐也，

由主不勝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，

好同而惡異，與治道相反。《傳》曰『從善如登，

從惡如崩』，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據

自然之勢，操八柄之威，^③甘易同之歡，無假敢

於人，而忠臣挾難進之朮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

也，不亦宜乎！離則有釁，^④巧辯緣間，眩於小

忠，戀於恩愛，賢愚雜錯，黜陟失敘，其所由來，

情亂之也。故明君寤之，求賢如飢渴，受諫而不

厭，抑情損欲，以義割恩，則上無偏謬之授，下

無希冀之望矣！——吳主省書，為之流涕。

〔一〕留箋，今遺表也。

〔二〕書君陳曰：至治馨香，感於神明。

〔三〕《周禮》，天官：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：一曰爵以馭其貴，二曰祿以馭其富，三曰予以馭其幸，四曰置以馭其行，五曰生以馭其福，六曰奪以馭其貧，七曰曰廢以馭其罪，八曰誅以馭其過。操，千高翻。

〔四〕言納忠而不合於上，則上下之情離，釁隙由此而生也。

冬，十月，改平望觀曰聽訟觀。①帝常言：

「獄者，天下之性命也。」每斷大獄，常詣觀臨聽之。初，魏文侯師李悝著《法經》六篇，商君

受之以相秦。蕭何定《漢律》，益為九篇，后稍增至六十篇。又有《令》三百余篇、《決事比》九百六卷，^②世有增損，錯糅無常，后人各為章句，馬、鄭諸儒十有余家，^③以至於魏。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，七百七十三萬余言，覽者益難。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。尚書衛覬奏曰：

④「刑法者，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；獄吏者，百姓之所縣命^⑤而選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敝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請置律博士。」帝從之。

⑥又詔司空陳群、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，^⑦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

書官令》、《軍中令》合百八十余篇，於《正律》九篇為增，於旁章科令為省矣。

〔一〕《水經注》：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，天淵池水逕觀南。觀，古玩翻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比，以例相比況也。程大昌曰：古書皆卷，至唐始為葉子，今書冊也。

〔三〕馬、鄴，馬融、鄭玄也。

〔四〕覬，音冀。

〔五〕縣，讀曰懸。

〔六〕晉職官志：律博士，屬廷尉。

〔一〕州郡今，用之刺史、太守；尚書今，用之於國；軍中今，用之於軍。

十一月，洛陽廟成，^①迎高、太、武、文四神主於鄴。^②

〔二〕元年，初營宗廟，至是而成。

〔三〕高帝，漢大長秋曹騰；太帝，漢太尉曹嵩。裴松之曰：魏初唯立親廟，四祀四室而已，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。

十二月，雍丘王植徙封東阿。

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，筑漢城於沔陽，筑樂城於成固。^①

〔二〕沔陽、成固二縣，皆屬漢中郡。《水經注》：沔水逕白馬戍城南，城即陽平關也。又東逕武侯壘南，諸葛武侯所居也。又東逕沔陽故城南，城南對定軍山。又東過南鄭縣，又東過成固縣南。如此，則漢城在南鄭西，樂城在南鄭東也。又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，有梁州山，與孤云兩角山相接，大山四圍，其中三十里許，甚平。或云：古梁州治也。杜佑曰：樂城在梁州西縣西南。杜佑曰：洋州興道縣，漢城固縣地，蜀之興勢。宋白曰：興勢，山名，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。西鄉縣，本成固縣地。

魏烈祖明皇帝 太和四年（庚戌 公元230年）

春，吳主使將軍衛溫、諸葛直將甲士萬人，浮海求夷洲、亶洲，^①欲俘其民以益眾。陸遜、全琮皆諫，以為：「桓王創基，兵不一旅。今江東見眾，自足圖事，不當遠涉不毛；萬里襲人，風波難測。又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欲益更損，欲利反害。且其民猶禽獸，得之不足濟事，無之不足虧眾。」吳主不聽。

〔二〕《后漢書》東夷傳曰：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，傳言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，求蓬萊神仙，不得。福懼誅，不敢還，遂止此洲，世世相承，有數萬家，人民時至會稽市。會稽東冶縣人，有入海行遭

風流移至亶洲者；所在絕遠，不可往來。沈瑩《臨海水土志》曰：夷洲在臨海東，去郡二千里。土地無霜雪，草木不死。四面是山溪，地有銅鐵。唯用鹿骼為矛以戰斗，摩厲青石以作弓矢。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，以鹽鹵之，曆月余日，仍啖食之，以為上肴也。今人相傳，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，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。

尚書琅邪諸葛誕、中書郎南陽鄧颺等^①相與結為黨友，更相題表，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，誕輩八人為八達。玄，尚之子也。中書監劉放子熙，中書令孫資子密，吏部尚書衛臻子

烈，三人咸不及比，以其父居勢位，容之為三豫。

②

〔一〕中書郎，即通事郎。晉志曰：魏黃初初，中書既置監、令，又置通事郎，次黃門郎。黃門郎已署事過，通事乃署名，已署，奏以入，為帝省讀，書可。及晉，改曰中書侍郎。颺，余章翻，又余亮翻。

〔二〕晉職官志曰：漢武帝游宴后庭，始使宦者典事尚書，謂之中書謁者，置令、仆射。成帝改中書謁者令，罷仆射。漢東京省中謁者令，而有中官謁者今，非其職也。魏武帝為魏王，置秘書令，典尚書奏事；六帝黃初初，改為中書，置監、令，以祕書於丞制放為中書監，右丞孫資為中書令，監、令自此始。魏又改漢選部

尚書曰吏部尚書。比，等比也，音毗寐翻。三豫者，容三人得豫於題品之中也。

行司徒事董昭①上疏曰：「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貴尚惇朴忠信之士，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毀教亂治，敗俗傷化也。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，曹偉斬戮黃初之始。②伏惟前后聖詔，深疾浮偽，欲以破散邪黨，常用切齒；而執法之吏，皆畏其權勢，莫能糾擿，毀壞風俗，侵欲滋甚。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，專更以交游為業；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，乃以趨勢游利為先。合黨連群，互相褒嘆，以毀訾為罰戮，用黨譽為爵賞，

附己者則嘆之盈言，不附者則為作瑕釁。^③至乃相謂：『今世何憂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，羅之不博耳。』^④人何患其不知己，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。』^⑤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來禁奧，交通書疏，有所探問。^⑥凡此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雖諷、偉之罪，無以加也！」帝善其言。二月，壬午，詔曰：『世之質文，隨教而變。^⑦兵亂以來，經學廢絕，后生講趣，不由典謨。^⑧豈訓導未洽，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！其郎吏學通一經，才任牧民，

博士課試，擢其高第者，亟用；其浮華不務道本者，罷退之！」^⑨於是免誕、颺等官。

〔一〕資望輕未可為公者為行事。

〔二〕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。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。

〔三〕玉之病曰瑕，器之隙曰釁。

〔四〕言廣布黨友，則互為羽翼，身未而無患，可以度世也。

〔五〕謂毀譽所加，彼誠好譽而惡毀，則其心柔服調順，於我無忤，如和之以藥也。

〔6〕謂如職在尚書，出入禁省，則有令，史，有主書，有蒼頭、廬兒為之給使。今使奴客冒其名，以出入往來為奸。

〔7〕謂殷尚質，周尚文，名隨教而變也。

〔8〕二典、三謨也。

〔9〕郎吏，謂尚書郎也。

夏，四月，定陵成侯鐘繇卒。

六月，戊子，太皇太后卞氏殂。秋，七月，葬武宣皇后。

大司馬曹真以「漢人數入寇，請由斜谷伐之。諸將數道并進，可以大克。」帝從之，詔大將軍司馬懿溯漢水由西城入，與真會漢中，諸將或由子午谷、或由武威入。^①司空陳群諫曰：「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，^②多收豆麥以益軍糧，魯未下而食猶乏。今既無所因，且斜谷阻險，難以進退，轉運必見鈔截，多留兵守要，則損戰士，不可不熟慮也。」帝從群議。真復表從子午道；群又陳其不便，并言軍事用度之計。詔以群議下真，真據之遂行。^③

〔一〕「武威」恐當作「武都」，否則「建威」也。
〔二〕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。

〔三〕詔以議下真，將與之商度可否也。真銳於出師，遂以詔為據而行。下，遐稼翻。

八月，辛巳，帝行東巡；乙未，如許昌。

漢丞相亮聞魏兵至，次於成固赤阪以待之。

①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，表嚴子丰為江州都督，督軍典嚴后事。②會天大雨三十余日，棧道斷絕，太尉華歆上疏曰：「陛下以聖德當成、康之隆，願先留心於治道，以徵伐為后事。為國者以民為基，民以衣食為本。使中國無飢寒之患，

百姓無離上之心，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！」^③

帝報曰：「賊憑恃山川，二祖勞於前世，猶不克平，^④朕豈敢自多，謂必滅之哉？諸將以為不一採取，無由自敝，是以觀兵以窺其釁。若天時未至，周武還師，乃前事之鑒，朕敬不忘所戒。」

少府楊阜上疏曰：「昔武王白魚入舟，君臣變色，^⑤動得吉瑞，猶尚憂懼，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！今吳、蜀未平，而天屢降變，諸軍始進，便有天雨之患，稽閔山險，^⑥已積日矣。轉運之勞，擔負之苦，所費已多，若有不繼，必違本圖。」

《傳》曰：『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^⑦軍之善政』

也。』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，進無所略，退又不得，非王兵之道也。」^⑧

〔一〕赤阪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，阪色正赤。

魏兵泝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，皆會於成固，故於此待之。

〔二〕李嚴本都督江州，今赴漢中，令其子為督軍以典后事。

〔三〕魏以吳、蜀為二賊。

〔四〕二祖謂太祖武皇帝、世祖文皇帝也。

〔五〕《史記》：周文王崩，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於孟津。武王渡河，中流，白魚躍入王舟。是時諸侯

不期而會者八百，皆曰：「紂可伐矣。」武王曰：「汝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」乃還師。

〔6〕閔，與礙同。

〔7〕《左傳》：隨武子之言。

〔8〕王兵，王者之兵也。

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：「前志有之：『千里饋糧，士有飢色；樵蘇后爨，師不宿飽。』」^①此

謂平塗之行軍者也；又況於深入阻險，鑿路而前，則其為勞必相百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阪峻滑，眾迫而不展，糧遠而難繼，實行軍者之大忌也。

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，裁半谷，^②治道功夫，戰士

悉作。是賊偏得以逸待勞，乃兵家之所憚也。言之前代，則武王伐紂，出關而復還；論之近事，則武、文徵權，臨江而不濟。③豈非所謂順天知時，通於權變者哉！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，休而息之，后日有釁，乘而用之，則所謂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者矣。」④肅，朗之子也。⑤

〔一〕前書李左車說陳余之言，蓋前乎左車，已有是言矣。

〔二〕謂子午谷之路，行才及半也。

〔三〕事見漢獻帝紀及魏六帝紀。

〔四〕易兌卦彖辭。難，乃旦翻。

〔5〕王朗為公於黃初之初。

九月，詔曹真等班師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，帝還洛陽。時左仆射徐宣總統留事，①帝還，主者奏呈文書。②帝曰：「吾省與仆射省何異！」竟不視。

〔二〕漢成帝罷中書宦者，置尚書五人，一人為仆射四人分為四曹，一曰：常侍曹，二曰二千石曹，三曰民曹，四曰主各曹；后又置三公曹，是為五曹。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，又置中都官曹，合為六曹，共令仆二人，謂之八坐。后改吏部為選部，魏又改選部為吏部，

又有左民、客曹、五兵、度支，凡五曹尚書、左右二仆射、一令為八坐。

〔2〕尚書諸曹，各有主者。

十二月，辛未，改葬文昭皇后於朝陽陵。①

〔一〕帝以舊陵庫下改葬，朝陽陵亦在鄴。

吳主揚聲欲至合肥，徵東將軍滿寵表召亮、豫諸軍皆集，吳尋退還，詔罷其兵。寵以為：

「今賊大舉而還，非本意也，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，而倒還乘虛，掩不備也。」表不罷兵，①后十余日，吳果更來。到合肥城，不克而還。

〔二〕上表言敵情，請不罷兵也。

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。亮數外出，琬常足食兵，以相供給。亮每言：「公琰托志忠雅，^①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。」

〔二〕蔣琬，字公琰。

青州人隱蕃^①逃奔入吳，上書於吳主曰：

「臣聞紂為無道，微子先出；^②高祖寬明，陳平先入。^③臣年二十二，委棄封域，歸命有道，賴蒙天靈，得自全致。^④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見精別，^⑤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，於

邑三嘆，^⑥曷惟其已？^⑦謹詣闕拜章，乞蒙引

見。」吳主即召入，蕃進謝，答問及陳時務，甚

有辭觀。^⑧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，^⑨吳主問：「何

如？」綜對曰：「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，巧捷

詭辯有似禰衡，^⑩而才皆不及。」吳主又問：

「可堪何官？」綜對曰：「未可以治民，且試都

輦小職。」^⑪吳主以蕃盛語刑獄，用為廷尉監。^⑫

左將軍朱據、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，普尤

與之親善，常怨嘆其屈。於是蕃門車馬云集，賓

客盈堂，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；惟羊銜及

宣詔郎豫章楊迪^⑬拒絕不與通。潘濬子翥，亦與

蕃周旋，^⑭饋餉之。濬聞，大怒，疏責翦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志報以命，^⑮爾輩在都，當念恭順，親賢慕善。何故與降虜交，以糧餉之！在遠聞此，心震面熱，惆悵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杖一百，促責所餉！」^⑯當時人咸怪之。頃之，蕃謀作亂於吳，事覺，亡走，捕得，伏誅。吳主切責郝普，普惶懼，自殺。朱據禁止，^⑰曆時乃解。

〔一〕《姓譜》：隱，以謚為氏。

〔二〕商紂無道，微子抱祭器而奔周。

〔3〕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。

〔4〕言蒙天之靈，得自全而致身於吳也。

〔5〕止主者，謂主客之官。

〔6〕於邑，短氣貌，讀如本字。或曰：於，音烏邑，烏合翻。

〔7〕用詩人語。

〔8〕言其敏於言辭，美於儀觀也。觀，古玩翻。

〔9〕吳置中領軍及左右領軍。坐，徂臥翻。

〔10〕襴，乃禮翻。按 又音彌。

〔11〕國郡在輦轂下，故曰都輦。

〔12〕自漢以來，廷尉有正，有監，有平。

〔13〕吳置宣詔郎，掌宣傳詔命。

〔14〕翥，章庶翻。杜預曰：周旋，相追逐也。

〔15〕言志在致命以報國恩。

〔16〕濬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以絕后禍也。使，疏吏翻。

〔17〕禁止者，雖未下之獄，使人守之，禁其不得出入，止不得與親黨交通也。鄭樵通志曰：禁止謂禁入殿省也。符所屬行之。槃洲洪氏曰：魏、晉以來，三台奏劾，則符光祿勛加禁止；解禁止亦如之。禁止者，身不得入殿省，光祿勛主殿門故也。

武陵五溪蠻夷叛吳，吳主以南土清定，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。^①

〔二〕呂岱討交州，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二·魏紀四】

● 魏紀四 ①

〔一〕起重光大淵獻（辛亥），盡閼逢攝提格（甲寅），凡四年。

◎ 魏烈祖明皇帝·中之上

魏烈祖明皇帝 太和五年（辛亥） 公元231年）

春，二月，吳主假太常潘濬節，使與呂岱督諸軍五萬人討五溪蠻。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，

①武陵太守衛旌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，②欲有自托之計。吳主曰：「承明不為此也。」③即封旌表以示濬，而召旌還，免官。

〔一〕同出為姨，母之姊妹曰姨，妻之姊妹亦曰姨。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，此蓋妻之兄弟也。長，知兩翻。

〔二〕旌，與旌同。使，疏吏翻。

〔三〕潘濬，字承明。

衛溫、諸葛直軍行經歲，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，亶洲絕遠，卒不可得至，得夷洲數千人還。溫、直坐無功，誅。①

〔一〕吳遣溫、直，見上卷上年。

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。^①嚴更名平。亮帥諸軍入寇，圍祁山，以木牛運。^②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，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，督將軍張郃、費曜、戴陵、郭淮等以御之。^③

〔二〕蜀置左、右、中三都護。署府事，署漢中留府事也。

〔三〕亮集曰：木牛者，方腹曲頭，一腳鉗足。頭入領中，舌著於腹，載多而行少，宜可大用，不可少使。特行者數十里，群行者二十里也。曲者為牛頭，雙者為牛腳，橫者為牛領，轉者為牛足，覆者為牛背，方者為

牛腹，垂者為牛舌，曲者為牛肋，刻者為牛齒，立者為牛角，細者為牛鞅，攝者為牛鞵。牛仰雙轅，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，載一歲糧，日行二十里，而人不大勞。帥，讀曰率。

〔3〕郤，古合翻，又曷閣翻。費，父沸翻。

三月，邵陵元侯曹真卒。

自十月不雨，至於是月。

司馬懿使費曜、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，^①

余眾悉出，西救祁山。張郃欲分兵駐雍、郿，^②

懿曰：「料前軍能獨當之者，將軍言是也。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后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鯨布禽

也。」^③遂進。亮分兵留攻祁山，自逆懿於上邽。郭淮、費曜等徼亮，^④亮破之，因大芟刈其麥，與懿遇於上邽之東。懿斂軍依險，兵不得交，亮引還。

〔一〕上邽縣，前漢屬隴西郡，后漢以來屬漢陽郡。
〔二〕雍、郿二縣皆屬扶風郡。雍，於用翻。郿，音媚，又音眉。

〔三〕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。觀懿此言，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。

〔四〕徼，讀曰邀。

懿等尋亮后至於鹵城。張郃曰：「彼遠來逆我，請戰不得，謂我利不在戰，欲以長計制之也。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，人情自固，可止屯於此，分為奇兵，示出其後，不宜進前而不敢逼，坐失民望也。今亮孤軍食少，亦行去矣。」懿不從，故尋亮。①既至，又登山掘營，不肯戰。賈詡、魏平數請戰，因曰：「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！」懿病之。②諸將咸請戰。夏，五月，辛巳，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，③自案中道向亮。④亮使魏延、高翔、吳班逆戰，魏兵大敗，漢人獲甲着三千，懿還保營。

六月，有意為之曰。故尋者，隨而攝其石。司馬懿遣張郃追之。
 郃進至木門，懿實畏亮，又以長郃嘗再拒亮，名著關右，
 不欲從其計，及進而不敢戰，情見勢屈，為諸將所笑。
 羽，沉羽翻。

〔3〕無當蓋蜀軍部之號，言其軍精勇，敵人無能當者；使平監護，故名官曰無當監。南圍，蜀兵圍祁山之南屯。

〔4〕按，據也。懿分道進兵，欲以解祁山之圍，自據中道，與亮旗鼓相向也。

發，飛矢中郤右膝而卒。

〔二〕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。《水經注》：籍水出上邽當亭西山，東曆當亭川，又東入上邽縣，左佩五水，右帶五水；木門谷之水其一也。導源南山，北流入籍水。與

秋，七月，乙酉，皇子殷生，大赦。

黃初以來，諸侯王法禁嚴切。吏察之急，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。東阿王植上疏曰：「堯之為教，先親后疏，自近及遠。①周文王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。②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，體文王翼翼之仁，惠洽椒房，恩昭九族，

群后百寮，番休遞上，^③執政不廢於公朝，下情得展示私室，親理之路通，慶弔之情展，誠可謂恕己治人，推惠施恩者矣。至於臣者，人道絕緒，禁錮明時，臣竊自傷也。不敢乃望交氣類，^④修人事，敘人倫。近且婚媾不通，兄弟乖絕，吉凶之問塞，慶弔之禮廢。恩紀之違，甚於路人；隔閼之異，殊於胡越。^⑤今臣以一切之制，^⑥永無朝覲之望，至於注心皇極，^⑦結情紫闥，神明知之矣。然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^⑧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，^⑨願陛下沛然垂詔，使諸國慶問，四節得展，^⑩以敘骨肉之歡恩，全怡怡之篤義。^⑪

妃妾之家，膏沐之遺，歲得再通，^⑫齊義於貴宗，等惠於百司。^⑬如此，則古人之所嘆，風雅之所詠，復存於聖世矣！臣伏自惟省，無錐刀之用；^⑭及觀陛下之所拔授，若以臣為異姓，竊自料度，不后於朝士矣。若得辭遠游，戴武弁，解朱組，佩青紱，^⑮駙馬、奉車，趣得一號，安宅京室，^⑯執鞭珥筆，出從華蓋，入侍輦轂，承答聖問，拾遺左右，^⑰乃臣丹誠之至願，不離於夢想者也。

遠慕《鹿鳴》君臣之宴，中詠《常棣》匪他之誠，^⑱下思《伐木》友生之義，終懷《蓼莪》罔極之哀。^⑲每四節之會，塊然獨處，左右惟仆隸，所

對惟妻子，高談無所與陳，精義無所與展，未嘗不聞樂而拊心，臨觴而嘆息也。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，譬人之誠不能動天，崩城、隕霜，^{②①}臣初信之，以臣心況，徒虛語耳！^{②②}若葵藿之傾葉太陽，雖不為回光，然向之者誠也。^{②③}竊自比葵藿，若降天地之施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實在陛下。臣聞《文子》曰：『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。』^{②④}今之否隔，友於同憂，^{②⑤}而臣獨倡言者，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施之物，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，宣緝熙章明之德也！」^{②⑥}詔報曰：「蓋教化所由，各有隆敝，非皆善始而惡終也，事使之然。」^{②⑦}今

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，妃妾之家膏沐疏略，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。矯枉過正，下吏懼譴，以至於此耳。已敕有司，如王所訴。」

〔二〕堯親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。

〔三〕《詩·大雅·思齊》之辭。毛氏注曰：刑，法也。寡妻，嫡妻也。御，迎也。鄭氏曰：寡妻，寡有之妻，言賢也。御，治也。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，至於宗族，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。

〔三〕上時掌翻。李周翰曰：遞，迭也。言百寮宿衛以次休息，更遞上直。

〔4〕《易》曰：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此言志同道合者，謂疇昔文會之友也。

〔5〕殊，絕也。

〔6〕一切，謂權宜也。一說：一切，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。按 后說為是。〔 〕

〔7〕皇極，宅中之位，人君居之。

〔8〕《詩·邶風·北門》之詩也。鄭氏曰：詩人事君無二志，故歸之於天。余謂植之意，蓋謂君者天也。天可違乎！

〔9〕詩曰：戚戚兄弟，莫遠具爾。爾，義與邇同。〔10〕四節，謂四時之節。展，舒也。

〔11〕《論語》孔子曰：兄弟怡怡。

〔12〕呂延濟曰：膏，脂也。沐，甘漿之屬也。

遺，於季翻。

〔13〕貴宗，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。百司，謂百

官也。

〔14〕思，惟也。省，悉景翻。

〔15〕諸王冠遠游冠，佩朱紱。二都尉、諸侍中、常侍皆戴武弁，佩青紱。

〔16〕駙馬、奉車都尉及騎都尉，皆漢武帝置，魏晉以下多以宗至及外戚為之。

〔17〕珥筆，插筆也。古者侍臣持橐籥筆。華蓋，乘輿車上施之。魏、晉之制，侍中與散騎常侍，或乘輿

御殿及出游幸、祭祀、治兵，侍中居左，常侍居右，備切問近對，拾遺補闕。

〔18〕《詩·鹿鳴》，宴群臣、嘉賓；《常棣》，燕兄弟也。其詩曰：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所謂匪他也。又頌弁詩：豈伊異人，兄弟匪他。

〔19〕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舊，其詩曰：相彼鳥矣，猶求有聲，矧尹人矣，不求友生。《蓼莪》之詩曰：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知念其父母，必念其同氣矣。蓼，音六。

〔20〕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城，其妻向城而哭，城為之崩。鄒衍盡忠於君，燕惠王信讒而系之，鄒子仰天而哭，正夏而天降霜。

〔21〕況，譬也。

〔22〕言葵藿也，傾葉於日，日雖不為回光，終是誠心向日也。

〔23〕《文子》九篇。班固曰：文子，老子弟子。李周翰曰：福始禍先，謂諸王皆不表，植獨先表也。〔按〕「不為福始，不為禍先」，此二句為并列關係，非因果也。意為：不做福利先謀者，不當禍事出頭人。曹植引用此一典句，與后言「而臣獨倡言者」相應，表意於未知禍福。

〔24〕否隔，不通也。友於，兄弟也。否，皮鄙翻。

[25] 光被時雍，言帝堯睦族之效。《詩·周頌》曰：維清緝熙，文王之典。鄭氏箋曰：緝熙，光明也。故植以言文王之治。被，皮義翻。

[26] 隆，崇也，謂立教之始，各有所崇，其流之敝，則事勢使之然也。惡，如字。

植復上疏曰：「昔漢文發代，疑朝有變，宋昌曰：『內有朱虛、東牟之親，外有齊、楚、淮南、琅邪，此則磐石之宗，願王勿疑。』」^①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，中慮周成召、畢之輔，^②下存宋昌磐石之固。臣聞羊質虎皮，見草則悅，見豺則戰，忘其皮之虎也。^③今置將不良，有似

於此。故語曰：『患為之者不知，知之者不得為也。』昔管、蔡放誅，周、召作弼；^④叔魚陷刑，叔向贊國。^⑤三監之釁，臣自當之；二南之輔，求必不遠。華宗貴族藩王之中，必有應斯舉者。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，當權者是也，故謀能移主，威能懾下。豪右執政，不在親戚，權之所在，雖疏必重，勢之所去，雖親必輕。蓋取齊者田族，非呂宗也；分晉者趙、魏，非姬姓也。^⑥惟陛下察之。苟吉專其位，凶離其患者，異姓之臣也。欲國之安，祈家之貴，存共其榮，歿同其禍者，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，臣竊惑焉。

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，登山浮澗，寒溫燥溼，高下共之，豈得離陛下哉！不勝憤懣，拜表陳情。若有不合，乞且藏之書府，不便滅棄，臣死之后，事或可思。若有毫釐少掛聖意者，乞出之朝堂，使夫博古之士，糾臣表之不合義者，如是則臣願足矣。」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。^⑦

〔一〕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。

〔二〕召公、畢公，周同姓也。二伯分治，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。召，讀曰邵；下同。

〔三〕揚子之言。

〔4〕成王幼，管叔、蔡叔以武庚畔。成王誅管叔，放蔡叔，以周公為師，召公為保，而相左右。

〔5〕《左傳》：晉邢侯與雍子爭田，久而無成。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，罪在雍子。雍子納甚女於叔魚，叔魚蔽罪於邢侯。邢侯怒，殺叔魚及雍子於朝。宣子問其罪於叔向，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之決平也。

〔6〕齊太公姓呂；其后為田成子所取，非呂族也。晉唐叔，姬姓；其后為趙籍、魏斯、韓虔所分，此不言韓，以韓亦姬姓。

〔7〕植求自試，而但以優詔答之，終疑之也。

八月，詔曰：「先帝著令，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，謂幼主在位，母后攝政，防微以漸，關諸

盛衰也。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，^①悠悠之懷，能不興思！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，^②后有少主、母后在宮者，自如先帝令。」

〔一〕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，至是十二年。惟，思也。載，子亥翻。

〔二〕適，讀曰嫡。按適，古通嫡。適子，即嫡子。「適」通「嫡」時不可簡寫作「適」。

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，李平留后，主督運事。^①會天霖雨，平恐運糧不繼，遣參軍孤忠、^②督軍成藩喻指，呼亮來還；^③亮承以退軍。平聞軍退，

乃更陽驚，說「軍糧饒足，何以便歸！」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。又表漢主，說「軍偽退，欲以誘賊與戰。」④亮具出其前后手筆書疏，本末違錯。平辭窮情竭，首謝罪負。於是亮表平前后過惡，免官，削爵土，徙梓潼郡。⑤復以平子丰為中郎將、參軍事，出教敕之曰：⑥「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，表都護典漢中，委君於東關，⑦謂至心感動，終始可保，何圖中乖乎？若都護思負一意，⑧君與公琰推心從事，否可復通，⑨逝可復還也。詳思斯戒，明吾用心！」亮又與蔣琬、董允書曰：「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

甲，^⑩鄉黨以為不可近。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，不圖復有蘇、張之事出於不意，^⑪可使孝起知之。」孝起者，衛尉南陽陳震也。

〔一〕李平即李嚴，改名曰平。

〔二〕狐忠，即馬忠也，少養外家，姓狐，名篤，后復姓馬，改名忠。此姓從先，名從后。《姓譜》：狐周王子狐之后；又晉有狐突。

〔三〕喻以后主指言運糧不繼。

〔四〕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。誘，音酉。

〔五〕平蓋嘗封侯也。

〔六〕敕，戒也。

〔7〕東關謂江州。

〔8〕思負，謂思其罪負也。一意，謂一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。

〔9〕否，皮鄙翻。

〔10〕李嚴，字正方。為，於偽翻；下同。

〔11〕謂蘇奏、張儀捭闔其說，以反覆諸侯之間，今李平復為之。復，扶又翻。

冬，十月，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，以誘揚

州刺史王凌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。①布遣人告凌云：「道遠不能自致，乞兵見迎。」凌騰布書，②請兵馬迎之。徵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，不

與兵，而為凌作報書曰：「知識邪正，欲避禍就順，去暴歸道，甚相嘉尚。今欲遣兵相迎，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，多則事必遠聞。且先密計以成本志，臨時節度其宜。」會寵被書入朝，^③敕留府長史，「若凌欲往迎，勿與兵也。」凌於后索兵不得，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，布夜掩擊，督將迸走，死傷過半。^④凌，允之兄子也。

〔一〕阜陵縣，漢屬九江郡；魏改九江為淮南郡。

晉志曰：阜陵縣，漢明帝時淪為麻湖。在今和州曆陽縣西三十里。杜佑曰：漢阜陵縣在滁州全椒縣南。

〔二〕騰，傳也，上也。

〔3〕被，皮義翻。

〔4〕迸，北孟翻。孫權自量其國之力，不足以斃魏，不過時於疆場之間設詐用奇，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，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。

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，不可居方任。^①帝將召寵，給事中郭謀曰：「寵為汝南太守、豫州刺史^②二十余年，有勛方岳，^③及鎮淮南，吳人憚之，若不如所表，將為所窺，可令還朝，問以東方事以察之。」帝從之。既至，體氣康強，帝慰勞遣還。

〔二〕方任，方面之任也。先，悉荐翻。

〔2〕漢建安中，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，太和三年，刺豫州，是年都督揚州。

〔3〕自魏以下，以督州為方岳之任，謂其職猶古之方伯、岳牧也。

十一月，戊戌晦，日有食之。

十二月，戊午，博平敬侯華歆卒。①

〔二〕謚法：夙夜警戒曰敬；合善典法曰敬。華，戶化翻。

丁卯，吳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嘉禾。①

〔二〕會稽南始平言喜禾生，故以改元。

魏烈祖明皇帝 太和六年（壬子 公元232年）

春，正月，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。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吳主，因自陳久離定省，子道有闕；^①又陳陸遜忠勤，無所顧憂。乃留建業。

〔二〕記曲禮曰：凡為人子之禮，冬溫而夏清，昏定而晨省。省，悉景翻。離；力智翻。

二月，詔改封諸侯王，皆以郡為國。

帝愛女淑卒，帝痛之甚，追謚平原懿公主，立廟洛陽，葬於南陵。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，

追封黃為列侯，為之置后，襲爵。帝欲自臨送葬，又欲幸許。司空陳群諫曰：「八歲下殤，禮所不備，①況末期月，而以成人禮送之，加為制服，舉朝素衣，朝夕哭臨，自古以來，未有此比。而乃復自往視陵，親臨祖載！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，此萬國之至望也。」又聞車駕欲幸許昌，二宮上下，皆悉居東，舉朝大小，莫不驚怪。或言欲以避衰，或言欲以便移殿舍，②或不知何故。臣以為吉凶有命，禍福由人，移走求安，則亦無益。若必當移避，繕治金墉城西宮③及孟津別宮，皆可權時分止，何為舉宮暴露野次！公私煩費，

不可計量。且吉士賢人，猶不妄徙其家，以寧鄉邑，使無恐懼之心，^④況乃帝王萬國之主，行止動靜，豈可輕脫哉！」少府楊阜曰：「文皇帝、武宣皇后崩，陛下皆不送葬，所以重社稷，備不虞也；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！」帝皆不聽。三月，癸酉，行東巡。

〔二〕記檀弓曰：周人似殷人之棺葬長殤，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、下殤，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。鄭玄注云：略未成人。陸德明曰：十六至十九為長殤，十二至十五為中殤，八歲至十一為下殤，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，生未三月不為殤。

〔2〕避衰，謂五行之氣，有王有衰，徙舍以避之也。今人謂之避災。便移殿舍，謂欲營繕宮室，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。

〔3〕《水經注》：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。治，直之翻。

〔4〕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。或曰：「寇至，盍去諸？」子思曰：「如伋去，君誰與守！」

吳主遣將軍周賀、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，從公孫淵求馬。初，虞翻性疏直，數有酒失，又好抵忤人，多見謗毀。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「彼皆死人而語神仙，世豈有仙人

也！」吳主積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及周賀等之遼東，翻聞之，以為五溪宜討，遼東絕遠，聽使來屬，尚不足取，今去人財以求馬，^①既非國利，又恐無獲。欲諫不敢，作表以示呂岱，岱不報。為愛憎所白，^②復徙蒼梧猛陵。^③

〔一〕去，猶棄也。去，羌呂翻。

〔二〕讒佞之人，有愛有憎，而無公是非，故謂之愛憎。白，陳奏也。

〔三〕猛陵縣屬蒼梧郡。劉昫曰：唐梧州孟陵縣。

藤州鐔津縣、龔州南平、武林，隋建三縣，皆漢猛陵縣地。復扶又翻。

夏，四月，壬寅，帝如許昌。

五月，皇子殷卒。

秋，七月，以衛尉董昭為司徒。

九月，帝行如摩陂，治許昌宮，起景福、承光殿。

公孫淵陰懷貳心，數與吳通。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，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。①散騎常侍蔣濟諫曰：「凡非相吞之國，不侵叛之臣，②不宜輕伐。伐之而不能制，是驅使

為賊也。故曰：『虎狼當路，不治狐狸。』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己。今海表之地，累世委質，歲選計、孝，^③不乏職貢，議者先之。正使一舉便克，得其民不足益國，得其財不足為富；倘不如意，是為結怨失信也。」帝不聽。豫等往，皆無功，詔令罷軍。

〔一〕海道自東萊浮海，陸道自遼，鈿渡遼水。

〔二〕光武報竇融書曰：吾與爾，非相吞之國。

《左傳》：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：為不侵不叛之臣。

〔三〕計、孝，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。

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，歲晚風急，必畏漂浪，東道無岸，當赴成山，成山無藏船之處，遂輒以兵屯據成山。賀等還至成山，^①遇風，豫勒兵擊賀等，斬之。吳主聞之，始思虞翻之言，乃召翻於交州。會翻已卒，以其喪還。

〔二〕班志：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；后漢省不夜縣《括地志》：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。

十一月，庚寅，陳思王植卒。

十二月，帝還許昌宮。

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。帝將伐蜀，朝臣內外皆曰不可。曄入與帝議，則曰「可伐」；出與朝臣言，則曰「不可」。曄有膽智，言之皆有形。

①中領軍楊暨，②帝之親臣，又重曄，執不可伐之議最堅，每從內出，輒過曄，曄講不可之意。后暨與帝論伐蜀事，暨切諫，帝曰：「卿書生，焉知兵事！」暨謝曰：「臣言誠不足采，侍中劉曄，先帝謀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」帝曰：「曄與吾言蜀可伐。」暨曰：「曄可召質也。」③詔召曄至，帝問曄，終不言。后獨見，曄責帝曰：「伐國，大謀也，臣得與聞大謀，④常恐迷夢漏泄以益臣

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！夫兵詭道也，軍事未發，不厭其密。陛下顯然露之，臣恐敵國已聞之矣。」

於是帝謝之。曄見出，責暨曰：「夫釣者中大魚，則縱而隨之，須可制而后牽，則無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豈徒大魚而已！子誠直臣，然計不足采，不可不精思也。」暨亦謝之。或謂帝曰：「曄不盡忠，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。陛下試與曄言，皆反意而問之，若皆與所問反者，是曄常與聖意合也。每問皆同者，曄之情必無所逃矣。」^⑤帝如言以驗之，果得其情，從此疏焉。^⑥曄遂發狂，出為大鴻臚，以憂死。^⑦

〔一〕謂言蜀之可伐與不可伐，皆有勝負之形，可以動人之聽。

〔二〕中領軍，主中壘、五校、武衛等三營。漢建安四年，魏武丞相府，自置中領軍；文帝踐阼，始置領軍將軍。其后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，資輕者則為中領軍。

〔三〕質，證也，驗也，對問也。

〔四〕與，讀曰預。

〔五〕言者謂曄善迎合上意，上若有所問，試反上意而問之，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，而與上意所向者合。每問皆然，則可以見曄迎合之情矣。

〔六〕疏，與疎同。

〔一〕侍中，在天子左右。大鴻臚，外朝官也。臚陵如翻。

《傅子》曰：巧詐不如拙誠，信矣！^①以曄之明智權計，若居之以德義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上賢，何以加諸！獨任才智，不惇誠慤，^②內失君心，外困於俗，卒以自危，豈不惜哉！

〔二〕晉傅玄著書，號傅子。

〔三〕惇，厚也，崇尚也。

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，矯懼，以告其子騫。騫曰：「主上明聖，大人大臣，今若不合，不過不作公耳。」后數日，帝意果解。

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，好挾撻群臣細

過以求媚於上。①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：「伏見

廉昭奏，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，坐判問。②

又云：『諸當坐者別奏。』③尚書令陳矯白奏不

敢辭罰，亦不敢陳理，志意懇惻。臣竊愍然為朝

廷惜之！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，莫不遠得

百姓之歡心，近盡群臣之智力。今陛下憂勞萬機，

或親燈火，而庶事不康，刑禁日弛。原其所由，

非獨臣不盡忠，亦其主不能使也。百里奚愚於虞

而智於秦，④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，⑤斯則古

人之明驗矣。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，朝廷乏賢

佐，豈可追望稷、契之遐蹤，坐待來世之俊乂乎！今之所謂賢者，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，然而奉上之節未立，向公之心不一者，委任之責不專，而俗多忌諱故也。臣以為忠臣不必親，親臣不必忠。今有疏者毀人，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；譽人，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。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，遂使疏者不敢毀譽，^⑥以至政事損益，亦皆有嫌。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，篤厲有道之節，^⑦使之自同古人，垂名竹帛，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，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，坐觀得失，為來世戒也。昔周公戒魯侯曰：『無使大臣怨乎不

以。』^⑧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，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。《書》數舜之功，稱去四凶，^⑨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。^⑩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，以陛下為不任也；不自以為不知，以陛下為不問也。^⑪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，大舜之所以去，使侍中、尚書坐則侍帷幄，行則從華輦，親對詔問，各陳所有，則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，忠能者進，闇劣者退，誰敢依違而不自盡。以陛下之聖明，親與群臣論議政事，使群臣人得自盡，賢愚能否，在陛下之所用。以此治事，何事不辦；以此建功，何功不成！每有軍事，^⑫詔書常曰：『誰當憂此

者邪？吾當自憂耳。』近詔又曰：『憂公忘私者必不然，但先公后私即自辦也。』^⑬伏讀明詔，

乃知聖思究盡下情，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。^⑭人之能否，實有本性，雖臣亦以為朝臣

不盡稱職也。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遺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。選舉非其人，未必為有罪也；舉朝共容非其人，乃為怪耳。陛下知其不

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，豈徒主勞而臣逸哉？雖聖賢并世，終不能以此為治也。陛下又患台閣禁令之不密，人事請屬之不

絕，作迎客出入之制，以惡吏守寺門，^⑮斯實未

得為禁之本也。昔漢安帝時，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，猶見舉奏，章劾紛紛。^⑮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，^⑯而有司嘿爾，望風希指，甚於受屬，^⑰選舉不以實者也。嘉有親戚之寵，躬非社稷重臣，猶尚如此；以今況古，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。出入之制，與惡吏守門，非治世之具也。使臣之言少蒙察納，何患於奸不削滅，而養若廉昭等乎！夫糾擿奸宄，忠事也；然而世憎小人之者，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。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，必以違眾违世為奉公，密行白人為盡節，^⑱焉有通人大才而

更不能為此邪？誠顧道理而弗為耳。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，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，陛下將何樂焉！」恕，畿之子也。^{②〇}

〔二〕好，呼到翻。抉，一決翻，挑也。擿，他曆翻，發動也。按，抉擿，擇取也。

〔二〕《續漢志》：尚書左右丞各一人，掌錄文書期會；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，右丞主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。蔡質《漢儀》曰：左丞總典台中綱紀無所不統。魏晉之制，左丞主台內禁令，宗廟祠祀，朝儀禮制，選用署吏急假；右丞掌台內庫藏、廬舍，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、刑獄、兵器，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。罰，罪罰也。關，白也。言有罪罰當關白，而

不依詔書，故坐以判問。判，剖也，析也。問，責問也。剖析其事而責問之也。璠，孚袁翻。按坐判問，即獲刑究罪。

〔3〕廉昭又云諸當坐者，別奏，意欲并奏令仆坐之。

〔4〕韓信之言，見十卷漢高帝三年。

〔5〕豫讓事范、中行氏，智伯伐而滅之，移事智伯。后趙襄子滅智伯，豫讓漆身吞炭，必報襄子，五起而不中。人問豫讓，豫讓曰：「范、中行眾人還我，我故眾人報之；智伯國士遇我，我故國士報之。」行，戶剛翻。

〔6〕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疑其所疏，遂使在遠之臣不敢言，以至是非失其真也。疏，與捥同。譽，音余。

〔7〕有道，謂有道之士也。

〔8〕以，用也；見《論語》。

〔9〕共工、驩兜、鯀、三苗，世濟其惡，然后去之。數，所具翻。去，羌呂翻。

〔10〕言小過當略而不問。

〔11〕知，讀曰智。

〔12〕謂二邊有警急之時也。

〔13〕近詔，謂近日所下詔也。

〔14〕為治之本在於任賢，事之治不治，乃其末也。

〔15〕寺門，官寺之門也。

〔16〕按范書：郭躬，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，和帝永元六年卒，不及安帝時。蓋躬死后，竇嘉方辟其兄子也。

〔17〕裴松之曰：按大將軍，司馬宣王也；《晉書》云：書云：宣帝第五弟名通，為司隸從事，疑恕所云狂悖者。

〔18〕屬，之欲翻。

〔19〕謂潛伺人之過失以白上，及以為盡節也。

〔20〕建安中，畿守河東，有能名。

帝嘗卒至尚書門，陳矯跪問帝曰：「陛下欲何之？」帝曰：「欲案行文書耳。」矯曰：「此自臣職分，非陛下所宜臨也。若臣不稱其職，則請就黜退，陛下宜還。」帝慚，回車而反。帝嘗問矯：「司馬公忠貞，可謂社稷之臣乎？」矯曰：「朝廷之望也，社稷則未知也。」^①

〔二〕陳矯、賈逵皆忠於魏，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；豈但利祿之移人哉？非故家喬木而教忠不先也。

吳陸遜引兵向廬江，論者以為宜速救之。滿寵曰：「廬江雖小，將勁兵精，守則經時。」^①又，賊舍船二百里來，^②后尾空絕，不來尚欲誘致，

今宜聽其遂進。但恐走不可及耳。」乃整軍趨楊宜口，^③吳人聞之，夜遁。

〔一〕謂陸遜若以兵圍守，必經時而不能拔。

〔二〕句絕。舍，讀曰拾。

〔三〕魏廬江郡治陽泉縣。《續漢志》：陽泉縣有陽泉湖，故陽泉鄉也，靈帝封黃琬為侯國。《水經注》陽泉水受決水，東北流，逕陽泉縣故城東，又西北入決水，謂之陽泉口。趨，七喻翻。

是時，吳人歲有來計。滿寵上疏曰：「合肥城南臨江湖，北遠壽春，^①賊攻圍之，得據水為勢；官兵救之，當先破賊大輩，然後圍乃得解。」

賊往甚易，而兵往救之甚難，宜移城內之兵，其西三十里，有奇險可依，更立城以固守，此為引賊平地而捨其歸路，於計為便。」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：「既示天下以弱，且望賊煙火而壞城，此為未攻而自拔；一至於此，劫略無限，必淮北為守。」^②帝未許。寵重表曰：「孫子言：『兵者，詭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驕之以利，示之以懾，』^③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。又曰：『善動敵者形之。』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，所謂形而誘之也。引賊遠水，擇利而動，舉得於外，而福生於內矣！」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，^④詔遂報聽。

〔一〕魏揚州治壽春，距合肥二百余里。遠，於願翻；下同。

〔二〕濟言望風移戍，吳必劫掠無限，淮以自守也。

〔三〕懾，懼也。懾，之涉翻。

〔四〕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於魏者也。文帝重其辯給，遂臣於魏。

魏烈祖明皇帝 青龍元年（癸丑 公元233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申，青龍見摩陂井中，二月，帝如摩陂觀龍，改元。^①

〔二〕自是改摩陂曰龍陂。

公孫淵遣校尉宿舒、^①郎中令孫綜^②奉表稱臣於吳；吳主大悅，為之大赦。三月，吳主遣太常張彌、執金吾許晏、將軍賀達將兵萬人，金寶珍貨，九錫備物，乘海授淵，封淵為燕王。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，以為「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，但可遣吏兵護送舒、綜而已。」吳主不聽。張昭曰：「淵背魏懼討，遠來求援，非本志也。若淵改圖，欲自明於魏，兩使不反，不亦取笑於天下乎！」吳主反覆難昭，昭意彌切。吳主不能堪，案刀而怒曰：「吳國士人人宮則拜孤，出宮則拜

君，孤之敬君亦為至矣，而數於眾中折孤，孤常恐失計！」^③昭孰視吳主曰：^④「臣雖知言不用，每竭愚忠者，誠以太后臨崩，呼老臣於床下，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。」^⑤因涕泣橫流。吳主擲刀於地，與之對泣。然卒遣彌、晏往。昭忿言之不用，稱疾不朝。吳主恨之，土塞其門，昭又於內以土封之。^⑥

〔一〕《姓譜》：宿本風姓，伏羲之后封於宿。

《風俗通》：漢有雁門太守宿詳。

〔二〕晉志：王國置郎中令，淵未封王，僭置之也。

〔三〕失計，謂不能容昭而殺之也。

〔4〕古孰、熟字通。

〔5〕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。

〔6〕張昭事吳，有古大臣之節。

夏，五月，戊寅，北海王蕤卒。

閏月，庚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六月，洛陽宮鞠室災。^①

〔一〕鞠室者，畫地為域以蹴鞠，因以名室。

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，

①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北。②并州刺史畢軌表輒

出軍，以外威比能，內鎮步度根。帝省表曰：

「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，有自疑心。今軌出軍，慎勿越塞過句注也。」^③比詔書到，軌已進軍屯陰館，^④遣將軍蘇尚、董弼追鮮卑。軻比能遣子將千余騎迎步度根部落，與尚、弼相遇，戰於樓煩，^⑤二將沒，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，^⑥與軻比能合寇邊。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，^⑦軻比能乃走幕北，泄歸泥將其部眾來降。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。

〔二〕步度根保塞，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年。誘，音西。

〔2〕累，力瑞翻。重，直用翻。涇，音刑。涇北涇嶺之北也，唐代州雁門縣有東涇關、西涇州。

〔3〕漢靈帝末，羌胡大擾定襄、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，并流徙分散。建安二十年，集塞下荒地，置新興郡，自涇嶺以北并棄之，故以句注為塞。

〔4〕應劭曰：句注，山名，在雁門陰館縣。杜佑曰：句注山，即雁門縣西涇嶺。句，伏儼音俱，包愷音鈎。

〔5〕陰館、樓煩二縣，漢皆屬雁門郡，而晉志無之，蓋棄之荒外矣。

〔6〕泄歸泥，扶羅韓之子。

〔一〕晉職官志：驍騎將軍、游擊將軍，并漢雜號將軍也，魏置為中軍。

公孫淵知吳遠難恃，乃斬張彌、許晏等首，傳送京師，悉沒其兵資珍寶。^①冬，十二月，詔拜淵大司馬，封樂浪公。吳主聞之，大怒曰：「朕年六十，世事難易，靡所不嘗。^②近為鼠子所前卻，^③令人氣踴如山。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，無顏復臨萬國。就令顛沛，不以為恨！」^④

〔一〕卒如張昭之言。傳，直戀翻。

〔二〕嘗，試也。易，以豉翻。

也。

〔3〕謂稱臣以誘吳使同前，又既又斬其使以卻之。

〔4〕知其不可，而欲興忿兵也。

陸遜」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誕二年運
烏敗備荊虜當鋒聖綏萬蕩華總發違輕萬聞萬輟圖
懷細強遠徵窺憂無時則淵討遠遼東眾與馬獨東萬
業

〔2〕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。敗補邁翻。

〔3〕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4〕言如風行而草偃也。

〔5〕猷，道也，謀也。

〔6〕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以喻權不當自越海而君兵於遼東。

〔7〕桴，芳無翻。編竹木渡水，大者曰，小者曰桴。

〔8〕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絕之者，以其民眾與其地產馬也。

尚書仆射薛綜上疏曰：「昔漢元帝欲御樓船，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。①何則？水火之險至危，非帝王所宜涉也。今遼東戎貊小國，無城隍之固，備御之朮，器械銖鈍，②犬羊無政，往必禽克，誠如明詔。然其方土寒墉，谷稼不殖，民習鞍馬，

轉徙無常，卒聞大軍之至，自度不敵，^③鳥驚獸駭，長驅奔竄，一人匹馬，不可得見，雖獲空地，守之無益，此不可一也。加又洪流滉漾，^④有成山之難，海行無常，風波難免，倏忽之間，人船異勢，雖有堯、舜之德，智無所施，賁、育之勇，力不得設，此不可二也。^⑤加以郁霧冥其上，城水蒸其下，善生流腫，轉相洿染，^⑥凡行海者，稀無此患，此不可三也。天生神聖，當乘時平亂，康此民物。今逆虜將滅，海內垂定，乃違必然之圖，尋至危之阻，忽九州之固，肆一朝之忿，既

非社稷之重計，又開辟以來所未嘗有，斯誠群僚所以傾身側息，^⑦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者也。」

〔一〕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。刎，武粉翻。

〔二〕銖者，十分黍之重，言其輕也。

〔三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四〕滉瀼，水深廣貌。滉，戶廣翻。瀼，以兩翻又余亮翻。

〔五〕賁，音奔。

〔六〕滂，烏故翻。流腫者，謂毒氣下流，足為之腫，古人謂之重腿，今人謂之腳氣。

〔一〕謂傾身而臥，側鼻而息，不得展布四體，安於偃仰也。

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：①「北寇與國，壤地連接，苟有間隙，應機而至。夫所以為越海求馬，曲意於淵者，為赴目前之急，除腹心之疾也。而更棄本追末，捐近治遠，忿以改規，激以動眾，斯乃猾虜所願聞，非大吳之至計也。」②又兵家之術，以功役相疲，勞逸相待，得失之間，所覺輒多。③且沓渚去淵，道里尚遠，④今到其岸，兵勢三分，使強者進取，次當守船，又次運糧，行人雖多，難得悉用。加以單步負糧，經遠深入，賊

地多馬，邀截無常。若淵狙詐，與北未絕，動眾之日，唇齒相濟；^⑤若實了然無所憑賴，^⑥其畏怖遠迸，或難卒滅^⑦使天誅稽於朔野，山虜乘間而起，^⑧恐非萬安之長慮也！」吳主未許。

〔一〕吳選曹尚書，即魏選部尚書。瑁，音冒。

〔二〕北寇、猾虜，皆謂魏也。

〔三〕兵法：以逸待勞，又曰：逸則能勞之。言敵人用智以疲我，苦不自覺，比我覺知，則得失之間相去多矣。

〔4〕遼東郡有沓氏縣，西南臨海渚。應劭曰：沓長答翻。又據陳壽志：景初三年，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，居齊郡界為新沓渚之民也。

〔5〕此慮魏乘吳伐遼門而南侵也。狙，千余翻。
〔6〕了然，猶言曉然也。蜀本作「孑然」，文義尤長。孑，孤子也。謂淵孤立孑然無援也。

〔7〕怖，普布翻。迸，北孟翻。卒，讀曰猝。

〔8〕山虜，謂丹楊、豫章、鄱陽、廬陵、新都寺郡山越也。「乘」蜀本作「承」。

瑁重上疏曰：「夫兵革者，固前代所以誅暴亂、威四夷也。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，天下無事，

從容廟堂之上，以余議議之耳。至於中夏鼎沸，九域槃互之時，^①率須深根固本，愛力惜費，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，以疲軍旅者也。^②昔尉佗叛逆，僭號稱帝，於時天下乂安，百姓康阜，然漢文猶以遠徵不易，告喻而已。^③今凶桀未殄，疆場猶警，^④未宜以淵為先。願陛下抑威任計，暫寧六師，潛神嘿規，以為后圖，天下幸甚！」

〔一〕槃互，謂各槃據而互為敵也。夏，戶雅翻。

〔二〕舍，讀曰捨。治，直之翻。

〔三〕佗，徒河翻。事見十二卷漢文帝元年。易，

以鼓翻。

〔ㄊ〕場，音亦。按與「場」異。

吳主乃止。

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，昭固不起。吳主因出，過其門呼昭，昭辭疾篤。吳主燒其門，欲以恐之，昭亦不出。吳主使人滅火，住門良久。昭諸子共扶昭起，吳主載以還宮，深自克責。昭不得已，然后朝會。

初，張彌、許晏等至襄平，^①公孫淵欲圖之，乃先分散其吏兵，中使秦旦、張群、杜德、黃強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。^②玄菟在遼東北二百里，

③太守王贊，領戶二百，旦等皆舍於民家，仰其飲食，積四十許日。旦與群等議曰：「吾人遠辱國命，自棄於此，與死無異。今觀此郡，形勢甚弱，若一旦同心，焚燒城郭，殺其長吏，為國報恥，然後伏死，足以無恨。孰與偷生苟活，長為囚虜乎？」群等然之。於是陰相結約，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。其日中時，為郡中張松所告，贊便會士眾，閉城門，旦、群、德、強皆逾城得走。時群病疽瘡著，^④不及輩旅，德常扶接與俱，崎嶇山谷，^⑤行六七百里，創益困，不復能前，臥草中，相守悲泣。群曰：「吾不幸創甚，死亡

無日，卿諸人宜速進道，冀有所達，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，何益也？」德曰：「萬里流離，死生共之，不忍相委。」⑥於是推旦、強使前，德獨留守群，采菜果食之。⑦旦、強別數日，得達句麗，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，⑧給言有賜，為遼東所劫奪。位宮等大喜，即受詔，命使人隨旦還迎群、德，遣皂衣二十五人，送旦等還吳，奉表稱臣，貢貂皮千枚，鷄雞皮十具。⑨旦等見吳主，悲喜不能自勝。吳主壯之，皆拜校尉。

〔一〕襄平縣，遼東郡治所，淵所都也。

〔二〕中使，中節人使也。使，疏吏翻。陳壽曰：漢武帝開玄菟郡，鉛沃沮城；后為夷貊所侵，徙郡句驪西北。菟，同都翻。

〔三〕此非玄菟郡舊治也。

〔四〕疽，千余翻。著，直略翻。與膝同。

〔五〕崎丘宜翻。嶇，音區。

〔六〕委，棄也。

〔七〕食，讀曰。飢。

〔八〕高句麗國，在遼東之千里。位宮，漢高句麗王宮之曾孫也。宮生而開目能視，及長，勇壯，數犯漢

邊。位宮生墮地，亦能開目視人。句麗呼相似為「位」以似其祖，故名曰位宮。句麗有相加、對盧、沛者、古鄒大加、主簿、優台、使者、帛衣、先人。「帛衣」，三國志作「皂衣」。句，音如字，又音駒。驪，力知翻有毛，斗敵死乃止。鷁，何葛翻。

〔9〕郭璞注《山海經》曰：鷁雞似雉而大，青色是歲，吳主出兵欲圍新城，^①以其遠水，積二十余日，不敢下船。^②滿寵謂諸將曰：「孫權得吾移城，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。今大舉來，欲要一切之功，^③雖不敢至，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余。」乃潛遣步騎六千，伏肥水隱處以待之。

吳主果上岸耀兵，寵伏軍卒起擊之，④斬首數百，或有赴水死者。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，亦不克。

〔一〕合肥新城也。

〔二〕大船向岸，船高岸卑，故謂舍船就岸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。遠，於願翻。

〔三〕要，一遙翻。

〔四〕卒，讀曰猝。

蜀庾降都督張翼，①用法嚴峻，南夷豪帥劉
胄叛。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，召翼令還。

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。②翼曰：「不然，吾以蠻夷蠢動，不稱職，故還耳。然代人未至，吾方臨

戰場，當運糧積谷，為滅賊之資，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！」於是統攝不懈，代到乃發。馬忠因其成基，破冑，斬之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寧州建寧縣，故庾降都督屯，蜀后主建興三年，分益州郡置之。

〔二〕其人，謂召翼者也。即，就也。

諸葛亮勸農講武，作木牛、流馬，^①運米集斜谷口，治斜谷邸閣；息民休士，三年而后用之。

②

〔二〕亮集曰：流馬尺寸之數，肋長三尺五寸，廣三寸，厚二寸二分。左右同前軸孔分墨，去頭四寸，徑中二寸。前腳孔分墨，去前軸孔四寸五分，廣一寸。前杠孔分墨，去前腳孔分墨三寸七分，孔長二寸，廣一寸。后軸孔去前杠孔分黑一尺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后腳孔分墨，去后軸孔三寸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后杠孔去后腳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后載尅去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杠長一尺八寸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；后杠與等。板方，囊一板厚八分，長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，廣一尺六寸。每枚受米二斛三斗，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，前后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，孔長一寸五分，廣七分，八孔同。前后四腳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形制如象軒，

長四寸，徑面四寸三分，孔徑中二腳杠長二尺一寸，廣二寸五分，厚一寸四分，同杠耳。

〔2〕按明年亮即出料谷，所謂「息民休士，三年而后用之」，通自再攻祁山之后，至是凡三年也。斜，昌遮翻。谷，音浴，又古祿翻。按谷字，古有「骨」「浴」二音，多讀「骨」音。讀音「浴」，多通「峪」。

魏烈祖明皇帝 青龍二年（甲寅 公元234年）

春，二月，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，遣使約吳同時大舉。

三月，庚寅，山陽公卒，^①帝素服發喪。

〔二〕獻帝自禪位至卒，十有四年，年五十四。

己酉，大赦。

夏，四月，大疫。

崇華殿災。^①

〔二〕是歲，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，引穀水過九龍前，為玉井綺欄，蟾蜍含受，神龍吐出。

諸葛亮至郿，^①軍於渭水之南。司馬懿引軍

渡渭，背水為壘拒之，謂諸將曰：「亮若出武功，依山而東，誠為可憂；若西上五丈原，^②諸將無

事矣。」亮果屯五丈原。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：「亮必爭北原，宜先據之。」議者多謂不然，淮曰：「若亮跨渭登原，連兵北山，隔絕隴道，搖蕩民夷，此非國之利也。」懿乃使淮屯北原。塹壘未成，漢兵大至，淮逆擊卻之。亮以前者數出，皆以運糧不繼，使己志不伸，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，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

〔一〕郿，音媚，又音眉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五丈原在郿縣西，渭水逕其北。又亮與步騭書曰：原在武功西十里。

五月，吳主入居巢湖口，^①向合肥新城，^②眾號十萬；又遣陸遜、諸葛瑾將萬余人入江夏、沔口，向襄陽；將軍孫韶、張承入淮，向廣陵、淮陰。六月，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，殄夷將軍田豫曰：^③「賊悉眾大舉，非圖小利，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。宜聽使攻城，挫其銳氣，不當與爭鋒也。城不可拔，眾必罷怠；罷怠然后擊之，可大克也。」^④若賊見計，^⑤必不攻城，勢將自走。若便進兵，適入其計矣。」

〔一〕巢湖口即今柵江口也，在和州曆陽縣西南百五十里，水導源巢湖。裴松之曰：巢，祖了翻。今巢湖與焦湖通，焦、剿音近，故有剿音，今讀如字。

〔二〕即太和六年漢寵所筑新城也。《華夷對境圖》：魏合肥新城，今為廬州謝步鎮。

〔三〕殄夷將軍，蓋魏所置，然不在沈約志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。

〔四〕罷，讀曰：疲。

〔五〕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。

時東方吏士皆分休，寵表請召中軍兵，并召所休將士，^①須集擊之。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

為：「賊眾新至，心專氣銳，寵以少人自戰其地，若便進擊，必不能制。寵請待兵，未有所失也，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，精騎三千，先軍前發，揚聲進道，震曜形勢。騎到合肥，疏其行隊，^②多其旌鼓，曜兵城下，引出賊后，擬其歸路，要其糧道。賊聞大軍來，騎斷其后，必震怖遁走，不戰自破矣。」帝從之。寵欲拔新城守，^③致賊壽春，帝不聽，曰：「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，終以破隗囂，先帝東置合肥，南守襄陽，西固祁山，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，地有所必爭也。」^④縱權攻新城，必不能拔。敕諸將堅守，吾將自往徵之。

比至，恐權走也。」乃使徵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御諸葛亮，敕懿：「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，彼進不得志，退無與戰，久停則糧盡，虜略無所獲，則必走；走而追之，全勝之道也。」

〔一〕分休，猶番休也。

〔二〕疏，讀曰疎。行，戶剛翻。

〔三〕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。

〔四〕合肥、襄陽以備吳，祁山以備蜀也。

秋，七月，壬寅，帝御龍舟東徵。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，射殺吳主之弟子泰；又吳吏士多疾

病。帝未至數百里，疑兵先至。吳主始謂帝不能出，聞大軍至，遂遁，孫韶亦退。

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，邏者得之。諸葛瑾聞之甚懼，書與遜云：「大駕已還，賊得韓扁，具知吾闊狹，且水干，宜當急去。」遜未答，方催人種葑、豆，與諸將奕棋、射戲如常。瑾曰：「伯言多智略，^①其必當有以。」乃自來見遜。

遜曰：「賊知大駕已還，無所復憂，得專力於吾。又已守要害之處，兵將意動，^②且當自定以安之，施設變術，然後出耳。今便示退，賊當謂吾怖，

仍來相蹙，必敗之勢也。」乃密與瑾立計，令瑾督舟船，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。魏人素憚遜名，遽還赴城。瑾便引船出，遜徐整部伍，張拓聲勢，步趣船，③魏人不敢逼。行到白圍，④托言往獵，潛遣將軍周峻、張梁等擊江夏、新市、安陸、石陽，⑤斬獲千余人而還。群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，車駕可西幸長安。帝曰：「權走，亮膽破，大軍足以制之，吾無憂矣。」遂進軍至壽春，錄諸將功，封賞各有差。

〔二〕陸遜，一名議，字伯言。

〔2〕謂敵既知權還，料遜兵當退，已分守要害之處，欲以遮截遜所部兵，既無進取之氣，而有遮截之慮，則其意恐動，將至於或降或潰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〔3〕趣，七喻翻。

〔4〕蓋立圍屯於白河口，因以為名。

〔5〕新市、安陸二縣，皆屬江夏郡。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，屯石陽，舟車湊焉，頗為繁富。沈約曰：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，晉武帝太康元年，改曰曲陵；宋明帝泰始六年，并曲陵入安陸縣。

八月，壬申，葬漢孝獻皇帝於禪陵。①

〔二〕帝王紀曰：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。賢曰：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。劉澄之地記曰：以漢禪魏因以名焉。

辛巳，帝還許昌。

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余日，亮數挑戰，懿不出。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。①懿怒，上表請戰，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。護軍姜維謂亮曰：「辛佐治杖節而到，賊不復出矣。」亮曰：「彼本無戰情，所以固請戰者，以示武於其眾耳。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，②苟能制吾，豈千里而請戰邪？」亮遣使者至懿軍，懿問其寢食

及事之煩簡，不問戎事。③使者對曰：「諸葛公夙興夜寐，罰二十已上，皆親覽焉，所啖食不至數升。」懿告人曰：「諸葛孔明食少事煩，其能久乎！」

〔一〕字書：幘，古獲翻，婦人喪冠也。又古對翻。據劉昭注補《輿服志》，公卿、列侯夫人紺繪幘。蓋婦人首飾之稱，不特喪冠也。遺，於季翻。按 注音「於」，音烏。

〔二〕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。將，即亮翻。

〔三〕懿所憚者亮也，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，以覘壽命之久近耳，戎事何必問邪！

亮病篤，漢主使尚書仆射李福省侍，因咨以國家大計。福至，與亮語已，別去，^①數日還。

亮曰：「孤知君還意，近日言語雖彌日，有所不盡，更來亦決耳。公所問者，公琰其宜也。」福謝：「前實失不咨請，如公百年后誰可任大事者，故輒還耳。乞復請蔣琬之后，誰可任者？」亮曰：「文偉可以繼之。」又問其次，亮不答。^②

〔一〕已，竟也，語竟而別也。

〔二〕費禕，字文偉。亮不答繼禕之人，非高帝

「此后亦非乃所知」之意，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。嗚呼！

是月，亮卒於軍中。長史楊儀整軍而出。百姓奔告司馬懿，懿追之。姜維令儀反旗鳴鼓，若將向懿者，懿斂軍退，不敢逼。^①於是儀結陳而去，^②人谷然後發喪。^③百姓為之諺曰：「死諸葛走生仲達。」^④懿聞之，笑曰：「吾能料生，不能料死故也。」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，嘆曰：「天下奇才也！」^⑤追至赤岸，不及而還。

〔一〕猶恐亮未死也。

〔二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三〕入斜谷也。

〔4〕司馬懿，字仲達。以當時百姓之諺觀之，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！

〔5〕方亮之出也，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，諸將無事矣。及亮既死退軍，懿按行其營壘處所，以為天下奇才。觀此，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，而力不能制，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。

初，漢前軍師魏延，①勇猛過人，善養士卒。每隨亮出，輒欲請兵萬人，與亮異道會於潼關，如韓信故事，②亮制而不許。延常謂亮為怯，嘆恨己才用之不盡。楊儀為人干敏，亮每出軍，儀常規畫分部，籌度糧谷，不稽思慮，斯須便了，

③軍戎節度，取辦於儀。延性矜高，當時皆避下之，唯儀不假借延，延以為至忿，有如水火。④亮深惜二人之才，不忍有所偏廢也。

〔一〕蜀置中軍師、前軍師、后軍師。

〔二〕韓信請兵故事，見九卷漢高帝二年。

〔三〕斯，此也，須待也；言即此待之，便可辦事分，扶問翻。度，徒洛翻。

〔四〕言不可同處也。

費禕使吳，吳主醉，問禕曰：「楊儀、魏延，牧豎小人也，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，然既已任之，勢不得輕。若一朝無諸葛亮，必為禍亂矣。」

諸君憤憤，^①不知防慮於此，豈所謂貽厥孫謀乎！」裨對曰：「儀、延之不協，起於私忿耳，而無鯨、韓難御之心也。」^②今方掃除強賊，混一函夏，功以才成，業由才廣，若舍此不任，防其后患，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，非長計也。」

③

〔一〕憤，古對翻；釋云：心亂也。

〔二〕鯨布、韓信也。

〔三〕楫，與楫同。

亮病困，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后退軍節度，令延斷后，姜維次之；若延或不從命，軍便自發。①亮卒，儀秘不發喪，令禕往揣延意指。延曰：「丞相雖亡，吾自見在。」②府親官屬，便可將喪還葬，③吾當自率諸軍擊賊。云何以一人死，廢天下之事邪？且魏延何人，當為楊儀之所部勒，作斷后將乎！」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，令禕手書與己連名，告下諸將。④禕給延曰：「當為君還解楊長史。」長史文吏，稀更軍事，必不違命也。」禕出門，奔馬而去。延尋悔之，已不及矣。⑤

〔一〕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。

〔二〕此魏延矜高之語也。

〔三〕府親官屬，謂長史以下也。

〔四〕時禕為亮司馬，延知儀必不已從，故因禕來劫與共作行留處分。行，謂當從亮喪還者；留，謂當留拒敵者。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，告其下諸將也。

〔五〕尋，繼也，言繼時而悔也。

延遣人覘儀等，欲案亮成規，諸營相次引軍還，延大怒，攬儀未發，^①率所領徑先南歸，所過燒絕閣道。延、儀各相表叛逆，一日之中，羽檄交至。漢主以問侍中董允、留府長史蔣琬，琬、

允咸保儀而疑延。儀等令槎山通道，^②晝夜兼行，亦繼延后。延先至，據南谷口，^③遣兵逆擊儀等，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御延。^④平叱先登曰：「公亡，身尚未寒，汝輩何敢乃爾！」延士眾知曲在延，莫為用命，皆散。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，奔漢中，儀遣將馬岱追斬之，遂夷延三族。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，行數十里，延死問至，乃還。^⑤始，延欲殺儀等，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，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，實無反意也。^⑥

〔二〕攙，初銜翻。目后爭前曰攙，今人猶言攙先

〔2〕槎，仕下翻，邪斫木也。

〔3〕南谷，即褒谷也。南谷曰褒，北谷曰斜，長四百七十里，同為一谷。

〔4〕何平，即王平也，本養外家何氏，后復姓王此從其初姓。

〔5〕問，音訊也。

〔6〕延雖無反意，使其輔政，是速蜀之亡也。降戶江翻。

諸軍還成都，大赦，謚諸葛亮曰忠武侯。初，亮表於漢主曰：「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自余饒，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。若臣死

之日，不使內有余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。」卒如其所言。

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：「公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，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！」

陳壽評曰：諸葛亮之為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^①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。盡忠益時者，雖讎必賞；犯治怠慢者，雖親必罰。服罪輸情者，雖重必釋；游辭巧飾者，雖輕必戮。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繆而不貶。庶事精練，物理

其本；^②循名責實，虛偽不齒。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，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可謂識治之良才，管、蕭之亞匹矣！

③

〔一〕儀，度也。軌，法也。

〔二〕言事事物物必從其本而治之。

〔三〕治，直吏翻。亞，次也。匹，偶也。

初，長水校尉廖立，^①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，常以職位游散，怏怏怨謗無已，亮廢立為民，徙之汶山。^②及亮卒，立垂泣曰：「吾終為

左衽矣！」李平聞之，亦發病死。③平常冀亮復收己，得自補復，策后人不能故也。

〔一〕廖，力弔翻，姓也。裴松之音理救翻。《姓譜》：廖姓，周文王子伯廖之后，后漢有廖湛。《風俗通》曰：古有廖叔安，《左傳》作颺，蓋其后也。

〔二〕據立傳，廢徙汶山，后主初立之時也。汶山漢武帝開為郡，宣帝地節三年，合於蜀郡，蜀又分置汶山郡；唐為茂州汶山縣。汶，音嶠。

〔三〕平廢徙，見上寸和五年。

習鑿齒論曰：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，沒齒而無怨言，聖人以為難。①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，

李嚴致死，豈徒無怨言而已哉！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，鑒至明而丑者忘怒；水鑒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，以其無私也。水鑒無私，猶以免謗，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，流矜恕之德。法行於不可不用，刑加乎自犯之罪；爵之而非私，誅之而不怒，天下有不服者乎！

〔二〕見《論語》。鄭氏曰：小國之下大夫，采地方一成，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。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，故《論語》云：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。一成所以三百家者，一成九百夫，宮至、塗巷、山澤，三分去

一，余有六百夫，又不易再易，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，是定稅三百家也。

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，漢主不聽。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，步兵校尉習隆等^①上言：「請近其墓，立一廟於沔陽，斷其私祀。」漢主從之。

〔二〕《姓譜》：習，國名，后似為姓。《風俗通》：漢有習響，為陳相。

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，假節，督漢中；^①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，總統國事，尋加琬行都護，假節，領益州刺史。時新喪元帥，

遠近危悚，琬出類拔萃，^②處群僚之右，既無戚容，又無喜色，神守舉止，有如平日，由是眾望漸服。

〔二〕代魏延也。

〔三〕類，倫也。萃，聚也。

吳人聞諸葛亮卒，恐魏承衰取蜀，增巴丘守兵萬人，^①一欲以為救援，二欲以事分割。漢人聞之，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。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，吳主問曰：「東之與西，譬猶一家，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以為

東益巴丘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勢宜然，俱不足以相問也。」吳主大笑，嘉其抗盡，^②禮之亞於鄧芝。^③

〔一〕此巴丘即巴陵也。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，臨大江，一名幕簾，前有培塿，謂之巴蛇冢，相傳以為羿屠巴蛇於洞庭，其骨若陵，因謂之巴陵。

〔二〕謂抗言不為吳屈，又盡情無所隱也。

〔三〕蜀先主殂，諸葛亮當國，始遣鄧芝使吳。

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，民多果勁，雖前發兵，徒得外縣平民而已。^①其余深遠，莫能禽盡，屢

自求為官出之，三年可得甲士四萬。眾議咸以為：

「丹陽地勢險阻，與吳郡、會稽、新都、番陽四郡鄰接，周旋數十里，山谷萬重。其幽邃人民，未嘗入城邑，對長吏，皆仗兵野逸，白首於林莽。」

②逋亡宿惡，咸共逃竄。山出銅鐵，自鑄甲兵。

俗好武習戰，高尚氣力；其升山赴險，抵突叢棘，若魚之走淵，猿狖之騰木也。時觀間隙，出為寇盜，每致兵徵伐，尋其窟藏。其戰則蜂至，敗則鳥竄，自前世以來，不能羈也。」皆以為難。恪父瑾聞之，亦以事終不逮，③嘆曰：「恪不大興吾家，將赤吾族也！」恪盛陳其必捷，吳主乃拜恪為撫越將軍，④領丹陽太守，使行其策。

〔一〕陸遜先嘗部伍山越為兵，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二〕莽，莫補翻，又母黨翻。草深曰莽。

〔三〕逮，及也。謂恪所出山民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。

〔四〕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。

冬，十一月，洛陽地震。

吳潘濬討武陵蠻，數年，斬獲數萬。自是群蠻衰弱，一方寧靜。十一月，濬還武昌。^①

〔一〕太和五年，吳遣潘濬討武陵蠻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三·魏紀五】

● 魏紀五 ①

〔一〕起旃蒙單闕（乙卯），盡強圉大荒落（丁巳），凡三年。

◎ 魏烈祖明皇帝·中之下

魏烈祖明皇帝 青龍三年（乙卯） 公元235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子，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。

丁巳，皇太后郭氏殂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，^①由是太后以憂殂。

〔二〕甄后死見六十九卷文帝之黃初二年。數，所角翻。甄，之人翻。

漢楊儀既殺魏延，^①自以為有大功，宜代諸葛亮秉政；而亮平生密指，以儀狷狹，^②意在蔣琬。儀至成都，拜中軍師，無所統領，從容而已。初，儀事昭烈帝為尚書，琬時為尚書郎。后雖俱為丞相參軍、長史，儀每從行，當其勞劇；自謂年宦先琬，才能逾之，於是怨憤形於聲色，嘆吒之音發於五內，^③時人畏其言語不節，莫敢從也。

惟后軍師費禕往慰省之，儀對禕恨望，前后云云。
④又語禕曰：「往者丞相亡沒之際，吾若舉軍以就魏氏，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？」⑤令人追悔，不可復及！」禕密表其言。漢主廢儀為民，徙漢嘉郡。⑥儀至徙所，復上書誹謗。辭指激切。遂下郡收儀，儀自殺。

〔一〕事見上卷上年。

〔二〕密指，蓋亮密以語諸僚佐，特儀不知耳。狷吉掾翻。

〔三〕吒，叱稼翻，噴也，叱怒也。五內，五藏之內也。

〔4〕云云，師古曰：猶言如此如此也。

〔5〕落度，失意也。

〔6〕漢嘉縣，故青衣也；漢順帝陽嘉二年，改為漢嘉，屬蜀郡屬國都尉。蜀郡屬國，安帝延光元年所置蜀分為漢嘉郡。

三月，庚寅，葬文德皇后。①

〔二〕文德，郭后也。郭后謚曰德，甄后謚曰昭。

夏，四月，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費禕代琬為尚書令。

帝好土功，既作許昌宮，^①又治洛陽宮，^②起昭陽太極殿，^③筑總章觀，高十余丈。^④力役不已，農桑失業。司空陳群上疏曰：「昔禹承唐、虞之盛，猶卑宮室而惡衣服。況今喪亂之后，人民至少，比漢文、景之時，不過一大郡。^⑤加以邊境有事，將士勞苦，若有水旱之患，國家之深憂也。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，多作傳舍，^⑥興費人役，太祖知其疲民也。今中國勞力，亦吳、蜀之所願。此安危之機也，惟陛下慮之！」帝答曰：「王業、宮室，亦宜并立。滅賊之后，但當罷守御耳，豈可復興役邪！是固君之職，蕭何之大略也。」^⑦

群曰：「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，羽已滅，宮室燒焚，是以蕭何建武庫、太倉，皆是要急，然高祖猶非其壯麗。」^⑧今一虜未平，誠不宜與古同也。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辭，況乃天王，莫之敢違。前欲壞武庫，謂不可不壞也；后欲置之，謂不可不置也。^⑨若必作之，固非臣下辭言所屈，若少留神，卓然回意，亦非臣下之所及也。漢明帝欲起德陽殿，鐘離意諫，即用其言；后乃復作之，殿成，謂群臣曰：『鐘離尚書在，不得成此殿也。』夫王者豈憚一人？蓋為百姓也。今臣曾不

能少凝聖德，^⑩不及意遠矣。」帝乃為之少有減省。

〔一〕事見上卷太和六年。

〔二〕諸葛亮死，帝乃大興宮室。晉士燮所謂「釋楚為外懼」者，此也。治，直之翻。

〔三〕《水經注》：明帝上法太極，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，即漢崇德殿之故處。

〔四〕舜有總章之訪，相傳以為總章即明堂也。觀闕也，總章觀蓋在太極殿前。觀，古現翻。高，居傲翻。

〔五〕漢自秦、項之爭，民死於兵者多矣，雖文、景與民休息，戶口蕃息，重以武帝窮奢極欲，又減其半

平帝元始之初，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。以班志考之，汝南一郡，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。光武興於南陽，至永和元年，戶五十餘萬。三國虎爭，人眾之損，萬有一存，景元四年，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二耳。當此之時，謂不過漢文、景時一大郡，非虛語也。

〔6〕《典略》曰：備鎮成都，拔魏延督漢中，於是起館舍，筑亭障，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余區。傳，株戀翻。

〔7〕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為言。

〔8〕群因帝蕭何之言以陳善閉邪。蕭何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。

〔9〕此皆指帝拒諫實事。

〔10〕凝，定也，停也。言帝不為之留聽也。

帝耽於內寵，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，^①自貴

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，凡數千人，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，以為女尚書，使典省外奏事，處當畫可。^②廷尉高柔上疏曰：「昔漢文惜十家之資，

不營小台之娛；去病慮匈奴之害，不遑治第之事。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，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！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，訖罷作者，使得就農；二方平定，復可徐興。《周禮》：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，^③嬪嬙之儀，既已盛矣。

竊聞后庭之數，或復過之，聖嗣不昌，殆能由此。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，^④其余盡遣還家，且以育精養神，專靜為寶。如此，則《螽斯》之徵可庶而致矣。」^⑤帝報曰：「輒克昌言，他復以聞。」^⑥

〔二〕西漢婦官十四等，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。魏武建國，始命王后其下五寺，曰夫人、昭儀、婕妤、容華、美人。文帝增貴嬪、淑媛、修容順成人、良人。明帝增淑妃、昭華、修儀，除順成官。太和中，始復命夫人，登其位於淑妃之上。自夫人以下，爵凡十二等：貴嬪、夫人位次皇后，爵無所視。淑妃位視相國，爵比諸

侯王。淑媛位視御史大夫，爵比縣公。昭儀比縣侯，昭華比鄉侯，修容比亭侯，修儀比關內侯。婕妤視中二千石，容華視真二千石，美人視比二千石，良人視千石。

〔2〕漢東都之末，宮中有女尚書。處當，奏事有不合上意，區處其當而下之也。畫可，畫從其所奏。省悉景翻。處，昌呂翻。

〔3〕王立后，三夫人，九嬪，二十七世婦，八十一御妻，是為百二十人。

〔4〕媛，美女也。淑，善也。媛，於絹翻。

〔5〕詩螽斯，后妃子孫眾多也。

〔6〕輒以昌言自克也，揚子曰：勝己之私之謂克。

是時獵法嚴峻，殺禁地鹿者身死，財產沒官，有能覺告者，厚加賞賜。柔復上疏曰：「中間以來，百姓供給眾役，親田者既減；^①加頃復有獵禁，群鹿犯暴，殘食生苗，處處為害，所傷不訾。^②民雖障防，力不能御。至如滎陽左右，周數百里，歲略不收。方今天下生生者甚少，而麋鹿之損者甚多，卒有兵戎之役，凶年之災，^③將無以待之。惟陛下寬放民間，使得捕鹿，遂除其禁，則眾庶永濟，莫不悅豫矣。」

〔二〕親田，謂躬親田畝者。

〔2〕不訾，言不可計量也。

〔3〕卒讀曰猝。

帝又欲平北芒，令於其上作台觀，望見孟津。
①衛尉辛毗諫曰：「天地之性，高高下下。今而反之，既非其理；加以損費人功，民不堪役。且若九河盈溢，洪水為害，而丘陵皆夷，將何以御之！」帝乃止。

〔一〕黃圖曰：登之可以遠觀，故曰觀。觀，古現翻。

少府楊阜上疏曰：「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，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，①誠宜思齊往古聖賢

之善治，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。曩使桓、靈不廢高祖之法度，文、景之恭儉，太祖雖有神武，於何所施，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！今吳、蜀未定，定旅在外，諸所繕治，惟陛下務從約節。」帝優詔答之。

〔二〕元，始也；緒，絲端也。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，受禪易制，此絲端所從始也。

阜復上疏曰：「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，^①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。及至殷、周，或堂崇三尺，度以九筵耳。^②桀作璇室象廊，^③紂為傾宮鹿台，^④以喪其社稷；楚靈以筑章華，而身受禍；^⑤

秦始皇作阿房，二世而滅。⑥夫不度萬民之力，以從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當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為法則，夏桀、殷紂、楚靈、秦皇為深誡，而乃自暇自逸，惟宮台是飾，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。君作元首，臣為股肱，存亡一體，得失同之。臣雖驚怯，敢忘爭臣之義？⑦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悟陛下。陛下不察臣言，恐皇祖、烈考之祚墜於地。使臣身死有補萬一，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。謹叩棺沐浴，伏俟重誅！」奏御，

⑧帝感其忠言，手筆詔答。

〔一〕堯土階三尺，茅茨不翦。

〔二〕周官考工記曰：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尋，堂崇三尺。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東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

〔三〕《史記》龜策傳曰：桀為瓦室，紂為象廊，與此稍異。

〔四〕新序曰：鹿台其大三里，高千仞。臣瓚曰：今在朝歌城中。

〔五〕楚靈王為章華之台，民不堪命，從亂如歸，不走而死於芊尹氏。

〔六〕事見七卷三十五年。

〔七〕駑，音奴。爭，讀曰諍。

〔8〕叩，近也。御，進也。

帝嘗著帽，被縹綾半袖。^①阜問帝曰：「此於禮何法服也？」帝默然不答。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。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，乃召御府吏問后宮人數。^②吏守舊令，對曰：「禁密，不得宣露！」阜怒，杖吏一百，數之曰：「國家不與九卿為密，反與小吏為密乎！」帝愈嚴憚之。

〔一〕著，陟略翻。《說文》曰：帽，小兒蠻夷頭衣。縹，普沼翻。青白色。綾，紋帛，或謂之綺，或謂之紋繒。半袖，半臂也。晉志曰：帽名猶冠也，義取於蒙覆其首，其本纚也。古者冠無幘，冠下有纚，以繒為

之。后世施幘於冠，因或裁纚為帽，自乘輿宴居，下至庶人無爵者，皆服之。被，皮義翻。

〔2〕少府屬官有御府令，典官婢，員吏七十人，吏從官二十人。

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：「昔句踐養胎以待用，^①昭王卹病以雪仇，^②故能以弱燕服強齊，羸越滅勁吳。今二敵強盛，當身不除，百世之責也。^③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，舍其緩者，^④專心討賊，臣以為無難矣。」

〔二〕《國語》：越王句踐困於會稽，既反國，命壯者無取老婦，老者無取壯妻。女子十七不嫁，丈夫二

十不娶，其父母有罪。將免乳者以告公，令醫守之；生丈夫，二壺酒、一犬；生女子，二壺酒、一豚；生三人，公與之母；生二人，公與之餼。散，悉亶翻。按，謂女子若十七歲不嫁，男子若二十歲不娶，則定其父母有罪。快分娩時要稟告官家，官家派醫生守護。生男孩，獎兩壺酒，一條狗；生女孩，獎兩壺酒，一頭豬；生三胞胎，官家配給乳母；生雙胞胎，官家發給食物。

〔2〕燕昭王於破燕之后，弔死問疾，欲以報齊，雪先王之恥。

〔3〕謂當帝之身，不能滅吳、蜀，后世之責，必歸於帝。

〔4〕舍，讀曰捨。

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：①「臣聞古人以

水喻民曰：『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。』②顏

淵曰『東野子之御，馬力盡矣，而求進不已，殆

將敗矣。』③今事役勞苦，男女離曠，願陛下深

察東野之敝，留意舟水之喻，息奔駟於未盡，節

力役於未困。昔漢有天下，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

侯，而賈誼憂之曰：『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

因謂之安。』④今寇賊未殄，猛將擁兵，檢之則

無以應敵，久之則難以遺后，⑤當盛明之世，不

務以除患，若子孫不競，⑥社稷之憂也。使賈誼

復起，必深切於曩時矣。」⑦帝皆不聽。

〔一〕按此則魏已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矣

〔二〕家語載孔子之言。

〔三〕《荀子》：魯定公問於顏淵曰：「東野子善御乎？」顏淵曰：「善則善矣，雖然，其馬將失。」定公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顏淵曰：「臣以政知之。昔舜巧於使民，造父巧於使馬。舜不窮其民力，造父不窮其馬力，是舜無失民，造父無失馬也。今東野畢之御，上車執轡，御體正矣；步驟馳騁，朝禮畢矣；曆險致遠，馬力盡矣，然猶求進不已，是以知之也。」

〔四〕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。

〔五〕謂五大在邊，尾大不掉，非善計以詒后人也遺，於季翻。

〔6〕競，強也。靡稷之憂也。

〔7〕言不特痛哭流涕、長太息而已。復，扶又翻下同。

殿中監督役，擅收蘭台令史，^①右仆射衛臻奏案之。詔曰：「殿舍不成，吾所留心，卿推之，何也？」臻曰：「古制侵官之法，^②非惡其勤事也，誠以所益者小，所墮者大也。^③臣每察校事，類皆如此，^④若又縱之，懼群司將遂越職，以至陵夷矣。」

〔二〕此殿中監，以其時營造宮室，使監作殿中耳，非唐殿中監之官也。觀后所謂校事可知矣。又據《晉

書《輿服志》，大駕鹵簿，左殿中御史，右殿中監，則魏時殿中監已有定官。蘭台令史，屬御史台。《會要》曰：漢謂御史台。

〔2〕古者，百官不相踰越。《左傳》：欒針曰：侵官，冒也。

〔3〕墮，讀曰隳。

〔4〕魏武建國，置校，事，使察群下。

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，帝詔曰：「欽納讜言。」^①促遣民作，監作者復奏留一月，有所成。^②禮徑至作所，不復重奏，稱詔罷民，帝奇

其意而不責。帝雖不能盡用群臣直諫之言，然皆優容之。

〔二〕讜，音黨。

〔三〕成訖，言欲成殿舍以訖事也。

秋，七月，洛陽崇華殿災。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^①曰：「此何咎也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？」對曰：「《易·傳》曰：『上不儉，下不節，孽火燒其室。』」又曰：「君高其台，天火為災。」^②此人君務飾宮室，不知百姓空竭，故天應之以旱，火從高殿起也。」詔問隆：「吾

聞漢武之時柏梁災，而大起宮殿以厭之，^③其義云何？」對曰：「夷越之巫所為，非聖賢之明訓也。《五行志》曰：『柏梁災，其后有江充巫蠱事。』如《志》之言，越巫建章無所厭也。令宜罷散民役。宮室之制，務從約節，清掃所災之處，不敢於此有所立作，則藁莆、嘉禾必生此地。^④若乃疲民之力，竭民之財，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。」

〔二〕太史令，屬太常，隆以侍中領之。漢儒有高堂生，魯人；隆其后也。《姓譜》：齊公族有高堂氏。《風俗通》：齊卿高恭仲食采於高堂。

〔2〕《京房易傳》之辭。傳，直戀翻。孽，魚列翻。

〔3〕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。厭，益涉翻。下同。

〔4〕萑，山輒翻，又色洽翻。蒲，音蒲。《說文》：萑，蒲，瑞草也。堯時生於庖廚，扇暑而涼。

八月，庚午，立皇子芳為齊王，詢為秦王。帝無子，養二王為子，宮省事秘，莫有知其所由來者。或云：芳，任城王楷之子也。①

〔一〕楷，任城王彰之子。任音壬。

丁巳，帝還洛陽。

詔復立崇華殿，更名曰九龍。①通引谷水過

九龍殿前，②為玉井綺欄，蟾蜍含受，神龍吐出。

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，③水轉百戲。④

〔二〕據高堂隆傳，時郡國有九龍見，因以名殿。更，工衡翻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谷渠東曆故金市南，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，伏流注靈芝九龍池。

〔三〕司南車，即指南車也。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，蚩尤作大霧，士皆迷路，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。《述徵記》曰：指南車上有木仙人，持信幡，車轉而人常指南。

〔下〕傳玄曰：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，帝問鈞：

「可動否？」對曰：「可動。」其巧可益否？」對曰：「可益。」受詔作之，以大木彫構，使其形若輪，平地施之，潛以水發焉。設為女樂舞象，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，使木人跳擲劍，緣倒立，出入自在，百官行署，舂磨斗雞，變巧百端。

陵霄闕始構，有鵲巢其上，帝以問高堂隆，

對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惟鵲有巢，惟鳩居之。』」

①今興宮室，起陵霄闕，而鵲巢之，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。大意若曰：『宮室未成，將有他姓制御之』。斯乃上天之戒也。夫天道無親，惟

與善人，太戊、武丁睹災悚懼，故天降之福。^②今若休罷百役，增崇德政，則三王可四，五帝可六，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！」帝為之動容。

〔二〕《詩·召南·鵲巢》之辭也。

〔三〕太戊桑谷生朝，武丁飛雉雒鼎，皆能戒懼，轉災為福。

帝性嚴急，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，^①帝親召問，言猶在口，身首已分。散騎常侍領秘書監王肅^②上疏曰：「今宮室未就，見作者三四萬人。

九龍可以安聖體，其內足以列六宮；惟泰極已前，功夫尚大。^③願陛下取常食稟之士，非急要者之

用，選其丁壯，擇留萬人，使一期而更之。咸知
息代有日，則莫不悅以即事，勞而不怨矣。^④計

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，亦不為少。當一歲成者，
聽且三年，分遣其余，使皆即農，無窮之計也。

夫信之於民，國家大寶也。前車駕當幸洛陽，發
民為營，有司命以營成而罷；^⑤既成，又利其功

力，不以時遣。有司徒營目前之利，不顧經國之
體。臣愚以為自今已后，儻復使民，宜明其令，

使必如期，以次有事，寧使更發，無或失信。^⑥

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，皆有罪之吏、宜死之人也。
然眾庶不知，謂為倉卒。故願陛下下之於吏，而

暴其罪，鈞其死也，無使污於宮掖^⑦而為遠近所疑。且人命至重，難生易殺，氣絕不續者也，是以聖賢重之。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，廷尉張釋之曰：『方其時，上使誅之則已，今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，不可傾也。』^⑧臣以為大失其義，非忠臣所宜陳也。廷尉者，天子之吏也，猶不可以失平，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！^⑨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，不忠之甚也，不可不察！」

〔一〕立為期限，以必其成，及期而不成，為稽限
〔二〕漢桓帝延熹二年，置祕書監，秩四百石。

〔3〕泰極，謂太極殿。

〔4〕《易》曰：說以使民，民忘其勞。

〔5〕此營壘之營。

〔6〕謂始焉於甲處營造，發民就役，次焉於乙處營造，不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，寧使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也。

〔7〕鈞，與均同。汙，烏故翻。

〔8〕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。

〔9〕斯論誠足以矯張釋之之失言。

中山恭王哀疾病，令官屬曰：「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，^①亟以時營東堂。」堂成，輿疾往居

之。又令世子曰：「汝幼為人君，知樂不知苦，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。兄弟有不良之行，當造鄴諫之，^②諫之不從，流涕喻之，喻之不改，乃白其母，猶不改，當以奏聞，并辭國土。與其守寵罹禍，不若貧賤全身也。此亦謂大罪惡耳，其微過細故，當掩覆之。」冬，十月，己酉，哀卒。

〔二〕喪大記之言。

〔二〕造，詣前也。，與膝同。

十一月，丁酉，帝行如許昌。

是歲，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。自是種落離散，互相侵伐，強者遠遁，弱者請服，邊陲遂安。

張掖柳谷口水溢涌，^①寶石負圖，狀象靈龜，立於川西，有石馬七及鳳皇、麒麟、白虎、犧牛、璜玦、八卦、列宿、孛彗之象，^②又有文曰「大討曹」。^③詔書班天下，以為嘉瑞。任令於綽連齎以問鉅鹿張琄，^④琄密謂綽曰：「夫神以知來，不追既往，祥兆先見而后廢興從之。今漢已久亡，

魏已得之，何所追興祥兆乎！此石，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。」^⑤

〔二〕魏氏春秋曰：張掖刪丹縣金山玄川溢。《漢晉春秋》曰：氐池縣大柳谷口，夜，激波涌溢。刪丹、氐池二縣，漢志皆屬張掖，晉志無之，當是并省也。五代志：甘州張掖縣有大柳谷。又后周廢金山縣入刪丹縣，蓋曆代廢置無常，疆土有離合也。

〔2〕宿，音秀。

〔3〕石圖之文，天意蓋昭昭矣。

〔4〕任縣，前漢屬廣平國，后漢屬鉅鹿郡，魏復屬廣平郡。師古曰：任，本晉邑也，鄭皇頡奔晉，為任

大夫。劉昫曰：唐邢州任縣，漢鉅鹿南縣地，晉置任縣，治苑鄉城。連齎者，連詔書及班下石圖，齎以問張琄也。張琄兼內外學，故以問之。琄，徂悶翻，又在甸翻，祖悶翻。

〔5〕后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微；牛繼馬，又以為元帝本牛氏繼司馬之微。

帝使人以馬易珠璣、悲翠、玳瑁於吳，^①吳主曰：「此皆孤所不用，而可以得馬，孤何愛焉。」皆以與之。

〔二〕珠不圓者為璣，又曰粗瑀為璣。

魏烈祖明皇帝 青龍四年（丙辰 公元236

年）

春，吳人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^①

〔二〕杜佑曰：孫權嘉平五年，鑄大泉，一當五百文曰「大泉五百」，徑一寸三分，重十二銖。

三月，吳張昭卒，年八十一。昭容貌矜嚴，有威風，吳主以下，舉邦憚之。

夏，四月，漢主至湔，登觀阪，觀汶水之流，
^①旬日而還。

〔二〕湔，即漢之湔氐道，屬蜀郡。汶水，即僧江水也。僧江出氐道西徼外僧山，東流曆都安縣。沈約曰：縣蜀所立。《水經注》曰：都安縣有桃關，蜀守李冰作大堰於此，謂之湔壩，亦曰湔堰；觀阪在其上。裴松之曰：湔，音翦。《晉書·音義》：汶，讀與同。諸葛亮既沒，漢主游觀，莫之敢止。

武都氏王苻健請降於漢，^①其弟不從，將四百戶來降。

〔二〕以此觀之，諸氏固先有苻姓矣，不待蒲堅以背文「草付」之祥乃姓苻也。杜佑曰：氐者，西戎別種。漢武帝開武都郡，排其種人，分竄山谷，或在上祿，或在河、隴左右。魏武令夏侯淵討叛氐阿貴、千萬等，后

因拔棄漢中，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，是曰楊氏。苻堅之先，是曰苻氏。楊氏、苻氏同出略陽，世為婚姻。

五月，乙卯，樂平定侯董昭卒。①

〔二〕謚法：大慮靜民曰定；純行不爽曰定。

冬，十月，己卯，帝還洛陽宮。

甲申，有星孛於大辰，①又勃於東方。高堂隆上疏曰：「凡帝王徙都立邑，皆先定天地、社稷之位，②敬恭以奉之。將營宮室，則宗廟為先，廡庫為次，居室為后。③今園丘、方澤、南北郊、明堂、社稷神位未定，宗廟之制又未如禮，而崇

飾居室，士民失業，外人咸云『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』，民不堪命，皆有怨怒。《書》曰：『天聰明自我民聰明，天明畏自我民明威。』④言天之賞罰，隨民言，順民心也。夫采椽、卑宮，唐、虞、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；玉台、瓊室，夏癸、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。⑤今宮室過盛，天譴章灼，斯乃慈父懇切之訓。當崇孝子祗聳之禮，不宜有忽，以重天怒。——隆數切諫，帝頗不悅。侍中盧毓進曰：「臣聞君明則臣直，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，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。」帝乃解。毓，植之子也。

〔一〕《公羊傳》曰：大辰者何？大火也。何休注曰：大火與伐，天之所以示民時早晚，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謂之大辰。蔡邕曰：自亢八度至尾四度，謂之大火。陳卓曰：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，於辰布卯。李蒲內翻。

〔二〕所謂園丘、方澤、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。

〔三〕《記·曲禮》之言。

〔四〕《書·皋陶謨》之言。孔安國注曰：言天因民而降之福，民所歸者天命之，天視聽人君之行，用民為聰明，天明可畏，亦用民成其威。民所叛者天討之，是天明可畏之效也。

〔5〕張蘊古曰：彼昏不知，瑤其台而瓊其室。

《文選·東都賦》注曰：紂為瓊室，以瓊瑤飾之。

十二月，癸巳，潁陰靖侯陳群卒。群前后數陳得失，每上封事，輒削其草，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。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；正始中，詔撰群臣上書以為《名臣奏議》，朝士乃見群諫事，皆嘆息焉。

袁子論曰：或云：「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！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，與人言未嘗不道。」^①答曰：「夫仁者愛人，施之君謂之忠，施於親謂之孝。今為人臣，見人主失道，直詆其非而播揚

其惡，可謂直士，未為忠臣也。故司空陳群則不然，談論終日，未嘗言人主之非；書數十上，外人不知。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。」

〔二〕道者，言之也。

乙未，帝行如許昌。

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，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。①昶為人謹厚，名其兄子曰默，曰沈，②名其子曰渾，曰深，為書戒之曰：「吾以四者為名，欲使汝曹顧名思義，不敢違越也。夫物速成則疾亡，晚就而善終，朝華之草，

夕而零落，松柏之茂，隆寒不衰，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。③夫能屈以為伸，讓以為得，弱以為強，鮮不遂矣。夫毀譽者，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。

孔子曰：『吾之於人，誰毀誰譽。』④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，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！人或毀己，當退而求之於身。若己有可毀之行，則彼言當矣；若己無可毀之行，則彼言妄矣。當則無怨於彼，妄則無害於身，又何反報焉！諺曰：『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謗莫如自修。』斯言信矣！⑤

〔二〕兗州統陳留、東郡、濟陰、任城、東平、濟北、泰山。昶，丑兩翻。

〔2〕沈，時林翻。

〔3〕《論語》：闕黨童子將命，或問之曰：「益者歟？」孔子曰：「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并行也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」

〔4〕見《論語》。

〔5〕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。然高貴鄉公之，難王沈陷於不忠；平吳之役，王渾與王濬爭功。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，固無益於兄子也。

魏烈祖明皇帝 景初元年（丁巳） 公元237

年）^①

〔一〕以改曆，紀元景初。

春，正月，壬辰，山茌縣言黃龍見。^①高堂

隆以為：「魏得土德，故其瑞黃龍見，宜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神明其政，變民耳目。」帝從其議。

三月，下詔改元，以是月為孟夏四月，服色尚黃，犧牲用白，從地正也。^②更名《太和曆》曰《景

初曆》。^③

〔二〕山茌，前漢曰茌縣，后漢及魏晉曰山，茌屬泰山郡。師古曰：茌，土疑翻；應劭音淄；裴松之音仕狸翻。見，賢遍翻。

〔2〕是月，春三月也。殷為地正，以建丑，十二月為歲首。服色尚黃，以土代火之次。犧牲用白，從殷也。

〔3〕太和曆，注見目錄七卷太和元年。更，工衡翻。

五月，己巳，帝還洛陽。

己丑，大赦。

六月，戊申，京都地震。

己亥，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，左仆射衛臻為

司空。^①

〔二〕晉志曰：尚書仆射，漢本置一人，獻帝建安四年，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仆射。仆射分置左右，蓋自此始。自晉迄於江左，省置無恆，置二則為左右仆射或不兩置，但曰尚書仆射。令闕則左為省主，若左右并闕，則置尚書仆射以主左事。

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，文皇帝為魏高祖，帝為魏烈祖；三祖之廟，萬世不毀。^①

〔二〕沈約曰：時群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：武皇帝肇建洪基，撥亂夷險，為魏太祖。文皇帝天繼天革命，應期受禪，為魏高祖。上集成大命，清定華夏，興制禮樂，為魏烈祖。明帝在阼而其下先擬定廟號，非禮也。謚法：有功安民曰烈；秉德尊業曰烈。

孫盛論曰：夫謚以表行，廟以存容。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終而豫自尊顯。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。^①

〔二〕群司，百執事之臣也。

秋，七月，丁卯，東鄉貞侯陳矯卒。^①

〔二〕謚法：下隱無屈曰貞，清白守節曰貞。

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，帝欲討之，以

荊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為幽州刺史。^①儉上疏曰：

「陛下即位已來，未有可書。吳、蜀恃險，未可

卒平，^②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。」^③光祿

大夫衛臻曰：「儉所陳皆戰國細朮，非王者之事也。吳頻歲稱兵，^④寇亂邊境，而猶按甲養士，未果致討者，誠以百姓疲勞故也。淵生長海表，相承三世，^⑤外撫戎夷，內修戰射，而儉欲以偏軍長驅，朝至夕卷，知其妄矣。」帝不聽，使儉率諸軍及鮮卑、烏桓屯遼東南界，^⑥璽書徵淵。淵前發兵反，逆儉於遼隧。^⑦會天雨十余日，遼水大漲，儉與戰不利，引軍還右北平。淵因自立為燕王，改元紹漢，置百官，遣使假鮮卑單於璽，封拜邊民，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。

〔一〕毌丘，復姓。毌，音無。

〔二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三〕鄭玄曰：聊，且略之辭。

〔四〕稱，舉也。

〔五〕度、康、淵，凡三世。長，知兩翻。

〔六〕帥，讀曰率。

〔七〕遼隧縣，二漢屬遼東郡；晉志無其地，蓋在遼水東岸。《水經注》：玄菟郡高句麗縣有遼山，小遼水所出，西南至遼隧縣，入於大遼水。璽，斯氏翻。

漢張后殂。

九月，冀、兗、徐、豫大水。^①

〔二〕冀州統趙、鉅鹿、安平、平原、樂陵、勃海、河間、博陵、清河、中山、常山。徐州統彭城、下邳、東海、琅邪、廣陵、臨淮、豫州統潁川、汝南、汝陰、梁、沛、譙、魯、弋陽、安丰。

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，^①毛后愛弛。帝游后園，曲宴極樂。^②郭夫人請延皇后，帝弗許，因禁左右使不得宣。^③后知之，明日，謂帝曰：「昨日游宴北園，樂乎？」^④帝以左右泄之，所殺十余人。庚辰，賜后死，然猶加謚曰悼。^⑤癸丑，葬愍陵。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。

〔一〕夫人河右大族，黃初中，以本郡反叛，沒入宮。

〔二〕曲宴，禁中之宴，猶言私宴也。樂，音洛；下同。

〔三〕宣，布也，露其事也。

〔四〕后園在洛城北隅。

〔五〕謚法：中年早夭曰悼；肆行無禮曰悼。

冬，十月，帝用高堂隆之議，營洛陽南委粟

山為園丘，^①詔曰：「昔漢氏之初，承秦滅學之

后，采摭殘缺，以備郊祀，四百余年，廢無禘禮。

^②曹氏世系出自有虞，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，以

始祖虞舜配；祭皇皇后地於方丘，以舜妃伊氏配。
 ③祀皇天之神於南郊，以武帝配；祭皇地之只於
 北郊，以武宣皇后配。」

〔二〕魏氏春秋曰：洛陽有委粟山，在陰鄉，魏時
 營為圜丘。孔穎達曰：委粟山在洛陽南二十里。

〔三〕摭，之不翻。禮，五年一禘，禘其祖之所自
 出，以其祖配之，審諦昭穆而祭於太祖也。禘所以異於
 祫者。毀廟之主，陳於太祖廟，與祫同；未毀廟之主，
 則各就其廟以祭，此其異也。《春秋》：吉禘於莊公。
 《左傳》：晉人曰：寡君之未禘祀。杜預注曰：禘祀，
 三年之吉祭也。僖八年，禘於太廟。杜預曰：三年大祭
 之名。二者不同，禮有禘、有大禘。以下文觀之，則此

乃《禮記》祭法所謂郊禘之禘。鄭氏注曰：禘郊祖宗，謂祭祀以配食也。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。

〔3〕舜妃，堯女也。堯，伊祁氏。

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，欲開門為內應。吳主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，既至，事露，吳軍還。

諸葛恪至丹陽，移書四部屬城長吏^①令各保其疆界，明立部伍；其從化平民，悉令屯居。乃內諸將，羅兵幽阻，^②但繕藩籬，不與交鋒，候其谷稼將熟，輒縱兵芟刈，使無遺種。舊谷既盡，新谷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無所入。於是山民飢窮，

漸出降首。恪乃復敕下曰：③「山民去惡從化，皆當撫慰，徙出外縣，不得嫌疑，有所拘執！」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，④遺舊惡民，困迫暫出，伉縛送言府。恪以伉違教，遂斬以徇。民間伉坐執人被戮，知官惟欲出之而已，於是老幼相攜而出，歲期人數，皆如本規。⑤恪自領萬人，余分給諸將。吳主嘉其功，拜恪威北將軍，⑥封都鄉侯，徙屯廬江皖口。⑦

〔二〕「四部」，當作「四郡」，謂吳郡、會稽、新都、鄱陽，皆與丹陽鄰接，山越依阻出沒，故令各保其疆界也。或曰：四部，謂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部都尉也。

〔2〕使諸將入扼幽阻之地，故謂之內。內，讀曰納。

〔3〕復，扶又翻。敕下者，出教令約敕其下也。

〔4〕曰陽既置長，必以為縣，其地當在丹陽郡，而今無所考。

〔5〕歲期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。

〔6〕威北將軍，亦孫氏所創置。

〔7〕皖水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，謂之皖口。皖，戶版翻。

是歲，徙長安鐘虓、橐佗、銅人、承露槃於洛陽。槃折，^①聲聞數十里。銅人重，不可致，

留於霸城。^②大發銅鑄銅人二，號曰翁仲，列坐

於司馬門外。又鑄黃龍、鳳皇各一；龍高四丈，

鳳高三丈余，置內殿前。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，

^③使公卿群僚皆負土，樹松、竹、雜木，善草於

其上，捕山禽雜獸致其中。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

諫曰：^④「臣聞古之直士，盡言於國，不避死亡，

故周昌比高祖於桀、紂，劉輔譬趙后於人婢。^⑤

天生忠直，雖白刃沸湯，往而不顧者，誠為時主

愛惜天下也。建安以來，野戰死亡，或門殫戶盡，

雖有存者，遺孤老弱。若今宮室狹小，當廣大之，

猶宜隨時，不妨農務，況乃作無益之物！黃龍、

鳳皇、九龍、承露槃，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，其功三倍於殿舍。陛下既尊群臣，顯以冠冕，被以文繡，^⑥載以華輿，所以異於小人；而使穿方舉土，^⑦面目垢黑，沾體塗足，衣冠了鳥，毀國之光以崇無益，甚非謂也。孔子曰：『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』無忠無禮，國何以立！臣知言出必死，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，生既無益，死亦何損！秉筆流涕，心與世辭。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后，累陛下矣！」將奏，沐浴以待命。帝曰：「董尋不畏死邪！」主者奏收尋，有詔勿問。

〔一〕虞，音巨。佗，徒河翻。折，而設翻。

〔二〕霸城，即漢京兆霸陵縣故城也。

〔三〕《水經注》：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，即芳林園之西北陬也。裴松之曰：芳林園即今華林園，齊王芳即位，改曰華林園。陬，將侯翻。

〔四〕漢公府無軍議掾，此官魏置也。掾，俞絹翻。

〔五〕周昌，注已見。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。

〔六〕被，皮義翻。

〔七〕方，穴土為方也。《漢書》所謂方中，亦此義。

高堂隆上疏曰：「今之小人，好說秦、漢之奢靡以蕩聖心；求取亡國不度之器，^①勞役費損以傷德政。非所以興禮樂之和，保神明之休也。」帝不聽。

〔二〕不度之器，謂長安鐘、馱、橐佗、銅人、承露槃也。

隆又上書曰：「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，^①堯、舜君臣南面而已。今無若時之急，而使公卿大夫并與廝徒共供事役，聞之四夷，非嘉聲也，垂之竹帛，非令名也。今吳、蜀二賊，非徒白地、小虜、聚邑之寇，^②乃僭號稱帝，欲與中國爭衡。^③

今若有人來告：『權、禪并修德政，輕省租賦，動咨耆賢，事遵禮度，』陛下聞之，豈不惕然惡其如此，以為難卒討滅④而為國憂乎！若使告者曰：『彼二賊并為無道，崇侈無度，役其士民，重其賦斂，下不堪命，吁嗟日甚，』陛下聞之，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！苟如此，則可易心而度，事義之數亦不遠矣！⑤亡國這主自謂不亡，然后至於亡；賢聖之君自謂亡，然后至於不亡。今天下雕敝，民無儋石之儲，國無終年之蓄，外有強敵，六軍暴邊，內興土功，州郡騷動，若有寇警，則臣懼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。又，將

吏奉祿，稍見折減，方之於昔，五分居一，諸受休者又絕稟賜，^⑥不應輸者今皆出半，此為官人兼多於舊，其所出與參少於昔。^⑦而度支經用，更每不足，牛肉小賦，前后相繼。^⑧反而推之，凡此諸費，必有所在。^⑨且夫祿賜谷帛，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，若今有廢，是奪其命矣。既得之而又失之，此生怨之府也。」帝覽之，謂中書監、令曰：「觀隆此奏，使朕懼哉！」^⑩

〔二〕隆之此言，蓋取鯀九載績用弗成，禹治兗州作十有三載，乃同合以為三十二載之數。載，子亥翻。

〔2〕白地，謂大幕不生草木，多白沙也。小虜，謂烏桓，鮮卑也。聚邑之寇，謂盜賊竊發，屯據鄉邑聚落者。

〔3〕衡，所以稱輕重。爭衡者，言吳、蜀自謂國勢與中國鈞，無所輕重也。

〔4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5〕義，禮也，高堂隆之論諫，可謂深切著明矣。

〔6〕稟，筆錦翻，給也。

〔7〕參，三分也。

〔8〕此蓋犒饗工徒，度支經用不足以給，故賦牛肉以供之。

〔9〕指言諸費皆在於營繕也。

〔10〕中書監、令，典奏事，因觀隆奏，遂以語之。

尚書衛覬上疏曰：「今議者多好悅耳：其言政治，則比陛下於堯、舜；其言徵伐，則比二虜於狸鼠。臣以為不然。四海之內，分而為三，群士陳力，各為其主，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。」

當今千里無煙，遺民困苦。陛下不善留意，將遂凋敝，難可復振。武皇帝之時，后宮食不過一肉，衣不用錦繡，茵蓐不緣飾，^①器物無丹漆，^②用能平定天下，遺福子孫，此皆陛下之所覽也。當今

之務，宜君臣上下，計校府庫，量入為出，猶恐不及；而工役不輟，侈靡日崇，帑藏日竭。昔漢武信神仙之道，謂當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，故立仙掌以承高露，陛下能明，每所非笑。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，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，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，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。」

〔二〕茵蓐之字從草，蓋古人用草為之，后世盡字有旁從革者，用皮為之也。裊褊二字有旁從衣者，用帛為之也。古朴散而文飾盛，又從而加緣飾焉。觀書顧命數度有黼純、綴純、畫純、玄粉純之別，則成周之時已然矣。純，之尹翻，緣也。

〔2〕古者朴素，舜造漆器而群臣諫者不止，況加丹乎！

時有詔錄奪士女，^①前已嫁為吏民妻者，還以配士，聽以生口自贖，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。^②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：「陛下，

天之子也，百姓吏民，亦陛下子也，今奪彼以與此，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，^③於父母之恩偏矣。又，詔書得以生口年紀、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，故富者則傾家盡產，貧者舉假貸貫，貴買生口以贖其妻。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，其丑惡乃出與士。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，

或窮或愁，皆不得志。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，鮮不危殆。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，一日之費非徒千金，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，猶將不給，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。椒房母后之家，賞賜橫與，內外交引，其費半軍。^④昔漢武帝掘地為海，封土為山，^⑤賴是時天下為一，莫敢與爭者耳。自衰亂以來，四五十載，馬不舍鞍，士不釋甲，強寇在疆，圖危魏室。陛下不戰戰業業，念崇節約，而乃奢靡是務，中尚方作玩弄之物，^⑥后園建承露之槃，斯誠快耳目之觀，然亦足以騁

寇讎之心矣！惜乎，舍堯、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，臣竊為陛下不取也。」帝不聽。^⑦

〔一〕錄，收也。

〔二〕姿，謂有色者；首，謂鬢發者。

〔三〕妻妻，下七細翻。

〔四〕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。

〔五〕掘地為海，謂開昆明池；封土為山，謂作三神山漸台也。

〔六〕晉志：少府統中、左、右三尚方。」

〔七〕舍，讀曰捨。竊為，於偽翻。

高堂隆疾篤，口占上疏曰：①「曾子有言曰：

『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』②臣寢疾有增無損，

常恐奄忽，忠款不昭，臣之丹誠，願陛下少垂省

覽！臣觀三代之有天下，聖賢相承，曆數百載，

尺土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。然癸、辛之徒，

縱心極欲，皇天震怒，宗國為墟，紂梟白旗，③

桀放鳴條，④天子之尊，湯、武有之。豈伊異人？

皆明王之冑也。黃初之際，天兆其戒，異類之鳥，

育長燕巢，口爪胸赤，此魏室之大異也。⑤宜防

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。⑥可選諸王，使君國典兵，

往往棋峙，鎮撫皇畿，翼亮帝室。夫皇天無親，

惟德是輔。^⑦民詠德政，則延期過曆；下有怨嘆，則輟錄授能。^⑧由此觀之，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獨陛下之天下也！」帝手詔深慰勞之。未几而卒。

〔一〕疾篤不能自書，故口占而使人書之。

〔二〕見《論語》。

〔三〕武王斬紂首，懸之太白之旗。梟，堅堯翻。

〔四〕商湯破桀於鳴條，遂放之於南巢。孔安國曰：鳴條地在安邑之西。

〔五〕《晉書》：五行志：黃初元年，未央宮中有燕生鷹，口爪俱赤。長，知兩翻。

〔6〕司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。

〔7〕書蔡仲之命之辭。

〔8〕錄，圖錄也。

陳壽評曰：高堂隆學業修明，志存匡君，因變陳戒，發於懇誠，忠矣哉！及至必改正朔，俾魏祖虞，所謂意過其通者歟！^①

〔一〕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。意過其通，謂意料之說，執之甚，堅反過其學之所習者也。

帝深疾浮華之士，詔吏部尚書盧毓曰：「選舉莫取有名，名如畫地作餅，不可啖也。」^①毓對曰：「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：常士畏

教慕善，然後有名，非所當疾也。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，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，但當有以驗其后耳。古者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；^②今考績之法廢，而以毀譽相進退，故真偽渾雜，虛實相蒙。」帝納其言。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。邵作《都官考課法》七十二條，又作《說略》一篇；^③詔下百官議。

〔一〕啖，徒覽翻；噍也，食也，又徒濫翻。

〔二〕言唐、虞之治也。

〔三〕說略者，說考課之爻略也。

司隸校尉崔林曰：「案《周官》考課，其文備矣。①自康王以下，遂以陵夷，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。及漢之季，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！方今軍旅或猥或卒，②增減無常，固難一矣。且萬目不張，舉其綱，③眾毛不整，振其領，④皋陶仕虞，伊尹臣殷，不仁者遠。⑤若大臣能任其職，式是百辟，⑥則孰敢不肅，烏在考課哉！」

〔二〕周冢宰總百官，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，受其會，聽其政事，而詔王廢置；三歲，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。其詳見於《周禮》。

〔2〕猥，積也；卒，倉猝也，讀曰猝。

〔3〕以網為譬也。

〔4〕以裘為譬也。

〔5〕用《論語》子夏答樊遲之言。陶，音遙。

〔6〕《詩·烝民》曰：王命仲山甫，式是百辟。

注云：奴汝施行法度於是百君。

黃門侍郎杜恕曰：「明試以功，三考黜陟，

誠帝王之盛制也。然曆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，關

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，^①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，

其詳難備舉故也。語曰『世有亂人而無亂法』，

若使法可專任，則唐、虞可不須稷、契之佐，殷、

周無貴伊、呂之輔矣。今奏考功者，陳周、漢之云為，綴京房之本旨，^②可謂明考課之要矣。於以崇揖讓之風，興濟濟之治，臣以為未盡善也。

其欲使州郡考士，必由四科，^③皆有事效，然后察舉，試辟公府，為新民長吏，轉以功次補郡守者，或就增秩賜爵，此最考課之急務也。臣以為便當顯其身，用其言，使具為課州郡之法，法具施行，立必信之賞，施必行之罰。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，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。古之三公，坐而論道；^④內職大臣，納言補闕，無善不紀，無過不舉。且天下至大，萬機至眾，誠非一明所能遍

照，故君為元首，臣作股肱，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。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，非一木之枝，帝王之業，非一士之略。^⑤由是言之，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！誠使容身保位，無放退之辜，而盡節在公，抱見疑之勢，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，雖仲尼為課，猶不能盡一才，又況於世俗之人乎！」司空掾北地傅嘏曰：「夫建官均職，清理民物，所以立本也。循名考實，糾勵成規，所以治末也。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，^⑥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，^⑦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，精幽明之理也。」議久之不決，事竟不行。

〔一〕六代：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漢。七聖：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。關，通也。

〔二〕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。

〔三〕四科，即漢左雄所上，黃瓊所增者也。見五十二卷順帝漢安二年。

〔四〕周官考工記曰：坐而論道，謂之三公。

〔五〕師古曰：此語出於慎子，班固引以贊婁敬、叔孫通。

〔六〕綱，維紘繩，網總也；舉網則眾目張矣，言所系者大也。十發為程，一程為分，言其細也。又曰：程，品式也。

〔七〕國略，國經也。先，心荐翻。

臣光曰：

為治之要，莫先於用人，而知人之道，聖賢所難也。①是故求之於毀譽，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；考之於功狀，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。要之，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。為人上者至公至明，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，無所復逃矣。②苟為不公不明，則考課之法，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。

〔二〕書皋陶曰：在知人，在安民。禹曰：吁！咸若時，惟帝其難之。

〔2〕焯，職略翻，明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何以言之？公明者，心也；功狀者，跡也。

己之心不能治，而以考人之跡，不亦難乎！為人上者，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，喜怒好惡亂其志，欲知治經之士，則視其記覽博洽，^①講論精

通，斯為善治經矣；欲知治獄之士，則視其曲盡情偽，無所冤抑，斯為善治獄矣；欲知治財之士，則視其倉庫盈產，百姓富給，斯為善治財矣；欲知治兵之士，則視其戰勝攻取，敵人畏服，斯為善治兵矣。至於百官，莫不皆然。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，雖考求於跡而察之在心，研核其實而

斟酌其宜，至精至微，不可以口述，不可以書傳也，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！^②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，疏賤雖賢才而見遺；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，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，詢謀於人，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；考求於跡，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。雖復為之善法，繁其條目，謹其簿書，安能得其真哉！

〔一〕博，廣也，大也，通也。洽，遍也。

〔二〕溫公之論善矣，然必英明之君，然後能行之。自漢以下，循名責實，莫孝宣若也。宣帝之政，非由師

傳之論教，公輔之啟沃也。公所謂不可以口述，不可以書傳，其萬世之名言也歟！

或曰：人君之治，大者天下，小者一國，內外之官以千萬數，考察黜陟，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？曰：非謂其然也。凡為人上者，不特人君而已。太守居一郡之上，刺史居一州之上，九卿居屬官之上，三公居百執事之上，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，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，奚煩勞之有哉！^①

〔二〕古人有言曰：舉一綱，眾目張。又曰：正其本，萬事理，此之謂也。而所謂本者，豈易言哉！

或曰：考績之法，唐、虞所為，京房、劉邵述而修之耳，烏可廢哉？曰：唐、虞之官，其居位也久，其受任也專，其立法也寬，其責成也遠。是故鯀之治水，九載績用弗成，然后治其罪；①禹之治水，九州攸同，四隩既宅，然后賞其功；②非若京房、劉邵之法，校其米鹽之課，責其旦夕之效也。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，不可不察也。考績非可行於唐、虞而不可行於漢、魏，由京房、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。

〔一〕事見尚書。治其罪，謂殛鯀於羽山也。治，直之翻；下同。

〔2〕陳，於六翻。事亦見尚書，賞其功，謂錫禹以玄珪也。

初，右仆射衛臻典選舉，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：①「漢主遇亡虜為上將，②周武拔漁父為太師③布衣廝養，可登王公，何必守文，試而后用！」臻曰：「不然。子欲同牧野於成、康，喻斷蛇於文、景，④好不經之舉，⑤開拔奇之津，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！」

〔1〕蔣濟已自中護軍遷護軍將軍，此復書中護軍蓋先時事也。遺，於季翻。

〔2〕謂韓信。

〔3〕謂呂望。

〔4〕謂草創之規略，不可用於承平之時也。

〔5〕好，呼到翻。經，常也。

〔6〕津，江河濟渡之要，故以為喻。

盧毓論人及選舉，皆先性行而后言才，黃門郎馮翊李丰嘗以問毓，毓曰：「才所以為善也，故大才成大善，小才成小善。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，是才不中器也！」丰服其言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四·魏紀六】

● 魏紀六 ①

〔一〕起著雍惇牂（戊午），盡旃蒙赤奮若（乙丑），凡八年。

◎ 魏烈祖明皇帝·下

魏烈祖明皇帝 景初二年（戊午） 公元238年）

春，正月，帝召司馬懿於長安，使將兵四萬討遼東。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，役費難供。①帝

曰：「四千里徵伐，^②雖云用奇，亦當任力，不當稍計役費也。」帝謂懿曰：「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？」對曰：「淵棄城豫走，上計也；據遼東拒大軍，其次也；^③坐守襄平，此成禽耳。」^④帝曰：「然則三者何出？」對曰：「唯明智能審量彼我，^⑤乃豫有所割棄。此既非淵所及，又謂今往孤遠，^⑥不能支久，必先拒遼水，后守襄平也。」帝曰：「還往几日？」對曰：「往百日，攻百日，還百日，以六十日為休息，如此，一年足矣。」

〔一〕議臣，當時謀議之臣也。

〔二〕《續漢志》：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
〔三〕「遼東」當作「遼水」。

〔四〕襄平縣，漢遼東郡治所，公孫淵所都。

〔五〕量，音良。

〔六〕言孤軍遠徵也。

公孫淵聞之，復遣使稱臣，求救於吳。吳人

欲戮其使，^①羊衢曰：^②「不可，是肆匹夫之怒而

捐霸王之計也，不如因而厚之，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。若魏伐不克，而我軍遠赴，是恩結遐夷，義形萬里；若兵連不解，首尾離隔，則我虜其傍

郡，驅略而歸，亦足以致天之罰，報雪曩事矣。」吳主曰：「善！」乃大勒兵謂淵使曰：

「請俟后問，當從簡書，^③必與弟同休戚。」^④又曰：司馬懿所向無前，深為弟憂之。」^⑤

〔一〕欲報張彌、許晏之忿也。事見七十二卷青龍元年。

〔二〕，古道字。

簡

〔三〕《左傳》：狄伐邢，管敬仲言於齊侯曰：詩云：「豈不懷歸，畏此簡書。」簡書，同惡相卹之謂也。請救邢以從簡書。

〔4〕淵遣使謝吳，自稱燕王，求為兄弟之國，故權因而稱之為弟。

〔5〕此晉史臣為此語耳，權必無此言。為，於偽翻。

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：「孫權其救遼東

乎？」濟曰：「彼知官備已固，^①利不可得，深入則非力所及，淺入則勞而無獲；權雖子弟在危，猶將不動，況異域之人，兼以往者之辱乎！」^②今所以外揚此聲者，譎其行人，^③疑之於我，我之不克，冀其折節事己耳。然沓渚之間，去淵尚遠，

若大軍相守，事不速決，則權之淺規，或得輕兵掩襲，未可測也。」^④

〔一〕魏、晉之間，謂國家為官。

〔二〕亦謂斬張彌、許晏也。

〔三〕譎，古穴翻。詐也。

〔四〕淺規，謂規圖淺攻，不敢深入；吳君臣之為謀，已不逃蔣濟所料矣。

帝問吏部尚書盧毓：「誰可為司徒者？」毓荐處士管寧。帝不能用，更問其次，對曰：「惇篤至行，則太中大夫韓暨；亮直清方，則司隸校

尉崔林；貞固純粹，則太常常林。」二月，癸卯，以韓暨為司徒。

漢主立皇后張氏，前后之妹也。立王貴人子璇為皇太子，^①瑤為安定王。

〔二〕璇，旬緣翻。

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，^①正曰：「奉親虔恭，夙夜匪懈，^②有古世子之風；接待群僚，舉動出於仁恕。」光曰：「如君所道，皆家戶所有耳；^③吾今所問，欲知其權略智謀何如也。」^④正曰：「世子之道，在

於承志竭歡，^⑤既不得妄有施為，智調藏於胸懷，權略應時而發，此之有無，焉可豫知也！」光知正慎宜，^⑥不為放談，乃曰：「吾好直言，無所回避。今天下未定，智意為先，智意自然，不可力強致也。儲君讀書，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，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！」^⑦當務其急者。」正深謂光言為然。正，儉之孫也。^⑧

〔一〕東漢以馬融為祕書郎，詣東觀典校書；祕書郎蓋自融始。

〔二〕懈，古隘翻。按古音。今讀謝音。

〔三〕謂其才行不逾中人也。

〔4〕按 甲十六行本「謀」作「調」，誤。
〔5〕承志，謂承君父之志；竭歡，謂左右就養，承顏順色，以盡親之歡。

〔6〕慎宜者，謹言語，擇其所宜言乃言也。

〔7〕按《漢書音義》，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，在試者意投射，取而答之，謂之射策，即探策也；若錄政化得失，顯而問之，謂之對策。探，吐南翻。

〔8〕儉為益州刺史，漢靈帝中平五年，為盜賊所殺。

吳人鑄當千大錢。①

〔二〕杜佑曰：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，徑一寸四分，重十六銖。

夏，四月，庚子，南鄉恭侯韓暨卒。

庚戌，大赦。

六月，司馬懿軍至遼東，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、楊祚^①將步騎數萬屯遼隧，圍塹二十余里。^②

諸將欲擊之，懿曰：「賊所以堅壁，欲老吾兵也，今攻之，正墮其計。且賊大眾在此，其巢窟空虛，直指襄平，破之必矣。」乃多張旗幟，欲出其南，衍等盡銳趣之。懿潛濟水，出其北，直趣襄平；

衍等恐，引兵夜走。諸軍進至首山，^③淵復使衍等逆戰，懿擊，大破之，遂進圍襄平。

〔一〕《姓譜》：卑，卑耳國之后，或云鮮卑之后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雁門卑登。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晉宣紀云「南北六七十里，今從淵傳。」

〔三〕首山在襄平西南。

秋，七月，大霖雨，遼水暴漲，運船自遼口

徑至城下。^①雨月余不止，平地水數尺。三軍恐，欲移營，懿令軍中：「敢有言徙者斬！」都督令史張靜犯令，斬之，^②軍中乃定。賊恃水，樵牧

自若，諸將欲取之，懿皆不聽。司馬陳珪曰：

「昔攻上庸，八部俱進，晝夜不息，故能旬之半，拔堅城，斬孟達。」^③今者遠來而更安緩，愚

竊惑焉。」懿曰：「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，將士

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；^④以一月圖一年，安可不

速？以四擊一，正令失半而克，猶當為之，是以

不計死傷，與糧競也。」^⑤今賊眾我寡，賊飢我飽，

水雨乃爾，^⑥功力不設，雖當促之，亦何所為！

自發京師，不憂賊攻，但恐賊走。今賊糧垂盡而

圍落未合，掠其牛馬，抄其樵采，此故驅之走也。

夫兵者詭道，善因事變。^⑦賊憑眾恃雨，故雖飢

困，未肯束手，當示無能以安之。取小利以驚之，非計也。」^⑧朝廷聞師遇雨，咸欲罷兵。帝曰：「司馬懿臨危制變，禽淵可計日待也。」雨霽，懿乃合圍，作土山地道，楯櫓鉤冲，^⑨晝夜攻之，矢石如雨。淵窘急，糧盡，人相食，死者甚多，其將楊祚等降。八月，淵使相國王建、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，當君臣面縛。懿命斬之，檄告淵曰：「楚、鄭列國，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。」

^⑩孤天子上公，^⑪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，豈得禮邪？二人老耄，傳言失指，已相為斬之。若意有未已，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！」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。

日送任，^⑫懿謂演曰：「軍事大要有五：能戰當戰，不能戰當守，不能守當走；余二事，但有降與死耳。汝不肯面縛，此為決就死也，不須送任！」壬午，襄平潰，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，大兵急擊之，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。^⑬懿既入城，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，筑為京觀。^⑭遼東、帶方、樂浪、玄菟四郡皆平。^⑮

〔一〕遼口，遼水津渡之口也。

〔二〕晉職官志：魏制，諸公加兵者置都督令史一

人。

〔三〕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。

〔4〕淹，留也；言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。

〔5〕競，爭也。懿之語珪，猶有廋辭，蓋其急攻孟達，豈特與糧競哉？懼吳、蜀救兵至耳。

〔6〕爾，如此也。

〔7〕言善兵者，能因事而變化也。

〔8〕懿知淵可禽，欲以全取之。

〔9〕楯，干也，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。櫓，樓車登之以望城中。鈎，鈎梯也。所以鈎引上城者。沖，沖車也，以沖城。

〔10〕《左傳》：楚莊王圍鄭，克之入自皇門，至於達路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。

〔二〕漢太傅，位上公。懿時為太尉而自謂上公，以太尉於三公為上也。

〔12〕送任，謂送質子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〔13〕班志：遼東郡遼陽縣，注云：大梁水西南至遼陽，入遼水。《水經注》：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，西南流逕襄平縣，入大梁水；水出北塞外，西南流入於遼水。

〔14〕杜預曰：積尸封土於其上，謂之京觀。觀，古玩翻。

〔15〕漢帶方縣，屬樂浪、玄菟四郡皆平。漢帶方縣，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。陳壽曰：建安中，公孫

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倭、韓諸國羈屬焉。樂浪，音洛琅。菟，同都翻。

淵之將反也，將軍綸直、賈范等苦諫，^①淵皆殺之，懿乃封直等之墓，顯其遺嗣，釋淵叔父恭之囚。^②中國人欲還舊鄉者，恣聽之。遂班師。

③

〔一〕綸，姓；直，名；其先以邑為姓。

〔二〕淵囚恭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。

〔三〕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，若無能為者；及討公孫淵，智計橫出。鄙語有云：「棋逢敵手難藏行」其是之謂乎！

初，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，先淵未反時，

數陳其變，欲令國家討淵；及淵謀逆，帝不忍市斬，欲就獄殺之。^①廷尉高柔上疏曰：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，陳淵禍萌，雖為凶族，原心可恕。

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，^②祁奚明叔向之過，^③在昔之美義也。臣以為晃信有言，宜貸其死；苟自無言，便當市斬。今進不赦其命，退不彰其罪，閉著圜圜，使自引分，^④四方觀國，或疑此舉

也。」帝不聽，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，賜以棺衣，殯斂於宅。^⑤

〔一〕晃數陳淵之必反，非同逆者也；帝欲殺之以絕其類，刑之於市則無名，故欲就獄殺之。

〔二〕司馬牛，未司馬桓魋之弟也。魋凶惡，牛憂之，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」謂魋之積惡，將死亡無曰。

〔三〕《左傳》：晉人逐欒盈，殺羊舌虎，囚虎兄叔向。祁奚見范宣子曰：「管、蔡為戮，周公右王；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！」宣子言諸公而免之。

〔四〕著，直略翻。引分，即引決也。

〔五〕宅，晃所居者。斂，力贍翻。

九月，吳改元赤烏。^①

〔一〕權以赤烏集於殿前改元。

吳步夫人卒。初，吳主為討虜將軍，在吳，

娶吳郡徐氏。太子登所生庶賤，吳主令徐氏母養之。徐氏妒，故無寵。及吳主西徙，^①徐氏留處吳。而臨淮步夫人寵冠后庭，^②吳主欲立為皇后，而群臣議在徐氏，吳主依違者十余年。^③會步氏卒，群臣奏追贈皇后印綬，^④徐氏竟廢，卒於吳。

〔一〕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。

〔二〕步夫人，鷺之族也。處，昌呂翻。冠，古現

翻。

〔三〕依違，不決也。

〔下〕綬，音受。

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，壹因此漸作威福，深文巧詆，排陷無辜，毀短大臣，繆介必聞。太子登數諫，吳主不聽，群臣莫敢復言，皆畏之側目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，吳主怒，收嘉，系獄驗問。時同坐人皆畏怖壹，^①并言聞之。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，^②遂見窮詰累日，詔旨轉厲，群臣為之屏息。^③儀曰：「今刀鋸已在臣頸，臣何敢為嘉隱諱，自取夷滅，為不忠之鬼！卮以聞知當有本末。」據實答問，辭不傾移，吳主遂舍之，^④嘉亦得免。上

大將軍陸遜、太常潘濬憂壹亂國，每言之，輒流涕。壹白丞相顧雍過失，吳主怒，詰責雍。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：⑤「顧公事何如？」壹曰：「不能佳。」宏又問：「若此公免退，誰當代之？」壹未答。宏曰：「得無潘太常得之乎？」壹良久曰：「君語近之也。」宏曰：「潘太常常切齒於君，但道無因耳。」⑥今日代顧公，恐明日便擊君矣！」⑦壹大懼，遂解散雍事。潘濬求朝，詣建業，⑧欲盡辭極諫。至，聞太子登已數言之，而不見從，濬乃大請百寮，欲因會手刃殺壹，以身當之，⑩為國除患。壹密聞知，稱疾不行。西

陵督步騭上疏曰：「顧雍、陸遜、潘濬，志在竭誠，寢食不寧，念欲安國利民，建久長之計，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。宜各委任，不使他官監其所司，課其殿最。」^⑪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，豈敢欺負所天乎！」^⑫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，工王遂詐而受之。壹疑據實取，考問主者，^⑬死於杖下；據哀其無辜，厚棺斂之，壹又表據吏為據隱，故厚其殯。吳主數責問據，據無以自明，藉草待罪；數日，典軍吏劉助覺，言王遂所取。

^⑭吳主大感悟，曰：「朱據見枉，況吏民乎！」乃窮治壹罪，賞助百萬。丞相雍至廷尉斷獄，壹

以囚見。雍和顏色問其辭狀，臨出，又謂壹曰：「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？」^⑮壹叩頭無言。時尚書郎懷敘^⑯面詈辱壹，雍責敘曰：「官有正法，何至於此！」有司奏壹大辟，或以為宜加焚裂，用彰元惡。^⑰吳主以訪中書令會稽闕澤，^⑱澤曰：「盛明之世，不宜復有此刑。」吳主從之。

〔一〕其時與嘉同坐者。坐，徂臥翻。

〔二〕是，姓；儀，名。儀本姓「氏」，孔融嘲儀以「氏」字為「民」上無頭，遂改姓「是」。

〔三〕屏息，不敢舒氣也。

〔四〕舍，讀曰捨。

[5] ，與宏同；乎萌翻

左

[6] 謂欲奏舉其罪而非太常之職，故其道無因也

[7] 漢制，丞相、御史舉奏百官有罪者。

[8] 濬本留武昌。

[9] 至建業而知太子數言壹事。

[10] 以身當擅殺之罪。

[11] 賢曰：殿，軍后也；課居后也。最，凡要之先也；課居先也。

[12] 君，天也。

[13] 主者，據吏也。

[14] 劉助覺其事而言之。

〔15〕道，言也。

〔16〕懷，姓；敘，名。《姓譜》：無懷氏之后。

〔17〕殷紂用炮烙之刑，項羽燒殺紀信，漢武帝焚蘇文於橫橋，然未以為刑名也。王莽作焚如之刑，后世不復遵用。裂，謂車裂，古之轅刑。

〔18〕會，古外翻。闕，姓也。《左傳》：齊有大夫闕止。

壹既伏誅，吳主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，因問時事所當損益。禮還，復有詔責諸葛瑾、步騭、朱然、呂岱等曰：「袁禮還云：『與子瑜、子山、義封、定公相見，^①并咨以時事當有所先

后，^②各自以不掌民事，不肯便有所陳，悉推之伯言、承明。伯言、承明見禮，泣涕懇惻，辭旨辛苦，至乃懷執危怖，有不自安之心。』聞之悵然，深自刻怪！何者？夫惟聖人能無過行，明者能自見耳。人之舉厝，何能悉中！獨當己有以傷拒眾意，忽不自覺，故諸君有嫌難耳。不爾，何緣乃至於此乎？與諸君從事，自少至長，發有二色，^③以謂表里足以明露，公私分計足用相保，義雖君臣，恩猶骨肉，榮福喜戚，相與共之。忠不匿情，智無遺計，事統是非，^④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！同船濟水，將誰與易！齊桓有善，管子

未嘗不嘆，有過未嘗不諫，諫而不得，終諫不止。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，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，仍執嫌難。以此言之，孤於齊桓良優，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！」^⑤

〔一〕諸葛瑾，字子瑜。步騭，字子山。朱然，字義封。呂岱，字定公。瑾，渠客翻。騭，職日翻。

〔二〕謂時事所當行何者為先，何者為后也。

〔三〕二色，謂班白也。少，詩照翻。長，知兩翻

〔四〕言行事是，則君臣同其是；非，則同其非也

〔5〕下之於上，不從其令而從其意。孫權自謂優於齊桓，而責其臣以管子。使吳誠有管子，亦不敢盡言於權，觀諸陸遜可見矣。

冬，十一月，壬午，以司空衛臻為司徒，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。

十二月，漢蔣琬出屯漢中。

乙丑，帝不豫。辛巳，立郭夫人為皇后。

初，太祖為魏公，以贊令劉放、^①參軍事孫資皆為秘書郎。文帝即位，更名秘書曰中書，以放為監，資為令，遂掌機密。^②帝即位，尤見寵

任，皆加侍中、光祿大夫，封本縣侯。③是時，

帝親覽萬機，數興軍旅，腹心之任，皆二人管之。每有大事，朝臣會議，常令決其是非，擇而行之。

中護軍蔣濟上疏曰：④「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，

左右太親者身蔽，古之至戒也。往者大臣秉事，

外內扇動；⑤陛下卓然自覽萬機，莫不祇肅。夫

大臣非不忠也，然威權在下，則眾心慢上，勢之常也。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，願無忘之於左右。

左右忠正遠慮，未必賢於大臣，至於便辟取合，

或能工之。⑥今外所言，輒云『中書』。雖使恭

慎，不敢外交，但有此名，猶惑世俗。況實握事

要，日在目前，儻因疲倦之間，有所割制，^⑦眾

臣見其能推移於事，即亦因時而向之。一有此端，

私招朋援，臧否毀譽必有所興，^⑧功負賞罰必有

所易，^⑨直道而上者或壅，曲附左右者反達，因

微而入，緣形而出，意所狎信，不復猜覺。此宜

聖智所當早聞，外以經意，則形際自見；^⑩或恐

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，莫適以聞。^⑪臣竊

亮陛下潛神默思，公聽并觀，若事有未盡於理而

物有未周於用，將改曲易調，^⑫遠與黃、唐角功，

^⑬近昭武、文之績，豈牽近習而已哉！然人君不

可悉任天下之事，必當有所付；若委之一臣，自

非周公旦之忠，管夷吾之公，則有弄機^⑭敗官之敝。當今柱石之士雖少，至於行稱一州，智效一官，忠信竭命，各奉其職，可并驅策，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！」^⑮帝不聽。^⑯及寢疾，深念后事，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，與領軍將軍夏侯獻、武衛將軍曹爽、^⑰屯騎校尉曹肇、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。爽，真之子；肇，休之子也。帝少與燕王宇善，故以后事屬之。^⑱

〔二〕鄆縣，漢屬沛郡，王莽改曰贊治，魏分屬譙郡。或曰贊，相也，凡出令使之贊相，因為官名。蓋魏武霸府所置也。

〔2〕漢桓帝延熹二年，置祕書監；魏武為魏王，置祕書令丞，典尚書奏事，黃初初，改為中書，置監、令，中書有監、令自此始。自魏及晉，遂為要官，荀勗所謂鳳凰池也。更，工衡翻。

〔3〕放，涿郡方城人。資，太原中都人。

〔4〕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所上，通鑒因敘放、資事而書之於此。

〔5〕蓋謂文帝時也。或曰：謂受遺大臣也。

〔6〕便，毗連翻。辟，讀曰僻。

〔7〕謂因人主疲倦之時，有所剖割而制斷也。

〔8〕否，音鄙。譽，音余。

〔9〕負，罪也；易則賞罰不當乎功罪。

〔10〕言放、資日在左右，狎而信之，不復覺其為奸；非若早聞忠言，自覽萬機，外以示經意國事，則放、資之形際必呈露而不可掩矣。

〔11〕適，丁曆翻。

〔12〕以琴瑟為喻也。

〔13〕角者，兩兩相當也。黃、唐，黃帝、唐堯。

〔14〕按，弄機，另本作「弄權」。

〔15〕專吏，謂專任放、資。

〔16〕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。通鑒因放、資患失之心以誤帝託孤之事，遂書之於此以先事。

〔一七〕魏制：領軍將軍主中壘、五校、武衛等三營。武衛將軍，蓋領武衛營也。太祖以許褚典宿衛，遷武衛中郎將，武衛之號自此始。后又遷武衛將軍，於是武衛始有將軍之號。晉泰始初，罷武衛將軍官。

〔一八〕少，詩照翻。屬，之欲翻。

劉放、孫資久典機任，獻、肇心內不平；殿中有雞棲樹，二人相謂曰：「此亦久矣，其能復几！」^①放、資懼有后害，陰圖間之。燕王性恭良，陳誠固辭。帝引放、資入臥內，問曰：「燕王正爾為？」^②對曰：「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。」帝曰：「誰可任者？」時惟曹爽獨在帝側，

放、資因荐爽，且言：「宜召司馬懿與相參。」

帝曰：「爽堪其事不？」③爽流汗不能對。放躡

其足，耳之曰：④「臣以死奉社稷。」帝從放、

資言，欲用爽、懿，既而中變，敕停前命；放、

資復入見說帝，帝又從之。放曰：「宜為手

詔。」帝曰：「我困篤，不能。」放即上床，執

帝手強作之，遂齎出，大言曰：「有詔免燕王宇

等官，不得停省中。」皆流涕而出。⑤甲申，以

曹爽為大將軍。帝嫌爽才弱，復拜尚書孫資為大

將軍長史以佐之。⑥是時，司馬懿在汲，⑦帝令給

使辟邪⑧齎手詔召之。先是，燕王為帝畫計，以

為關中事重，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，^⑨事已施行。懿斯須得二詔，前后相違，疑京師有變，乃疾驅入朝。

〔二〕殿中畜雞以司晨，棲於樹上，因謂之雞棲樹獻、肇指以喻放、資。一言而發司馬氏篡魏之機，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！以此觀獻、肇之輕脫，又何足以託孤哉！復扶又翻。几，居豈翻。

〔2〕言其性恭良，為事正如此也。

〔3〕不，讀曰否。

〔4〕附耳語之也。

〔5〕《考異》曰：「宇性恭良，陳誠固辭。帝引見放、資入臥內，問曰：『燕王正爾為？』」放、資對曰：「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。」帝曰：「曹爽可代宇否？」放、資因贊成之。又添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，帝維其言。放、資既出，帝意復變，詔止宣王勿來。尋更見放、資曰：「我自召太尉，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。」命更為詔，帝獨召爽與放、資俱受詔命，遂免宇獻、肇、朗官。」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，若言放、資本情，則於時非美，故遷就而為之諱也。今依習鑿齒《漢晉春秋》、郭頒《世語》，似得其實。

〔6〕為下爽出孫禮張本。復，扶又翻。

〔7〕時自遼東還師，次於汲也。汲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。

〔8〕辟邪，給使之名，猶漢丞相倉頭呼為宜祿也。

〔9〕關中事重，謂備蜀及撫安氏羌也。軹縣，屬河內郡。賢曰：軹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。五代志：軹關，在河內郡王屋縣。杜佑曰：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。

魏烈祖明皇帝 景初三年（己未 公元239年）

春，正月，懿至，入見，帝執其手曰：「吾以后事屬君，^①君與曹爽輔少子。死乃可忍，吾忍死待君，得相見，無所復恨矣！」乃召齊、秦

二王以示懿，別指齊王芳謂懿曰：「此是也，君諦視之，勿誤也！」^②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。懿頓首流涕。是日，立齊王為皇太子。帝尋殂。^③帝沈毅明敏，^④任心而行，料簡功能，屏絕浮偽。行師動眾，論決大事，謀臣將相，咸服帝之大略。性特強識，雖左右小臣，官簿性行，名跡所履，及其父兄子弟，一經耳目，終不遺忘。

〔一〕屬，之欲翻。按音囑。

〔二〕

〔二〕諦，丁計翻，審也。

〔三〕陳壽曰：年三十六。裴松之曰：按魏武以建

安九年八月定鄴，文帝始納甄后，明帝應以十年生，計

至此年正月，整三十四年耳。時改正朔，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，可強名三十五年，不得三十六也。

〔十〕沈，持林翻。

孫盛論曰：聞之長老，魏明帝天姿秀出，立發垂地，口吃少言，^①而沈毅好斷。初，諸公受遺輔導，帝皆以方任處之，^②政自己出。優禮大臣，開容善直，雖犯顏極諫，無所摧戮，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。然不思建德垂風，不固維城之基，^③至使大權偏據，社稷無衛，悲夫！

〔一〕吃，居乞翻；言蹇也。

〔2〕謂使曹休鎮淮南、曹真鎮關中、司馬懿屯宛也。處，昌呂翻。

〔3〕詩曰：宗子維城。此言帝猜忌宗室，以亡魏太子即位，年八歲；大赦。尊皇后曰皇太后，加曹爽、司馬懿侍中，假節鉞，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。①諸所興作宮室之役，皆以遺詔罷之。②爽、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，爽以懿年位素高，常父事之，每事咨訪，不敢專行。③

〔一〕晉《職官志》曰：持節都督無定員。前漢遣使始有持節。光武建武初，徵伐四方，始權時置督軍御史，事竟罷。建安中，魏武為相，始遣大將軍督之，二

十一年，徵孫權還，遣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。文帝黃初三年，始置都督諸州軍事，或領刺史。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黃鉞，則總統內外諸軍矣。錄尚書事，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，今爽懿既督中外諸軍，又錄尚書事，則文武大權，盡歸之矣。自此迄於六朝，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。

〔2〕曰以者，非遺詔真有此指也。

〔3〕或問使爽能守此而不變，可以免魏室之禍否？曰：貓鼠不可以同穴，使爽能率此而行之，亦終為懿所啖食耳。

初，并州刺史東平畢軌^①及鄧颺、李勝、何晏、丁謐皆有才名，而急於富貴，趨時附勢，明

帝惡其浮華，皆抑而不用。曹爽素與親善，及輔政，驟加引擢，以為腹心。晏，進之孫；謐，斐之子也。②晏等咸共推戴爽，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。丁謐為爽畫策，使爽白天子發詔，轉司馬懿為太傅，外以名號尊之，內欲令尚書奏事，先來由己，得制其輕重也。爽從之。③二月，丁丑，以司馬懿為太傅，以爽弟羲為中領軍，訓為武衛將軍，彥為散騎常侍、侍講，④其余諸弟皆以列侯侍從，出入禁闥，貴寵莫盛焉。

〔二〕《姓譜》：畢公高之后。

〔2〕何進見漢靈帝紀。可斐事見六十六卷獻帝建安十六年。

〔3〕為下懿族爽等張本。

〔4〕以在少帝左右，令侍講說。侍講之官，起乎此也。

爽事太傅，禮貌雖存，而諸所興造，希復由之。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仆射，而以何晏代之，以鄧颺、丁謐為尚書，畢軌為司隸校尉。晏等依勢用事，附會者升進，違忤者罷退，內外望風，莫敢忤旨。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：「何平叔外靜而內躁，銛巧好利，不念務本，①吾恐必先

惑子兄弟，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！」晏等遂與嘏不平，因微事免嘏官。又出盧毓為廷尉，^②畢軌又枉奏毓免官，眾論多訟之，乃復以為光祿勳。孫禮亮直不撓，爽心不便，出為揚州刺史。^③

〔一〕何晏，字平叔。銛，思廉翻，利也。好，呼到翻。按銛，音顯。銛巧，投機取巧也。

〔二〕尚書內朝官，九卿外朝官，故云出。

〔三〕傅嘏、盧毓、孫禮所以不合於曹爽者，其心未背曹氏也；及其合於司馬懿，則事不可言矣。三子者豈本心所欲哉？勢有必至，事有固然也。撓，奴教翻。

三月，以徵東將軍滿寵為太尉。

夏，四月，吳督軍使者羊銜道擊遼東守將，

俘人民而去。^①

〔二〕果如蔣濟所料。督軍使者，漢官也，魏黃初二年，罷督軍官，而吳猶仍漢制。

漢蔣琬為大司馬，東曹掾犍為楊戲，素性簡略，琬與言論，時不應答。或謂琬曰：「公與戲語而不應，其慢甚矣！」琬曰：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^①面從后言，古人所誠。^②戲欲贊吾是邪，則非其本心；欲反吾言，則顯吾之非，是以默然，是戲之快也。」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：「作事憤憤，^③誠不及前人。」或以白琬，主者請推治敏，

琬曰：「吾實不如前人，無可推也。」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，琬曰：「苟其不如，則事不理，事不理，則憤憤矣。」后敏坐事系獄，眾人猶懼其必死，琬心無適莫，^④敏得免重罪。^⑤

〔一〕左傳：鄭子產謂子皮曰：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；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！

〔二〕尚書：舜、禹君臣之相告戒，其言曰：汝無面從，退有后言。

〔三〕督農，猶魏、吳之典農也。憤，古悔翻，悶悶也。

〔4〕《論語》，孔子曰：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謝顯道曰：適，可也；莫，不可也。

〔5〕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。

秋，七月，帝始親臨朝。

八月，大赦。

冬，十月，吳太常潘濬卒。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，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。岱時年已八十，體素精勤，躬親王事，與遜同心協規，有善相讓，南士稱之。

十二月，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，^①自稱平南將軍，攻零陵、桂陽，搖動交州諸郡，眾數萬人，呂岱自表輒行，星夜兼路，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，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，攻討一年，破之，斬式及其支黨，郡縣悉平。^②岱復還武昌。

〔二〕臨賀縣，漢屬蒼梧郡，縣臨賀水，因以為名。吳分立為臨賀郡；唐為賀州。廖，力救翻，今力弔翻。

〔三〕當方面者當如呂岱；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。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，有罪，徙廬陵；諸葛瑾、步騭為之請。吳主曰：「昔胤年少，初無功勞，橫受精兵，爵以侯將，^①蓋念公瑾以

及於胤也。而胤恃此，酗淫自恣，前後告諭，曾無悛改。孤於公瑾，義猶二君，^②樂胤成就，豈有已哉！迫胤罪惡，未宜便還，且欲苦之，使自知耳。以公瑾之子，而二君在中間，苟使能改，亦何患乎！」瑜兄子偏將軍峻卒，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。吳主曰：「昔走曹操，拓有荊州，皆是公瑾，^③常不忘之。初聞峻亡，仍欲用護。聞護性行危險，用之適為作禍，故更止之。孤念公瑾，豈有已哉！」

〔二〕謂既受侯爵，又將兵也。將，即亮翻。

〔2〕二君，謂諸葛瑾、步騭也。

〔3〕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。

十二月，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。^①

〔二〕用地正事見卷景初元年。是時仍用景初曆，但不以十一月為正耳。

◎魏邵陵厲公·上

①

〔一〕諱芳，字蘭卿；明帝無子，養以為子。謚法殺戮無辜曰厲。帝后以失權，為司馬氏所廢，以其不終加以惡謚。陳壽志三少帝紀皆書本爵，此書見廢后之爵。

自此以後，例如，此惟高貴鄉公書本爵，蓋見弑之後，不復有他號也。帝之廢也，歸藩於齊。魏世譜曰：晉受禪，封齊王為邵陵縣公，泰始十年薨，謚曰厲。扈蒙曰：暴慢無親曰厲。

魏邵陵厲公 正始元年（庚申 公元240年）

春，旱。

越巂蠻夷數叛漢，殺太守，^①是后太守不敢之郡，寄治安定縣，去郡八百余里。^②漢主以巴西張嶷為越巂太守，嶷招慰新附，誅討強猾，蠻夷畏服，郡界悉平，復還舊治。^③

〔一〕自諸葛亮平高定之后，越嶲夷數反，殺太守龔祿、焦璜。，嶲音髓。數，所角翻。

〔二〕安定縣不見於志，當是因越嶲移治而暫立也

〔三〕漢越嶲郡治邛都縣。嶲，魚力翻。

冬，吳飢。

魏邵陵厲公 正始二年（辛酉 公元241

年）

春，吳人將伐魏。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：「今天棄曹氏，喪誅累見，^①虎爭之際而幼童泣事。陛下身自御戎，取亂侮亡，^②宜滌荊、揚之

地，^③舉強羸之數，使強者執戟，羸者轉運。西命益州，軍於隴右，^④授諸葛瑾、朱然大眾，直指襄陽，陸遜、朱桓別徵壽春，大駕入淮陽，曆青、徐。^⑤襄陽、壽春，困於受敵，長安以西，務御蜀軍，許、洛之眾，勢必分離，掎角并進，民必內應。將帥對向，或失便宜，一軍敗績，則三軍離心。便當秣馬脂車，陵蹈城邑，乘勝逐北，以定華夏。若不悉軍動眾，循前輕舉，則不足大用，易於屢退，民疲威消，時往力竭，非上策也。」吳主不能用。^⑥

〔一〕「殷札」，一作「殷禮」。喪誅，謂魏累有大喪，蓋天誅也。

〔二〕書仲虺之誥之辭。

〔三〕滌，洗也，言舉國興師后無留者，其地如洗也。

〔四〕益州，謂蜀也。

〔五〕前漢之淮陽，后漢章帝改曰陳郡；此直謂淮水之陽耳。

〔六〕傾國出師，決勝負於一戰，苻堅之所以亡也。吳主非不能用殷札之計，不肯用也。

夏，四月，吳全琮略淮南，決芍陂，^①諸葛恪攻六安，朱然圍樊，諸葛瑾攻柘中。^②徵東將軍王凌、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，琮敗走。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，^③或曰：「賊盛，不可迫。」質曰：「樊城卑兵少，故當進軍為之外援，不然，危矣。」遂勒兵臨圍，城中乃安。

〔二〕賢曰：芍陂今在壽州安丰縣東，陂徑百里，灌田萬頃。《華夷對境圖》：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，與陽泉、大業并孫叔敖所作，開溝引水為子午渠，開六門，灌田萬頃。芍，音鵠。

〔2〕襄陽記曰：相，讀如租稅之租。相中在上黃界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。魏時夷正權敷兄弟三人、部曲萬余家屯此，分布在中廬、宜城西山鄢、沔二谷中，土地平敞，宜桑麻，有水陸良田。沔南之膏腴沃壤，謂之相中。杜佑曰：相中，在襄州南漳縣界。楊正衡曰：相側瓜翻。

〔3〕魏荊州統江夏、襄陽、南陽、新城、魏興、上庸。

五月，吳太子登卒。

吳兵猶在荊州，太傅懿曰：「相中民夷十萬，隔在水南，流離無主，樊城被攻，曆月不解，此

危事也，請自討之。」六月，太傅懿督諸軍救樊。吳軍聞之，夜遁。追至三州口，^①大獲而還。

〔一〕三州口，謂荊、豫、揚三州之口。魏荊州之地，東至江夏，豫州之地，南至弋陽，揚州之地，西至六安，三州口當在其間。又按王昶傳：昶督荊、豫諸軍事，自宛徙屯新野，習水軍於三州，則三州蓋地名。口水口。

閏月，吳大將軍諸葛瑾卒。瑾太子恪先已封侯，^①吳主以恪弟融襲爵，攝兵業，^②駐公安。

〔二〕按「太子」，另本作「長子」。

〔三〕攝，領也，承也，領父之兵，承公之業也。

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，^①道險，

運糧難，卒無成功。乃多作舟船，欲乘漢、沔東下，襲魏興、上庸。^②會舊疾連動，未時得行。

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，還路甚難，非長策也。漢主遣尚書令費禕、中監軍姜維等喻指。^③琬乃上言：「今魏跨帶九州，根蒂滋蔓，平除未易。若東西并力，首尾掎角，雖未能速得如志，且當分裂蠶食，先摧其支黨。然吳期二三，連不克果。」

^④輒與費禕等議，以涼州胡塞之要，進退有資，且羌、胡乃心思漢如渴，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。

^⑤若維徵行，御制河右，臣當帥軍為維鎮繼。^⑥今

涪水陸四通，惟急是應，若東西有虞，^⑦赴之
難，清徙屯涪。」^⑧漢主從之。

〔一〕關中之地，沃野千里，秦之故國，謂之秦川
〔二〕漢、沔之水，自漢中東曆魏興、上庸以達於
襄陽。欲爭天下，則當出兵秦川，魏興、上庸，非其地
也。

〔三〕中監軍，即中護軍之任也。蜀置前監軍、后
監軍、中監軍，位三軍師之下

〔四〕克，能也；果，決也；言不能決然進兵也。

〔五〕涼州之地，蜀惟得武都、陰平二郡而已。

〔六〕帥，讀曰率。

〔七〕按「東西」，另本作「東北」。

〔八〕涪縣，漢屬廣漢郡，蜀屬梓潼郡。涪，音浮

朝廷欲廣田畜谷於揚、豫之間，使尚書郎汝

南鄧艾行陳、項以東至壽春。①艾以為：「昔太

祖破黃巾，因為屯田，積谷許都以制四方。②今

三隅已定，事在淮南，每大軍出徵，運兵過半，

功費巨億。陳、蔡之間，土下田良，可省許昌左

右諸稻田，并水東下，③令淮北屯二萬人，淮南

三萬人，什二分休，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；④益

開河渠以增溉灌，通漕運。計除眾費，歲完五百

萬斛以為軍資，六、七年間，可積三千萬斛於淮

上，^⑤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。以此乘吳，無不克矣。」太傅懿善之。是歲，始開廣漕渠，每東南有事，大興軍眾，泛舟而下，達於江、淮，資食有儲而無水害。^⑥

〔一〕陳縣，漢屬陳國項縣，漢屬汝郡。《晉志》二縣普屬梁國。行，下孟翻。

〔二〕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。

〔三〕汝水、潁水、潁蕩渠水、渦水皆經陳蔡之間而東入淮。

〔四〕五萬人分一萬番休迭戍，周而復始，是常有四萬人屯田。

〔5〕按「三」，另本作「二」。

〔6〕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。

管寧卒。寧名行高潔，人望之者，邈然若不可及，即之熙熙和易。能因事導人於善，人無不化服。及卒，天下知與不知，聞之無不嗟嘆。

魏邵陵厲公 正始三年（壬戌 公元242年）

春，正月，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。①

〔一〕蜀諸軍時皆屬蔣琬，姜維所領偏軍耳。

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，大赦。

三月，昌邑景侯滿寵卒。秋，七月，乙酉，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。

吳主遣將軍聶友、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、珠崖。^①

〔二〕儋耳、珠崖，漢武帝開以為郡屬交趾州，元帝以后棄之。聶，尼輒翻。儋，都甘翻。按珠崖，亦作珠。崖。

八月，吳主封子霸為魯王。霸，和母弟也，寵愛崇特，與和無殊。^①尚書仆射是儀領魯王傳，上疏諫曰：「臣竊以為魯王天挺懿德，兼資文武，

當今之宜，宜鎮四方，為國藩輔。宣揚德美，廣耀威靈，乃國家之良規，海內所瞻望。且二宮宜有降殺，以正上下之序，明教化之本。」書三、四上，吳主不聽。

〔一〕為后吳廢和誅霸張本。

魏邵陵厲公 正始四年（癸亥 公元253年）

春，正月，帝加元服。吳諸葛恪襲六安，^①掩其人民而去。

〔二〕漢六安國都六縣；後漢為六安侯國，屬廬江郡；晉為六縣屬廬江郡。

夏，四月，立皇后甄氏，大赦。后，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。

五月，朔，日有食之，既。

冬，十月，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，疾益甚，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、鎮北大將軍，督漢中。十一月，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

吳丞相顧雍卒。

吳諸葛恪遠遣諜人觀相徑要，欲圖壽春。太傅懿將兵入舒，^①欲以攻恪，吳主徙恪屯於柴桑。

②

〔一〕舒縣，屬廬江郡，春秋之故國也，時在吳、魏境上棄而不耕，去皖口甚近。

〔二〕柴桑縣，漢屬豫章郡，吳屬武昌郡，有柴桑山，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。杜佑曰：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，即古之柴桑縣。宋白曰：江州瑞昌縣，蓋柴桑之舊城。

步騭、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：「自蜀還者，

咸言蜀欲背盟，與魏交通，多作舟船，繕治城郭。

又，蔣琬守漢中，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，乘虛以掎角之，反委漢中，還近成都。事已彰灼，無所復疑，宜為之備。」吳主答曰：「吾待蜀不薄，聘享盟誓，無所負之，何以致此！司馬懿前來入舒，旬日便退。蜀在萬里，何知緩急而使出兵乎？昔魏欲入漢川^①，此間始嚴，亦未舉動，^②會聞魏還而止，^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！人言苦不可信，朕為諸君破家保之。」

〔一〕曹真欲入漢中，事見七十一卷，明帝太和四年。

〔二〕謂嚴兵而未發也。

〔3〕還，從宣翻，又如字。

徵東將軍、都督揚、豫諸軍事王昶^①上言：「地有常險，守無常勢。今屯宛去襄陽三百余里，有急不足相赴。」遂徙屯新野。^②

〔1〕據王昶傳，揚當作「荊」。

〔2〕新野縣，屬南陽郡。

宗室曹冏^①上書曰：

〔1〕裴松之曰：冏，中常侍兄叔興之后，少帝之族祖也。

「古之王者，必建同姓以明親親，必樹異姓以明賢賢。親親之道專用，則其漸也微弱；賢賢之道偏任，則其敝也劫奪。」^①先聖知其然也，故博求親疏而并用之，故能保其社稷，曆紀長久。

②今魏尊尊之法雖明，親親之道未備，或任而不重，或釋而不任。臣竊惟此，^③寢不安席，謹撰合所聞，論其成敗。^④曰：昔夏、商、周曆世數十，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則？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，

故天下同其憂；^⑤秦王獨制其民，故傾危而莫救也。秦觀周之敝，以為小弱見奪，於是廢五等之爵，立郡縣之官，^⑥內無宗子以自毗輔，^⑦外無諸

侯以為藩衛，譬猶芟刈股肱，獨任胸腹。觀者為之寒心，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，豈不悖哉！故漢祖奮三尺之劍，驅烏合之眾，五年之中，遂成帝業。何則？伐深根者難為功，摧枯朽者易為力，理勢然也。⑧漢監秦之失，封殖子弟；及諸呂擅權，圖危劉氏，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，徒以諸侯強大，槃石膠固故也。然高祖封建，地過古制，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；⑨文帝不從。至於孝景，猥用晁錯之計，削黜諸侯，遂有七國之患。⑩蓋兆發高帝，釁鐘文、景，由寬之過制，急之不漸故

也。所謂『末大必折，尾大難掉』，^⑪尾同於體，猶或不從，況乎非體之尾，其可掉哉！武帝從主父之策，下推恩之令，^⑫自是之后，遂以陵夷，子孫微弱，衣食租稅，不預政事。至於哀、平，王氏秉權，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，宗室王侯，或乃為之符命，頌莽恩德，^⑬豈不哀哉！由斯言之，非宗子獨忠孝於惠、文之間而叛逆於哀、平之際也，徒權輕勢弱，不能有定耳。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，擒王莽於已成，紹漢嗣於既絕，斯豈非宗子之力也！而曾不監秦之失策，襲周之舊制，至於桓、靈，閹宦用事，君孤立於上，臣弄

權於下；由是天下鼎沸，奸宄并爭，宗廟焚為灰燼，宮室變為榛藪。^⑭

〔一〕謂威權陵偪，劫其君而奪之也。

〔二〕紀，年紀也。

〔三〕惟，思也。

〔四〕撰，具也，音雛免翻。按撰，即撰具，

編成也。撰合，即統編也。

〔五〕呂延濟曰：與天下共其民，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，同有其利也。故天下有難，則諸侯同憂。

〔6〕呂向曰：秦皇觀周所以敝者，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，遂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吏。五等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也。

〔7〕毗，亦輔也。

〔8〕用班固漢宗室諸侯王表文意。易，以豉翻。

〔9〕賈誼《治安策》之言，見十四卷文帝六年。少，詩沼翻。治，直吏翻。

〔10〕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。

〔11〕《左傳》田無宇之言。

〔12〕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。

〔13〕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初始元年。

〔一六〕謂董卓之亂也。

「太祖皇帝龍飛鳳翔，掃除凶逆。大魏之興，於今二十有四年矣。」^①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，^②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跡。子弟王空虛之地，君有不使之民；^③宗室竄於閭閻，不聞邦國之政；權均匹夫，勢齊凡庶。內無深根不拔之固，外無磐石宗盟之助，^④非所以安社稷，為萬世之業也。且今之州牧、郡守，古之方伯、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士，兼軍武之任，或比國數人，或兄弟并據；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，與相維制，非所以強干弱枝，備萬一之虞也。今之用

賢，或超為名都之主，或為偏師之帥；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，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，^⑤非所以勸進賢能、褒異宗室之禮也。語曰：『百足之蟲，至死不僵』。^⑥以其扶之者眾也。此言雖小，可以譬大。是以聖王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。」

〔一〕自黃初受禪至是三十四年。

〔二〕五代：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漢。

〔三〕空虛，謂有封國之名，實不能有其地也。君不使之民，謂抗藩王之尊於國民之上，不得而臣使也。

〔4〕呂延濟曰：槃石，大石也，以其堅重不可轉易也。宗盟，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。

〔5〕張銑曰：言宗室位卑也。百人之上，百夫長也。

〔6〕馬蚊百足。僵，居良翻。

同冀以此論感悟曹爽，爽不能用。①

〔二〕以明帝之明，且不能用陳思王之言，況曹爽之愚闇哉！

魏邵陵厲公 正始五年（癸亥 公元243年）

春，正月，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，其州牧、都護、領武昌事如故。^①

〔二〕遜先為荊州牧、右都護，領武昌事。

徵西將軍、都督雍、涼諸軍事夏侯玄，大將軍爽之姑子也。玄辟李勝為長史，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，勸使伐蜀；太傅懿止之，不能得。三月，爽西至長安，發卒十余萬人，與玄自駱谷入漢中。^①漢中守兵不滿三萬，諸將皆恐，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。^②王平曰：「漢中去涪垂千里，賊若得關，便為深禍，^③今宜先遣劉

護軍據興勢，^④平為后拒；若賊分向黃金，^⑤平帥千人下自臨之，^⑥比爾間涪軍亦至，此計之上也。」諸將皆疑，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，遂帥所領據興勢，多張旗幟，彌亙百余里。

〔一〕駱口，駱谷口也。駱谷在漢中成固縣東北，北達扶風郿縣。

〔二〕自蔣琬屯涪，蜀之重兵在焉。

〔三〕垂，几及也。關，關城也。杜佑曰：關城，俗名張魯城，在西縣西四十里。嗚呼！王侯設險以守其國。其后關城失守，鐘會遂平行至漢中；王平謂賊若得關，遂為深禍，斯言驗矣。

〔4〕《水經注》：小成固城北百一十二里有興勢阪。《寰宇記》：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，形如一盆，外險而內有大谷，為槃道上數里，方及四門，因名興勢。東坡《指掌圖》以為在興元，恐非也。杜佑曰：興勢即洋州興道縣。《寰宇記》與《通典》合矣。宋白曰：興勢山在今興道縣西北二十里。劉護軍，劉敏也。

〔5〕黃金谷在興道縣，山有黃金峭。黃金谷有黃金戍，傍山依峭險折七里。杜佑曰：黃金戍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，張魯所筑，南接漢川，北枕古道，險固之極。

〔6〕帥，讀曰率；下同。

閏月，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，將行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，求共圍棋；於時羽檄交至，人馬環甲，嚴駕已訖，^①禕與敏對戲，色無厭倦。敏曰：「向聊觀試君耳。君信可人，必能辦賊者也。」

〔二〕環，胡慣翻，貫甲也。

夏，四月，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大將軍爽兵距興勢不得進，關中及氏、羌轉輸不能供，牛馬騾驢多死，民夷號泣道路，涪軍及費禕兵繼至。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，宜急還，

不然，將敗。鄧颺、李勝與偉爭於爽前。偉曰：「颺、勝將敗國家事，可斬也！」爽不悅。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：「《春秋》責大德重。①昔武皇帝再入漢中，几至大敗，②君所知也。今興勢至險，蜀已先據，若進不獲戰，退見邀絕，覆軍必矣，將何以任其責！」玄懼，言於爽；五月，引軍還。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，③爽爭險苦戰，僅乃得過，失亡甚眾，關中為之虛耗。

〔二〕責，責望也。德，恩德也。言責望之甚大者其恩之為甚重也。

〔2〕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及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。几，居希翻。

〔3〕自駱谷出扶風，隔以中南山，其間有二嶺：一曰沈嶺，近芒水；一曰衙嶺；一曰分水嶺。

秋，八月，秦王詢卒。

冬，十二月，安陽孝侯崔林卒。①

〔二〕謚法：大慮行節曰孝；五宗安之曰孝；慈惠愛親曰孝。

是歲，漢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，漢主乃以禕為益州刺史，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，為禕之副。時戰國多事，①公務煩猥，②禕為尚書

令，識悟過人，每省讀文書，舉目暫視，已究其意旨，其速數倍於人，終亦不忘。常以朝晡聽事，其間接納賓客，飲食嬉戲，加之博奕，每盡人之歡，事亦不廢。及董允代禕，欲數禕之所行，旬日之中，事多愆滯。③允乃嘆曰：「人才力相遠若此，非吾之所及也！」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。

〔一〕戰國者，謂國日有戰爭也。

〔二〕猥，雜也。

〔三〕愆，違也。

魏邵陵厲公 正始六年（乙丑） 公元245

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票騎將軍趙儼為司空。

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，禮秩如一，群臣多以
為言，^①吳主乃命分宮別僚。二子由是有隙。^②衛
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，以書告丞相陸遜，遜
報曰：「子弟苟有才，不憂不用，不宜私出以要
榮利；^③若其不佳，終為取禍。且聞二宮勢敵，
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厚忌也。」寄果阿附魯王，
輕為交構。遜書與琮曰：「卿不師曰碑而宿留阿

寄，④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。」琮既不納遜言，更以致隙。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。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，王自至其廨，⑤就之坐，欲與結好。績下地住立，辭而不當。績，然之子也。於是自侍御、賓客，造為二端，仇黨疑貳，滋延大臣，舉國中分。吳主聞之，假以精學，禁斷賓客往來。督軍使者羊銜道上疏曰：「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，抑絕賓客，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，遠近悚然，大小失望。或謂二宮不遵典式，就如所嫌，猶宜補察，密加斟酌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。臣懼積疑成

謗，久將宣流，而西北二隅，^⑥去國不遠，將謂二宮有順之愆，不審陛下何以解之！」

〔一〕是儀之諫，見於是卷三年。蓋諫者不特是儀也。

〔二〕史言和、霸之隙，亦兩宮僚屬交搆以成之。別，彼列翻。

〔三〕私出，謂出私門也。要，一遙翻。

〔四〕日碑事，見二十三卷漢武帝后元二年。宿，音秀。留，音溜。阿，相搏從安入聲。

〔五〕公宇也。

〔六〕蜀在西，魏在北。

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，少女小虎適票騎將軍朱據。^①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，吳主欲立王夫人為后，公主阻之；恐太子立怨己，心不自安，數譖毀太子。吳主寢疾，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，^②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，邀太子過所居。全公主使人覘視，^③因言「太子不在廟中，專就妃家計議，」又言「王夫人見上寢疾，有喜色，」吳主由是發怒，夫人以憂死，太子寵益衰。

〔一〕二女，步夫人所生也。

〔2〕孫策追謚長沙桓王。杜佑曰：孫權都建業，立兄長沙桓王廟於朱雀橋南。

〔3〕覘，丑廉翻，窺也。

魯王之黨楊竺、全寄、吳安、孫奇等共譖毀太子，吳主惑焉。陸遜上疏諫曰：「太子正統，宜有磐石之固；魯王藩臣，當使寵佚有差。彼此得所，上下獲安。」書三四上，辭情危切；①又欲詣都，口陳嫡庶之義。吳主不悅。②太常顧譚，遜之甥也，亦上疏曰：「臣聞有國有家者，必明嫡庶之端，異尊卑之禮，使高下有差，等級逾邈。如此，則骨肉之恩全，覬覦之望絕。③昔賈誼陳

治安之計，論諸侯之勢，以為勢重雖親，必有逆節之累，勢輕雖疏，必有保全之祚。故淮南親弟，不終饗國，失之於勢重也；吳芮疏臣，傳祚長沙，得之於勢輕也。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，袁盎退夫人之位，帝有怒色；及盎辨上下之義，陳人彘之戒，帝既悅懌，夫人亦悟。^④今臣所陳，非有所偏，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。」由是魯王與譚有隙。

〔二〕《論語》孔曰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程顥曰：危，獨也，與眾異而不安之謂。余按此所謂危者，謂嫡

庶無別，則亡國之禍隨之。人不敢言，而遜獨言之，所謂危也。

〔2〕《考異》曰：吳錄曰：「權時見楊竺，辟左右而論霸之才，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，宜為嫡嗣，於是權乃許立焉。既而遜有表極諫，權疑竺泄之，乃斬竺。」按竺死在太子廢后，吳錄所述妄也。

〔3〕覲，音冀。覲，音俞。

〔4〕事見十三卷漢文帝二年。

苟陂之役，①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；全琮子端、緒與之爭功，②譚承、休於吳主，吳主徙譚、承、休於交州，又追賜休死。

〔一〕二年，全琮與魏戰於芍陂。

〔二〕端、緒，琮之二子。

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，^①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，又數以消息語陸遜；魯王與楊竺共譖之，吳主怒，收粲下獄，誅。數遣中使責問陸遜，遜憤恚而卒。其子抗為建武校尉，代領遜眾，送葬東還。^②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，抗事事條答，吳主意乃稍解。

〔一〕《姓譜》：吾，本己姓，夏昆吾氏之后。夏戶雅翻。

〔二〕自荊州東還葬吳。還，從宣翻，又如字。

夏，六月，都鄉穆侯趙儼卒。^①

〔二〕謚法：中情見貌曰穆。

秋，七月，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以應魏，事泄，并黨與皆伏誅。^①

〔二〕吳曆曰：茂本魏淮南鐘離長，叛降吳。按伏誅，另本作「族誅」。

八月，以太常高柔為司空。

漢甘太后殂。^①

〔二〕甘太后，后主之母，據陳壽志，先已卒於南郡。此吳太后也，吳懿之妹，先主入蜀，始納焉。證以蜀志，其殂在是年。

吳主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，鑿句容中道，自小其至云陽西城，通會市，作邸閣。

①

〔二〕沈約曰：句容，漢舊縣，屬丹陽郡，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；有茅山，亦謂之句曲山。班固曰：會稽曲阿縣本秦云陽縣也，后漢屬吳郡。沈約曰：曲阿，本曰云陽，秦始皇改曰曲阿，吳嘉禾三年復曰云陽。今相傳秦時或言其地有天子氣，始皇鑿坑以敗其勢，截直道

使阿曲，故謂之曲阿。劉昫曰：潤州金壇縣，本曲阿縣地。會市者，作市以會商旅。句，如字。

冬，十一月，漢大司馬琬卒。

十二月，漢費禕至漢中，行圍守。^①

〔一〕魏延鎮漢中，實兵諸圍以御敵，所謂圍守也。漢尚書令董允卒；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。

董允秉心公亮，獻可替否，備盡忠益，漢主甚嚴憚之。宦人黃皓，便僻佞慧，漢主愛之。允上則正色規主，下則數責於皓。皓畏允，不敢為非，終允之世，皓位不過黃門丞。^①

〔一〕《續漢志》：黃門令丞一人，以宦者為之。費禕以選曹郎汝南陳祗代允為侍中，^①祗矜厲有威容，多技藝，挾智數，故禕以為賢，越次而用之。祗與皓相表里，皓始預政，累遷至中常侍，操弄威柄，終以覆國。自陳祗有寵，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，^②謂為自輕，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搆間故也。

〔一〕漢六曹尚書，一曹有郎六人。選曹郎，屬選部。選，須絹翻。

〔二〕謂允為輕已也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五·魏紀七】

● 魏紀七 ①

〔一〕起柔兆攝提格（丙寅），盡玄默涒灘（壬申），凡七年。

◎ 魏邵陵厲公·中《br》

魏邵陵厲公 正始七年（丙寅） 公元246年）

春，二月，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柤中，殺略數千人而去。

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，督諸軍討之；位宮敗走，儉遂屠丸都，^①斬獲首虜以千數。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，位宮不從，得來嘆曰：「立見此地將生蓬蒿。」遂不食而死。儉令諸軍不壞其墓，不伐其樹，得其妻子皆放遣之。位宮單將妻子逃竄，儉引軍還。未几，復擊之，位宮遂奔買溝。^②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，過沃沮千有余里，^③至肅慎氏南界，^④刻石紀功而還，所誅、納八千余口。^⑤論功受賞，侯者百余人。

〔二〕高句驪都於丸都之下，多大山深谷，毌丘儉傳謂懸車束馬以上丸都，可知矣。唐志：自鴨綠江口舟行百余里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。

〔三〕《后漢書》東夷傳：買溝婁，北沃沮之地，去南沃沮八百余里。句驪名城為溝婁。杜佑曰：北沃沮一名買溝婁。又曰：高句麗居紇升骨城，漢為縣，屬玄菟郡，賜以衣幘、朝服、鼓吹，常從郡受之；后稍驕恣不復詣郡，但於東界筑小城以受之，遂名此城為幘溝婁溝婁者，高麗名城也。建安中，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，在沸流水西。魏正始中，毌丘儉屠丸都，銘不耐城而還。又曰：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。北沃沮一名買溝婁，去南沃沮八百余里，與挹婁接。

〔3〕沃沮之地，在蓋馬大山之東。漢武帝滅朝鮮，開置玄菟郡，治沃沮城。后玄菟內徙，沃沮更屬樂浪。光武廢省，就以其渠帥為縣侯。其國小，迫於句驪，遂臣焉。菟，同都翻。頡，渠希翻。沮，千余翻。

〔4〕魏東夷挹婁之國，即古肅慎氏也。

〔5〕言誅殺者及納降者，總八千余口。還，從宣翻，又如字。

秋，九月，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，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，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。分荊州為二部：以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，督

右部，自武昌以西至蒲圻；^①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，督左部，代陸遜鎮武昌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陸水出長沙下雋縣，西逕蒲圻縣北，又逕蒲山北入大江，謂之陸口。江水又逕蒲山北對蒲洲，洲頭即蒲圻縣治。武昌志曰：蒲山今在嘉魚縣境，蓋蒲圻縣初置於此。宋白曰：蒲圻縣，漢沙羨縣地，吳黃武二年，於沙羨縣置蒲圻縣，在荊江口因湖以稱，故曰蒲圻。

漢大赦，大司農河南孟光^①於眾中責費禕曰：「夫赦者，偏枯之物，非明世所宜有也。衰敝窮極，必不得已，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仁

賢，百僚稱職，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，以惠奸宄之惡乎？」禕但顧謝，蹶蹶而已。

〔二〕光，河南洛陽人，漢末逃入蜀。

初，丞相亮時，有言公惜赦者，亮答曰：

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吳漢不願為赦。①先帝亦言：『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間，②

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，曾不語赦也。若劉景升、季玉父子，③歲歲赦宥，何益於治！』」由是蜀人稱亮之賢，知禕不及焉。④

〔一〕匡衡疏見三十八卷元帝永光二年。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。

〔二〕陳紀，字元方。鄭玄，字康成。

〔三〕劉琮，字季玉。

〔四〕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，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。陳壽評曰：諸葛亮為政，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，不亦卓乎？

吳人不便大錢，乃罷之。^①

〔一〕青龍四年，吳鑄大錢，十當五百。景初二年，吳又鑄大錢，一當千。

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，與大將軍費禕并錄尚書事。汶山平康夷反，維討平之。^①

〔一〕漢武帝元封二年，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；宣帝地節三年，合蜀郡；蜀又分為汶山郡，又立平康縣屬焉。杜佑曰：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邵地，冉駝所居也。宋白曰：茂州通化郡，古汶山郡。劉昫曰：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汶山叛羌，即此地也，今州城即姜維故壘。汶，讀曰岷。

漢主數出游觀，增廣聲樂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：「昔王莽之敗，豪杰并起以爭神器，才智之士思望所歸，未必以其勢之廣狹，惟其德

之薄厚也。於時更始、公孫述等多已廣大，然莫不快情恣欲，怠於為善。世祖初入河北，馮異等勸之曰：『當行人所不能為者。』遂務理冤獄，崇節儉，北州歌嘆，聲布四遠。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，^①吳漢、寇恂素未之識，舉兵助之，其余望風慕德，邳彤、耿純、劉植之徒，至於輿病齎棺，襁負而至，不可勝數。^②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。及在洛陽，嘗欲小出，銚期進諫，即時還車。^③及潁川盜起，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，聞言即行。^④故非急務，欲小出不敢；至於急務，欲自安不為；帝者之欲善也如此！故《傳》曰：

『百姓不徒附』，誠以德先之也。今漢遭厄運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。^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，以副人望。且承事宗廟，所以率民尊上也，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，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滯，私不自安。夫憂責在身者，不暇盡樂，先帝之志，堂構未成，^⑥誠非盡樂之時。願省減樂官、后宮，凡所增造，但奉修先帝所施，下為子孫節儉之教。」漢主不聽。

〔一〕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。

〔二〕事并見更始二年。彤，余中翻。勝，音升。

〔3〕《銚期傳》曰：光武嘗與期門近出，期頓首車前曰：臣聞古今之誠，變生不意，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。帝為之回輿而還。銚，音姚。

〔4〕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。

〔5〕言思望賢主混一。

〔6〕書大誥曰：若考作室，既底法；厥子乃弗肯堂，矧肯構。

魏邵陵厲公 正始八年（丁卯） 公元247

年）

春，正月，吳全琮卒。

二月，日有食之。

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，好變改法度。太尉蔣濟上疏曰：「昔大舜佐治，戒在比周；^①周公輔政，慎於其朋。^②夫為國法度，惟命世大才，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后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！終無益於治，適足傷民。宜使文武之臣，各守其職，率以清平，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！」

〔一〕舜之佐堯也，驩兜、共工自相稱弔則流放之，讒說殄行則聖之，戒比周也。好，呼到翻。

〔二〕書洛誥：周公戒成王曰：孺子其朋，其往。孔安國注曰：少子慎其朋黨，少子慎其朋黨，戒其自今已往。

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。有司奏言：

「武昌宮已二十八歲，^①恐不堪用，宜下所在，

通更伐致。」^②吳主曰：「大禹以卑宮為美。今

軍事未已，所在賦斂，若更通伐，妨損農桑，徙武昌材瓦，自可用也。」乃徙居南宮。三月，改作太初宮，^③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。^④

〔一〕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昌，至是已二十八年。

〔二〕致，謂伐材木而致之。通者，凡吳境內悉然也。

〔三〕晉太康地記曰：吳有太初宮，方三百丈。

〔一〕以下奉上，義當助作宮室。

大將軍爽用何晏、鄧颺、丁謐之謀，遷太后於永寧宮；^①專擅朝政，多樹親黨，屢改制度。

太傅懿不能禁，與爽有隙。五月，懿始稱疾，不與政事。^②

〔二〕據后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，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。又據陳壽志，太后稱永寧宮，非徙也。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，以遷字加之耳。《晉書》五行志曰：爽遷后於永寧宮，太后與帝相泣而別。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。

〔三〕為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。與，讀曰預。

吳丞相步騭卒。

帝好褻近群小，游宴后園。秋，七月，尚書何晏上言：「自今御幸式乾殿^①及游豫后園，宜皆從大臣，詢謀政事，講論經義，為萬世法。」冬，十二月，散騎常侍、諫議大夫孔乂上言：「^②今天下已平，陛下可絕后園習騎乘馬，出必御輦乘車，天下之福，臣子之願也。」帝皆不聽。

〔一〕參考魏、晉所記，式乾殿當在皇子宫。坤為母，乾為父，言皇后為天下母，以乾為式，從夫之義也。

〔二〕秦置諫大夫，掌論議。后漢增為諫議大夫。

吳主大發眾集建業，揚聲欲入寇。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丰太守王基策之，^①基曰：「今陸遜等已死，孫權年老，內無賢嗣，中無謀主。權自出則懼內，釁卒起，^②癰疽發潰，遣將則舊將已盡，新將未信。此不過欲補支黨，^③還自保護耳。」已而吳果不出。

〔一〕安丰縣，漢屬六安國，后漢屬廬江郡，魏分置安丰郡，屬豫州。策之者，計之也。

〔二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三〕，丈澗翻，縫也。

綻

是歲，雍、涼羌胡叛降漢，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，與雍州刺史郭淮、討蜀護軍夏侯霸戰於洮西。^①胡王白虎文、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，維徙之入蜀。^②淮進擊羌胡余黨，皆平之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，山南即白水源，山東即洮水源。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，又東逕臨洮、安故、狄道，又北至枹罕，入於河。諸縣皆洮東，若洮西則羌虜所居也。洮，土刀翻。

〔三〕蜀志曰：居於繁縣。據姜維傳，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。又魏志，曹真詩破叛胡治元多，蓋諸胡有治姓也。

魏邵陵厲公 正始九年（戊辰 公元248

年）

春，二月，中書令孫資，癸巳，中書監劉放，三月，甲午，司徒衛臻各遜位，以侯就第，位特進。^①

〔二〕雞棲樹之言固中，而三馬食一槽矣。

夏，四月，以司空高柔為司徒，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。邈嘆曰：「三公論道之官，無其人則缺，^①豈可以老病忝之哉！」^②遂固辭不受。

〔一〕書曰：三公論道經邦，變理陰陽，官不必備，惟其人。

〔二〕忝，辱也。

五月，漢費禕出屯漢中。自蔣琬及禕，雖身居於外，慶賞威刑，皆遙先咨斷，^①然后乃行。禕雅性謙素，當國功名，略與琬比。

〔三〕咨斷者，咨之使斷決也。

秋，九月，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。

陪陵夷反，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。^①

〔一〕涪陵縣，漢屬巴郡，蜀分置涪陵郡，唐之涪

州。宋白曰：涪州，涪陵郡，漢為涪陵縣地；蜀先主以地控江源，於此立涪陵郡，領漢平、漢葭二縣。《四夷縣道記》云：故城在蜀江之南，涪江之西。其涪江南自黔中來，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，有雞鳴峽，上有枳城即漢枳縣，豈李雄據蜀后荒廢。桓溫定蜀，別立枳縣，於今郡東北十里。周武帝保定四年，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，於故枳城立涪陵鎮；隋開皇三年，移漢平縣於鎮城，仍改漢平為涪陵縣，因鎮為名。唐為涪州，元和三年，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，敕隸黔中。按《華陽國志》云涪陵，巴之南鄙。從枳縣入，泝涪水，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，漢興常為都尉理。山險水灘，人多獍蜥，唯出丹漆蜜枳；縣即涪州所理。漢建安中，涪陵謝本以涪

陵廣大，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、漢葭二縣以為郡。璋乃分涪陵，立永寧，兼丹興、漢葭，合四縣置屬國都尉，理涪陵。蜀先主改為郡，改永寧曰萬寧，又增立漢復縣。后主又立漢平縣。《晉太康地志》省丹興縣，郡移理漢復。又言萬寧在郡南，水道九百里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。蜀后主延熙中，涪陵大姓徐巨反，鄧芝討平之。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南三百三十里，黔州是其故理，在江之東。又言：漢復縣北至涪陵九十里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。又言：漢葭在郡東百里，澧源出界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黔州城是。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。又按，漢平縣，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，羅浮山之北，岷江之南，白水入江處側近。又按，《十三州志》枳在郡東北，涪陵在郡東。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。

據謝本所論，晉志所云，今夷、費、思、播及黔府等五州，悉是涪陵故地。又《隋圖經》，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。按漢西陽在今溪州犬鄉縣界，與黔州約相去千余里，今三亭縣西北九百余里別有西陽城，乃劉蜀所置，非漢之西陽。《隋圖經》及《貞觀地志》并言蜀所置西陽為漢西陽，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。自永嘉后，沒於夷獠。元魏后圖記不傳，至后周田思鶴歸化，初於其地立奉州，續改黔州；大業中，又改黔安郡；因問隋州郡名遂與秦、漢黔中郡交互難辨。其秦黔中郡理，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。漢改黔中為武陵郡，移治義陵，即今辰州溆浦縣是。后漢移理臨沅，即今朗州所理是。今辰、錦、敘、獎、溪、澧、朗、施八州，是秦漢黔中郡地，與今黔州及夷、費、思、播隔越峻嶺，東有沅江水

及諸溪并合，而東注洞庭湖。嶺西有巴江水，一名涪陵江，自牂柯北曆播、費、思、黔等州，北注岷江。以山川言之，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，炳然自分矣。

大將軍爽，驕奢無度，飲食衣服，擬於乘輿。尚方珍玩，充牣其家；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。作窟室，綺疏四周，^①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。弟羲深以為憂，數涕泣諫止之，爽不聽。爽兄弟數俱出游，司農沛國桓范謂曰：「總萬機，典禁兵，不宜并出。若有閉城門，誰復內入者？」爽曰：「誰敢爾邪！」

〔二〕窟室，掘地為室也。賢曰：綺疏，謂鏤為綺文。

初，清河、平原爭界，八年不能決。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。^①爽信清河之訴，云圖不可用，禮上疏自辨，辭頗剛切。爽大怒，劾禮怨望，結刑五歲。^②久之，復為并州刺史，往見太傅懿，有忿色而無言。懿曰：「卿得并州少邪？恚理分界失分乎？」^③禮曰：「何明公言之乖也！禮雖不德，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！本謂明公齊蹤伊、呂，匡輔魏室，上報明帝之托，下建萬世之勛。今社稷將危，天下凶凶，

此禮之所以不悅也！」因涕泣橫流。懿曰：「且止，忍不可忍！」^④

〔二〕烈祖，明帝也，封平原王。畫壤分國，有地圖在天府。《周禮》有天府，鄭玄注云：掌祖廟之寶藏又賢能之書皆藏於天府。

〔三〕結刑五歲者，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輸作也。劾，戶概翻，又戶得翻。

〔四〕魏并州統太原、上黨、西河、雁門、新興。冀州大於諸州，并州遠接荒外，故意其缺望。懿多權數，以此言擿發禮耳。少，詩沼翻。

〔五〕至此，禮入懿數中矣。

冬，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，過辭太傅懿。

懿令兩婢侍，持衣，衣落；指口言渴，婢進粥，

懿不持杯而飲，粥皆流出沾胸。勝曰：「眾情謂

明公舊風發動，^①何意尊體乃爾！」懿使聲氣才

屬，^②說：「年老枕疾，死在旦夕。君當屈并州，

并州近胡，好為之備！恐不復相見，以子師、昭

兄弟為托。」勝曰：「當還忝本州，^③非并

州。」懿乃錯亂其辭曰：「君方到并州？」勝復

曰：「當忝荊州。」懿曰：「年老意荒，不解君

言。^④今還為本州，盛德壯烈，好建功勛！」勝

退，告爽曰：「司馬公尸居余氣，形神已離，不

足慮矣。」^⑤他日，又向爽等垂泣曰：^⑥「太傅病不可復濟，令人愴然！」故爽等不復設備。

〔一〕魏武之辟懿也，懿辭以風痺，故勝以為舊風發動。

〔二〕詐為羸憊之狀也。屬，之欲翻。

〔三〕李勝，南陽人，故謂荊州為本州。

〔四〕解，戶買翻，曉也。

〔五〕言其形神已離，惟尸在而余殘喘耳。

〔六〕無聲而出涕，曰垂泣。

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，請與相見。十二月，丙戌，輅往詣晏，晏與之論《易》。時鄧颺

在坐，謂輅曰：「君自謂善《易》，而語初不及《易》中辭義，何也？」輅曰：「夫善《易》者不言《易》也。」晏含笑贊之曰：「可謂要言不煩也！」因謂輅曰：「試為作一卦，知位當至三公不？」^①又問：「連夢見青蠅數十，來集鼻上，驅之不去，何也？」輅曰：「昔元、凱輔舜，^②周公佐周，皆以和惠謙恭，享有多福，此非卜筮所能明也。今君侯位尊勢重，而懷德者鮮，畏威者眾，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。又，鼻者天中之山，^③『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。』今青蠅臭惡而集之，位峻者顛，輕豪者亡，不可不深思也！願君

侯哀多益寡，④非禮不履，然后三公可至，青蠅可驅也。」颺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譚。」輅曰：「夫老生者見不生，常譚者見不譚。」⑤輅還邑舍，⑥具以語其舅。舅責輅言太切至，輅曰：「與死人語，何所畏邪！」舅大怒，以輅為狂。

〔二〕不，讀曰否。

〔二〕《左傳》：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蒼舒、隤斂、檇戴、大臨、彤降、庭堅、仲容、叔達，齊聖廣淵，明允篤誠，天下之民謂之「八愷」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伯奮、仲堪、叔獻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，忠肅共懿，宜慈惠和，天下之民謂之「八元」。

〔3〕相書以鼻為天中，自唇以上為人中。裴松之曰：相書謂鼻之所有為天中，鼻有山象，故曰天中之山。

〔4〕裒，蒲侯翻，與培同，取也。《爾雅》：裒，鳩、樓，聚也。徐云：樓斂也。此言晏據權勢，揆分為多，當思自減損也。

〔5〕言必見其死也。譚，與談同。

〔6〕邑舍，平原邑邸也。

吳交趾、九真夷賊攻沒城邑，交部騷動。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境，喻以恩信，降者五萬余家，州境復清。

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、散騎常侍昭謀誅

曹爽。^①

〔二〕懿雖稱疾，先已置二子於要地矣。

魏邵陵厲公 嘉平元年（己巳） 公元249

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午，帝謁高平陵，^①大將軍爽

與弟中領軍羲、武衛將軍訓、散騎常侍彥皆從。

太傅懿以皇太后令，閉諸城門，勒兵據武庫，授

兵出屯洛水浮橋，^②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，

據爽營，太仆王觀行中領軍事，據羲營。因奏爽

罪惡於帝曰：「臣昔從遼東還，先帝詔陛下、秦王及臣升御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后事為念。」^③臣言『太祖、高祖亦屬臣以后事，^④此自陛下所見，無所憂苦。萬一有不如意，臣當以死奉明詔。』今大將軍爽，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，內則僭擬，外則專權，破壞諸營，盡據禁兵，群官要職，皆置所親，殿中宿衛，易以私人，根據槃互，縱恣日甚。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，伺察至尊，離間二宮，傷害骨肉，天下洶洶，人懷危懼。陛下便為寄坐，^⑤豈得久安！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。臣雖朽邁，^⑥敢忘往言！太尉臣濟等

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衛，奏永寧宮，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。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『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，以稽車駕；敢有稽留，便以軍法從事！』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，伺察非常。」^⑦爽得懿奏事，不通；迫窘不知所為，留車駕宿伊水南，^⑧伐木為鹿角，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。^⑨

〔二〕高平陵，明帝陵也。《水經注》：大石山在洛陽南，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。孫盛曰：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。

〔2〕《水經注》：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，漢之小苑門也，對閶闔，南直洛水浮桁。

〔3〕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。

〔4〕屬，之欲翻。

〔5〕寄坐，謂雖處天子之位，猶寄寓也。

〔6〕朽邁，謂年老衰朽，日月已過也。

〔7〕輒，專也。懿雖挾太后以臨爽，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，以天小在爽所也。

〔8〕《水經注》：來儒之水，出於半石之山，西南流逕大石山，又西至高都城東，西入伊水。伊水又東北過伊闕中，又東北至洛陽縣南，北入於洛。

〔9〕魏武創業，令州郡例置田官，故洛陽亦有屯田兵。

懿使侍中高陽、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，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，唯免官而已，^①以洛水為誓。泰，群之子也。

〔二〕魏、晉之制，有殿中將軍、中郎、校尉、司馬。尹大目說爽，猶未疑司馬氏也，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。

初，爽以桓范鄉里老宿，^①於九卿中特禮之，然不甚親也。及懿起兵，以太后令召范，欲使行中領軍。范欲應命，其子止之曰：「車駕在外，

不如南出。」范乃出。至平昌城門，^②城門已閉。門候司蕃，故范舉吏也，^③范舉手中版以示之，矯曰：「有詔召我，卿促開門！」蕃欲求見詔書，^④范呵之曰：「卿非我故吏邪？何以敢爾！」乃開之。范出城，顧謂蕃曰：「太傅圖逆，卿從我去！」蕃徒行不能及，遂避側。^⑤懿謂蔣濟曰：「智囊往矣！」濟曰：「范則智矣，然駑馬戀棧豆，爽必不能用也。」^⑥

〔一〕范，沛國人，譙、沛鄉里也。老，耆也。宿舊也。

〔2〕《水經注》：平昌門，故平門也，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。

〔3〕司，姓也。《左傳》鄭有司臣。

〔4〕以此觀之，此時猶用版詔，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。

〔5〕避於道旁也。

〔6〕駑，音奴。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，必不能用范計。棧，士限翻。

范至，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，發四方兵以自輔。爽疑未決，范謂羲曰：「此事昭然，卿用讀書何為邪！於今日卿等門戶，求貧賤復可得乎！」

且匹夫質一人，尚欲望活；^①卿與天子相隨，令於天下，誰敢不應也！」俱不言。范又謂羲曰：「卿別營近在闕南，^②洛陽典農治在城外，^③呼召如意。今詣許昌，不過中宿，^④許昌別庫，足相被假；^⑤所憂當在谷食，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。」羲兄弟默然不從，自甲夜至五鼓，^⑥爽乃投刀於地曰：「我亦不失作富家翁！」范哭曰：「曹子丹佳人，生汝兄弟，犢耳！^⑦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！」

〔二〕此謂漢末劫質也。質，音致。

〔2〕中領軍營，懿已遣王觀據之，惟別營在耳。

〔3〕洛陽典農中郎將、典農都尉所鈐也。

〔4〕中宿，次宿也。《左傳》曰：命汝三宿，汝中宿至。

〔5〕許昌別庫貯兵甲；洛陽有武庫，故曰別庫。被假，謂授兵也。被，皮義翻。

〔6〕甲夜，初夜也。夜有五更：一更為甲夜，二更為乙夜，三更為丙夜，四更為丁夜，五更為戊夜。

〔7〕曹真，字子丹。，與豚同。小豕曰，小牛曰犢。

爽乃通懿奏事，白帝下詔免己官，奉帝還宮。爽兄弟歸家，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；^①四角作高樓，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。爽挾彈到后園中，樓上便唱言：「故大將軍東南行！」爽愁悶不知為計。

〔二〕洛陽令所主吏卒也。

戊戌，有司奏：「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，疑有奸。」收當付廷尉考實，辭云：「爽與尚書何晏、鄧颺、丁謐、司隸校尉畢軌、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，須三月中發。」於是收爽、

羲、訓、晏、颺、謐、軌、勝并桓范皆下獄，劾以大逆不道，與張當俱夷三族。^①

〔二〕《考異》曰：魏氏春秋曰：「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，晏窮治黨與，冀以獲宥。宣王曰：『凡有八族，』晏疏丁、鄧等七姓。宣王曰：『未也。』晏窮急乃曰：『豈謂晏乎？』宣王曰：『是也。』乃收晏。」按宣王方治爽黨，安肯使晏典其獄！就令有之，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！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。

初，爽之出也，司馬魯芝留在府，聞有變，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。^①及爽解印綬，^②將出，主簿楊綜止之曰：「公挾主握權，舍此以至東市

乎？」③有司奏收芝、綜治罪，太傅懿曰：「彼各為其主也。宥之。」頃之，以芝為御史中丞，綜為尚書郎。

〔一〕營騎，大將軍營騎士也。津門，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，亦曰建城明。騎，奇寄翻。

〔二〕綬，音受。

〔三〕言必將見誅於市也。

魯芝將出，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。敞，毗之子也，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，敞與之謀曰：

「天子在外，太傅閉城門，人云將不利國家，於事可得爾乎？」①憲英曰：「以吾度之，太傅此

舉，不過以誅曹爽耳。」敞曰：「然則事就乎？」憲英曰：「得無殆就？」^②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。」^③敞曰：「然則敞可以無出乎？」憲英曰：「安可以不出！職守，人之大義也。凡人在難，猶或卹之；為人執鞭而棄其事，不祥莫大焉。且為人任，為人死，親暱之職也，」^④從眾而已。「敞遂出。事定之后，敞嘆曰：「吾不謀於姊，几不獲於義。」」

〔一〕爾，猶云如此也。

〔二〕殆，近也。

〔3〕偶，匹也。

〔4〕暱，昵質翻。《左傳》：晏子曰：君為社稷死則死之，若為己死，非其私暱，誰敢任之？暱，私愛也。此言親者則可為質任，愛暱者則可為之死。

先是，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，沈勸祜應命。

祜曰：「委質事人，復何容易！」^①沈遂行。及爽敗，沈以故吏免，乃謂祜曰：「吾不忘卿前語。」祜曰：「此非始慮所及也！」^②

〔一〕先，悉荐翻。沈，持林翻；下同。質，如字復，扶又翻。易，以豉翻。

〔2〕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，不欲受知几之名也。

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，^①早寡而無子，其父文寧欲嫁之；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，居常依爽。爽誅，其家上書絕昏，強迎以歸，復將嫁之；令女竊入寢室，引刀自斷其鼻，其家驚惋，^②謂之曰：「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弱草耳，何至自苦乃爾！且夫家夷滅已盡，守此欲誰為哉！」令女曰：「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，義者不以存亡易心。曹氏前盛之時，尚欲保終，況今衰亡，何忍棄之！此禽獸不行，吾豈為乎！」^③司馬懿聞而賢之，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后。

〔一〕夏侯氏之女名令女。

〔二〕惋，烏貫翻，驚嘆也。

〔三〕按 光緒本作「此禽獸不行」，另本作「此禽獸之行」。

何晏等方用事，自以為一時才杰，人莫能及。晏嘗為名士品目曰：「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。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。唯神也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吾聞其語，未同凶其人。」蓋欲以神況諸己也。^①

〔二〕夏侯玄，字泰初。司馬師，字子元。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。几，居希翻。

選部郎劉陶，曄之子也，少有口辯，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、呂。陶嘗謂傅玄曰：「仲尼不聖，何以知之？智者於群愚，如弄一丸於掌中；而不能得天下，何以為聖！」玄不復難，但語之曰：「天下之變無常也，今見卿窮。」及曹爽敗，陶退居里舍，乃謝其言之過。

管輅之舅謂輅曰：「爾前何以知何、鄧之敗？」輅曰：「鄧之行步，筋不束骨，脈不制肉，起立傾倚，若無手足，此為鬼躁。何之視候則魂

不守宅，血不華色，精爽煙浮，容若槁木，此為鬼幽。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。」^①

〔二〕管輅之與何、鄧言也，其陳義近於古人；至答其舅論何、鄧之所以敗，則相者之說耳，何前后之相戾也！

何晏性自喜，粉白不去手，^①行步顧影。尤好老、莊之書，與夏侯玄、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，競為清談，祖尚虛無，謂《六經》為聖人糟粕。

^②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，遂成風流，不可復制焉。^③粲，彧之子也。

〔一〕以自塗澤也。

〔二〕莊子曰：桓公讀書於堂上，輪扁斲輪於堂下，釋椎鑿而上，問桓公曰：「敢問公所讀者何言邪？」公曰：「聖人之言也。」曰：「聖人在乎？」公曰：「已死矣。」曰：「然則君之所讀者，古人之糟粕已矣，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。」糟，酒滓也。司馬云：爛食曰粕。又云：糟爛為粕。許慎曰：粕，已漉粗糟也。音匹各翻，又普白翻。

〔三〕清談之禍始此。

丙午，大赦。

丁未，以太傅懿為丞相，加九錫，懿固辭不受。

初，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，以其父淵死於蜀，^①常切齒有報仇之志，為討蜀護軍，屯於隴西，統屬徵西。^②徵西將軍夏侯玄，霸之從子，爽之外弟也。^③爽既誅，司馬懿召玄詣京師，^④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。霸素與淮不葉，以為禍必相及，大懼，遂奔漢。漢主謂曰：「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，非我先人之手刃也。」遇之甚厚。姜維問於霸曰：「司馬懿既得彼政，當復有徵伐之志

不？」^⑤霸曰：「彼方營立家門，未遑外事。有鐘士季者，其人雖少，若管朝政，吳、蜀之憂也。」士季者，鐘繇之子尚書郎會也。^⑥

〔一〕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二〕屬徵西將軍府所統。

〔三〕曹氏，夏侯氏之出也，玄公尚又娶於曹氏，故玄於爽為外弟。

〔四〕為后司馬師殺玄張本。

〔五〕復，扶又翻。不，讀曰否。

〔六〕為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。

三月，吳左大司馬朱然卒。然長不盈七尺，氣候分明，內行修潔，終日欽欽，若在戰場，^①臨急膽定，過絕於人。雖世無事，每朝夕嚴鼓，^②兵在營者，咸行裝就隊。以此玩敵，使不知所備，故出輒有功。^③然寢疾增篤，吳主晝為減膳，夜為不寐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，相望於道。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，吳主輒召見，口自問訊，人賜酒食，出賜布帛。及卒，吳主為之哀慟。

〔一〕毛萇曰：欽欽，言使人樂進也。

〔二〕嚴鼓，疾擊鼓也，今人謂之擂鼓。

〔3〕雖不出兵，而常為行備，敵人之覘者玩以為常，則不知所備豫矣。

夏，四月，乙丑，改元。^①

〔二〕曹爽誅后，方改元嘉平。

曹爽之在伊南也，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，^①言太傅之旨，不過免官而已。爽誅，濟進封都鄉侯，上疏固辭，不許。濟病其言之失，^②遂發病，丙子，卒。

〔一〕謚法：由義而濟曰景；耆意大慮曰景

〔二〕以失言於爽為己病也。

秋，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，依麴山筑二城，

①使牙門將句安、李歆等守之，②聚羌胡質任，侵

逼諸郡。徵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御之。泰

曰：「麴城雖固，去蜀險遠，當須運糧；羌夷患

維勞役，必未肯附。今圍而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拔

其城；雖其有救，山道阻險，非行兵之地也。」

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、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

麴城，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。安等挑戰，不許，

將士困窘，分糧聚雪以引日月。維引兵救之，出

自牛頭山，③與泰相對。泰曰：「兵法貴在不戰

而屈人。④今絕牛頭，維無反道，則我之禽

也。」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，遣使白淮，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。淮從之，進軍洮水。維懼，遁走，安等孤絕，遂降。淮因西擊諸羌。

〔二〕麴山，蓋在羌中，魏雍州西南界。據《郭淮傳》，麴山在翅上。翅，為翅也，為翅，要地也，魏屯兵守之。

〔三〕句，音鈎，又古候翻，姓也。《姓譜》：句芒氏之后。《史記》有句彊，今蜀中猶有句姓。

〔三〕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，以形名山。魏收地形志：后魏真君四年，置仇池郡，治階陵縣，縣有牛頭山。五代志：牛頭山在成州上祿縣界。

〔七〕孫子曰：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戰而屈人，善之善者也。

鄧艾曰：「賊去未遠，或能復還，宜分諸軍以備不虞。」於是留艾屯白水北。^①三日，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。艾謂諸將曰：「維今卒還，^②吾軍人少，法當來渡，而不作橋，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，維必自東襲取洮城。」洮城在水北，去艾屯六十里，艾即夜潛軍徑到。維果來渡，而艾先至據城，得以不敗，漢軍遂還。

〔一〕《水經注》：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至城南，即艾所屯地，以鄧文至此，故以名城。

〔二〕卒，讀曰猝。

兗州刺史令狐愚，^①司空王凌之甥也，屯於平阿，^②甥舅并典重兵，專淮南之任。凌與愚陰謀，以帝闇弱，制於強臣，聞楚王彪有智勇，欲共立之，迎都許昌。九月，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，與楚王相聞。^③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，^④語其子廣。廣曰：「凡舉大事，應本人情。曹爽以驕奢失民，何平叔虛華不治，^⑤丁、畢、桓、鄧雖并

有宿望，皆專競於世。加變易朝典，政令數改，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，^⑥民習於舊，眾莫之從，故雖勢傾四海，聲震天下，同日斬戮，名士減半，而百姓安之。莫之或哀，失民故也。今司馬懿情雖難量，^⑦事未有逆，而擢用賢能，廣樹勝己，^⑧修先朝之政令，副眾心之所求。爽之所以為惡者，彼莫不必改，^⑨夙夜菲懈，以卹民為先，父子兄弟，并握兵要，未易亡也。」凌不從。

〔二〕《姓譜》：周文王之子高封於畢，其后有畢

萬。萬子犇封於魏，為魏氏。犇子顗封於令狐，為令狐氏。令，力呈翻。

[2] 《水經注》：淮水過當塗縣北，又北沙水注之，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。晉志，平阿縣屬淮南郡，有塗山。

[3] 楚王彪，武帝子，黃初三年，徙王白馬。白馬縣屬東郡。

[4] 勞，姓也；精，名也。《姓譜》：其先居東海勞山，因氏焉。后漢有琅邪勞丙。

[5] 何晏，字平叔。

[6] 言雖存心於高曠而不切事情，與下不接也。

[7] 量，音良。

[8] 謂蔣濟、高柔、孫禮、陳泰、郭淮、鄧艾等

〔9〕「必」，當作「畢」。

冬，十一月，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，未還，會愚病卒。

十二月，辛卿，即拜王淩為太尉。^①庚子，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。

〔二〕即拜者就壽春拜為太尉。

光祿大夫徐邈卒。邈以清節著名，盧欽嘗著書稱邈曰：「徐公志高行潔，才博氣猛，其施之也，高而不狷，潔而不介，博而守約，猛而能寬。聖人以清為難，而徐公之所易也。」或問欽：

「徐公當武帝之時，人以為通；自為涼州刺史，
①及還京師，人以為介，何也？」欽答曰：「往
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用事，貴清素之士，於時皆變
易車服以求名高，②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為
通。比來天下奢靡，轉相仿效，③而徐公雅尚自
若，不與俗同，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。是
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。」欽，毓之子也。

〔一〕明帝太和初，邈為涼州刺史。

〔二〕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。毛玠，字
孝先。崔琰，字季珪。

〔三〕比，毗寐翻，近也。比來，猶言近來也。

魏邵陵厲公 嘉平二年（庚午 公元250

年）

夏，五月，以徵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。

初，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，生少子亮，吳主愛之。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，^①欲豫自結，數稱亮美，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。^②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，心亦惡之，謂侍中孫峻曰：「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^③將有袁氏之敗，^④為天下笑。若使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亂乎！」遂有廢和

立亮之意，然猶沈吟者曆年。⑤峻，靜之曾孫也。

⑥

〔一〕事見上卷正始六年。

〔二〕為后孫綝殺尚廢亮遷全公主張本。數，所角翻。妻，七細翻。

〔三〕分部，謂各分部黨，若漢甘陵南北部。

〔四〕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。

〔五〕沈吟者，欲決而未決之意，今人猶有此語。沈，持林翻。

〔六〕孫靜，堅之季弟，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。

秋，吳主遂幽太子和。驃騎將軍朱據諫曰：

「太子，國之本根。加以雅性仁孝，天下歸心。

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，^①漢武信江充而戾太

子冤死，^②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，雖立思子之宮，

無所復及矣！」吳主不聽。據與尚書仆射屈晃率

諸將吏泥頭自縛，連日詣闕請和；吳主登白爵觀，

見，甚惡之，^③敕據、晃等「無事恂恂」。^④無難

督陳正、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，^⑤據、晃亦固

諫不已；吳主大怒，族誅正、象。牽據、晃入殿，

據、晃猶口諫，叩頭流血，辭氣不撓。吳主杖之

各一百，左遷據為新都郡丞，晃斥歸田里，群司

坐諫誅放者以十數。遂廢太子和為庶人，徙故鄣，
⑥賜魯王霸死。殺楊竺，流其尸於江，又誅全寄、
吳安、孫奇，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。⑦初，楊竺
少獲聲名，而陸遜謂之終敗，勸竺兄穆令與之別
族。⑧及竺敗，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。朱據未至
官，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。

〔一〕注已見前。

〔二〕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徵和二年。

〔三〕白爵觀在建業宮中。觀，古玩翻。

〔四〕恩恩，急遽不諦細也。按《集韻》：

「粗叢切，音聰。恩恩，急遽也。《晉書·王彪之傳》

『無故恩恩，先自猖獗。』亦作。俗作匆，非。『今作「匆」。

〔5〕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，又置五營兵，各置督領之。

〔6〕故鄣縣屬丹陽郡。賢曰：秦鄣郡所治也，在今湖州安吉縣界。師古曰：鄣，音章。

〔7〕黨霸譖和事，見上卷正始六年。

〔8〕別，彼列翻，分也。

冬，十月，廬江太守譙郡文欽偽叛，以誘吳偏將軍朱異，欲使異自將兵迎己。異知其詐，表吳主，以為欽不可迎。吳主曰：「方今北土未一，

欽欲歸命，宜且迎之。若嫌其有譎者，但當設計網以羅之，盛重兵以防之耳。」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，與異并力至北界，^①欽果不降。異，桓之子；據，范之子也。

〔二〕北界，謂魏、吳分界之地，在魏廬江郡南，於吳為北。

十一月，大司馬孫禮卒。^①

〔二〕據《孫禮傳》，禮封大司馬侯。

吳主立子亮為太子。

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。^①

〔二〕堂邑縣，前漢屬臨淮郡，后漢屬廣陵郡，魏吳在兩界之間為棄地。賢曰：堂邑，今揚州六合縣。杜佑曰：揚州六合縣，春秋楚之棠邑，漢為堂邑。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，吳主老矣，良將多死，為自保之規摹而已。「塗」，當作「塗」；讀曰滁。

十二月，甲辰，東海定王霖卒。①

〔二〕謚法：純行不爽曰定；安民法古曰定。

徵南將軍王昶上言：「孫權流放良臣，①適

庶分爭，②可乘釁擊吳。」朝廷從之，遣新城太

守南陽州泰襲巫、秭歸，③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，

④昶向江陵。昶引竹絙為橋，渡水擊之，⑤吳大將

施績，夜遁入江陵。⑥昶欲引致平地與戰，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，使吳望見而喜；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，設伏兵以待之。績果來追，昶與戰，大破之，斬其將鐘離茂、許旻。

〔一〕良臣，謂朱據等。昶，丑兩翻。

〔二〕適，讀曰嫡。按適，古通嫡。適庶，即「嫡庶」。「適」通「嫡」時不宜簡寫作「適」。

〔三〕州，姓也；泰，名也。晉有州綽。《風俗通》云：其先食采於州，因氏焉。

〔四〕魏荊州刺史與徵南府并屯宛，時已徙屯新野。

〔5〕，大索也。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，故昶為橋以渡水。

〔6〕續，朱然之子也。然本施氏，朱治以為子，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。

漢姜維復寇西平，不克。

魏邵陵厲公 嘉平三年（辛未 公元251年）

春，正月，王基、州泰擊吳兵，皆破之，降者數千口。

三月，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以王昶為徵南大將軍。①

〔一〕以破吳兵進律也。

壬辰，大赦。

太尉王凌聞吳人塞塗水，①欲因此發兵，大嚴諸軍，表求討賊：詔報不聽。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，華、弘連名以白司馬懿，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，先下赦赦凌罪，又為書諭凌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。②凌自知勢窮，乃乘船單出迎懿，遣掾王或謝罪，送印綬、節鉞。懿軍到丘頭，③凌面縛水次，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。

〔一〕即前所作堂邑、塗塘也。楊正衡曰：塗，音滁。據今滁河，自滁州至真州。塞，悉則翻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沙水東南過陳縣，又東南流注於潁，謂之交口。水次有大堰，即古百尺堰；司馬宣王討王凌，大軍掩至百尺，即此地。杜佑曰：百尺在陳州宛丘縣。不意其至而至，曰掩至。掩者，掩其不備也。我朝祈汝陰之百尺鎮置萬壽縣。

〔三〕《水經》：潁水過南頓縣，又東逕丘頭，丘頭南枕水。魏書《郡國志》曰：王凌面縛於此，故號武丘。杜知曰：即今潁州沈丘縣。

凌既蒙赦，加恃舊好，不復自疑，徑乘小船欲趨懿。懿使人逆止之，住船淮中，^①相去十余

丈。凌知見外，^②乃遙謂懿曰：「卿直以折簡召我，我當敢不至邪，而乃引軍來乎！」懿曰：「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。」^③凌曰：「卿負我！」懿曰：「我寧負卿，不負國家！」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，^④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，懿命給之。^⑤五月，甲寅，凌行到項，遂飲藥死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潁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，又東南入於淮。懿蓋進軍已近淮。

〔三〕凌與懿同為公，初以為蒙赦而欲趨懿；懿逆拒之，乃知以罪而見外。

〔3〕古者簡長二尺四寸，短者半之。漢制，簡長二尺，短者半之。蓋單執一札謂之簡；折簡者，折半之簡，言其禮輕也。又按南史，孔闔為孔珪草表，珪以示謝朓，朓嗟吟良久，手自折簡寫之。

〔4〕自潁河泝流而西，詣洛陽。

〔5〕給棺釘者，示之以必死。索，山客翻。釘，音丁。

懿進至壽春，張式等皆自首。懿窮治其事，諸相連者悉夷三族。發凌、愚冢，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，燒其印綬、朝服，親土埋之。①

〔二〕孟子曰：比化者毋使土親膚。親土者，羸葬也。綬，音受。

初，令狐愚為白衣時，常有高志，眾人謂愚必興令狐氏。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：「愚性倜儻，^①不修德而願大，必滅我宗。」愚聞之，心甚不平。及邵為虎賁中郎將，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曆，所在有名稱。^②愚從容謂邵曰：「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，今竟云何邪？」邵熟視而不答，私謂妻子曰：「公治性度，猶如故也。」^③以吾觀之，終當敗滅，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，^④將逮汝曹耳。」邵沒后十余年而愚族滅。^⑤

〔一〕倜，他曆翻。倜儻，卓異也。

〔二〕稱，昌孕翻。凡名號謂之稱。孟子題辭曰：子者，男子之通稱。

〔三〕令狐愚，字公治。

〔四〕不，讀曰否。

〔五〕此晉人作魏史所書云爾。

愚在兗州，辟山陽單固為別駕，與治中楊康并為愚腹心。及愚卒，康應司徒辟，至洛陽，露愚陰事，愚由是敗。懿至壽春，見單固，問曰：「令狐反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楊康白事，事與固連，^①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系廷尉，考實數十，

固固云無有。^②懿錄楊康，^③與固對相詰，固辭窮乃罵康曰：「老佣！^④既負使君，又滅我族，^⑤顧汝當活邪！」康初自冀封侯，后以辭頗參錯，^⑥亦并斬之。臨刑，俱出獄，固又罵康曰：「老奴，汝死自分耳。若令死者有知，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！」

〔一〕康所白愚陰事，事與固連也。

〔二〕上固，其名；下固，固執也。

〔三〕錄，收也。

〔四〕佣，雇也。奴仆受雇者曰佣。老佣，猶言老

奴也。

〔5〕使君，謂令狐愚也。

〔6〕言獄辭與單固參雜也。

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，都督揚州

諸軍事。^①

〔一〕王淩死而用諸葛誕，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達，豈不知誕之乃心魏氏哉！大敵在境，帥難其才也。

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，大赦，改元太元。

六月，賜楚王彪死。盡錄諸王公置鄴，使有司察之，不得與人交關。^①

〔二〕慮復如楚王彪為變也。

秋，七月，壬戌，皇后甄氏殂。

辛未，以司馬孚為太尉。

八月，戊寅，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。^①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

〔二〕史以懿死為王凌之祟，信乎？儻其果能然，固忠勇之鬼也。通鑑不語怪，今著之，以示為人臣者。

①

〔二〕魏、晉之制，驃騎、車騎、衛將軍，伏波、撫軍、都護、鎮軍、中軍、四徵、四鎮、龍驤、典軍、

上軍、輔國等大將軍，位皆從公；至錄尚書事，則專制朝政矣。

初，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，因冒姓劉氏。太祖留單於呼廚泉之鄴，分其眾為五部，居并州境內。^①左賢王豹，單於於扶羅之子也，為左部帥，部族最強。城陽太守鄧艾^②上言：「單於在內，羌夷失統，合散無主。今單於之尊曰疏而外土之威曰重，^③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。聞劉豹部有叛胡，可因叛割為二國，以分其勢。去卑功顯前朝^④而子不繼業，宜加其子顯號，使居雁門。離國弱寇，^⑤追錄舊勛，此御邊長計也。」

又陳「羌胡與民同處者，宜以漸出之，使居民表，
⑥以崇廉恥之教，塞奸宄之路。」司馬師皆從之。

⑦

〔一〕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。

〔二〕前漢置城陽國，后漢省入琅邪國，魏武帝平青州，復置城陽郡。

〔三〕謂南單於留鄴，雖有尊名，日與部落疏；而左賢王豹居外，部族最強，其威日重也。

〔四〕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，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。

〔五〕離國者，離匈奴劉豹之國為二也。

〔六〕表，外也。使居編民之外也。

〔七〕鄧艾所陳，先於徙戎論。司馬師既從之矣，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，抑所謂「漸出之」者行之而不究邪？豈天將啟胡、羯、氐、羌，非人之所能為也！

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，詣建業治病。病差，^①當還，吳主涕泣與別，謂曰：「吾前聽用讒言，與汝父大義不篤，以此負汝；前后所問，一焚滅之，莫令人見也。」^②

〔八〕差，楚懈翻，病瘳也。按差，即「瘳」音蔡，病愈。「瘳」，另讀陟，病也。

〔2〕一焚滅之，言一切悉焚滅之也。責問陸遜事見上卷正始六年。

是時，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，冬，十一月，吳主祀南郊還，得風疾，欲召和還；全公主及侍中孫峻、中書令孫弘固爭之，^①乃止。吳主以太子亮幼少，議所付托，孫峻荐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。^②吳主嫌恪剛很自用，峻曰：「當今朝臣之才，無及恪者。」乃召恪於武昌。恪將行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：「世方多難，子每事必十思。」恪曰：「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夫子曰：

『再思可矣。』^③今君令恪十思，明恪之劣也！」岱無以答，時咸謂之失言。

〔一〕爭者，恐和復立，為己患也。

〔二〕此時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為才，而峻荐之。峻本無殺恪之心也，恪死於峻手，其罪在恪。峻既竊權，授之弟綝以亂吳國，其罪在峻。讀史者其審諸！

〔三〕見《論語》。季文子，魯大夫季孫行父也。

虞喜論曰：夫托以天下，至重也；以人臣行

主威，至難也。兼二至而管萬機，能勝之者鮮矣。

呂侯，國之元耆，^①志度經遠，甫以十思戒之，

而便以示劣見拒；此元遜之疏，機神不俱者也！

②若因十思之義，廣咨當世之務，聞善速於雷動，從諫急於風移，豈得殞首殿堂，死於凶豎之刃！

③世人奇其英辯，造次可觀，而哂呂侯無對為陋，不思安危終始之慮，是樂春藻之繁華，而忘秋實之甘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御之，精嚴垂發，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棋，意無厭倦。敏以為必能辦賊④，言其明略內定，貌無憂色也。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⑤蜀為叢爾之國，而方向大敵，所規所圖，唯守與戰，何可矜己有余，晏然無戚！斯乃禕性之寬簡，不防細微，卒為降人郭循所害，⑥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！往

聞長寧之甄文偉，^⑦今睹元遜之逆呂侯，二事體同，皆足以為世鑒也。

〔1〕元耆，猶言元老也。

〔2〕諸葛恪，字元遜。疏，讀曰疎。機者，逢事會而發；神者，人之靈明；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，則為一俱矣。

〔3〕謂恪后為孫峻所殺也。

〔4〕事見上卷正始五年。

〔5〕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《論語》記孔子言。而所謂長寧者，未知其為誰也。

〔6〕「」，當作「修」，注見后。卒，子卹翻

〔一〕甄，別也。

恪至建業，見吳主於臥內，受詔床下，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，孫弘領少傅；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，惟殺生大事，然後以聞。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儀，各有品序。^①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。胤，吳主婿也。^②

〔二〕諸葛恪本盛氣者也；吳主既任之，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，是其氣愈盛矣。使無東關之捷、合肥之敗，恪亦不能濟吳之國事也。為，於偽翻。

〔三〕為恪、胤皆敗張本。會，古外翻。

十二月，以光祿勳滎陽鄭沖為司空。

漢費禕還成都，望氣者云：「都邑無宰相

位。」乃復北屯漢壽。^①

〔二〕以禕之才識，乃復信望氣者之說邪！葭萌縣漢屬廣漢郡，蜀先主改曰漢壽縣，屬梓潼郡。

是歲，漢尚書令呂乂卒，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。^①

〔二〕祗為尚書令，黃皓自此俞用事矣。

魏邵陵厲公 嘉平四年（壬申） 公元252

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以司馬師為大將軍。

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，使居長沙；仲姬子奮為齊王，居武昌；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，居虎林。^①

〔二〕虎林濱大江，吳置督守之。其后孫綝遣朱異自虎林襲夏口，兵至武昌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，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。

二月。立皇后張氏，大赦。后，故涼州刺史既之孫，東莞太守緝之女也。^①召緝拜光祿大夫。

②

〔一〕東莞縣，漢屬琅邪郡，魏分為郡。沈約曰：晉武帝泰始元年，分琅邪立東莞郡，當是魏既分而復合於琅邪，晉又分也。莞，音官。

〔二〕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。

吳人改元神鳳，大赦。

吳潘后性剛戾，吳主疾病，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。左右不勝其虐，伺其昏睡，縊殺之，托言中惡。①后事泄，坐死者六七十人。②

〔一〕縊，於賜翻，又於計翻。中惡，暴病而死也中，竹仲翻。

〔二〕斯事也，實吳用事之臣所為也。潘后欲求稱制，左右小人正當相與從與為之，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！吳史緣飾，后人遂因而書之云爾。孟子曰：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誠哉！

吳主病困，召諸葛恪、孫弘、滕胤及將軍呂據、侍中孫峻入臥內，屬以后事。①夏，四月，

吳主殂。②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，懼為恪所治，

秘不發喪，欲矯詔誅恪。孫峻以告恪，恪請弘咨事，③於坐中殺之。乃發喪。謚吳主曰大皇帝。④

太子亮即位，⑤大赦，改元建興。閏月，以諸葛恪為太傅，滕胤為衛將軍，呂岱為大司馬。恪乃

命罷視聽，息校官，^⑥原逋責，除關稅，^⑦崇恩澤，眾莫不悅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頸思見其狀。

〔一〕屬，之欲翻。

〔二〕年七十一。

〔三〕謀事曰咨。

〔四〕沈約曰：謚大，謚法所不載。

〔五〕孫亮，字子明，權少子也，即位時，年十歲

〔六〕吳主權置校官，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，專任以為耳目。今息校官，即所謂罷視聽也。

〔七〕古者關譏而不徵，后世始徵之，關有稅，非古也，除之是也。

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，乃徙齊王奮於

豫章，琅邪王休於丹陽。^①奮不肯徙，又數越法

度，恪為箋以遺奮曰：^②「帝王之尊，與天同位，

是以家天下，臣父兄；仇讎有善，不得不舉，親

戚有惡，不得不誅，所以承天理物，先國后家，

^③蓋聖人立制，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昔漢初興，多

王子弟，至於太強，輒為不軌，上則几危社稷，

^④下則骨肉相殘，^⑤其后懲戒以為大諱。自光武以

來，諸王有制，惟得自娛於宮內，不得臨民，干

與政事，其與交通，皆有重禁，^⑥遂以全安，各

保福祚，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。大行皇帝覽古戒

今，防牙遏萌，^⑦慮於千載，是以寢疾之日，分遣諸王各早就國，詔策勤渠，科禁嚴峻，其所戒敕，無所不至。誠欲上安宗廟，下全諸王，各早就國，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。^⑧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，^⑨中念河間獻王、東海王強恭順之節，^⑩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。而聞頃至武昌以來，多違詔敕，不拘制度，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。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，當以表聞，公付有司，而擅私殺，事不明白。^⑪中書楊融，親受詔敕，所當恭肅，乃云『正自不聽禁，^⑫當如我何！』聞此之曰，小大驚怪，莫不寒心。里語曰：

『明鑒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』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，¹³改易其行，戰戰兢兢，盡禮朝廷，

如此，則無求不得。若棄忘先帝法教，懷輕慢之心，臣下寧負大王，不敢負先帝遺詔；寧為大王所怨疾，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！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，懷驚懼之慮，¹⁴則享祚

無窮，豈有滅亡之禍哉！夫良藥苦口，唯病者能甘之；忠言逆耳，唯達者能受之。今者恪等悽悽，

¹⁵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，¹⁶廣福慶之基原，是以不自知言至，¹⁷願蒙三思！」王得箋，懼，遂移

南昌。

¹⁸

〔一〕奮、休，皆吳主亮之兄也。

〔二〕遺，於季翻。按「於季翻」之「於」，

音烏。遺，音畏。

〔三〕先、后，皆去聲。

〔四〕謂吳、楚七國。淮南、濟北、燕、廣陵也。

王，於況翻。几，居希翻。按「於況翻」之「於」音烏。

〔五〕謂如廣川王去之類。

〔六〕光武科，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。干與，讀曰

預。

〔七〕牙，與芽同。

〔8〕書洪范曰：凶於而國，害於而家。承，當作永。按承，另本作「使百世相承」句。

〔9〕周太王三子，長曰太伯，次曰仲雍，次曰季曆。季曆之子曰昌，有聖德，太王欲傳國季曆以及昌，太伯、仲雍遂逃之荊蠻，讓國季曆以成父之志。惟，思也。

〔10〕漢河間獻王德，於武帝兄也；東海王彊，於明帝異母兄也。二王之事二帝，極為恭順；事并見漢紀。

〔一一〕吳諸王有常從吏兵，置常從督以領之。明，顯也；白，奏也；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。從，才用翻。

〔12〕謂不聽禁約也。

〔13〕謂魯王霸也。

〔14〕驚，當作兢。

〔15〕，盧侯翻。
，恭謹貌。

〔16〕為，於偽翻。

〔17〕至，極也，切也。

〔18〕南昌縣，豫章郡治所。

初，吳大帝筑東興堤以遏巢湖，^①其后入寇淮南，敗，以內船，遂廢不復治。^②冬，十月，太傅恪會眾於東興，更作大堤，左右結山，俠筑

兩城，^③各留千人，使將軍全端守西城，都尉留略守東城，^④引軍而還。

〔一〕吳主權黃龍二年筑東興隄。

〔二〕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。遏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，故廢而不治。復，扶又翻。治，直之翻。

〔三〕今柵江口有兩山，濡須山在和州界，謂之東關；七寶山在無為軍界，謂之西關。兩山對峙，中為石梁，鑿石通水。唐志：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，有故東關俠，讀曰夾：古者俠、夾二字通。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，其文有云「吏卒俠路」，晉、宋書諸王有俠轂隊皆以夾為俠。

〔下〕留，姓也。漢功臣表有強園侯留盼。《姓譜》曰：衛大夫留封人之后，漢末避地會稽，遂居東陽為郡豪族。

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：「今因吳內侵，使文舒逼江陵，仲恭向武昌，^①以羈吳之上流；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，比救至，可大獲也。」是時徵南大將軍王昶、徵東將軍胡遵、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各獻徵吳之計。朝廷以三徵計異，^②詔問尚書傅嘏。嘏對曰：「議者或欲泛舟徑濟，橫行江表；或欲四道并進，攻其城壘；或欲大佃疆場，^③觀釁而動；誠皆取賊之常計也。然自治

兵以來，出入三載，非掩襲之軍也。賊之為寇，

几六十年矣，^④君臣相保，吉凶共患，又喪其元

帥，上下憂危，設令列船津要，堅城據險，橫行

之計，其殆難捷。今邊壤之守，與賊相遠，賊設

羅落，又特重密，^⑤間諜不行，耳目無聞。夫軍

無耳目，校察未詳，而舉大眾以臨巨險，此為希

幸徼功，先戰而后求勝，非全軍之長策也。唯有

進軍大佃，最差完牢；可詔昶、遵等擇地居險，

審所錯置，及令三方一時前守。奪其肥壤，使還

墾土，一也；兵出民表，寇鈔不犯，二也；招懷

近路，降附日至，三也；羅落遠設，間搆不來，

四也；賊退其守，羅落必淺，佃作易立，五也；坐食積谷，士不運輸，六也；釁隙時聞，討襲速決，七也；凡此七者，軍事之急務也。不據則賊擅便資，據之則利歸於國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屯壘相逼，形勢已交，智勇得陳，巧拙得用，策之而知得失之計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，虜之情偽，將焉所逃！夫以小敵大，則役煩力竭；以貧敵富，則斂重財匱。故曰：『敵逸能勞之，飽能飢之』，此之謂也。」司馬師不從。

〔一〕王昶，字文舒，毌丘儉，字仲恭。

〔2〕漢置四徵將軍，謂徵東、徵西、徵南、徵北也。其后又置四鎮將軍，有功進號，則自鎮為徵。毋丘儉方為鎮南，而曰三徵，史概言之。

〔3〕佃，讀曰田。

〔4〕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，吳、魏始為寇敵。至是年凡五十五年，吳、魏通者三年耳。几，居希翻。

〔5〕謂設烽燧，遠候望，以羅落邊面也。羅，布也。落，與絡同，聯絡也。莊子曰：牛馬四足，是謂天落馬首，穿牛鼻，是謂人。用此落字。重，直龍翻。

〔6〕孫武子兵法之言也。

十一月，詔王昶等三道擊吳。十二月，王昶攻南郡，毋丘儉向武昌，胡遵、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。甲寅，吳太傅恪將兵四萬，晨夜兼行，救東興。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，陳於隄上。

①分兵攻兩城。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②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、留贊、唐咨為前部，從山西上。奉謂諸將曰：「今諸軍行緩，若賊據便地，則難以爭鋒，我請趨之。」乃辟諸軍使下道，③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。時北風，奉舉帆二日，即至東關，遂據徐塘。④時天雪，寒，胡遵等方置酒高會。奉見其前部兵少，謂其下曰：「取封

侯爵賞，正在今日！」乃使兵皆解鎧，去矛戟，但兜鍪刀楯，裸身緣堦。⑤魏人望見，大笑之，不即嚴兵。吳兵得上，便鼓噪，斫破魏前屯，呂據等繼至。魏軍驚擾散走，爭渡浮橋，橋壞絕，自投於水，更相蹈藉。前部督韓綜、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，死者數萬。綜故吳叛將，⑥數為吳害，吳大帝常切齒恨之，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。獲車乘、牛馬、騾驢各以千數，資器山積，振旅而歸。

〔二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2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3〕辟，讀如辟。辟諸軍使避路而已軍前進也。

〔4〕徐塘，蓋近東關。

〔5〕兜鍪，首鎧。鍪，莫侯翻。楯，食尹翻。倮魯果翻。竭，阿葛翻。按楯，通「盾」。

〔6〕綜叛吳事見七十卷明帝太和元年。

初，漢姜維寇西平，^①獲中郎將郭循，^②漢人以為左將軍。循欲刺漢主，不得親近，每因上壽，且拜且前，為左右所遏，事輒不果。^③

〔一〕見上卷喜平二年。

〔2〕，偏考字書無其字。又考《三國志》三少帝紀作「郭脩」，蜀志《張嶷傳》亦作「郭脩」，裴松之注亦云：脩，字孝先。《費禕傳》作「郭循」，《后主傳》亦然。今《三國志》舊本，凡書「循」者多從「𠂔」，余謂此「𠂔」即「脩」字之誤也。后人以「𠂔」字無所出，又改「𠂔」為「彳」，遂為「循」字耳。槃洲洪氏曰：自東漢以來，凡「盾」字皆作「𠂔」字。又曰漢隸「循」，「脩」頗相近，隸法「𠂔」、「𠂔」只爭一畫。

〔3〕為下隨殺費禕張本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六·魏紀八】

● 魏紀八 ①

〔一〕起昭陽作噩（癸酉），盡旃蒙大淵獻（乙亥），凡三年。

◎ 魏邵陵厲公·下

魏邵陵厲公 嘉平五年（癸酉 公元253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朔，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，郭脩在坐；①禕歡飲沈醉，②脩起刺禕，殺

之。裱資性汎愛，^③不疑於人。越嶲太守張嶷^④嘗以書戒之曰：「昔岑彭率師，來歙杖節，咸見害於刺客。」^⑤今明將軍位尊權重，待信新附太過，宜鑒前事，少以為警。」裱不從，故及禍。

〔一〕費，父沸翻。坐，徂臥翻。蜀先主改葭萌為漢壽。

〔二〕「」，當作「脩」；下同。沈，持林翻。

〔三〕汎，孚梵翻，廣也，言無所不愛也。

〔四〕嶷，音髓。嶷，魚力翻。

〔五〕岑彭、來歙，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。歙，許及翻。

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，使其子襲爵。

王昶、毋丘儉聞東軍敗，^①各燒屯走。朝議欲貶黜諸將，大將軍師曰：「我不聽公休，^②以至於此。此我過也，諸將何罪！」悉宥之。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，唯削昭爵而已。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，都督豫州；毋丘儉為鎮東將軍，都督揚州。

〔一〕時三道伐吳，東關最在東，故曰東軍。昶，丑兩翻。

〔二〕諸葛誕，字公休。

是歲，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，師從之。未集，而雁門、新興二郡胡以遠役，遂驚反。①師又謝朝士曰：「此我過也，非陳雍州之責！」是以人皆愧悅。②

〔一〕雍州在并州西南，而雁門、新興二郡，并州北鄙，其道里相去遠。漢末，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。未白曰：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，唐為嵐州，漢為汾陽縣地。

〔二〕司馬師承公懿之后，大臣未附，引咎責躬，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。盜亦有道，況盜國乎！

習鑿齒論曰：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，

①過消而業隆，可謂智矣。若乃諱敗推過，歸咎萬物，常執其功而隱其喪，上下離心，賢愚解體，謬之甚矣！②君人者，苟統斯理以御國，行失而名揚，兵挫而戰勝，雖百敗可也，況於再乎！

〔一〕二敗，謂東關師敗及并州胡反也。

〔二〕嗚呼，此賈相國之所以敗也！

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：「恪雖克捷，見誅不久。」師曰：「何故？」緝曰：「威震其主，功蓋一國，求不死，得乎！」①

〔二〕緝料恪雖中緝亦卒為師所殺。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己，況以緝而耀明於師乎！

二月，吳軍還自東興。進封太傅恪陽都侯，加荊、揚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。恪遂有輕敵之心，復欲出軍。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，①同辭諫恪，恪不聽。中散大夫蔣延固爭，②恪命扶出。因著論以諭眾曰：「凡敵國欲相吞，即仇讎欲相除也。有仇而長之，③禍不在己，則在后入，不可不為遠慮也。昔秦但得關西耳，④尚以并吞六國。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數倍；以吳與蜀，比古六國，不能半也。然今所以能敵之者，但以操時兵眾，

於今適盡，而后生者未及長大，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。⑤加司馬懿先誅王凌，續自隕斃，⑥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，雖有智計之士，未得施用。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。聖人急於趨時，誠謂今日。若順眾人之情，懷偷安之計，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，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后，此吾所以長嘆息者也！⑦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，欲務閑息，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。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創痍，⑧介胄生蟣虱，將士厭困苦，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？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。

每鑒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，^⑨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，^⑩未嘗不喟然嘆息也！夙夜反側，所慮如此，故聊疏愚言，以達二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隕沒，志畫不立，貴令來世知我所憂，可思於后耳。」眾人雖皆心以為不可，然莫敢復難。

〔一〕罷，讀曰疲。

〔二〕漢制，大夫、議郎皆掌顧問應對，無常事。中散大夫秩六百石，在諫議大夫上。按中散大夫，王莽所置，后漢因之。散，悉亶翻。

〔三〕長，知兩翻。《左傳》：晉先軫曰：墮軍實而長寇讎。

〔4〕謂函谷關以西也。

〔5〕是時，魏興三十余年，生聚教訓，精兵良將分鎮於面。諸葛、蔣、費、陸遜、朱然相繼凋謝，吳、蜀蓋小懦矣。恪不能兢懼以保勝，恃一戰之捷，遽謂魏人為衰少未盛之時，其輕敵甚矣。長，知兩翻。少，詩沼翻。

〔6〕事見上卷嘉平三年。

〔7〕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，不欲以賊遺后人，吾五知其自視與叔公亮果何如也？孔明累出師以攻魏，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，卒無成功，齎志以沒。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，不唯不足以強吳，適足以滅其身滅其家而已。

〔8〕事見漢高帝紀。樂，音洛。被，皮義翻。創初良翻。

〔9〕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。邯，不甘翻。說輸芮翻。

〔10〕家叔父，謂諸葛亮。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。

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，以書諫恪曰：「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，^①計未施行；今公輔贊大業，成先帝之志，寇遠自送，^②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！」^③宜且案兵養銳，^④觀釁而動。今乘此勢

欲復大出，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為不安。」恪題論后，為書答友曰：⑤「足下雖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見大數，⑥熟省此論，可以開悟矣。」⑦

〔一〕吳主之喪未踰年，故稱之為大行皇帝。聶，尼輒翻。

〔二〕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。按「成先帝之志」，另本「成」作「承」。

〔三〕聶友此言，所以抑恪之盛氣者，婉而當，有古朋友切憫之義焉。

〔四〕案，抑也。

〔5〕即前所著以喻眾之論也。

〔6〕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。

〔7〕恪之所以待舊友者，驕倨如此；吳主權嫌其剛很自用，蓋已見之矣。省，悉景翻。

滕胤謂恪曰：「君受伊、霍之托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強敵，名聲振於海內，天下莫不震動，萬姓之心，冀得蒙君而息。今猥以勞役之后，^①興師出徵，民疲力屈，遠主有備，若攻城不克，野略無獲，是喪前勞而招后責也。不如案甲息師，觀隙耐勸。且兵者大事，^②事以眾濟，眾苟不悅，君獨安之？」^③恪曰：「諸云不可，皆不見計算，

懷居苟安者也。而子復以為然，吾何望乎！夫以曹芳闇劣，^④而政在私門，^⑤彼之民臣，固有離心。今吾因國家之資，藉戰勝之威，則何往而不克哉！」^⑥

〔一〕勞役，謂內有山陵營作，外有東關之師也。

〔二〕《左傳》曰：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

〔三〕胤之言，可謂深切矣。

〔四〕劣，弱也。按闇，光緒本誤作「間」。

〔五〕私門，謂司馬氏。

〔六〕談何容易！

三月，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入寇，以滕胤為都下督，掌統留事。

夏，四月，大赦。

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，^①兼負其才武，欲誘諸羌、胡以為羽翼，謂自隴以西，可斷而有。每欲興軍大舉，費禕常裁制不從。與其兵不過萬人，曰：「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，^②丞相猶不能定中夏，況吾等乎！不如且保國治民，謹守社稷，如其功業，以俟能者，無為希冀微幸，決成

敗於一舉；若不如志，悔之無及。」及禕死，維得行其志，^③乃將數萬人出石營，圍狄道。^④

〔一〕姜維本天水冀人，故自以為練西方風俗。練習也。

〔二〕丞相，謂諸葛亮。

〔三〕費禕死，蜀諸臣皆出維下，故不能裁制之。

〔四〕石營在董亭西南，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。狄道縣屬隴西郡，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。

吳諸葛恪入寇淮南，驅略民人。諸將或謂恪曰：「今引軍深入，疆場之民，必相率遠遁，恐兵勞而功少，^①不如止圍新城，^②新城困，救必至

至而圖之，乃可大獲。」^③恪從其計，五月，還軍圍新城。

〔一〕場，音亦。少，詩沼翻。

〔二〕合肥新城也。

〔三〕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。見上卷上年

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。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：「今東西有事，二方皆急，^①而諸將意沮，若之何？」松曰：「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、楚自敗，^②事有似弱而強，不可不察也。今恪悉其銳眾，足以肆暴，而坐守新城，欲以致

一戰耳。^③若攻城不拔，請戰不可，師老眾疲，勢將自走，諸將之不徑進，乃公之利也。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，^④投食我麥，^⑤非深根之寇也。且謂我并力於東，西方必虛，是以徑進。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，出其不意，殆將走矣。」師曰：「善！」乃使郭淮、陳泰悉關中之眾，解狄道之圍，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，以新城委吳。^⑥陳泰進至洛門，^⑦姜維糧盡，退還。^⑧

〔一〕謂吳攻淮南，蜀攻隴西也。

〔二〕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。

〔3〕致者，猶古所謂攻師也。

〔4〕縣，讀曰懸。

〔5〕謂維軍后無轉餉，投兵魏地，擬其麥以為食

耳。

〔6〕丑，音無。

〔7〕即天水冀縣落門聚。

〔8〕果如虞松所料。

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。吳人攻之連月，城中兵合三千人，疾病戰死者過半，而恪起土山急攻，城將陷，不可護。特乃謂吳人曰：「今我無心復戰也。然魏法，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，

雖降，家不坐；^①自受敵以來，已九十余日矣，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，戰死者已過半，城雖陷，尚有半人不欲降，我當還為相語，條別善惡，明日早送名，且以我印綬去為信。」乃投其印綬與之。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。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，補其缺為二重，明日，謂吳人曰：「我但有斗死耳！」吳人大怒，進攻之，不能拔。

〔二〕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。

會大暑，吳士疲勞，飲水，泄下，流腫，病者太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曰：「白病者多，恪以為

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恪內惟失計，^①而恥城不下，忿形於色。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，^②恪立奪其兵，斥還建業。都尉蔡林數陳軍計，恪不能用，策馬來奔。諸將伺知吳兵已疲，乃進救兵。秋，七月，恪引軍去，士卒傷病，流曳道路，或頓仆坑壑，^③或見略獲，存亡哀痛，大小嗟呼。而恪晏然自若，出住江渚一月，^④圖起田於潯陽；^⑤詔召相銜，^⑥徐乃旋師。由此眾庶失望，怨讟興矣。^⑦

〔二〕惟，思也。

〔2〕迂，五故翻。逆也。

〔3〕流者，放而不能自收也。曳者，羸困不能自扶，相牽引而行。顛仆，顛頓而僵仆也。壑，溝也。

〔4〕渚，水中洲也。

〔5〕漢尋陽故縣地也，在大江之北。尋陽，春秋為吳之西境，楚之東境，本在大江之北，今蘄州界古蘭城是也。

〔6〕言召命相繼也。舟行以舳艫不絕為相銜，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為相銜。

〔7〕痛怨而謗曰讟。讟，徒木翻。

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：「孫權已沒，大臣未附。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，阻兵仗勢，足以違命。諸葛恪新秉國政，而內無其主，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，競於外事，虐用其民，番國之眾，頓於堅城，死者萬數，載禍而歸，此恪獲罪之日也。昔子胥、吳起、商鞅、樂毅皆見任時君，主沒猶敗，①況恪才非四賢，而不慮大患，其亡可待也。」②

〔二〕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，闔閭死，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。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。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。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。

恪徵狼狽，後鄧薨，所奏書恰長職司緝死，罷更舉。
① 趙裔淹威嚴，父為節卿罪責，然裔進忠孝，無死慙，思者又功名之際難居，重以鐘會之構間也。

八月，吳軍還建業，諸葛恪陳兵導從，歸入府館，① 即召中書令孫嘿，厲聲謂曰：「卿等何敢數妄作詔！」② 嘿惶懼辭出，因病還家。

〔一〕府館，即府舍也。

〔二〕怒其數作詔召之也。數，所角翻。

改易宿衛，用其親近；復敕兵嚴，欲向青、徐。

②

〔一〕曹，選曹也。罷選者，罷而更選也。長，知兩翻。

〔二〕凡此者，皆恪所以速死。復敕兵嚴者，戒兵士使嚴裝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孫峻因民之多怨，眾之所嫌，搆恪於吳主，云欲為變。冬，十月，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。

恪將入之夜，精爽擾動，①通夕不寐，②又家數有妖怪，恪疑之。旦日，駐車宮門，峻已伏兵於帷中，恐恪不時入，事泄，乃自出見恪曰：「使君

若尊體不安，自可須后，峻當具白主上。」欲以嘗知恪意。^③恪曰：「當自力人。」^④散騎常侍張約、朱恩等密書與恪曰：「今日張設非常，疑有他故。」恪以書示滕胤，胤勸恪還。恪曰：「兒輩何能為！正恐因酒食中人耳。」^⑤恪入，劍履上殿，進謝還坐。設酒，恪疑未飲。孫峻曰：「使君病未善平，^⑥有常服藥酒，可取之。」恪意乃安。別飲所齎酒，數行，吳主還內。峻起如廁，解長衣，着短服，出曰：「有詔收諸葛恪。」恪驚起，拔劍未得，而峻刀交下，張約從旁斫峻，裁傷左手，峻應手斫約，斷右臂。武衛

之士皆趨上殿，^⑦峻曰：「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！」悉令復刃，^⑧乃除地更飲。恪二子竦、建聞難，載其母欲來奔，峻使人追殺之。以葦席裹恪尸，箴束腰，投之石子岡。^⑨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、孫壹軍，^⑩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，及其三子。恪外甥都鄉侯張震、常侍朱恩，皆夷三族。

〔一〕《左傳》：鄭子產曰：人生始化曰魄，既生魄，陽曰魂。用物精多，則魂魄強，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。杜預曰：爽，明也。擾動，言不安也。

〔二〕死期將至，故然。

〔3〕嘗，試也。

〔4〕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。

〔5〕中，竹仲翻。《考異》曰：恪傳曰：「恪省張約等書而去，未出恪門，逢太常滕隨。恪曰：『卒腹痛，不任人。』胤不佑峻陰計，謂恪曰：『君自行旋未見上，今上置酒請君，君已至門，宜當力進。』恪躊躇而還。」孫盛以為不然。今從吳曆。

〔6〕言病未良已也。

〔7〕武衛之士，武衛將軍領之。

〔8〕令內刃於鞘也。

〔9〕恪傳曰：建業南有長陵，名石子岡，葬者依焉。按今高座寺后即石子岡，寺在建康城南門外。宋白曰：石子岡在台城南四十里，蓋今建康城，非台城也。

〔10〕施績，時在江陵；孫壹，時在夏口。

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：「震雷電激，不崇一朝；^①大風沖發，希有極日；然猶繼之以云雨，因以潤物。是則天地之威，不可經日浹辰；^②帝王之怒，不宜訖情盡意。^③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諱，敢冒破滅之罪^④以邀風雨之會。伏念故太傅諸葛恪，罪積惡盈，自致夷滅，父子三首，梟市積日，觀者數萬，詈聲成風；國之大刑，無所不震，長

老孩幼，無不畢見。人情之於品物，^⑤樂極則哀生，見恪貴盛，世莫與貳，身處台輔，中間曆年，今之誅夷，無異禽獸，觀訖情反，能不慤然！^⑥且已死之人，與土壤同域，鑿掘斫刺，無所復加。願聖朝稽則乾坤，^⑦怒不極旬，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，^⑧惠以三寸之棺。^⑨昔項籍受殯葬之施，韓信獲收斂之恩，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。^⑩惟陛下惇三皇之仁，^⑪垂哀矜之心，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，復受不已之恩，於以揚聲遐方，沮勸天下，豈不大哉！昔欒布矯命彭越，^⑫臣竊恨之，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，其得不誅，實

為幸耳。今臣不敢章宣是表以露天恩，謹伏手書，冒昧陳聞，^⑬乞聖明哀察。」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。

〔一〕鄭康成曰：崇，終也；言不終朝也。

〔二〕浹，即協翻，周也。辰，十二辰也。十二日辰周，曰浹辰。按「即協翻」，協，古音讀狎。

〔三〕訖，亦盡也，音居乞翻。

〔四〕謂破家滅身之罪。

〔五〕品，眾也，庶也。

〔六〕慤，七感翻。慤，痛也。

〔七〕稽，考也；法，則也。

〔8〕秦、漢之制，奪官爵者為士伍。

〔9〕《禮記》曰：夫子制於中都，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槨。鄭康成注云：此庶人之制也。按禮，上大夫棺八寸，槨六寸；下大夫棺六寸，槨四寸，無三寸棺制也。孟子曰：中古棺七寸，槨稱之。墨子尚儉，桐棺三寸。《左傳》趙簡子曰：桐棺三寸，石設屬辟，下卿之罰也。

〔10〕葬項籍事，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。斂韓信事，今史無所考，史云：「帝聞信死，且喜且憐之」，是必收斂之也。施，式智翻。斂，力贍翻。

〔11〕上古送死，棄之中野，后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此所謂三皇之仁也。

〔12〕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。

〔13〕古之人臣進言於君，率曰冒死，曰昧死，謂人君之威難犯，冒昧其死罪而言也。

初，恪少有盛名，大帝深器重之，而恪父瑾常以為戚，曰：「非保家之主也。」^①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。陸遜嘗謂恪曰：「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，在我下者則扶接之；今觀君氣陵其上，意蔑乎下，^②非安德之基也。」

漢侍中諸葛瞻，亮之子也；恪再攻淮南，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：「東主初崩，^③帝實幼弱，^④太傅受寄托之重，^⑤亦何容易！親有周公之才，猶有管、蔡流言之變，^⑥霍光受任，亦有燕、

蓋、上官逆亂之謀，^⑦賴成、昭之明以免斯難耳。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，不任下人，又今以垂沒之命，卒召太傅，屬以后事，誠實可慮。加吳楚剽急，乃昔所記，^⑧而太傅離少主，履敵庭，恐非良計長算也。雖云東家綱紀肅然，上下輯睦；^⑨百有一失，非明者之慮也。取古則今，今則古也，^⑩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，^⑪誰復有盡言者邪！旋軍廣農，務行德惠，數年之中，東西并舉，實為不晚，願深采察！」恪果以此敗。

〔二〕戚，憂也。瑾，渠吝翻。

〔2〕蔑者，視之若無。

〔3〕吳在蜀東，故謂其君為東主。嵩，音髓。嶷魚力翻。

〔4〕帝謂吳主亮。

〔5〕諸葛恪為吳太傅，故稱之。

〔6〕謂周公之才，而有叔大之親，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言。

〔7〕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。

〔8〕周亞夫曰：吳、楚剽輕。太史公曰：楚俗剽輕易發怒，自漢以來，皆有是言。剽，匹妙翻。

〔9〕東家，亦謂吳主國於東也。

〔一〇〕則，子德翻。則，刊劇也，樣也，言取古事以刊劇今之事，今猶古也。

〔一一〕自漢以來，門生故吏，率稱恩門子弟為郎君。

吳群臣共議上奏，推孫峻為太尉，滕胤為司徒。有媚峻者言曰：「萬機宜在公族，若承嗣為亞公，^①聲名素重，眾心所附，不可量也。」乃表峻為丞相、大將軍，督中外諸軍事，又不置御史大夫；由是士人失望。^②滕胤女為恪子竦妻，胤以此辭位。孫峻曰：「鯀、禹罪不相及，^③滕

侯何為！」峻與胤雖內不沾洽，^④而外相苞容，進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

〔一〕滕胤字承嗣。司徒位亞太尉，故曰亞公。

〔二〕漢承秦制，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眾事；令峻為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，則專吳國之政，故國人失望。

〔三〕舜之罪也，殛鯀；其舉也，興禹。

〔四〕言其情不浹洽也。

齊王奮聞諸葛恪誅，下住蕪湖，欲至建業觀變。傅相謝慈等諫，奮殺之，坐廢為庶人，徙章安。^①

〔二〕章安，前漢治縣也，故閩越地，光武更名章安，屬會稽郡。沈約宋志曰：臨海太守，本會稽東部都尉，前漢治鄞，后漢分會稽為吳郡，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。晉太康記曰：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。余謂太康志所云，即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，今台州黃岩縣章安鎮是也。奮徙章安，即臨海之章安也。

南陽王和妃張氏，諸葛恪之甥也。先是恪有徙都之意，使治武昌宮，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。及恪被誅，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，^①徙新都，又遣使者追賜死。初，和妾何氏生子皓，諸姬子德、謙、俊。和將死，與張妃別，妃曰：「吉凶當相

隨，終不獨生。」亦自殺。何姬曰：「若皆從死，誰當字孤！」^②遂撫育皓及其二弟，皆賴以獲全。

③

〔一〕南陽王璽，斯氏翻。綬，音受。

〔二〕從，才用翻。《說文》曰：字，孔也，愛也。

〔三〕為后吳人立張本。 弊

◎魏高貴鄉公·上

①

〔一〕諱髦，字彥士，文帝孫，東海定王霖子也。

正始五年，封高貴鄉公。高貴鄉，屬郟縣。

魏高貴鄉公 正元元年（甲戌 公元254年）

①

〔一〕是年，嘉平六年也，冬，十月，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，通鑒以是年系之高鄉公，因書正元元年。

春，二月，殺中書令李丰。初，丰年十七、

八，已有清名，海內翕然稱之。其父太仆恢不願其然，敕使閉門斷客。曹爽專政，司馬懿稱疾不出，^①丰為尚書仆射，依違二公間，故不與爽同誅。丰子韜，以選尚齊長公主。^②司馬師秉政，

以丰為中書令。是時，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，

以曹爽親故，不得在勢任，居常怏怏；^③張緝以

后父去郡家居，^④亦不得意。丰皆與之親善。師

雖擢用丰，丰私心常在玄。丰在中書二歲，帝數

召丰與語，不知所說。師知其議已，請丰相見以

詰丰，丰不以實告；師怒，以刀鐃筑殺之，^⑤送

尸付廷尉，遂收丰子韜及夏侯玄、張緝等皆下廷

尉，鐘毓案治，云：「丰與黃門監蘇鑠，永寧署

令樂惇，^⑥冗從仆射劉賢等^⑦謀曰：『拜貴人曰，

諸營兵皆屯門，^⑧陛下臨軒，^⑨因此同奉陛下，將

群僚人兵，就誅大將軍；陛下儻不從人，便當劫

將去耳。』又云：「謀以玄為大將軍，緝為票騎將軍；玄、緝皆知其謀。」^⑩庚戌，誅韜、玄、緝、鑠、惇、賢，皆夷三族。

〔一〕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八年、九年。

〔二〕帝之姊妹曰長公主；齊主蓋明帝女。長，知兩翻

〔三〕邵陵厲公嘉平元年，玄自關右召詣京師。勢任，權勢之任也。快，於兩翻。

〔四〕緝自東莞召，見上卷嘉平四年。

〔五〕鑠，戶關翻。刀把上有鑠；筑，搗也。

〔9〕漢有黃門令，宦者為之。黃門監，蓋魏置也。永寧宮，魏太后宮名。永寧署令，太后宮官也，亦宦者為之。治，直之翻。

〔7〕漢制，中宮冗從供射，宦者為之，主黃門冗從，餼六百石。沈約志曰：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仆射，魏世因其名而置冗從仆射。冗，而隴翻，散也。

〔8〕屯宮城門也。

〔9〕檐宇之末曰軒。促御坐前臨軒。

〔10〕此上皆獄辭也。

夏侯霸之人蜀也，①邀玄欲與之俱，玄不從。及司馬懿薨，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：「無復憂

矣！」玄嘆曰：「士宗，卿何不見事乎！」^②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、子上不吾容也。」

③及下獄，玄不肯下辭，鍾毓自臨治之。玄正色責毓曰：「吾當何罪！卿為令史責人也。」^④卿便為吾作！」毓以玄名士，節高，不可屈，而獄當竟，^⑤夜為作辭，令與事相附，^⑥流涕以示玄；玄視，頷之而已。及就東市，顏色不變，舉動自若。

〔一〕見上卷喜平四年。

〔二〕許允字士宗。不見事，猶今人言不曉事也。

〔三〕司馬師，字子元。司馬昭，字子上。

〔4〕自漢以來，公府有令史，廷尉則有獄史耳。玄蓋責毓以身為九卿，乃承公府指，自臨治我，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。

〔5〕竟，結竟也。

〔6〕為作獄辭，使與所按之事相符合也。

李丰弟翼，為兗州刺史，司馬師遣使收之。

翼妻荀氏謂翼曰：「中書事發，可及詔書未至赴吳，何為坐取死亡！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？」

①翼思未答，妻曰：「君在大州，不知可與同死生者，雖去亦不免！」翼曰：「二兒小，吾不去，今但從坐身死耳，②二兒必免。」乃止，死。

〔一〕赴水火者，入必焦沒自，非誓同生死，安肯相從，故以為言。

〔二〕謂從兄坐罪止一身，若奔吳不達，禍及妻子也。

初，李恢與尚書仆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，
①智子沖，有內實而無外觀，州里弗稱也。沖嘗
與李丰俱見畿，既退，畿嘆曰：「孝懿無子；非
徒無子，殆將無家。君謀為不死也，其子足繼其
業。」②時人皆以畿為誤。及丰死，沖為代郡太
守，卒繼父業。

〔二〕東安縣，前漢屬城陽國，后漢屬琅邪國，魏分為郡。沈約曰：晉惠帝分東莞為東安郡；蓋魏既分而又省并，既省并而晉又分屬東莞，又自東莞分為郡也。

〔二〕李恢，字孝懿。郭智，字君謀。

正始中，夏侯玄、何晏、鄧颺俱有盛名，欲交尚書郎傅嘏，嘏不受。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，嘏曰：「太初志大其量，能合虛聲而無實才。」^①

何平叔言遠而情近，好辯而無誠，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。^②鄧玄茂有為而無終，外要名利，內無關鑰，貴同惡異，多言而妒前；多言多釁，妒前無親。^③以吾觀此三人者，皆將敗家；遠之猶

恐禍及，況暱之乎！」^④嘏又與李丰不善，謂同志曰：「丰飾偽而多疑，矜小智而昧於權利，若任機事，其死必矣！」

〔一〕夏侯玄，字太初。

〔二〕《論語》：孔子曰：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何晏，字平叔。好，呼到翻。

〔三〕鄧颺字玄茂。妒前者，忌前也。人忌勝己，則無親之者。要，一遙翻。惡，烏路翻。

〔四〕暱，尼質翻，近也，比也。

辛亥，大赦。

三月，廢皇后張氏，^①夏，四月，立皇后王氏，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。

〔二〕曹操殺漢后伏氏，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；此不惟天道，亦操之有以教之也。

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。

六月，姜維寇隴西。

中領軍許允素與李丰、夏侯玄善。秋，允為鎮北將軍、假節、都督河北諸軍事。^①帝以允當出，詔會群臣，帝特引允以自近；允當與帝別，

涕泣歔歔。②允未發，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，收付廷尉，徙樂浪，未至，道死。

〔二〕晉有假節都督者，與四徵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。四徵、鎮、安、平，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，品秩第二。

〔二〕君臣不密，遂并蹈失臣、失身之禍。歔，音虛。歔，音希，又許既翻。

吳孫峻驕矜淫暴，國人側目。司馬桓慮謀殺峻，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，不克，皆死。

帝以李丰之死，意殊不平。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，詔召之使擊姜維。九月，昭領兵入見，

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。左右勸帝因昭辭，殺之，勒兵以退大將軍；已書詔於前，帝懼，不敢發。

昭引兵入城，大將軍師乃謀廢帝。①甲戌，

師以皇太后令召群臣會議，②以帝荒淫無度，褻近倡優，③不可以承天緒，群臣皆莫敢違。乃奏收帝璽綬，歸藩於齊。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太后方與帝對坐，芝謂帝曰：「大將軍欲廢陛下，立彭城王據！」④帝乃起去。太后不悅。芝曰：

「太后有子不能教，今大將軍意已成，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，但當順旨，將復何言！」太后曰：

「我欲見大將軍，口有所說。」芝曰：「何可見邪？但當速取璽綬！」^⑤太后意折，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。^⑥芝出報師，師甚喜。^⑦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，使出就西宮。帝與太后垂涕而別，遂乘王車，從太極殿南出，^⑧群臣送者數十人，司馬孚悲不自勝，余多流涕。^⑨

〔一〕平樂觀在洛陽城西，昭已過軍，復引入城，帝事去矣。

〔二〕矯太后令以召群臣。

〔三〕倡，齒良翻。倡優，女樂也。

〔4〕彭城王據，文帝子。此何等語！芝，太后之從父也，故使之入脅太后。

〔5〕王莽篡漢，遣王舜求璽於元后，其辭氣何至如此？

〔6〕太后侍御非止一人，傍侍御，謂當時侍御之在傍側者。著，直略翻。坐，徂臥翻。

〔7〕王莽、司馬師、蕭鸞，同是心也。國之奸賊必有羽翼，有天下者其戒之哉！

〔8〕王車，諸王所乘青蓋車也。

〔9〕廢帝時年二十一。

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。太后曰：「彭城

王，我之季叔也，今來立，我當何之！」^①且明皇

帝當永絕嗣乎？高貴鄉公，文皇帝之長孫，明皇

帝之弟子。^②於禮，小宗有后大宗之義，其詳議

之。」^③丁丑，師更召群臣，以太后令示之，乃

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。^④髦者，東海定王霖之

子也，時年十四，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。師又使

請璽綬，太后曰：「我見高貴鄉公，小時識之，

^⑤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。」冬，十月，癸丑，高

貴鄉公至玄武館，^⑥群臣奏請舍前殿，^⑦公以先帝

舊處，避止西廂；群臣又請以法駕迎，公不聽。

庚寅，公入於洛陽，群臣迎拜西掖門南，公下輿答拜，儻者請曰：「儀不拜。」^⑧公曰：「吾人臣也。」遂答拜。至止車門下輿，左右曰：「舊乘輿入。」公曰：「吾被皇太后徵，未知所為。」^⑨遂步至太極東堂，見太后。其日，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，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。^⑩大赦，改元。^⑪為齊王筑宮於河內。

〔一〕之，往也。

〔二〕太后謂明帝絕嗣，蓋謂以據為后，則兄死弟及；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。文帝黃初三年，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，嗣王之庶子為侯，公、侯之庶子為亭伯

〔3〕世嫡為大宗支子之子，各宗其父為小宗。禮王后無嗣，擇建支子以繼大宗。

〔4〕定迎者，議始定而迎之也。元城縣，漢屬魏郡，魏屬陽平郡；時魏王公皆錄置鄴，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。

〔5〕太后欲立高貴鄉公，必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，故欲立之，豈知祿去帝室，而終無益乎！

〔6〕酈道元曰：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。蓋館在芒山之尾，其地直洛城北。按「癸丑」，另本作「己丑」。

〔7〕玄武館之前殿也。

〔8〕儻，必刃翻；贊導者也。儀不拜者，謂於儀不當答拜也。

〔9〕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，吾方被徵，未知何如，不可以天子自居也。以余觀高貴鄉公，蓋小慧而知書，故能為此。若以為習於禮，則余以為猶魯昭公也。

〔10〕謂公之足與有為也，而卒死於權臣之手。

嗚呼！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后，夜拜宋昌為衛將軍，領南北軍，張武為郎中令，行殿中，周勃、陳平、朱虛、東牟雖有大功，其權去矣，夫然后能自固。魏朝百官皆欣欣，果何所見邪！

〔一一〕自此，方是正元元年。

漢姜維自欽道進拔河間、臨洮。^①將軍徐質與戰，殺其蕩寇將軍張嶷，^②漢兵乃還。

〔二〕「河間」，當作「河關」。河關縣，前漢屬金城郡，后漢屬隴西郡。以地考之，河關、臨洮在狄道西，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、臨洮，意欲收魏之道縣以自廣耳。

〔三〕沈約志：四十號將軍，蕩寇第二十二。嶷，魚力翻。

初，揚州刺史文欽，驍果絕人，曹爽以鄉里故愛之。^①欽恃爽勢，多所陵傲。及爽誅，^②欽已內懼，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，司馬師常抑之，由

是怨望。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、李丰善，玄等死，儉亦不自安，乃以計厚待欽。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：「大人居方岳重任，^③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，將受四海之責矣！」儉然之。

〔一〕欽，爽邑人也。驍，堅堯翻。

〔二〕爽誅見上卷嘉平元年。

〔三〕古者，天子巡狩四方，其方之諸侯，各會朝於方岳之下。堯、舜有四岳之官。孔安國曰：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，故曰四岳。魏、晉之時，徵、鎮安、平，總督諸軍，任專方面，時因謂之方岳重任。

魏高貴鄉公 正元二年（乙亥 公元255年）

春，正月，儉、欽矯太后詔，起兵於壽春，

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。又表言：「相國懿，忠正，有大勛於社稷，宜宥及后世，請廢師，以侯就第，以弟昭代之。太尉孚，忠孝小心，護軍望，忠公親事，皆宜親寵，授以要任。」望，孚之子也。

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，誕斬其使。①儉、欽將五六萬眾渡淮，西至項；儉堅守，使欽在外為游兵。

〔二〕時誕都督豫州。

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，肅曰：「昔關羽虜於禁於漢濱，有北向爭天下之志，后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，羽士眾一旦瓦解。①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，②但急往御衛，③使不得前，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。」時師新割目瘤，創甚，④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。唯王肅與尚書傅嘏、中書侍郎鐘會⑤勸師自行，師疑未決。嘏曰：「淮、楚兵勁，⑥而儉等負力遠斗，其鋒未易當也。若諸將戰有利鈍，大勢一失，則公事敗矣。」師蹶然起曰：「我請輿疾而

東。」^⑦戊午，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、欽，^⑧以弟昭兼中領軍，留鎮洛陽，召三方兵會於陳、許。

⑨

〔一〕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二〕魏制，諸將出徵及鎮守方面，皆留質任。時淮南士皆自內州出戍，故家屬皆留內。

〔三〕御儉、欽之眾，使不得進；又衛其家屬。

〔四〕瘤，音留，也。肉起疾腫曰瘤。創，初良

翻。

〔5〕魏初中書既置監、令，又置通事郎，次黃門郎；黃門郎已署事過，通事郎乃署名；已署，奏以入，為帝省讀，書可。后改曰：中書侍郎。

〔6〕壽春，故楚都，時為淮南重鎮以南備吳，勁兵聚焉。

〔7〕蹶然，急遽而起之貌。蹶，音厥，又音姑衛翻。

〔8〕中，謂中軍；外，謂城外諸營兵。

〔9〕三方，東、西、北也。

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，袤曰：「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，文欽勇而無算。今大軍出其不意，

江、淮之卒，銳而不能固，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，此亞夫之長策也。」^①師稱善。

〔二〕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、楚。

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，假節，統許昌軍。^①基言於師曰：「淮南之逆，非吏民思亂也，儉等誑誘迫脅，畏目下之戮，是以尚屯聚耳。若大兵一臨，必土崩瓦解，儉、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。」師從之。以基為前軍，既而復敕基停駐。基以為：「儉等舉軍足以深入，而久不進者，是其詐偽已露，眾心疑沮也。今不張示威形

以副民望，而停軍高壘，有似畏懦，非用兵之勢也。若儉、欽虜略民人以自益，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，更懷離心，^②儉等所迫脅者，自顧罪重，不敢復還，此為錯兵無用之地^③而成奸宄之源，吳寇因之，則淮南非國家之有，譙、沛、汝、豫危而不安，^④此計之大失也。軍宜速進據南頓，^⑤南頓有大邸閣，計足軍人四十日糧。保堅城，因積谷，先人有奪人之心，^⑥此平賊之要也。」基屢請，乃聽，進據潁水^⑦。

〔二〕魏、晉之制，使持節都督諸軍為上，假節都督次之，假節監諸軍又次之，假節行監軍又次之。魏受漢

禪，以許昌為別宮，屯重兵，以為東、南二方根本。監古銜翻。

〔2〕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，必懷反顧，而有離散之心也。

〔3〕錯，倉故翻，置也。停軍不進，是置之於無用之地。

〔4〕豫，即潁川也，豫州時治潁川，故曰譙、沛汝、豫四郡，皆屬豫州。

〔5〕南頓縣，屬汝南郡，故頓子國。應劭曰：頓迫於陳，其后南徙，故號南頓。

〔6〕《左傳》，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。杜預注曰：奪敵戰心。先，悉荐翻。

〔一〕《水經注》：汝水東南過定陵縣，又東南逕奇雒城，枝分別出，世謂之大潁水。潁水東流至南頓縣北，入於潁。師古曰：潁，於謹翻，又音殷。

閏月，甲申，師次於潁橋，儉將史招、李續相次來降。王基復言於師曰：「兵聞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」^①方今外有強寇，內有叛臣，若不時決，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。^②議者多言將軍持重。將軍持重，是也；停軍不進，非也。持重，非不得之謂也，進而不可犯耳。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，甚非計也。」師猶未許。基曰：「將在軍，君令有所不受。」^③彼得則利，我得亦

利，是謂爭地，^④南頓是也。」遂輒進據南頓，儉等從項亦欲往爭，發十余里，聞基先到，乃復還保項。

〔一〕孫子之言。

〔二〕言儉、欽之變若不以時定，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。

〔三〕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。

〔四〕孫子之言，所謂九地，爭地其一也。

癸未，徵西將軍郭淮卒，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。

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，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，以待東軍之集。①諸將請進軍攻項，師曰：「諸軍得其一，未知其二。」②淮南將士本無反志，儉、欽說誘與之舉事，謂遠近必應；而事起之日，淮北不從，③史招、李繼前后瓦解，內乖外叛，自知必敗。困獸思斗，④速戰更合其志。雖云必克，傷人亦多。且儉等欺誑將士，詭變萬端，小與持久，詐情白露，此不戰而克之術也。」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，自安風向壽春；⑤徵東將軍胡遵督青、徐諸軍出譙、宋之間，⑥絕其歸路；師屯汝陽。⑦

母丘儉、文欽進不得斗，退恐壽春見襲，計窮不知所為。淮南將士家皆在北，眾心沮散，降者相屬，^⑧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。

〔一〕東軍，青、徐、兗之軍也。

〔二〕「諸軍」，當作「諸君」。

〔三〕淮北，謂豫、兗也。

〔四〕《左傳》：吳夫槩王曰：困獸猶斗。

〔五〕安風縣，前漢屬六安國，后漢并屬廬江郡；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丰郡，屬豫州。

〔六〕宋，謂梁國之地，梁國都睢陽，故宋都也。

〔七〕汝陽縣，屬汝南郡，在汝水之北。

〔8〕果如王肅之計。屬，之欲翻。

儉之初起，遣健步齎書至兗州，^①兗州刺史

鄧艾斬之，將兵萬余人，兼道前進，先趨樂嘉城，

^②作浮橋以待師。儉使文欽將兵襲之。師自汝陽

潛兵就艾於樂嘉，欽猝見大軍，驚愕未知所為。

欽子騫，年十八，勇力絕人，謂欽曰：「及其未

定，擊之，可破也。」於是分為二隊，夜夾攻軍。

騫率壯士先至鼓噪，^③軍中震擾。師驚駭。所病

目突出，恐眾知之，齧被皆破。^④欽失期不應，

會明，騫見兵盛，乃引還。^⑤師謂諸將曰：「賊

走矣，可追之！」諸將曰：「欽父子驍猛，未有

所屈，何苦而走？」師曰：「夫一鼓作氣，再而衰。⑥ 騫鼓噪失應，其勢已屈，不走何待！」欽將引而東，騫曰：「不先折其勢，不得也。」乃與驍騎十余摧鋒陷陳，⑦ 所向皆披靡，⑧ 遂引去。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將八千翼而追之，⑨ 騫以匹馬入數千騎中，輒殺傷百余人，乃出，如此者六七，追騎莫敢逼。

〔一〕健步，能疾走者；今謂之急腳子，又謂之快行也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潁水過汝陽縣北，又東南過南頓縣，潁水注之，又南逕博陽故城東；城在南頓縣北四

十里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國，王莽更名樂嘉。趨，七喻翻。

〔3〕帥，讀曰率。

〔4〕齧被以忍疼。齧，魚結翻。

〔5〕還，從宣翻，又如字。

〔6〕一傳魯曹劇之言。

〔7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8〕披，普彼翻。

〔9〕魏公府及諸大將軍位從公者，各置長史一人。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。翼者，張左右翼而追之。

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，常在天子左右，

①師將與俱行，②大目知師一目已出，啟云：「文

欽本是明公腹心，但為人所誤耳；又天子鄉里，

③素與大目相信，乞為公追解語之，④令還與公復

好。」⑤師許之。大目單身乘大馬，被鎧胄，⑥追

欽，遙相與語。大目心實欲為曹氏，謬言：「君

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！」⑦欲使欽解其旨。⑧

欽殊不悟，乃更厲聲罵大目曰：「汝先帝家人，

不念報恩，反與司馬師作逆，不顧上天，天不祐

汝！」張弓傳矢欲射大目。⑨大目涕泣曰：「世

事敗矣，善自努力！」

〔一〕大目時為中殿中校尉。

〔二〕將，讀如鳳將雛、雞冠距鳴將之將，音如字。

〔三〕文欽，譙人，故曰天子鄉里。

〔四〕謂追欽而為師自解釋言之也。為，於偽翻。

語，牛倨翻。

〔五〕復，還也，反也。好，喜也。謂還復相善也。

好，讀如字。

〔六〕被，皮義翻。

〔七〕蓋謂文欽何不堅忍數日，與師相持，師病已篤，必當有變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〔八〕解，喻也，曉也。

〔9〕傳，讀曰附。

是日，母丘儉聞欽退，恐懼，夜走，眾遂大潰。欽還至項，以孤軍無繼，不能自立，欲還壽春；壽春已潰，遂奔吳。吳孫峻至東興，聞儉等敗，壬寅，進至橐皋，^①文欽父子詣軍降。母丘儉走，北至慎縣，^②左右人兵稍棄儉去，儉藏水邊草中。甲辰，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，^③傳首京師，封屬為侯。諸葛誕至壽春，壽春城中十余萬口，懼誅，或流迸山澤，或散走入吳。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都督揚州諸軍事。

〔一〕春秋：會吳於橐皋。杜預曰：在九江浚遒縣東南，今其地在巢縣界，亦謂之柘皋。橐，音託，又讀為柘。

〔二〕慎縣，漢屬汝南郡，魏分屬汝陰郡。賢曰：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。余按儉自項走至慎，慎在項南，非北也；「北」乃「比」字之誤。比，必寐翻。

〔三〕《水經注》：淮水東過安丰縣東北，又東為安丰津，水南有城，故安丰都尉治，后立霍丘戍。杜知曰：安風津，在壽州霍丘城北。

夷毌丘儉三族。儉黨七百人系獄，侍御史杜友治之，惟誅首事者十余人，余皆奏免之。儉孫女適劉氏，當死，以孕系廷尉。司隸主簿程咸

議曰：①「女適人者，若已產育，則成他家之母，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，②於情則傷孝子之恩。男不遇罪於他族，而女獨嬰戮於二門，③非所以哀矜女弱、④均法制之大分也。臣以為在室之女，可從父母之刑；既醮之婦，使從夫家之戮。」⑤朝廷從之，仍著於律令。

〔一〕魏、晉之制，列卿各置丞、功曹、主簿、五官等員。

〔二〕防，謂禁防也。

〔三〕嬰，當也。二門，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。

〔4〕女，陰類，稟氣柔弱，在室從父母，既嫁從夫，故曰女弱。

〔5〕毛晃曰：醺，冠娶祭名，酌而無酬酢曰醺。《禮記》曰：醺於客位，冠禮也。父親醺子而命之，迎婚禮也。晉志曰：古者昏冠皆有醺。鄭氏醺文三首具存醺，子肖翻。

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，還許昌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。充，達之子也。①

〔一〕賈逵事武帝、文帝。

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，①師令昭總統諸軍。辛亥，師卒於許昌。中書侍郎鐘會從師典知密事，

中詔敕尚書傅嘏，^②以東南新定，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，令嘏率諸軍還。會與嘏謀，使嘏表上，輒與昭俱發，還到洛水南屯住。二月，丁巳，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，嘏戒之曰：「子志大其量，而勛業難為也，可不慎哉！」^③

〔一〕魏制，衛將軍，班車騎將軍下，位從公。省悉景翻。

〔二〕詔自中出，上意也。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，此詔出於禁中之意，故曰中詔。

〔三〕為后鐘會作亂張本。

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，乃引兵還。以文欽為都護、鎮北大將軍、幽州牧。^①

〔二〕漢置都護於西城，於西域稱都護將軍，然未嘗以為將軍號；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，三國位從公。晉制在撫軍下、鎮軍上。吳置左右都護，亦不以為將軍號；今以欽為都護，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。

三月，立皇后卞氏，大赦。后，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。

秋，七月，吳將軍孫儀、張怡、林恂謀殺孫峻，不克，死者數十人。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，曰「與儀同謀」。峻遂殺朱公主。^①

〔一〕朱公主，吳主權之女，適朱據者也。

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，^①功費甚眾，舉朝莫敢言，唯滕胤諫止之，峻不從，功卒不成。

〔二〕魏之廣陵郡治淮陰，漢之廣陵故城廢棄不治。漢姜維復議出軍，徵西大將軍張翼廷爭，^①以為：「國小民勞，不宜黷武。」維不聽，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。八月，維將數萬人至枹罕，^②趨狄道。

〔二〕爭，讀曰諍。

〔2〕枹罕縣，前漢屬金城郡，后漢屬隴西郡，魏時廢省。枹，音膚。

徵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，須泰軍到，東西合勢乃進。泰軍陳倉，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，^①經輒渡洮水。泰以經不堅據狄道，必有他變，率諸軍以繼之。經已與維戰於洮西，大敗，^②以萬余人還保狄道城，余皆奔散，死者萬計。張翼謂維曰：「可以止矣，不宜復進，進或毀此大功，為蛇畫足。」^③維大怒，遂進圍狄道。

〔一〕故關，謂漢時故道關也，在洮水西。

〔2〕洮，土刀翻。

〔3〕《戰國策》曰：昭陽為楚伐魏，覆軍殺將，移師攻齊。陳軫為齊王使，見昭陽曰：楚有祠者，賜其舍人酒一卮，舍人相謂曰：「數人飲之不足，一人飲之有余，請各畫地為蛇，先成者飲酒。」一人先成，引酒飲之，乃左手持卮，右手畫蛇曰：「吾能為之足。」為足未成，一人之蛇后成，奪其卮曰：「蛇固無足，子安能為之足！」遂飲酒。今君攻魏既勝，復移師攻齊，是為蛇足者也。昭陽悟，乃還軍。

辛未，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，與陳泰并力拒維；^①戊辰，復以太尉孚為后繼。泰進軍隴西，諸將皆曰：「王經新敗，賊眾大盛，將軍

以烏合之卒，繼敗軍之后，當乘勝之鋒，殆必不可。古人有言：『蝮蛇螫手，壯士解腕。』^②

《孫子》曰：『兵有所不擊，地有所不守。』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。不如據險自保，觀釁待敝，然後進救，此計之得者也。」泰曰：「姜維提輕兵深入，正欲與我爭鋒原野，求一戰之利。王經當高壁深壘，挫其銳氣，今乃與戰，使賊得計。經既破走，維若以戰克之威，進兵東向，據櫟陽積谷之實，放兵收降，招納羌、胡，東爭關隴，傳檄四郡，^③此我之所惡也。而乃以乘勝之兵，挫峻城之下，銳氣之卒，屈力致命，攻守勢

殊，客主不同。兵書曰：『修櫓轆輶，三月乃成，拒堙三月而后已。』④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。今維孤軍遠僑，⑤糧谷不繼，是我速進破賊之時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，⑥自然之勢也。洮水帶其表，維等在其內，今乘高據勢，臨其項領，不戰必走。寇不可縱，圍不可久，君等何言如是！」遂進軍度高城嶺，⑦潛行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，多舉烽火，鳴鼓角。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，皆憤踊。維不意救兵卒至，⑧緣山急來攻之，泰與交戰，維退。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，維懼，九月，甲辰，維遁走，城中將士乃得出。王經嘆曰：「糧

不至旬，向非救兵速至，舉城屠裂，覆喪一州矣！」^⑨泰慰勞將士，前后遣還，更差軍守，^⑩并治城壘，還屯上邽。

〔二〕晉志曰：四安起於魏初。在四鎮之下。

〔三〕《漢書》田榮傳曰：蝮螫手則斬手，螫足則斬足。應劭曰：蝮，一名虺，螫人手足，則割去其肉；不然則死。師古曰：《爾雅》及《說文》皆以為蝮即虺也，博三寸，首大如擘，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，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，色如綬文，文間有毛，如豬鬣，鼻上有針，大者長七八尺，一名反鼻，非虺之類也。今以俗名證之，郭說得矣。虺若土色，所在有之。蝮蛇唯出南方

陸佃《埤雅》：蝮蛇怒時，毒在頭尾，螫手則手斷，螫足則足斷，蛇之尤毒烈者也。

〔3〕四郡，謂隴西、南安、天水、略陽。略陽時為廣魏郡，及晉乃更名略陽。

〔4〕此孫子之言也。孫子之說，以攻城為不得已。魏武注曰：修，治也；櫓，大楯也。輶輹者，輶床也。輶床其下四輪，從中推之至城下也。杜佑曰：攻城戰具作四輪車，車上以繩為脊，生牛皮蒙之，下可藏十人，填隍推之，直抵城下，可以攻掘，金火木石所不能敗，謂之輶輹車。注又曰：距堙者，踣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。杜佑曰：土山，即孫子所謂距闔也。應劭曰：輶輹

匈奴車，非也，蓋攻城之車耳。師古曰：輶，扶云翻。輶，於云翻。

〔5〕僑，音喬，寄也，客也。

〔6〕文子之言，《淮南子》亦有是言。

〔7〕《水經注》曰：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，嶺上有城曰渭源城。

〔8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9〕隴西、略陽、天水、南安，秦州也。喪，息浪翻。

〔10〕差，擇也，遣還王經所統將士，更擇軍以守狄道。勞，力到翻。差，初佳翻。

泰每以一方有事，輒以虛聲擾動天下，故希簡上事，驛書不過六百里。^①大將軍昭曰：「陳徵西沈勇能斷，^②荷方伯之重，救將陷之城，而不求益兵，又希簡上事，必能辦賊故也。都督大將不當爾邪！」

〔一〕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余里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，蓋傳入近里郡縣，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。

〔二〕沈，持林翻。

姜維退駐鐘提。^①

〔一〕鐘提當在羌中，蜀之涼州界也。

初，吳大帝不立太廟，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，立廟於臨湘，^①使太守奉祠而已。冬，十二月，始作太廟於建業，尊大帝為太祖。^②

〔二〕吳大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帝。長沙郡，治臨湘縣。

〔2〕《考異》曰：吳曆：「太平元年正月，立太祖廟。」沈約宋書：「孫亮立，明年正月，立權廟。」今從吳志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七·魏紀九】

● 魏紀九 ①

〔一〕起柔兆困惇（丙子），盡重光大荒落（辛巳），凡六年。

◎ 魏高貴鄉公·下

魏高貴鄉公 甘露元年（丙子） 公元256年）

①

〔二〕是年六月，改元。

春，正月，漢姜維進位大將軍。

二月，丙辰，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，與諸儒論夏少康、漢高祖優劣，以少康為優。^①

〔二〕帝謂少康生於滅亡之后，降為諸侯之隸，能布其德而兆其謀，卒滅過、戈，克復禹績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，非至德弘仁，豈濟斯勛！漢祖因土崩之勢，杖一時之權，專任智力以成功業，行事動靜多違聖檢。為人子則數危其親，為人君則囚系賢相，為人父則不能衛子，身沒之后，社稷几傾，若與少康易時而處，未必能復大禹之績。嗚呼！帝固有志於少康矣，然而不能殲澆

獯而身死人手者，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。余觀帝之所
以論二君優劣，書生之譚耳，未能如石勒辭氣之雄爽也
夏，戶雅翻。少，詩照翻。按夏，古音讀哈，去聲
夏，四月，庚戌，賜大將軍昭裒冕之服，赤
舄副焉。^①

〔二〕九錫之漸也。

丙辰，帝幸太學，與諸儒論《書》、《易》
及《禮》，諸儒莫能及。^①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、
侍中王沈、散騎常侍裴秀、黃門侍郎鐘會等講宴
於東堂，并屬文論。^②特加禮異，謂秀為儒林丈
人，沈為文籍先生。帝性急，請召欲速，以望職

在外，特給追鋒車、虎賁五人，^③每有集會，輒奔馳而至。秀，潛之子也。^④

〔一〕時帝與博士淳於俊論《易》，庾峻論《書》馬照論《禮記》，考其難疑答問，不過摘抉經義及王、鄭之異同耳，非人君之學也。

〔二〕沈，持林翻。騎，奇寄翻。屬，之欲翻。

〔三〕望為中護軍，其職在外。傅子曰：追鋒車，施通幟，遽則乘之，令虎賁五入舁之也。晉志曰：追鋒車去小平蓋，加通幟，如輅車，駕二馬。追鋒之名，取其迅速也。施於戎陳之間，是為傳乘。賁，音奔。

〔四〕裴潛事武帝，守代郡著名。

六月，丙午，改元。^①

〔二〕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。

姜維在鐘提，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，未能更

出。安西將軍鄧艾曰：「洮西之敗，^①非小失也，

士卒雕殘，倉廩空虛，百姓流離。今以策言之，

彼有乘勝之勢，我有虛弱之實，一也。彼上下相

習，五兵犀利，^②我將易兵新，器械未復，二也。

^③彼以船行，吾以陸軍，勞逸不同，三也。^④狄道

隴西、南安、祁山各當有守，彼專為一，我分為

四，四也。從南安、隴西因食羌谷，若趣祁山，

熟麥千頃，為之外倉，五也。賊有點計，其來必矣。」^⑤

〔二〕見上卷上年。

〔二〕管子曰：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。孔穎達曰：步卒之五兵，謂弓矢一，殳二，矛三，戈四，戟五也；鄭司農所謂戈、矛、戟、酋矛、夷矛，車之五兵也。犀，堅也，古以犀兕為甲，故謂堅為犀。

〔三〕將易，艾自謂初代王經也。兵新，謂遣還洮西敗卒，更差軍守也。將，即亮翻。

〔4〕言蜀船自涪戍白水，可以上沮水，由沮水入武都下辨，自此而西北，水路漸峻，小舟猶可入也，魏軍渡隴而西，皆陸行。

〔5〕黠，下八翻，桀黠也。

秋，七月，姜維復率眾出祁山，聞鄧艾已有備，乃回，從董亭趣南安。①艾據武城山以拒之。②維與艾爭險不克，其夜，渡渭東行，緣山趣上邽。艾與戰於段谷，③大破之。以艾為鎮西將軍，都督隴右諸軍事。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，濟失期不至，故敗，士卒星散，死者甚眾，

④蜀人由是怨維。維上書謝，求自貶黜；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。

〔一〕《水經注》：董亭在南安郡西南，谷水曆其下，東北注於渭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渭水過獮道南。獮道，南安郡治也。又東，逕武城縣西，武城川水入焉。蓋以山名縣也。酈道元，后魏人，武城縣必后魏所立，而魏收地形志無之，蓋廢省也。

〔三〕《水經注》：上邽之南有段溪水，水出西南馬門溪，東北流，合籍水。杜佑曰：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。趣，七喻翻。

〔七〕言士卒迸散如星，不能收拾成隊伍。

八月，庚午，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，奏事不名，假黃鉞。癸酉，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。九月，以司徒高柔為太尉。

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，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擾及車騎將軍劉纂、鎮南將軍朱異、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、泗，^①以圖青、徐。^②峻餞之於石頭，遇暴疾，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。^③丁亥，峻卒。吳人以綝為侍中、武衛將軍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召呂據等還。^④

〔一〕江都縣屬廣陵郡。此自邗溝入淮，自淮入泗也。

〔二〕魏青州統齊、濟南、樂安、城陽東萊，徐州統下邳、彭城、東海、琅邪、東莞、東安、廣陵、臨淮。晉志曰：《周禮》曰：正東曰青州，蓋取土居少陽，其色為青。徐州取舒緩之義。或云，因徐丘以立名。

〔三〕從，才用翻。繚，丑林翻。

〔四〕還，從宣翻，又如字。

己丑，吳大司馬呂岱卒，年九十六。始，岱親近吳郡徐原，慷慨有才志，岱知其可成，賜巾襦，^①與共言論，后遂荐拔，官至侍御史。原性

忠壯，好直言。岱時有得失，原輒諫爭，又公論之。^②人或以告岱，岱嘆曰：「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！」^③及原死，岱哭之甚哀，曰：「徐德淵，呂岱之益友，^④今不幸，^⑤岱復於何聞過！」談者美之。

〔二〕《釋名》：巾，謹也。二十成人，士冠、庶人巾，言當自謹修於四教。單衣，漢、魏以來，士庶以為禮服。古侯翻。

〔二〕公然於眾中論其得失。

〔三〕徐原，字德淵。

〔4〕《論語》：孔子曰：益者三友：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。

〔5〕《論語》曰：不幸短命死矣。

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，大怒，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荐滕胤為丞相；綝更以胤為大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使人報胤，欲共廢綝。冬，十月，丁未，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，使中使敕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共擊取據，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、中書丞丁晏^①告喻胤宜速去意。^②胤自以禍及，因留融、晏勒兵自衛，召典軍楊崇、將軍孫咨^③告以綝為亂，迫融等使作書難綝。^④綝不

聽，表言胤反，許將軍劉丞以封爵，使率兵騎攻圍胤。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，融等不從，皆殺之。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：⑤「將士見公出，必委繝就公。」⑥時夜已半，胤恃與據期，又難舉兵向宮，乃約令部曲，⑦說呂侯兵已在近道，故皆為胤盡死，無離散者。胤顏色不變，談笑如常。時大風，比曉，據不至，繝兵大會，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，夷胤三族。己酉，大赦，改元太平。或勸呂據奔魏者，據曰：「吾恥為叛臣。」遂自殺。⑧

〔一〕魏、晉之制，中書無丞，此吳所置。華，戶化翻。

〔二〕言宜速往武昌，否則且有誅罰。

〔三〕楊崇，蓋胤帳下典軍。

〔四〕有者，對無之稱，於此則文義不為通。通鑑既因三國志舊文，今亦不亦不欲輕改。難，乃旦翻。

〔五〕蒼龍門，吳建業宮之東門也。

〔六〕委，棄也。

〔七〕約，勒而號令之。

〔八〕據父范，佐孫策以造吳，故恥為叛臣，自殺以明節。

以司空鄭沖為司徒，左仆射盧毓為司空。①

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、光祿大夫王觀、司隸校尉琅邪王祥，詔不許。

〔二〕晉志曰：尚書仆射，漢本置一人，至漢獻帝建安四年，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仆射。仆射分置左右，蓋自此始。經魏至晉，迄於江左，省置無常，置二則為左右仆射，或不兩置，但曰尚書仆射，令闕則左為省主，若左右并闕，則置尚書仆射以主省事。毓，余六翻。

祥性至孝，繼母朱氏遇之無道，祥愈恭謹。

朱氏子覽，年數歲，每見祥被楚撻，①輒涕泣抱持母；母以非理使祥，覽輒與祥俱往。及長，娶

妻，母虐使祥妻，覽妻亦趨而共之。母患之，為之少止。祥漸有時譽，母深疾之，密使鳩祥。覽知之，徑起取酒，祥爭而不與，母遽奪反之。^②自后，母賜祥饌，覽輒先嘗。母懼覽致斃，遂止。漢末遭亂，祥隱居三十余年，不應州郡之命，母終，毀瘁，^③杖而后起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，委以州事，州界清靜，政化大行。時人歌之曰：「海沂之康，實賴王祥；^④邦國不空，別駕之功！」

〔二〕楚，荊也；撻，擊也。被，皮義翻。

〔2〕《漢書》齊悼惠王傳：奪反孝惠卮。師古曰：反，音幡。

〔3〕瘁，秦醉翻，病勞也。

〔4〕徐州之地，東際海，西北距泗、沂，故曰海沂。

十一月，吳孫綝遷大將軍。綝負責倨傲，多行無禮。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，^①峻厚遇之，官至右將軍、無難督，平九官事。^②綝遇憲薄於峻時，憲怒，與將軍王惇謀殺綝。事泄，綝殺惇，憲服藥死。

〔一〕與，讀曰預。

〔2〕九官，即九卿也。魏明帝太和二年，吳主還建業，留尚書九官於武昌。

魏高貴鄉公 甘露二年（丁丑 公元257年）

春，三月，大梁成侯盧毓卒。

夏，四月，吳主臨正殿，大赦，始親政事。

孫綝表奏，多見難問，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，十五以上三千余人，^①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，使將之，日於苑中教習，曰：「吾立此軍，欲與之俱長。」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，問左右侍

臣曰：「先帝數有特制，^②今大將軍問事，^③但令我書可邪？」^④嘗食生梅，使黃門至中藏取蜜，^⑤蜜中有鼠矢；召問藏吏，藏吏叩頭。吳主曰：「黃門從爾求蜜邪？」吏曰：「向求，^⑥實不敢與。」黃門不服。吳主令破鼠矢，矢中燥，因大笑，謂左右曰：「若矢先在蜜中，中外當俱溼；今外溼里燥，此必黃門所為也。」詰之，果服，左右莫不驚悚。

〔二〕科，程也；程其長短小大也。或曰：「科當作「料」，音聊，量度也。」

〔2〕特制，謂等出上意，以手詔宣行也。數，所角翻。

〔3〕問事，猶言奏事；不言奏事；不言奏者，自卑挹之意。

〔4〕書可，畫可也。

〔5〕中藏，中藏府也，掌幣帛金銀諸貨物。蜜，蜂據也。藏，徂浪翻；下同。

〔6〕謂向者嘗求蜜也。

徵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、鄧颺等友善，玄等死，^①王凌、毋丘儉相繼誅滅，^②誕內不自安，乃傾帑藏振施，曲赦有罪，以收眾心，畜養揚州

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。^③因吳人欲向徐暍，^④請十萬眾以守壽春，又求臨淮筑城以備吳寇。司馬昭初秉政，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徵，^⑤且觀其志。昭遣充至淮南，充見誕，論說時事，因曰：「洛中諸賢，皆願禪代，君以為如何？」誕厲聲曰：「卿非賈豫州子乎？」^⑥世受魏恩，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！右洛中有難，吾當死之。」充默然。還，言於昭曰：「諸葛誕再在揚州，^⑦得士眾心。今召之，必不來，然反疾而禍小；不召，則反遲而禍大；不如召之。」昭從之。甲子，詔以誕為司空，召赴京師。誕得詔書，愈恐，疑揚州刺史

樂綝間己，遂殺綝，^⑧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
十余萬官兵，^⑨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，聚谷
足一年食，為閉門自守之計。遣長史吳綱將小子
覲至吳，稱臣請救，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。^⑩

〔一〕玄死見上卷正元年。颺死見七十五卷邵陵厲
公喜平元年。颺，余章翻，又余亮翻。

〔二〕王凌死見七十五卷喜平三年。毋丘儉死見上
卷正元二年。

〔三〕畜，許六翻。

〔四〕徐竭，即徐塘，在東關之東。竭，烏葛翻。

〔5〕魏置徵東將軍屯淮南，徵南將軍屯襄、沔以備吳；徵西將軍屯關、隴以備蜀；徵北將軍屯幽、并以備鮮卑；皆授以重兵。司馬昭初當國，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。勞，力到翻。

〔6〕充父逵，先為豫州而卒，故稱之。

〔7〕誕先督揚州，東關之敗，改督豫州，毌丘儉既死，復督揚州。

〔8〕徵東將軍與揚州刺史同治壽春。魏四徵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為儲帥，故誕疑綝間已。間，古莧翻。

〔9〕魏郡縣皆置屯田，凡屯田口悉官兵也。

〔10〕牙門，諸將之子弟也。質，音致。

吳滕胤、呂據之妻，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。

①六月，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。

異至武昌，壹將部曲來奔。乙巳，詔拜壹車騎將軍、交州牧，封吳侯，開府辟召，儀同三司，袞冕赤舄，事從丰厚。②

〔一〕壹，孫奂庶子也。夏，戶雅翻。

〔二〕崇異孫壹者，以招攜貳也。

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。①

〔一〕昭若自行，恐后有挾兩宮為變者，故奉之以討誕。

吳綱至吳，吳人大喜，使將軍全懌、全端、唐咨、王祚將三萬眾，與文欽同救誕；以誕為左都護、假節、大司徒、驃騎將軍、青州牧，封壽春侯。懌，琮之子；端，其從子也。

六月，甲子，車駕次項，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，^①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、都督揚豫諸軍事，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。基始至，圍城未合，文欽、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，得將其眾突入城。^②昭敕基斂軍堅壁。基累求進討，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丰，為文欽外

勢，^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。基謂諸將曰：「今圍壘轉固，兵馬向集，但當精修守備，以待越逸，而更移兵守險，使得放縱，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！」遂守便宜，上疏曰：「今與賊家對敵，當不動如山，若遷移依險，人心搖蕩，於勢大損。諸軍并據深溝高壘，眾心皆定，不可傾動，此御兵之要也。」書奏，報聽。^④於是基等四面合圍，表里再重，塹壘甚峻。文欽等數出犯圍，逆擊，走之。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、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為游軍，

以備外寇。泰擊破朱異於陽淵，^⑤異走，泰追之，殺傷二千人。

〔一〕是役也，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，以旌武功。武丘，唐為沈丘縣。

〔二〕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。

〔三〕安丰縣，漢屬廬江郡，魏分屬安丰郡。今安丰縣在壽春南八十里。

〔四〕報基聽行其策。時帝在軍，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，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。

〔5〕《水經注》：決水出盧雱婁縣北，過安丰縣東，又北右會陽泉水。水西有陽泉縣故城，故陽泉鄉也。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。決水又北入於淮。

秋，七月，吳大將軍繇大發卒出屯鑊里，①

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、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。②異留輜重於都陸，③進屯黎漿，④石苞、州泰又擊破之。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，盡焚異資糧，異將余兵，食葛葉，走歸孫繇。繇使異更死戰，異以士卒乏食，不從繇命。繇怒，九月，己巳，繇斬異於鑊里。辛未，引兵還建業，⑤繇

既不能拔出諸葛誕，而喪敗士眾，自戮名將，由是吳人莫不怨之。^⑥

〔一〕后吳王責孫綝以留沽月中不上岸一步，則鑊里當在巢縣界。

〔二〕復，扶又翻。帥，讀曰率。

〔三〕《水經注》：博鄉縣，王莽改曰楊陸，泄水出焉，北過芍陂，又西北入於淮。意者都陸即楊陸歟？又據晉紀，都陸在黎漿南。重，直用翻。

〔四〕《水經注》：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，水東逕黎漿亭南，又東注肥水，謂之黎漿水口也。

〔5〕壽春之圍已固，雖使周瑜、呂蒙、陵遜復生，不能解也。若孫綝能舉荊、揚之眾出襄陽以向宛、洛，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，諸葛誕、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，猶庶几焉。

〔6〕為后吳誅孫綝張本。

司馬昭曰：「異不得至壽春，非其罪也，而

吳人殺之，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，使其猶望救耳。今當堅圍，備其越逸，而多方以誤之。」乃縱反間，揚言「吳救方至，大軍乏食，分遣羸疾就谷淮北，勢不能久」。誕等益寬恣食，俄而城中乏糧，外救不至。將軍蔣班、焦彝，皆誕腹心謀主

也，言於誕曰：「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，孫
綝殺異而歸江東，外以發兵為名，內實坐須成敗。
①今宜及眾心尚固，士卒思用，并力決死，攻其
一面，雖不能盡克，猶有可全者；空坐守死，無
為也。」②文欽曰：「公今舉十余萬之眾歸命於
吳，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，父兄子弟盡在江
表，就孫綝不欲來，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！且
中國無歲無事，軍民并疲，今守我一年，內變將
起，奈何舍此，③欲乘危徼幸乎！」班、彝固勸
之，欽怒。誕欲殺班、彝，二人懼，十一月，棄
誕逾城來降。全懌兄子輝、儀在建業，④與其家

內爭訟，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。於是惲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、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，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鐘會策，密為輝、儀作書，使輝、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，說「吳中怒惲等不能拔壽春，^⑤欲盡誅諸將家，故逃來歸命」。十二月，惲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，^⑥城中震懼，不知所為。詔拜惲平東將軍，封臨湘侯；端等封拜各有差。

〔一〕須，待也。

〔二〕言石若決死而求生，無為坐守而待斃。

〔3〕舍，讀曰捨。

〔4〕輝儀，懌兄全緒之二字。「輝」，一作

「禕」。

〔5〕言不能拔壽春之眾於重圍也。

〔6〕帥，讀曰率。

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，欲乘虛向秦川，①率數萬人出駱谷，至沈嶺。時長城積谷甚多，而守兵少，徵西將軍都督雍、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，以拒維。維壁於芒水，②數挑戰，望、艾不應。

〔一〕秦地四塞以為固，渭水貫其中。渭川左右，沃壤千里，世謂之秦川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駱谷水出郿塢東南山駱谷，北流逕長城西，又北流注於渭，渭水又東，芒水從南來注之；水出南山芒谷，北逕整屋縣竹園中，又北流注於渭。余按駱谷在今洋州真符縣，屈回八十里，凡八十四槃。

是時，維數出兵，蜀人愁苦。中散大夫譙周作《仇國論》以諷之曰：^①

〔一〕《續漢志》曰：中散大夫，秩六百石；漢官曰：秩比二千石。胡廣曰：光祿大夫，本為中大夫，武帝元狩五年，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，世祖中興，以為諫

議大夫。又有太中、中散大夫。此四等於古者為天子之下大夫，視列國之上卿。

「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，其術如何？」曰：

吾聞之，處大無患者常多慢，處小有憂者常思善，多慢則生亂，思善則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養民，以少取多，勾踐卹眾，以弱斃強，此其術也。

①或曰：曩者，項強漢弱，相與戰爭，項羽與漢約分鴻溝，各歸息民，張良以為民志既定，則難動也，率兵追羽，終斃項氏。②豈必由文王之事乎？曰：當商、周之際，王侯世尊，③君臣久固，民習所專；④深根者難拔，據固者難遷。當此之

時，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！及秦罷侯置守之后，^⑤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歲改主，或月易公，鳥驚獸駭，莫知所從，於是豪強并爭，虎裂狼分，疾搏者獲多，遲后者見吞。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時，實有六國并據之勢，故可為文王，難為漢祖。夫民之疲勞，則騷擾之兆生，上慢下暴，則瓦解之形起。諺曰：『射幸數跌，不如審發。』^⑥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，不為意似改步，^⑦時可而后動，數合而后舉，故湯、武之師不再戰而克，^⑧誠重民勞而度

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徵，土崩勢生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，將不能謀之矣。」^⑨

〔一〕文王治岐，由方百里起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所謂以少取多也。句踐歸越，弔死問疾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以弱越斃強吳。

〔二〕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。

〔三〕言世世居尊位也。

〔四〕民習見君臣之分明，故專於戴上。

〔五〕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。

〔六〕跌，差也，射數差而不中，不如審而后發也。書曰：若虞機張，往省括於度則釋。

〔7〕孔穎達曰：舉足謂之步。為，於偽翻。

〔8〕湯伐桀，鳴條一戰，而革夏命；武王伐紂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。

〔9〕姜維以數戰亡蜀，卒如譙周之言。

魏高貴鄉公 甘露三年（戊寅 公元258二
五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文欽謂諸葛誕曰：「蔣班、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，全端、全懌又率眾逆降，^①此敵無備之時也，可以戰矣。」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，遂大為攻具，晝夜五六日攻南圍，欲決圍而出。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，^②逆燒破其攻具，

矢石雨下，死傷蔽地，血流盈塹，復不城。城內食轉竭，出降者數萬口。欽欲盡出北方人，省食，與吳人堅守，誕不聽，由是爭恨。欽素與誕有隙，徒以計合，事急愈相疑。③欽見誕計事，誕遂殺欽。欽子鴛、虎將兵在小城中，④聞欽死，勒兵赴之；眾不為用，遂單走逾城出，自歸於司馬昭。軍吏請誅之，昭曰：「欽之罪不容誅，其子固應就戮；然鴛、虎以窮歸命，且城未拔，殺之是堅其心也。」乃赦鴛、虎，使將數百騎巡城，呼曰：「文欽之子猶不見殺，其余何懼！」又表鴛、虎皆為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城內皆喜，且日益飢困。

司馬昭身自臨圍，見城上持弓者不發，曰：「可攻矣！」^⑤乃四面進軍，同時鼓噪登城。二月，乙酉，克之。誕窘急，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，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，夷其三族。誕麾下數百人，皆拱手為列，不降，每斬一人，輒降之，卒不變，以至於盡。^⑥吳將於詮曰：「大丈夫受命其主，以兵救人，既不能克，又束手於敵，吾弗取也。」乃免胄冒陳而死。^⑦唐咨、王祚等皆降。^⑧吳兵萬眾，器仗山積。

〔二〕逆，迎也。降，戶江翻。

〔2〕石車，即砲車也。車，昌遮翻。

〔3〕言誕、欽初以詭計苟合，事急愈相猜疑。

〔4〕鴛、虎，欽二子也；時壽春蓋別有小城。

〔5〕知其眾無拒守之心也。

〔6〕史言諸葛誕得人心，人蒙其恩而為之死。卒

子卹翻。

〔7〕陳，讀曰陣。

〔8〕唐咨本魏人降吳，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。

司馬昭初圍壽春，王基、石苞等皆欲急攻之，昭以為「壽春城固而眾多，攻之必力屈；若有外寇，表里受敵，此危道也。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

中，^①天其或者使同就戮，吾當以全策縻之。但堅守三面，若吳賊陸道而來，軍糧必少；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，可不戰而破也。吳賊破，欽等必成擒矣！」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，卒不煩攻而破。議者又以為「淮南仍為叛逆」，^②吳兵室家在江南，不可縱，宜悉坑之。」昭曰：「古之用兵，全國為上，戮其元惡而已。」^③吳兵就得亡還，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。」一無所殺，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。^④拜唐咨安遠將軍，其余裨將，咸假位號，眾皆悅服，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

者，皆赦之。聽文鴛兄弟收斂父喪。給其車牛，致葬舊墓。^⑤

〔一〕三叛，謂諸葛誕、文欽、唐咨也。

〔二〕仍，相因也。

〔三〕言全其國之人民，止戮其君；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。

〔四〕河南，都也；河東、河內皆近京師。

〔五〕文欽，譙人也，舊墓在焉。斂，力贍翻。

昭遺王基書曰：^①「初議者云云，求移者甚

眾，^②時未臨履，亦謂宜然。^③將軍深算利害，獨秉固志，上違詔命，下拒眾議，終至制敵禽賊，獨

雖古人所述，不是過也。」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因釁有滅吳之勢。王基諫曰：「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，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，城既不拔，而眾死者太半。」^④姜維因洮西之利，輕兵深入，糧餉不繼，軍覆上邽。^⑤夫大捷之后，上下輕敵，輕敵則慮難不深。今賊新敗於外，又內患未弭，^⑥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。且兵出逾年，人有歸志，今俘馘十萬，罪人斯得，^⑦自曆代徵伐，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，自以所獲已多，不復追奔，懼挫威

也。」^⑧昭乃止，以基為徵東將軍、都督揚州諸軍事，進封東武侯。

〔一〕遺，於季翻。按「於季翻」之「於」讀烏。遺，音畏。

〔二〕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。

〔三〕臨履，謂親臨其地而履行營壘處所也。

〔四〕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。

〔五〕謂段谷之敗也。

〔六〕謂孫綝君臣相猜。

〔七〕謂禽諸葛誕也。書曰：周公居東二年，則罪

人斯得。

〔8〕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。

習鑿齒曰：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，可謂能以德攻矣。①夫建業者異道，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。故窮武之雄，斃於不仁；②存義之國，喪於懦退。③今一徵而禽三叛，大虜吳眾，席卷淮浦，俘馘十萬，④可謂壯矣。而未及安坐，賞王基之功；種惠吳人，結異類之情；⑤寵鵞葬欽，忘疇昔之隙；不咎誕眾，使揚土懷愧。功高而人樂其成，業廣而敵懷其德。武昭既敷，文算又洽，推此道也，天下其孰能當之哉！⑥

〔一〕《左傳》：晉文公城濮之勝，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。

〔二〕如夫差、智伯是也。

〔三〕如宋襄公是也。喪，息浪翻。

〔四〕生虜為俘，截耳為馘。古者戰勝，馘所格之左耳而獻之。

〔五〕書曰：皋陶邁種德。孔安國注曰：種，布也。夫種則有獲，種惠於吳人，使歸心中國，以成他日混一之功，如種藝之有秋也。

〔六〕鑿齒，晉人，其辭蓋有溢美者。

司馬昭之克壽春，鐘會謀畫居多；昭親待曰：隆，委以腹心之任，時人比之子房。^①

〔二〕比之張良也。

漢姜維聞諸葛誕死，退還成都，復拜大將軍。

①

〔二〕維以段谷之敗，貶行大將軍事。

夏，五月，詔以司馬昭為相國，^①封晉公，食邑八郡，^②加九錫；昭前后九讓，乃止。

〔二〕《漢書》百官表曰：相國、丞相，皆秦官。

又按蕭何傳，何自丞相拜相國；則相國尊於丞相。

〔二〕《晉書》帝紀曰：以并州之太原、上黨、西河、樂平、新興、雁門，司州之河東、平陽，凡八郡，封為晉公。

秋，七月，吳主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。①

〔二〕奮徙章安，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。

八月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。①

〔二〕昶，丑兩翻。

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，鄭小同為五更，帝率群臣幸太學，行養老乞言之禮。①小同，玄之孫也。②

〔一〕記曰：凡養老，五帝憲，三王又乞言。五帝憲，養氣體而不乞言，有善則記之，以為惇史。三王亦憲，既養老而后乞言，亦微其禮，皆有惇史。鄭玄注曰：憲，法也；養之為法其德行，三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。惇史，惇厚者也。微其禮者，依違言之。更，工衡翻。

〔二〕《鄭玄別傳》曰：玄有子為孔融吏，舉孝廉融之被圍，往赴，為賊所害；有遺腹子，以丁卯日生，而玄以丁卯歲生，故名曰小同。

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，多所難問，甚懼；

返自鑊里，遂稱疾不朝，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

門宿衛，^①武衛將軍恩、偏將軍干、長水校尉闔^②

分屯諸營，欲以自固。吳主惡之，乃推朱公主死意，^③全公主懼曰：「我實不知，皆朱據二子熊、損所白。」是時熊為虎林督、損為外部督，^④吳主皆殺之。損妻，即孫峻妹也。綝諫，不從，由是益懼。

〔一〕古倉、蒼字通用。

〔二〕闔，音開，又苦亥翻。

〔三〕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。推，尋也，尋問公主所以見殺之意。

〔四〕吳外部督建業外營兵。

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繇。全后父

尚為太常、衛將軍，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：

「孫繇專勢，輕小於孤。」①孤前敕之使速上岸，

為唐咨等作援，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；又委罪於

朱異，擅殺功臣，不先表聞；筑第橋南，②不復

朝見。此為自在，無復所畏，③不可久忍，今規

取之。④卿父作中軍都督，⑤使密嚴整士馬，孤當

自出臨橋，率宿衛虎騎、左右無難一時圍之，⑥

作版詔敕繇所領皆解散，不得舉手。正爾，自當

得之；⑦卿去，但當使密耳！卿宣詔卿父，勿令

卿母知之；女人既不曉大事，且繇同堂姊，邂逅

漏泄，誤孤非小也！」紀承詔以告尚。尚無遠慮，以語紀母，母使人密語綝。

〔一〕謂輕視之以為幼小也。

〔二〕綝蓋筑第於朱雀橋南。

〔三〕自在，謂居處自如，不復知有君上。

〔四〕規，圖也。

〔五〕衛將軍督中軍。

〔六〕吳有左右無難督，督無難營兵。

〔七〕正爾，猶言如此也。

九月，戊午，**①** 綝夜以兵襲尚，執之，遣弟恩

殺劉承於蒼龍門外，**②** 比明，遂圍宮。吳主大怒，

上馬帶鞬執弓欲出，**③** 曰：「孤大皇帝適子，**④** 在

位已五年，誰敢不從者！」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

攀止之，不得出，嘆吒不食，罵全后曰：「爾父

憤憤，**⑤** 敗我大事！」又遣呼紀，紀曰：「臣父

奉詔不謹，負上，無面目復見。」因自殺。綝使

光祿勳孟宗告太廟，廢吳主為會稽王。**⑥** 召群臣

議曰：「少帝荒病昏亂，不可以處大位，承宗廟，

已告先帝廢之。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異議。」皆

震怖，曰：「唯將軍令！」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

主璽綬，以吳主罪班告遠近。尚書桓彝不肯署名，
 繇怒，殺之。典國施正勸繇迎立琅邪王休，繇從
 之。⑥己未，繇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⑦迎琅邪王
 於會稽。⑧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，亮時年
 十六。徙全尚於零陵，尋追殺之，遷全公主於豫
 章。

〔一〕劉承，即劉丞。

〔二〕韃，居言翻，戢弓矢器。

〔三〕適，讀曰嫡。按適，古通嫡。適子，即
 嫡子。「適」通「嫡」時不可簡寫作「適」。

〔四〕憤，烏外翻。《類篇》曰：悶也。

[5] 吳主亮時年十六。會，工外翻。

[6] 吳制，中營置左右廂軍。

[7] 楷以吳同姓為宗正。中書郎，即晉中書侍郎之職。

[8] 吳建興元年，休徙丹陽，既又徙會稽。

冬，十月，戊午，琅邪王行至曲阿，^①有老

公遮王叩頭曰：「事久變生，天下喁喁，^②願陛

下速行！」王善之。是日，進及布塞亭。孫綝以

琅邪王未至，欲入居富中，召百官會議，皆惶怖

失色，徒唯唯而已。^③選曹郎虞汜曰：「明公為

國伊、周，處將相之任，^④擅廢立之威，將上安

宗廟，下惠百姓，大小踴躍，自以伊、霍復見。今迎王未至而始入宮，如是，群下搖蕩，眾聽疑惑，非所以永終忠孝，揚名后世也。」綝不懌而止。汜，翻之子也。

〔一〕杜知曰：曲阿，今丹陽郡丹陽縣。

〔二〕喁，魚容翻。師古曰：喁喁，眾口向上也，又相應和聲。

〔三〕唯，諾也。

〔四〕汜，音祀。處，昌呂翻。

綝命弟恩行丞相事，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。筑宮，以武帳為便殿，設御坐。

己卯，王至便殿，止東廂。孫恩奉上璽符，王三讓，乃受。群臣以次奉引，^①王就乘輿，百官陪位。繚以兵千人迎於半野，拜於道側；王下車答拜。即日，御正殿，大赦，改元永安。^②孫繚稱「草莽臣」，詣闕上書，上印綬、節鉞，求避賢路。^③吳主引見慰諭，下詔以繚為丞相、荊州牧，增邑五縣；^④以恩為御史大夫、衛將軍、中軍督，封縣侯。孫據、干、闔皆拜將軍，封侯。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，封永康侯。^⑤

〔二〕引，讀曰靺。

〔2〕吳主休，字子烈，吳主權第六子。

〔3〕謂他有賢者進用，恐妨其路，求引身避之。

〔4〕綝遷大將軍，封永寧侯，今休以援立之功，增其封邑。

〔5〕初，休為王時，布為左右督，素見信愛，及即位，遂寵任之。為布擅吳主孫皓以亡國喪身張本。宋白曰：吳赤烏八年，分烏傷之上浦，立永康縣，屬東陽郡。

先是，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，^①其妻習氏諫之，^②衡不聽。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，詔徙會稽。及琅邪王即位，李衡憂懼，謂妻曰：

「不用卿言，以至於此。吾欲奔魏，何如？」妻曰：「不可。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過重，既數作無禮，而復逆自猜嫌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歸，何面目見中國人乎！」衡曰：「計何所出？」妻曰：「琅邪王素好善慕名，方欲自顯於天下，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。可自囚詣獄，表列前失，顯求受罪。如此，乃當逆見優饒，^③非但直活而已。」衡從之。吳主詔曰：「丹陽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，自拘司敗。」^④夫射鉤、斬袪，在君為君，^⑤其遣衡還郡，勿令自疑。」又如威遠將軍，授以棨戟。^⑥

〔一〕休徙丹陽，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四年。先，悉荐翻。數，所角翻，下同。

〔二〕習，姓。按《風俗通》：漢有外黃令習一。

〔三〕逆，迎也，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。

〔四〕《左傳》：楚箴尹克黃，自拘於司敗。司敗即司寇也。

〔五〕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，管史射桓公，中帶鉤子糾死，桓公以管仲為相，遂霸諸侯。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，公子重耳踰垣而走，披斬其袪。及重耳反國，與披謀國事，發呂卻之謀，荐趙衰守原。

〔六〕果如習氏所料。

己丑，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。①

〔一〕和死，全，見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。

群臣奏立皇后、太子，吳主曰：「朕以寡德，奉承洪業，蒞事日淺，恩澤未敷，后妃之號，嗣子之位，非所急也。」有司固請，吳主不許。

孫綝奉牛酒詣吳主，吳主不受，齎詣左將軍張布。酒酣，出怨言曰：「初廢少主時，多勸吾自為之者。吾以陛下賢明，故迎之。帝非我不立，今上禮見拒，是與凡臣無異，當復改圖耳。」布以告吳主，①吳主銜之，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。

戊戌，吳主詔曰：「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，事統煩多，其加衛將軍、御史大夫恩侍中，與大將軍分省諸事。」②或有告繇懷怨悔上，欲圖反者，吳主執以付繇，繇殺之，由是益懼，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；吳主許之。繇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余人，皆令裝載，③又取武庫兵器，吳主咸令給與。繇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，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，吳主特聽之。其所請求，一無違者。

〔一〕繇以布為吳主所信倚，故詣之，酒酣失言，遂以賈禍。繇之凶愚，其赤族宜矣。

〔二〕分繇之權也。

〔3〕中營兵，即中軍也。吳人謂裝船為裝載。綝欲以此兵自隨，上武昌。載，才再翻。車船裝物皆曰載。詩云：載輸爾載。

將軍魏邈說吳主曰：「綝居外，必有變。」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。^①吳主將討綝，密問輔義將軍張布，布曰：「左將軍丁奉，雖不能吏書，而計略過人，能斷大事。」吳主召奉告之，且問以計畫。奉曰：「丞相兄弟支黨甚盛，恐人心不同，不可卒制，^②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。」^③吳主從之。

〔二〕武衛士，武衛之士也。

〔2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3〕陞兵，宿衛之兵夾殿陞者，所謂「階戟之士」。

十二月，丁卯，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，^① 綝聞之，不悅。夜，大風，發屋揚沙，綝益懼。戊辰，臘會，綝稱疾不至；吳主強起之，使者十余輩，綝不得已，將入，眾止焉。綝曰：「國家屢有命，不可辭。可豫整兵，令府內起火，因是可得速還。」遂入，尋而火起，^② 綝求出，吳主曰：「外兵自多，不足煩丞相也。」綝起離席，奉布目左右縛之。綝叩頭曰：「願徙交州。」吳主

曰：「卿何以不徙滕胤、呂據於交州乎！」綝復曰：「願沒為官奴。」吳主曰：「卿何不以胤、據為奴乎！」③遂斬之。以綝首令其眾曰：「諸與綝同謀者，皆赦之。」放仗者五千人。孫闓乘船欲降北，追殺之。④夷綝三族，發孫峻棺，取其印綬，斫其木而埋之。⑤

〔一〕明會，明日臘會也。吳以土德王，用辰臘。

〔二〕尋，繼時也。

〔三〕胤、據死，見上甘露元年。

〔四〕闓，音開，又可亥翻。綝之諸弟據、恩、干蓋已就誅，獨闓走，欲投北。

〔5〕古者棺槨厚薄皆有度，斫而薄之以示貶。

己巳，吳主以張布為中軍督。改葬諸葛恪、滕胤、呂據等，其罹恪等事遠徙者，一切召還。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，吳主詔曰：「盛夏出軍，士卒傷損，無尺寸之功，不可謂能；受托孤之任，死於豎子之手，不可謂智。」遂寢。①

〔二〕洛死見上卷嘉平五年。

初，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，①皆實兵諸圍以御外敵，敵若來攻，使不得入。及興勢之役，王平捍拒曹爽，②皆承此制。及姜維用事，建議以

為「錯守諸圍，適可御敵，不獲大利。不若使聞敵至，諸圍皆斂兵聚谷，退就漢、樂二城，^③聽敵人平，^④重關頭鎮守以捍之，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。敵攻關不克，野無散谷，千里運糧，自然疲乏；引退之日，然後諸城并出，與游軍并力搏之，此殄敵之朮也。」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，監軍王含守樂城，^⑤護軍蔣斌守漢城。^⑥

〔一〕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。

〔二〕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五年。

〔三〕諸葛亮筑漢、樂二城，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

三年。

〔4〕謂縱敵使入平地也。

〔5〕樂城，在沔陽東山上，周三十里，甚固，諸葛亮所筑。沔水逕其北，又北逕西樂城東，而北流注於漢。

〔6〕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啟疆之心，書此為亡蜀張本。斌，音彬。

魏高貴鄉公 甘露四年（己卯 公元259年）

春，正月，黃龍二見寧陵井中。先是，頓丘冠軍、陽夏進中屢有龍見，^①群臣以為吉祥，帝曰：「龍者，君德也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

數屈於井，非嘉兆也。」作《潛龍詩》以自諷，司馬昭見而惡之。^②

〔二〕陳壽志曰：去年青龍仍見頓丘、冠軍、陽夏縣界井中。寧陵縣，前漢屬陳留郡，后漢、魏屬梁國。頓丘縣，漢屬東郡，魏屬魏郡。冠軍縣，屬南陽郡。陽夏縣，漢屬陳國，魏屬梁國。先，悉荐翻。夏，音賈。

〔三〕帝有誅昭之志，不務養晦，而憤郁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揜，蓋亦淺矣，此其所以死以於灌臣之手乎惡，烏路翻。

夏，六月，京陵穆侯王昶卒。

漢主封其子諶為北地王，恂為新興王，虔為上黨王。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，姜維雖位在祗上，而多率眾在外，希親朝政，權任不及祗。秋，八月，丙子，祗卒；漢主以仆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，尚書諸葛瞻為仆射。

冬，十一月，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。^①

〔二〕二年，孫壹來降。

是歲，以王基為徵南將軍，都督荊州諸軍事。

①

〔一〕據《晉書》文帝紀，時分荊州為一都督，基鎮新野，州泰鎮襄陽。

◎魏元皇帝·上

①

〔一〕諱奐，字景明，武帝之孫，燕王宇之子也。甘露二年，封安次縣常道鄉公。謚法：行義說民曰元。帝本名，璜即位，改名奐。

魏元皇帝 景元元年（庚辰 公元260年）

春，正月，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夏，四月，詔有司率遵前命，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，封晉公，加九錫。^①

〔二〕遵前年之命也。復，扶又翻。

帝見威權日去，不勝其忿。五月，己丑，召侍中王沈、^①尚書王經、散騎常侍王業，謂曰：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^②吾不能坐受廢辱，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。」^③王經曰：「昔魯昭公不忍季氏，敗走失國，為天下笑。^④今權在其門，為日久矣。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，不顧逆順之理，非一日也。且宿衛空闕，兵甲寡弱，陛下何所資

用；而一旦如此，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！禍殆不測，宜見重詳。」^⑤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：

「行之決矣！正使死何懼，況不必死邪！」於是入白太后。沈、業奔走告昭，呼經欲與俱，經不從。^⑦帝遂拔劍升輦，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噪而出。昭弟屯騎校尉佺遇帝於東止車門，左右呵之，佺眾奔走。中護軍賈充自外人，逆與帝戰於南闕下，帝自用劍。眾欲退，騎督成倖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：「事急矣，當云何？」充曰：「司馬公畜養汝等，^⑧正為今日。今日之事，無所問也！」濟即抽戈前刺帝，殞於車下。^⑨昭聞

之，大驚，自投於地。太傅孚奔往，枕帝股而哭甚哀，^⑩曰：「殺陛下者，臣之罪也！」

〔一〕沈，持林翻，下同。

〔二〕言路人亦知其將篡。

〔三〕卿下當有等字。

〔四〕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。至昭公時，伐之，不勝，公孫於齊，次於陽州，死於乾侯。事見《左傳》。

〔五〕重，直用翻。重，再也。詳審也。按重當讀從音。

〔六〕《說文》曰：素，白致繒也。此黃素詔者，蓋以白致繒染為黃色以書詔。

〔7〕帝禮遇王沈，呼為文籍先生，而臨變乃爾，吁！《考異》曰：世語曰：經因沈、業申意。今從晉諸公贊。

〔8〕畜，許六翻。騎督，督騎兵。《晉志》：太子舍入職比散騎、中書等侍郎。時未立太子，不應置東宮官屬；濟本昭之私人，授以是官耳。騎，奇寄翻。倅，七內翻。

〔9〕時年二十。

〔10〕枕帝於股也。《左傳》：齊崔杼弑其君光，晏子枕尸股而哭之，三踊而出。枕，職任翻。

昭入殿中，召群臣會議。尚書左仆射陳泰不至，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，泰曰：「世之論者

以泰方於舅，^①今舅不如泰也。」^②子弟內外咸共逼之，乃入，見昭，悲慟。昭亦對之泣曰：「玄伯，^③卿何以處我？」泰曰：「獨有斬賈充，少可以謝天下耳。」^④昭久之曰：「卿更思其次。」泰曰：「泰言惟有進於此，^⑤不知其次。」昭乃不復更言。顗，彧之子也。

〔一〕方，比也。

〔二〕言顗阿附司馬氏，而已忠於魏室。

〔三〕陳泰，字玄伯。

〔四〕少，詩 沼翻。《考異》曰：魏氏春秋曰：

「帝之崩也，太傅司馬孚、尚書右仆射陳泰枕帝尸於股

號哭盡哀。大將軍入禁中，泰見之悲慟，大將軍亦對之泣，謂曰：「玄伯其如我何？」泰曰：「獨有斬賈充，少可以謝天下耳。」大將軍久之曰：「卿更思其他。」泰曰：「豈可使泰復發后言！」遂嘔血薨。」裴松之以為違實。今從干寶晉紀。

〔5〕言當似弑君之罪罪昭。

太后下令，罪狀高貴鄉公，廢為庶人，葬以民禮。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。經謝其母，母顏色不變，笑而應曰：「人誰不死，正恐不得其所」以此并命，何恨之有！」^①及就誅，故吏向雄哭之，哀動一市。^②王沈以功封安平侯。庚寅，

太傅孚等上言，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，太后許之。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，
③以為明帝嗣。炎，昭之子也。

〔一〕非此母不生此子。

〔二〕向，姓也。

〔三〕《水經注》曰：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，故鄉亭也，西去良鄉城四十里，魏少帝璜所封也。廣陽，故燕國。

辛卯，群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。①

〔一〕群公，自上公、三公至諸從公也。

癸卯，司馬昭固讓相國、晉公、九錫之命，太后詔許之。

戊申，昭上言：「成濟兄弟大逆不道。夷其族。」

六月，癸丑，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奂。甲寅，常道鄉公入洛陽，是日，即皇帝位，年十五，大赦，改元。

丙辰，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，昭固讓，乃止。

癸亥，以尚書左仆射王觀為司空。

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，^①群臣皆以為難；唯衛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為可成，^②遂會諸軍民就作，功費不可勝數，士卒多死亡，民大愁怨。

〔二〕據范書《方術傳》：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。陳志《濮陽興傳》亦云：嚴密建丹陽湖田，作浦里塘。

〔三〕濮陽，以邑為姓。陳留風俗傳，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。吳主休居會稽時，興為太守，深與相結，及即位，遂與張布并見信用。

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，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，有惡言，有司以聞。吳主黜亮為候官侯，遣之國；^①亮自殺，衛送者皆伏罪。

〔二〕晉志曰：建安郡，故秦閩中郡，漢高祖以封閩越王。及武帝滅之，徙其人，名為東冶，后漢改為候官都尉。吳置建安郡，以候官為縣屬焉。宋白曰：漢武帝元鼎六年，立都尉，居候官以御兩，越所謂南北一候也。

冬，十月，陽鄉肅侯王觀卒。^①

〔二〕謚法：剛德克就曰肅。

十一月，詔尊燕王，待以殊禮。

十二月，甲午，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。

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。初到，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：「若有能陳長吏可否，說百姓所患者，給谷五百斛。若說刺史得失、朝政寬猛者，給谷千斛。」主簿陳廞、褚人白曰：「教旨思聞苦言，示以勸賞。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，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。苟不合宜，賞不虛行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，徒見言之不用，謂設而不行。愚以告下之事，可少須后。」^①沈又教曰：「夫興益於上，受分於下，^②斯乃君子之操，何不言之

有！」褚復白曰：「堯、舜、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，以其款誠之心著也。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，以其有實也。若好忠直，如冰炭之自然，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。若德不足以配唐、虞，^③明不足以并周公，實不可以同冰炭，是懸重賞，忠諫之言未可致也。」沈乃止。

〔一〕須，待也。

〔二〕興益，謂進言有益於上也。受分，謂受賞也。

〔三〕配，合也。

魏元皇帝 景元二年（辛巳 公元261年）

春，三月，襄陽太守胡烈^①表言：「吳將鄧由、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，遣使送質任，欲令郡兵臨江迎拔。」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。^②「若由等如期到者，便當因此震蕩江

表。」基馳驛遺司馬昭書，^③說由等可疑之狀，

「且當清澄，^④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。」又曰：

「夷陵東西皆險陁，^⑤竹木叢蔚，卒有要害，弩

馬不陳。^⑥今者筋角濡弱，^⑦水潦方降，廢盛農之

務，徼難必之利，此事之危者也。姜維之趣上邽，文欽之據壽春，皆深入求利，以取覆沒，此近事之鑒戒也。嘉平已來，累有內難，^⑧當今之宜，

當務鎮安社稷，撫寧上下，力農務本，懷柔百姓，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。」昭累得基書，意狐疑，敕諸軍已上道者，且權停住所在，^⑨須候節度。^⑩基復遺昭書曰：「昔漢祖納酈生之說，欲封六國，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。^⑪基謀慮淺短，誠不及留侯，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。」^⑫昭於是罷兵，報基書曰：「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，鮮能確然共盡理實，誠感忠愛，每見規示，輒依來旨，已罷軍嚴。」既而由等果不降。烈，奮之弟也。

〔二〕襄陽縣，漢屬南郡。沈約曰：魏武不荊州，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。

〔2〕應劭曰：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。師古曰：沮，千余翻。南郡臨沮縣沮水得名。《水經注》曰：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，又東南入於江。

〔3〕遺，於季翻，下同。

〔4〕謂事之虛實未定，如水之混濁，莫測其淺深且當澄以俟之；蓋亦當時常語也。

〔5〕，與狹同。

陟

〔6〕蔚，音尉，又紆勿翻。卒，讀曰猝。謂猝然敵人於要害之地設伏邀擊，弩馬不得陳其力也。

〔7〕考工記：弓人為弓，冬析干，春液角，夏治筋，秋合三材。春液角，夏治筋，以陽煦而筋角濡滑也。

冬析干，和合三材，以陰凝而堅致也。春夏之交，陽氣蒸潤，筋角濡弱，則弓弩之力不勁。

〔8〕謂曹爽兄弟既死，累有廢立之事，毌丘儉、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。難，乃旦翻。

〔9〕今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。

〔10〕須，待也。

〔11〕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。復，扶又翻；下同。趣，讀曰促。

〔12〕食其，音異基。

秋，八月，甲寅，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，不受。

冬，十月，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，諸葛瞻為都護、衛將軍，共平尚書事，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。時中常侍黃皓用事，厥、瞻皆不能矯正，士大夫多附之，唯建不與皓往來。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，與皓比屋，①周旋三十余年，澹然自守，以書自娛，既不為皓所愛，亦不為皓所憎，故官不過六百石，②而亦不罹其禍。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，皓譖之，使十年不得朝見。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珣聘於漢，及還，吳主問漢政得失，對曰：「主暗而不知其過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聞直言，經其野民皆菜色。臣聞燕雀處堂，子

母相樂，自以為至安也，突決棟焚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，其是之謂乎！」^③珩，綜之子也。

④

〔一〕比，毗至翻，近也，并也，聯也；又簿必翻相次也。

〔二〕祕書令，秩六百石。

〔三〕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。嗚呼！蜀之亡形成矣，薛翊見而知之。濮陽興、張布用事浦里塘之役，吳民愁怨，韋昭、盛沖以切直而不得居王所，翊亦知之否邪？知而不言，無亦容身而求免罪邪？處，昌呂翻。樂音洛。

〔下〕薛綜見七十二卷明帝青龍元年。

是歲，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，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，因留為質。^①力微之先，世居北荒，不交南夏。^②至可汗毛，始強大，^③統國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。后五世至可汗推寅，^④南遷大澤。又七世至可汗鄰，^⑤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、車毘氏分統部眾為十族。^⑥鄰老，以位授其子詰汾，使南遷，遂居匈奴故地。詰汾卒，力微立，復徙居定襄之盛樂，^⑦部眾浸盛，諸部皆畏服之。

⑧

〔一〕索，昔各翻。汗，音寒。質，音致。

〔二〕魏收先出自黃帝，黃帝子曰昌意，昌意少子受封北國，有大鮮卑山，因以為號。黃帝以土德王，北人謂土為「托」，謂后為「拔」，故以為氏。或曰：自謂托天而生，拔地而長，故為托拔氏。蕭子顯曰：匈奴女名托跋，妻李陵，胡俗以母為姓，故為李陵之后而甚諱之，有言其是陵后者，輒見殺。

〔三〕可汗，北方之尊稱，猶漢時之單於也。宋白曰：虜俗呼天為汗。可，讀如渴。汗，何干翻。

〔四〕魏書曰：漢桓帝時，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西三部，其大人曰置鞬落羅，曰律推演、宴荔游等，皆為大帥。推演，蓋即推寅也。按魏收魏書帝紀：毛死，

貸立；貸死，觀立；觀死，樓立；樓死，越立；越死，推寅立。推寅，蓋俗云纘研之義。

〔5〕推寅死，利立；利死，俟立；俟死，肆立；肆死，機立；機死，蓋立；蓋死，僧立；僧死，鄰立。

〔6〕按魏書官氏志：毛統國有九十九姓，至鄰，七分國人，使諸兄弟各攝領之。乃分其民，以兄為紇骨氏，后改為胡氏；次兄為普氏，后改為周氏；次兄為拔氏，后改為長孫氏。弟為達奚氏，后改為奚氏；次弟為伊婁氏，后改為伊氏；次弟為丘惇氏，后改為丘氏；次弟為侯氏，后改亥氏。七族之興，自此始也。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，后改為叔孫氏。又命疏族為車毘氏，后改為車氏。凡興托拔氏為十姓，百世不通婚。

〔一〕漢定襄郡有成樂縣，后漢屬云中郡。建安二十年，并云中、定襄、五原、朔方為新興郡，止置一縣，以屬新興；而盛樂故縣棄之荒外，故力微得居之。后魏既盛，南都平城，置盛樂宮於其地；永熙中，又置盛樂郡。復，扶又翻。

〔八〕拓跋氏始見於此。鮮卑軻比能與魏為敵者也。軻比能死，北邊差安，而拓跋氏盛矣，為后魏張本。

〔一〕科，條也。

〔二〕滕胤為孫綝所殺。

是歲，罷屯田官。^①

〔二〕置屯田官，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。

【資治通鑒卷七十八·魏紀十】

● 魏紀十 ①

〔一〕起玄默惇睦（壬午），盡閼逢涒灘（甲申）凡三年。涒，音墩。

◎ 魏元皇帝·下

魏元皇帝 景元三年（壬午 公元262年）

秋，八月，乙酉，吳。據吳右車吳將軍為化
 曰：「兵不戢，必自焚，伯約之灣也。」①智不出
 敵而力少於寇，用之無厭，將何以存！」②冬，

十月，維入寇洮陽，^③鄧艾與戰於侯和，破之，維退住沓中。^④初，維以羈旅依漢，^⑤身受重任，興兵累年，功績不立。黃皓用事於中，與右大將軍閭宇親善，陰欲廢維樹宇。維知之，言於漢主曰：「皓奸巧專恣，將敗國家，請殺之！」漢主曰：「皓趨走小臣耳，往董允每切齒，^⑥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！」維見皓枝附葉連，懼於失言，遜辭而出，漢主敕皓詣維陳謝。維由是自疑懼，^⑦返自洮陽，因求種麥沓中，不敢歸成都。^⑧

〔二〕《左傳》，魯眾仲曰：兵，猶火也，不戢，將自焚。姜維，字伯約。廖，力救翻，今力弔翻。

〔2〕謂較智則不出於敵人之上，而較力則又弱小也。厭，於鹽翻。

〔3〕洮陽，洮水之陽也。洮水之陰，魏不置郡縣，維渡洮而攻之也。《沙州記》曰：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，臨洮水，曰洮陽城。杜佑曰：臨洮郡城本洮陽城，臨洮水。洮，土刀翻。

〔4〕《水經注》：洮水逕洮陽城，又東逕共和山南，城在四山中，又東逕迷和城北。意侯和即此地也。沓中右諸羌中，即沙湫之地。晉張駿據河西，因前趙之亂，收河南地，至於狄道，置武街、石門、侯和、湫川、甘松五屯護軍，與后趙分境。乞伏熾擊攻湫川，師次沓中。則侯和之地在塞內，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。

〔5〕維降漢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元年。

〔6〕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六年。

〔7〕此維未出洮陽以前事也。

〔8〕司馬昭因是決絆維於沓中而伐蜀。

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，廷尉丁密、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。^①初，興為會稽太守，吳主在會稽，興遇之厚；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，^②故吳主即位，二人皆貴寵用事；布典宮省，興關軍國，以佞巧更相表里，吳人失望。

〔一〕漢成帝綏和元年，罷御史大夫，置大司空，世祖中興因之。獻帝建安十三年，罷司空，復置御史大夫，未嘗分左右也。蓋吳分之。

〔二〕吳主休先封琅邪王，徙居會稽，自會稽入立未嘗封會稽王也。「會稽」，當作「琅邪」。將，即亮翻。

吳主喜讀書，欲與博士祭酒韋昭、博士盛沖講論，^①張布以昭、沖切直，恐其人侍，言己陰過，固諫止之。吳主曰：「孤之涉學，群書略遍，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，亦何所損！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奸慝，故不欲令人耳。如此之事，孤已自

備之，不須昭等然后乃解也。」布惶恐陳謝，且言懼妨政事。吳主曰：「王務、學業，其流各異，不相妨也。」^②此無所為非，而君以為不宜，是以孤有所及耳。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，良甚不取！」布拜表叩頭。^③吳主曰：「聊相開悟耳，何至叩頭乎！如君之忠誠，遠近所知，吾今日之巍巍，皆君之功也。《詩》云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」^④終之實難，君其終之！」然吳主恐布疑懼，卒如布意，廢其講業，不復使昭等人。

〔二〕前漢五經博士有仆射一人，東漢轉為祭酒。

胡廣曰：官名祭酒，皆一位之元長也。古禮賓客得主人

饌，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，舊說以為示有先。沈約志曰：吳王濞為劉氏祭酒。夫祭祀以酒為本，長者主之，故以祭酒為稱。漢侍中、魏散騎常侍高功者并為祭酒。公府祭酒，漢末有之。

〔2〕王務，猶言王事也。

〔3〕據陳壽志，自孫之涉學已下，皆詔答之語，布得詔惶恐，以表陳謝，重自序述，吳主又面答之。自王務學業以下，皆面答之語也。此「表」字衍。在事者在官任事也。

〔4〕詩大雅蕩之辭。鮮，息淺翻。

譙郡嵇康，^①文辭壯麗，好言老、莊而尚奇任俠，與陳留阮籍、籍兄子咸、^②河內山濤、河

南向秀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劉伶特相友善，號竹林七賢。皆崇尚虛無，輕蔑禮法，縱酒昏酣，遺落世事。

〔一〕《晉書》曰：康之先姓奚，會稽上虞人，以避怨徙譙郡銓縣，銓有嵇山，家於其側，因以命氏。

〔二〕《姓譜》：殷有阮國，在岐、渭之間。周詩有侵阮徂共之辭，子孫以國為姓。后漢有已吾令阮惇。

阮籍為步兵校尉，其母卒，籍方與人圍棋，

對者求止，籍留與決賭。①既而飲酒二斗，舉聲

一號，吐血數升，毀瘠骨立。②居喪，飲酒無異

平日。司隸校尉何曾惡之，面質籍於司馬昭座③

曰：「卿縱情、背禮、敗俗之人，今忠賢執政、綜核名實，若卿之曹，不可長也！」因謂昭曰：「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，何以訓人！宜擯之四裔，無令汙染華夏。」^④昭愛籍才，常擁護之。^⑤曾，夔之子也。

⑥

〔一〕與決勝負也。

〔二〕骨立者，言其瘠甚，身肉俱消，唯骨立也。號，戶刀翻。吐，土故翻。

〔三〕質，正也，面以正義責之也。

〔四〕汙，烏故翻。

〔5〕昭之讓九錫也，籍為公卿為勸進箋，辭甚清壯，故昭愛其才。

〔6〕何夔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。

阮咸素幸姑婢；姑將婢去，咸方對客，遽借客馬而追之，累騎而還。^①

〔一〕累，重也，兩人共馬，謂之累騎。還，音旋又如字。

劉伶嗜酒，常乘鹿車，^①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鍤隨之，^②曰：「死便埋我。」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，爭慕效之，謂之放達。

〔一〕賢曰：鹿車，言其小僅可容鹿也。

〔二〕荷，下可翻。鍤，側洽翻，鍤也。

鐘會方有寵於司馬昭，聞嵇康名而造之，康箕踞而鍛，^①不為之禮。會將去，康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，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：「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！」遂深銜之。

〔二〕康性巧而好鍛，都玩翻。小冶也。

山濤為吏部郎，^①舉康自代。康與濤書，自說不堪流俗，而非薄湯、武。昭聞而怒之。^②康與東平呂安親善，安兄巽誣安不孝，康為證其不

然。會因譖「康嘗欲助毌丘儉」，^③且安、康有盛名於世，而言論放蕩，害時亂教，宜因此除之。」昭遂殺安及康。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，^④登曰：「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！」

〔一〕魏尚書郎有二十三員，吏部其一也。

〔二〕湯、武革命，而康非薄之，故昭聞而怒。

〔三〕言毌丘儉反，而康欲助之。毌，音無。

〔四〕晉泰始二年，始分河內為汲郡，史追書也。

蜀，^①從事中郎荀勗曰：「明公為天下宰，宜杖

正義以伐違貳，^②而以刺客除賊，非所以刑於四海也。」^③昭善之。勗，爽之曾孫也。^④

〔一〕官騎，騶騎也。

〔二〕違，離也，背也。貳，攜貳也，兩屬也。

〔三〕毛萇曰：刑，法也。韓嬰曰：刑，正也。

〔四〕荀爽，淑之子也，漢末為公。

昭欲大舉伐漢，朝臣多以為不可，獨司隸校尉鐘會勸之。昭諭眾曰：「自定壽春已來，息役六年，治兵繕甲，以擬二虜。今吳地廣大而下溼，攻之用功差難，不如先定巴蜀，三年之后，因順

流之勢，水陸并進，此滅虢取虞之勢也。^①計蜀戰士九萬，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，然則余眾不過五萬。今絆姜維於沓中，^②使不得東顧，直指駱谷，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，以劉禪之暗，而邊城外破，士女內震，其亡可知也。」乃以鐘會為鎮西將軍，都督關中。徵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，屢陳異議；^③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，^④艾乃奉命。

〔二〕春秋，晉獻公滅虢虞，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。

〔2〕絆，博漫翻。系足曰絆。

〔3〕善用兵者，觀釁而動，此艾所以陳異議也。

〔4〕《姓譜》：師，古者掌槩之官，因以為氏。

姜維表漢主：「聞鐘會治兵關中，欲規進取，宜并遣左右車騎張翼、廖化，^①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^②及陰平之橋頭，^③以防未然。」黃皓信巫鬼，謂敵終不自致，^④啟漢主寢其事，群臣莫知。

〔一〕時張翼為左車騎將軍。

〔二〕陽安關口，意即陽不關也。

〔三〕杜佑曰：陰平橋頭在文州界。

〔四〕致，至也，又詣也，送也。

魏元皇帝 景元四年（癸未 公元263年）

春，正月，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，^①又辭不受。

〔二〕如元年之詔也。復，扶又翻。按 正月，另本作「二月」。

吳交趾太守孫譖貪暴，為百姓所患；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，^①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，^②民憚遠役，因謀作亂。夏，五月，郡吏呂興等殺譖及荀，遣使來請太守及兵，九真、日南皆應之。

〔一〕裴松之曰：察戰，吳官號，今揚都有察戰巷。

〔二〕按孔爵，孔雀之古稱。

詔諸軍大舉伐漢，遣徵西將軍鄧艾督三萬余人自狄道趣甘松、沓中，^①以連綴姜維；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余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，絕維歸路；^②鐘會統十余萬眾分從斜谷、駱谷、子午谷趣漢中。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、會軍事，行鎮西軍司。^③瓘，覬之子也。^④

〔一〕甘松，本生羌之地，張駿置甘松護軍，乞伏國仁置甘松郡。后魏時，白水羌朝貢，置甘松縣，太和六年，改置扶州。隋改甘松為嘉誠縣，屬同昌郡。唐武

德初，置松州，取甘松嶺為名，且其地產甘松也。杜佑曰：甘松嶺，江水發源之地，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，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。新唐書曰：甘松山在洮水之西，吐谷渾居山之陽。

〔2〕賢曰：下辨縣屬武都郡，今城州同谷縣，舊名武街城。《水經注》：濁水逕武街城南。又曰：白水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，逕陰平故城南，又東北逕橋頭。雍，於用翻。

〔3〕鐘會時為鎮西將軍，瓘既監艾、會軍，又行會軍司。

〔4〕衛覬曆事武帝、文帝、明帝。覬，音冀。

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，^①問「計將安

出？」戎曰：「道家有言，『為而不恃。』」^②非

成功難，保之難也。」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

寔曰：「鐘、鄧其平蜀乎？」寔曰：「破蜀必矣，而皆不還。」客問其故，寔笑而不答。^③

〔一〕王雄刺幽州，遣勇士刺殺軻比能。

〔二〕老子道經之言。

〔三〕鐘、鄧之禍，識者固知之矣。

秋，八月，軍發洛陽，大賚將士，^①陳師誓眾。將軍鄧惇謂蜀未可討，司馬昭斬以徇。

〔二〕賚，來代翻，賜也。

漢人聞魏兵且至，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，為姜維繼援，張翼、董厥等詣陽安關口，為諸圍外助。大赦，改元炎興。敕諸圍皆不得戰，退保漢樂二城，^①城中各有兵五千人。翼、厥北至陰平，聞諸葛緒將向建威，留住月余待之。鐘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。^②九月，鐘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，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。會經過西趣陽安口，遣人祭諸葛亮墓。^③

〔二〕用姜維之言也。

〔2〕斌，音彬。《考異》曰：《晉書》文紀作「部將易愷」，今從魏志。

〔3〕諸葛亮葬沔陽。

初，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，^①漢朝令人代之，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，舒由是恨。鐘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，攻關口。舒詭謂僉曰：「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，非良圖也。」僉曰：「受命保城，惟全為功；今違命出戰，若喪師負國，死無益矣。」舒曰：「子以保城獲全為功，我以出戰克敵為功，請各行其志。」遂率其眾出。僉謂其戰也，不設備。^②舒率其眾迎降胡烈，烈乘虛襲

城，僉格斗而死，僉，彤之子也。③鐘會聞關口已下，長驅而前，大得庫藏積谷。

〔一〕宋白曰：武興，漢武都沮縣地。元和《郡國志》曰：興州城即古武興城也，蜀以處當沖要，置武興督以守之。無稱，言其庸庸無可稱者。

〔二〕使舒果迎戰，亦未可保其必勝，僉何為不設備邪？關城失守，僉亦有罪焉。

〔三〕傅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。彤，余中翻。

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，①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，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。維聞鐘會

諸軍已入漢中，引兵還。欣等追躡於強川口，大戰，^②維敗走。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，乃從孔函谷入北道，欲出緒后；緒聞之，卻還三十里。維入北道三十余里，聞緒軍卻，尋還，從橋頭還，緒趣截維，較一日不及。^③維遂還至陰平，合集士眾，欲赴關城；未到，聞其已破，退趣白水，遇廖化、張翼、董厥等，合兵守劍閣以拒會。^④

〔二〕前漢天水郡，后漢改曰漢陽郡，魏復曰天水，渠希翻。

〔2〕強川口，在強台山南。強台山，即臨洮之西傾。鬪駟曰：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，一曰強川。姜維之還也，鄧艾遣王頎追敗之於強口，即是地也。

〔3〕言較遲一日遂不及維也。

〔4〕《水經注》：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二十里，連山絕險，飛閣通衢，故謂之劍閣。《華陽國志》曰：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，至險。祝穆曰：劍門，漢屬廣漢郡，為葭萌縣地，蜀先主以霍峻為梓潼太守，有劍閣縣。苻秦使桀成寇蜀，攻二劍，克之，始有二劍之號。

安國元侯高柔卒。

冬，十月，漢人告急於吳。甲申，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；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，議兵所向；將軍丁封、孫異如沔中，以救漢。①

〔二〕沔中，時為魏境，吳兵未能至也，擬其所向耳。吳之巫、秭歸等縣，皆在江北，與魏之新城接境，自北行兵，亦可以發沔中，然猶淚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。

詔以徵蜀諸將獻捷交至，復命大將軍昭進位，爵賜一如前詔，昭乃受命。①

〔二〕始受相國、晉公、九錫之命。

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。初，舒少時遲鈍

質朴，不為鄉親所重，^①從叔父事部郎衡，有名

當世，亦不知之，使守水碓，^②每嘆曰：「舒堪

數百戶長，^③我願畢矣！」舒亦不以介意，不為

皎厲之事。^④唯太原王又謂舒曰：「卿終當為台

輔。」常振其匱乏，舒受而不辭。年四十余，郡

舉上計掾，察孝廉。宗黨以舒無學業，勸令不就，

可以為高。舒曰：「若試而不中，其負在我，安

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！」於是自課，百日

習一經，因而對策升第，累遷后將軍鐘毓長史。

毓每與參佐射，^⑤舒常為畫籌而已，^⑥后遇朋人不

足，以舒滿數，^⑦舒容范閑雅，發無不中，舉坐愕然，莫有敵者。毓嘆而謝曰：「吾之不足以盡卿才，有如此射矣，豈一事哉！」及為相國參軍，府朝碎務，未嘗見是非；^⑧至於廢興大事，眾人莫能斷者，舒徐為籌之，多出眾議之表。昭深器重之。

〔二〕鄉里、親戚也。少，詩照翻。

〔三〕為碓水側，置輪碓后，以橫木貫輪，橫木之兩頭，復以木長二尺許，交午貫之，正直碓尾。木激水灌輪，輪轉則交午木戛擊碓尾木而自舂，不煩人力，謂之水碓。碓，都內翻。

〔3〕謂小邑長也。長，知兩翻。

〔4〕皎者，求以暴白於世。厲危行也。

〔5〕參佐，參軍及諸佐吏也。毓，余六翻。

〔6〕射之有朋，猶投壺之釋算也。為，於偽翻；
下徐為同。

〔7〕射以兩人為朋。射有朋，猶古射儀之有耦也
《周禮》：王以六耦射三侯。諸侯以四耦射二侯，卿大
夫以三耦射一侯，士以三耦射豢侯。《左傳》：魯襄公
享范獻子，射者三耦，公臣不足，取於家臣。杜預注云
二人為耦。

〔8〕府朝，猶言府庭也。朝，直遙翻。

癸卯，立皇后卞氏，昭烈將軍秉之孫也。

鄧艾進至陰平，簡選精銳，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。①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，西行非本詔，遂引軍向白水，②與鐘會合。會欲專軍勢，密白緒畏懦不進，檻車徵還，軍悉屬會。

〔二〕《水經注》：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，鈿南流，逕髡竹縣北，又東南逕江油戍北。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，逕江油、廣漢者也。宋白曰：龍州江油郡北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。文州，漢陰平地也。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，即此。《九

域志》：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里。元丰《九域志》：龍州治江油縣，南至綿州二百余里。

〔2〕此白水關也。賢曰：在今梁州金牛縣西，東北至關城百八十里。

姜維列營守險，會攻之，不能克；糧道險遠，軍食乏，欲引還。鄧艾上言：「賊已摧折，宜遂乘之。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①趣涪，②出劍閣西百里，去成都三百余里，奇兵沖其腹心，出其不意，劍閣之守必還赴涪，則會方軌而進，劍閣之軍不還，則應涪之兵寡矣。」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。③山高

谷深，至為艱險，又糧運將匱，瀕於危殆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。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。

④先登至江油，⑤蜀守將馬邈降。諸葛瞻督諸軍拒艾，至涪，停住不進。⑥尚書郎黃崇，權之子也，屢勸瞻宜速行據險，無令敵得入平地，瞻猶豫未納；崇再三言之，至於流涕，瞻不能從。艾遂長驅而前，擊破瞻前鋒，瞻退往綿竹。⑧艾以書誘瞻曰：「若降者，必表為琅邪王。」⑨瞻怒，斬艾使，列陣以待艾。⑩艾遣子惠唐亭候忠等出其右，司馬師纂等出其左。忠、纂戰不利，并引還，曰：「賊未可擊！」艾怒曰：「存亡之分，

在此一舉，何不可之有！」叱忠、纂等，將斬之。忠、纂馳還更戰，大破，斬瞻及黃崇。瞻子尚嘆曰：「父子荷國重恩，不早斬黃皓，使敗國殄民，用生何為！」策馬冒陳而死。^⑪

〔二〕按前漢無德陽縣。《后漢志》：廣漢郡始有德陽縣，蓋因漢故事而置縣也。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后，劍閣縣屬梓潼，德陽縣屬廣漢。《續漢志》以為德陽縣有劍閣。今姜維守劍閣拒鐘會，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，則此時分為兩縣明矣。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，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。此道即所謂陰平、景谷道。

〔2〕趣，七喻翻。涪，音浮。

〔3〕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，峻嶒，極為艱險。鄧艾軍行至此，路不得通，乃懸車束馬，造作棧閣，始通江油，因名馬閣。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，自北而南者，右肩不得易所負，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。據《鐘會傳》，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，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。

〔4〕山崖險洩，單行相繼而進，如貫魚然。

〔5〕江油，今龍州江油縣地，南至綿州二百余里綿州，古涪城也。

〔6〕陳壽曰：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。

〔7〕黃權，劉璋所用，先主伐吳而敗，權隔在江北，遂降魏。

〔8〕綿竹縣，屬廣漢郡。今綿竹縣東北至綿州百余里。

〔9〕諸葛氏，本琅邪人，故以此誘之。誘，音酉。

〔10〕使，疏吏翻。陳，讀曰陣；下同。

〔11〕杜佑曰：漢州德陽縣，鄧艾破諸葛瞻於此，因為京觀。

漢人不意魏兵卒至，不為城守調度；^①聞艾已入平土，百姓擾擾，皆迸山野，不可禁制。漢主使群臣會議，或以為蜀之與吳，本為與國，宜可奔吳；或以為南中七郡，^②阻險斗絕，易以自守，宜可奔南。光祿大夫譙周以為：「自古以來，

無寄他國為天子者，今若入吳國，亦當臣服。且治政不殊，則大能吞小，此數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，則魏能并吳，吳不能并魏明矣。等為稱臣，為小孰與為大！再辱之恥何與一辱！^③且若欲奔南，則當早為之計，然后可果。^④今大敵已近，禍敗將及，群小之心，無一可保，恐發足之日，其變不測，何至南之有乎！」^⑤或曰：「今艾已不遠，恐不受降，如之何？」周曰：「方今東吳未賓，事勢不得不受，受之不得不禮。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請身詣京都，^⑥以古義爭之。」眾人皆從周議。漢主猶欲入南，狐

疑未決。周上疏曰：「南方遠夷之地，平常無所供為，^⑦猶數反叛，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，窮乃率從。^⑧今若至南，外當拒敵，內供服御，費用張廣，他無所取，耗損諸夷，其叛必矣！」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。北地王諡怒曰：「若理窮力屈，禍敗將及，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見先帝可也，奈何降乎！」漢主不聽。是日，諡哭於昭烈之廟，先殺妻子，而后自殺。^⑨

〔二〕卒，讀曰猝。

〔2〕南中七郡：越巂、朱提、牂柯、云南、興古、建寧、永昌也。

〔3〕謂今降魏，一辱而已。若奔吳稱臣，是一辱矣；與吳俱亡，又將臣服於魏，是為再辱。

〔4〕果，決也，克也。

〔5〕謂眾心已離，既行之后，中道潰散，必不能至南中。

〔6〕京都謂洛陽，魏都。晉景王諱師，晉人避之，率謂京師為京都。蜀方議降，譙周已為晉人諱矣，吁！有所施為。

〔8〕事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。

〔9〕曾謂庸禪有子如此乎！

張紹等見鄧艾於雒，^①艾大喜，報書褒納。

漢主遣太仆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鐘會，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，戶二十八萬，口九十四萬，甲士十萬二千，吏四萬人。艾至成都城北，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，面縛輿櫬詣軍門。

②艾持節解縛焚櫬，延請相見，檢御將士，無得

虜略，綏納降附，使復舊業；輒依鄧禹故事，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，太子奉車、諸王駙馬都尉，漢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，或領艾官屬；^③

以師纂領益州刺史，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。

艾聞黃皓奸險，收閉，將殺之，皓賂艾左右，卒以得免。

〔一〕雒縣屬廣漢郡，鈿南至成都八十余里。

〔二〕杜預曰：面縛，縛手於后，唯見其面也。櫬棺也，示將受死。櫬，初覲翻。后主時年四十八。

〔三〕依鄧禹承制授隗囂故事也，后艾由此得罪。驃，匹妙翻。

姜維等聞諸葛瞻敗，未知漢主所向，乃引軍東入於巴。①鐘會進軍至涪，遣胡烈等追維。維至郪，②得漢主敕命，乃令兵悉放仗，送節傳於胡烈，自從東道與廖化、張翼、董厥等同詣會降。

將士咸怒，拔刀斫石。^③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。^④鐘會厚待姜維等，皆權還其印綬節蓋。^⑤

〔一〕巴，即巴中也。

〔二〕郫縣屬廣漢郡。劉昫曰：梓州飛鳥縣，漢郫縣地，隋取飛鳥山以名縣。師古曰：郫，音妻，又音千私翻。

〔三〕觀此，則蜀之將士豈肯下人哉，其主不能用之耳！

〔四〕圍守，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。

〔5〕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，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，傳二世、四十三年而亡。

吳人聞蜀已亡，乃罷丁奉等兵。吳中書丞吳郡華覈^①詣宮門上表曰：「伏聞成都守，臣主播越，社稷傾覆，失委附之士，棄貢獻之國，臣以草芥，竊懷不寧。陛下聖仁，恩澤遠撫，卒聞如此，必垂哀悼。臣不勝忡悵之情，^②謹拜表以聞！」^③

〔一〕魏有中書監、令，無中書丞，此官蓋吳置也。華，戶化翻。覈，戶革翻。

〔2〕卒，讀曰猝。勝，音升。忡，丑中翻，憂也。

〔3〕《左傳》：楚人滅江，秦伯為之降服，出次不舉過，數大夫諫，公曰：「同盟滅，敢不矜乎！吾自懼也！」蜀，吳之與國；蜀亡，岌岌乎為吳矣。吳之君臣不佑懼，故華覈拜表以儆之。

魏之伐蜀也，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：「司馬氏得政以來，大難屢作，^①百姓未服，今又勞力遠徵，敗於不暇，何以能克！」悌曰：「不然。曹操雖功蓋中夏，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。丕、叡承之，刑繁役重，東西驅馳，無有寧歲。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，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，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，民心歸之亦已久矣。故淮南三叛，

而腹心不擾；^②曹髦之死，四方不動。任賢使能，各盡其心，其本根固矣，奸計立矣。今蜀閹宦專朝，國無政令，而玩戎黷武，民勞卒敝，競於外利，不修守備。彼強弱不同，智算亦勝，因危而伐，殆無不克。噫！彼之得志，我之憂也。」吳人笑其言，至是乃服。

〔二〕難，乃旦翻。謂王凌、毋丘儉、諸葛誕舉兵也。

〔三〕邵陵厲公嘉平元年，王凌叛；高貴鄉公正元元年，毋丘儉叛；甘露二年，諸葛誕叛。

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，蜀亡，懼其叛

亂，乃以越騎校尉鐘離牧領武陵太守。魏已遣漢

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，率涪陵民入遷陵界，

①屯於赤沙，誘動諸夷進攻西陽，②郡中震懼。牧

問朝吏曰：「西蜀傾覆，邊境見侵，何以御

之？」皆對曰：「今二縣山險，諸夷阻兵，不可

以軍驚擾，驚擾則諸夷槃結；宜以漸安，可遣恩

信吏宣教慰勞。」牧曰：「不然。外境內侵，誑

誘人民，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，此救火貴速

之勢也。」敕外趣嚴。③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：

「昔淵太常督兵五萬，然後討五溪夷。是時劉氏

連和，諸夷率化。今既無往日之援，而郭純已據遷陵，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，尚未見其利也。」牧曰：「非常之事，何得循舊！」即率所領晨夜進道，^④緣山險行垂二千里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余人，及其支黨凡千余級。純等散走，五溪皆平。

〔二〕沈約曰：漢獻帝建安六年，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、漢葭二縣，立巴東屬國都尉，后為涪陵郡。遷陵縣，屬武陵郡，吳境也。長，知兩翻。

〔二〕赤沙，蓋在遷陵、西陽之間。西陽縣屬武陵郡，縣在西溪之陽。劉昫曰：黔州彭水縣，漢西陽縣地

吳分西陽置黔陽郡，隋於郡置黔陽郡。隋於郡置彭水縣，尋為黔州。《九域志》曰：漢武陵郡西陽縣古城，在今辰州界。杜佑曰：思州治務川縣，亦漢西陽地。

〔3〕趣，讀曰促，嚴裝也。

〔4〕帥，讀曰率。

十二月，庚戌，以司徒鄭沖為太保。

壬子，分益州為梁州。^①

〔一〕益州統蜀、犍為、汶山、漢嘉、江陽、朱提、越巂、牂柯。梁州統漢中、梓潼、廣漢、涪陵、巴、巴西、巴東。梁，古州也。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，故因名焉。

癸丑，特赦益州士民，復除租稅之半五年。

乙卯，以鄧艾為太尉，增邑二萬戶；鐘會為司徒，增邑萬戶。^①

〔一〕賞平蜀之功也。

皇太后郭氏殂。

鄧艾在成都，頗自矜伐，謂蜀士大夫曰：

「諸君賴遭艾，故得有今日耳。如遇吳漢之徒，

已殄滅矣。」^①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：「兵有先

聲而后實者，^②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，吳人震恐，

席卷之時也。然大舉之后，將士疲勞，不可使用，

且徐緩之。留隴右兵二萬人、蜀兵二萬人，煮鹽興冶，為軍農要用，^③并作舟船，豫為順流之事。然后發使告以利害，吳必歸化，可不徵而定也。

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，封禪為扶風王，錫其資財，供其左右，郡有董卓塢，^④為之宮舍，爵其子為

公侯，食郡內縣，以顯歸命之寵；開廣陵、城陽以待吳人，^⑤則畏威懷德，望風而從矣！」昭使

監軍衛瓘諭艾：「事當須報，不宜輒行。」艾重

言曰：「銜命徵行，奉指授之策，元惡既服，至於承制拜假，以安初附，謂合權宜。今蜀舉眾歸命，地盡南海，^⑥東接吳、會，宜早鎮定。若待

國命，往復道途，延引日月。《春秋》之義，

『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國家，專之可

也。』^⑦今吳未賓，勢與蜀連，不可拘常，以失

事機。《兵法》：『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』^⑧

艾雖無古人之節，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！」

〔一〕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

〔二〕漢初，李左車以是說韓信，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。司馬昭既受封錫，遂書其爵。

〔三〕蜀有鹽井，朱提出銀，嚴道、邛都出銅，武陽、南安、臨邛、沔陽皆出鐵，漢置鹽官、鐵官，艾欲復其利。

〔4〕董卓筑塢於扶風郿縣。

〔5〕開廣陵、城陽為王國以待孫休也。廣陵屬徐州，城陽屬青州，蓋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城，城陽郡治莒二郡壤界實相接也。

〔6〕南中之地，東南帶海接於交趾。

〔7〕《春秋·公羊傳》之言。

〔8〕孫子曰：將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。唯人是保，而利於主，國之寶也。

鐘會內有異志，姜維知之，欲搆成擾亂，乃說會曰：「聞君自淮南已來，算無遺策，^①晉道克昌，皆君之力。今復定蜀，威德振世，民高其

功，主畏其謀，欲以此安歸乎！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跡，全功保身邪！」^②會曰：「君言遠矣，我不能行。且為今之道，或未盡於此也。」維曰：「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，無煩於老夫矣。」^③由是情好歡甚，出則同輿，坐則同席，會因鄧艾承制專事，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。會善效人書，於劍閣要艾章表、白事，^④皆易其言，令辭指悖傲，多自矜伐；又毀晉公昭報書，手作以疑之。

〔一〕謂平諸葛誕也。說，輸芮翻。

〔二〕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旨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，乃扁舟五湖，汎海而止於陶，欲絕其跡，乃號曰陶朱公。

〔3〕言為亂也。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鐘會於掌股之上，迫於時，制於命，柰之何哉！

〔4〕要，一遙翻。章表，上之魏朝；白事，白之晉公。

魏元皇帝 咸熙元年（甲申 公元264年）

①

〔一〕是年五月，始改元咸熙，此猶是景元五年。

春，正月，壬辰，詔以檻車徵鄧艾。晉公昭恐艾不從命，敕鐘會進軍成都，又遣賈充將兵入

斜谷。①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，以諸王公皆在鄴，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，鎮鄴。②

〔一〕斜，昌遮翻。谷，音浴，又古祿翻。

〔二〕楚王彪之死，盡錄諸王公置鄴，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。行軍司馬之號始此。

初，鐘會以才能見任，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：「①會見利忘義，好為事端，寵過必亂，不可大任。」及會將伐漢，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：「②今遣鐘會率十萬余眾伐蜀，愚謂令單身無任，不若使余人行也。」晉公笑曰：「我寧不知此邪！蜀數為邊寇，師老民疲，我今伐之，如指掌。」

耳，^④而眾方蜀不可伐。夫人心豫怯則智勇并竭，智勇并竭而強使之，適所以為敵禽耳。惟鐘會與人意同，今遣會伐蜀，蜀必可滅。滅蜀之后，就如卿慮，何憂其不能辦邪？^⑤夫蜀已破亡，遺民震恐，不足與共圖事；中國將士各自思歸，不肯與同也。會若作惡，^⑥只自滅族耳。卿不須憂此，慎勿使人聞也！」及晉公將之長安，悌復曰：

「鐘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，但可敕會取艾，不須自行。」晉公曰：「卿忘前言邪，而云不須行乎？雖然，所言不可宣也。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，但人不當負我耳，我豈可先人生心哉！近日賈護

軍問我：『頗疑鐘會不？』^⑦還答言：『如今遣卿行，寧可復疑卿邪？』賈亦無以易我語也。我到長安，則自了矣。』^⑧

〔一〕昭夫人王氏，肅之女也，生晉武帝、齊王攸后謚文明皇后。

〔二〕自漢以來，丞相有東、西曹掾屬。

〔三〕魏制，凡遣將帥，皆留其家以為質任。會單身無子弟，故曰單身無任。

〔四〕指掌，言易也。

〔五〕言會若為亂，自能辦之也。

〔9〕作，為也。惡，不善也。作惡，作亂也，所為不善也。

〔7〕賈護軍，賈充也，時為中護軍。不，讀曰否〔8〕了，辦也，決也。

鐘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，會以瓘兵少，欲令艾殺瓘，因以為艾罪。瓘知其意，然不可得距，^①乃夜至成都，檄艾所統諸將，稱：「奉詔收艾，其余一無所問。若來赴官軍，爵賞如先。」

^②敢有不出，誅及三族！」比至雞鳴，悉來赴瓘，唯艾帳內在焉。平旦，開門，瓘乘使者車，^③徑入至艾所居，艾尚臥未起，遂執艾父子，置艾於

檻車。諸將圖欲劫艾，整仗趣瓘營；^④瓘輕出迎之，偽作表草，將申明艾事，^⑤諸將信之而止。

〔二〕瓘監艾、會軍，遣之收艾，是以職分使之，故不可得而距。按距，同拒，違也、抗也。

〔二〕謂復加爵賞，如先平蜀時也。

〔三〕《續漢志》，有大使車、小使車、諸使車。

大使車，立乘，駕駟，赤帷，持節者重導，從賊曹車、斧車、督車、功曹車皆兩大車，伍伯，璅弩十二人，辟車四人，從車四乘，無節，單導，從者減半。小使車，不立乘，有駢，赤屏泥，油，重絳帷，導無斧車。近小使車，蘭輿、赤轂，白蓋、赤帷，從騶騎四十人。此謂

追捕考案，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。諸使車，皆朱班輪，四輻，赤衡軛。

〔4〕趣，七喻翻。按 同趨。

〔5〕

〔5〕詭言將申明艾無反心。

丙子，會至成都，送艾赴京師。會所憚惟艾，艾父子既禽，會獨統大眾，威震西土，遂決意謀反。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，會自將大眾隨其后，既至長安，令騎士從陸道，步兵從水道，順流浮渭入河，以為五日可到孟津，與騎兵會洛陽，一旦天下可定也。①會得晉公書云：

「恐鄧艾或不就徵，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

徑入斜谷，屯樂城，^②吾自將十萬屯長安，相見在近。」會得書驚，呼所親語之曰：「但取鄧艾，相國知我獨辦之。」^③今來大重，^④必覺我異矣，^⑤便當速發。事成，可得天下；不成，退保蜀、漢，不失作劉備也！」^⑥

〔一〕談何容易！

〔二〕諸葛亮所筑成固之樂城也。

〔三〕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之事。

〔四〕大，讀曰太。

〔五〕異，變也。

〔6〕蜀、漢，謂漢蜀郡、漢中郡之地。

丁丑，會番請護軍、郡守、牙門騎督以上^①及蜀之故官，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，^②矯太后遺詔，使會起兵廢司馬昭，皆班示坐上人，使下議訖，書版署置，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；所請群官，番閉著益州諸曹屋中，^③城門宮門皆閉，嚴兵圍守。衛瓘詐稱疾篤，出就外廨。^④會信之，無所復憚。

〔一〕此皆從會軍在成都者也。

〔二〕明元郭太后去年殂。蜀都成都有朝堂。

〔3〕著，直略翻。

〔4〕廨，古隘翻，舍也。按《韻會》廨，音

解。

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，己因殺會，盡坑魏兵，復立漢主，密書與劉禪曰：「願陛下忍數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。」^①會欲從維言誅諸將，猶豫未決。

〔二〕姜維之心，始終為漢，千載之下，炳炳如丹，陳壽、孫盛、干寶之譏貶皆非也。

會帳下督丘建^①本屬胡烈，會愛信之。建愍

烈獨坐，啟會，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，諸牙門

隨例各內一人。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：

「丘建密說消息，會已作大坑，白倍數千，欲悉呼外兵入，人賜白，^②拜散將，以次倍殺，內坑中。」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，一夜，轉相告，皆遍。己卯，日中，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，諸軍不期皆鼓噪而出，曾無督促之者，而爭先赴城。時會方給姜維鎧仗，白外有匈匈聲，似失火者，

^③有頃，白兵走向城。會驚，謂維曰：「兵來似

欲作惡，當云何？」維曰：「但當擊之耳！」會

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，內人共舉機以拄門，

^④兵斫門，不能破。斯須，城外倚梯登城，^⑤或燒

城屋，蟻附亂進，矢下如雨，牙門郡守各緣屋出，與其軍士相得。姜維率會左右戰，手殺五六人，眾格斬維，爭前殺會。⑥會將士死者數百人，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，軍眾鈔略，⑦死喪狼藉。衛瓘部分諸將，數日乃定。

〔一〕《風俗通》：丘，魯左丘明之后。又云：齊太公封於營丘，支孫以地為氏。

〔二〕，魏武帝所制，狀如弁，缺四角。按
，音恰。 帟

〔三〕匈，許容翻，又許勇翻。毛晃曰：匈匈，暄擾之聲。

〔4〕內人，謂會所閉在屋內者。機，舉綺翻，機案也。

〔5〕斯，此也；須，待也；言其間無多時，於此可待也。

〔6〕《考異》曰：《衛瓘傳》曰：「會瓘謀議，乃書版云：『欲殺胡烈等』，舉以示瓘，不許，因此相疑貳。瓘如廁，見胡烈故給使，使宣語三軍，言會反。會逼瓘定議，經宿不眠，反橫刀膝上。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，瓘既不出，未敢先發。會使瓘慰勞諸軍，瓘便下殿，會悔遣之，使呼瓘；瓘辭眩疾動，詐仆地；比出閣，數十信追之。瓘至外廨，服鹽湯，大吐。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，皆言不起，會由是無所憚。及暮，門閉，瓘作檄

宣告諸軍并已唱義。陵旦，共攻會，殺之。」常璩《華陽國志》曰：「會命諸將發喪，因欲誅之。諸將半入，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，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。」今從《魏志》。又《世語》曰：「維死時見剖，膽如斗大。」如斗非身所能容，恐當作「升」。按「稱「膽如斗大」，不過誇張之詞，細加考究反為謬也。」

〔〕璿，從宣翻。鈔，楚交翻。按鈔略，同抄掠。璿，音宣，同璇。

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，迎還。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，恐其為變，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，遇於綿竹西，斬艾父子。艾之入江油也，田續不進，艾欲斬續，既而舍之。及瓘遣續，謂

曰：「可以報江油之辱矣。」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：「伯玉其不免乎？」^①身為名士，位望已高，既無德音，又不御下以正，^②將何以堪其責乎！」瓘聞之，不候駕而謝預。預，恕之子也。

③ 鄧艾余子在洛陽者悉伏誅。徙其妻及孫於西城。

④

〔一〕衛瓘行鎮西軍司，而杜預為鎮西長史，則為同僚，而軍事則瓘任之也。瓘，字伯玉。

〔二〕激田續使報鄧艾而行其私也。

〔三〕杜恕見七十三卷明帝景初元年。

〔四〕西城縣屬魏興郡。為晉武帝敘艾孫灼張本。

鐘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：「會挾术難保，

不可專任。」及會反，毓已卒，晉公思鐘繇之勛與毓之賢，^①特原毓子峻、迪，官爵如故。^②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，晉公召而責之曰：「往者王經之死，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。^③鐘會躬為叛逆，又輒收葬，若復相容，當如王法何！」雄曰：

「昔先王掩骼埋胔，仁流朽骨，^④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后收葬哉！今王誅既加，於法已備；雄感義收葬，教亦無闕。法立於上，教弘於下，以此訓物，不亦可乎？何必使雄背死違生，以立於世！」

明公讎對枯骨，^⑤捐之中野，豈仁賢之度哉！」
晉公悅，與宴談而遣之。

〔一〕鐘繇有定關中之功。

〔二〕裴松之曰：逌，敕連翻。按音攙。

〔三〕事見上卷景元元年。

〔四〕記月令：孟春之月，掩骼埋胔。鄭玄注曰：骨枯曰骼，肉腐曰胔。陸德明曰：露骨曰骼，有肉曰胔。周文王澤及朽骨。

〔五〕言會已誅，晉公復以枯骨為讎對，不令收葬。
二月，丙辰，車駕還洛陽。

庚申，葬明元皇后。

初，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，^①聞成都敗，吏民驚擾，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，百姓乃定。及得禪手敕，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。^②吳聞蜀敗，起兵西上，外托救援，內欲襲憲。憲曰：「本朝傾覆，吳為唇齒，不卹我難而背盟徼利，不義甚矣。且漢已亡，吳何得久？我寧能為吳降虜乎！」保城繕甲，告誓將士，厲以節義，莫不憤激。吳人聞鐘、鄧敗，百城無主，有兼蜀之志，而巴東固守，兵不得過，乃使撫軍

步協率眾而西。③憲力弱不能御，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，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，又送文武印綬，任子詣晉公。協攻永安，憲與戰，大破之。吳主怒，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。④

〔二〕《姓譜》：羅本顓頊末胤，受封於羅國，今房州也，為楚所滅，子孫以為氏。《譙周巴記》曰：漢獻帝初平六年，益州司馬趙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寧郡。建安六年，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，治魚復縣。蜀先主章武二年，改魚復曰永安。

〔三〕帥，讀曰率。都亭，永安之都亭也。臨，力鳩翻。

〔3〕協，步騭子，吳以為撫軍將軍。

〔4〕時吳以陸抗為鎮軍將軍，都督西陵。帥，讀曰率。

三月，丁丑，以司空王祥為太尉，徵北將軍何曾為司徒，左仆射荀顗為司空。

己卯，進晉公爵為王，增封十郡。^①王祥、

何曾、荀顗共詣晉王，顗謂祥曰：「相王尊重，

何侯與一朝之臣^②皆已盡敬，今日便當相率而拜，

無所疑也。」祥曰：「相國雖尊，要是魏之宰相，

吾等魏之三公，王、公相去一階而已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！損魏朝之望，虧晉王之德，君

子愛人以禮，我不為也。」及入，顗遂拜，而祥獨長揖。王謂祥曰：「今日然后知君見顧之重也！」

〔二〕高貴鄉公甘露三年，晉公始封八郡；帝景元之三年，加封同封同州之弘農，雍州之馮翊，凡十郡；今又增封十郡，凡二十郡。

〔二〕何侯，謂何曾。一朝之臣，謂舉魏朝之臣也。劉禪舉家東遷洛陽，時擾攘倉卒，禪之大臣

無從行者，^①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舍妻子單身隨禪，禪賴正相導宜適，舉動無闕，^②乃慨然嘆息，恨知正之晚。

〔二〕姜維既死，張翼、廖化、董厥必亦死於亂兵矣。

〔三〕宜，當也；適，亦當也。禪初入洛，見魏君臣，其禮各有所當。嗚呼！使正束帶立於朝，上而擯贊漢主，下而與賓客言，事事合宜而無闕失，豈非人臣之至願哉！

初，漢建棕太守霍弋都督南中，^①聞魏兵至，欲赴成都，劉禪以備敵既定，不聽。成都守，弋素服大臨三日。諸將咸勸弋宜速降，弋曰：「今道路隔塞，未詳主之安危，去就大故，不可苟也。若魏以禮遇主上，則保境而降不晚也。若

萬一危辱，吾將以死拒之，何論遲速邪！」得禪東遷之問，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：②「臣聞人生在三，事之如一，惟難所在，則致其命。③今臣國敗主附，守死無所，是以委質，不敢有貳。」晉王善之，拜南中都尉，委以本任。

〔一〕建寧，漢益州郡也，蜀后主建興元年，改建寧郡，治味縣。

〔二〕南中七郡，而此言六郡者，蓋越嶲已降魏也將，即亮翻。守，式又翻。

〔三〕無父母烏生，無君烏以為生，所謂人生在三也。難，乃旦翻。

丁亥，封劉禪為安樂公，^①子孫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人。晉王與禪宴，為之作故蜀技，^②旁人皆為之感愴，而禪喜笑自若。王謂賈充曰：

「人之無情，乃至於是！雖使諸葛亮在，不能輔之久全，況姜維邪！」他日，王問禪曰：「頗思蜀否？」^③禪曰：「此間樂，不思蜀也。」郤正聞之，謂禪曰：「若王后問，宜泣而答：『先人墳墓，遠在岷、蜀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。』」因閉其目。「會王復問，祥對如前，王曰：『何乃似郤正語邪！』」禪驚視曰：「誠如尊命。」左右皆笑。

〔一〕晉志：安樂，屬燕國。樂，音洛；下間樂同
〔二〕蜀技，蜀樂也，如巴渝舞之類也。為，於偽
翻；下同。技，與伎同，渠綺翻。

〔三〕西悲，用詩東山語，此儒生之搜章摘句也。
夏，四月，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，^①略
其長吏及男女二百余口而還。

〔二〕新附督，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，置督以
領之。句章縣屬會稽郡。賢曰：句章故城在今鄞縣西。
五月，庚申，晉王奏復五等爵，封騎督以上
六百余人。^①

〔二〕賞平蜀之功也。周制，列爵五等：公、侯地方百里；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秦廢五等爵。漢列侯以戶為差。獻帝建安二十年，魏王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，虛封自此始矣。今雖復五等爵，亦虛封也。騎，奇寄翻。

甲戌，改元。^①

〔二〕始改元咸熙。

癸未，追命舞陽主理侯懿為晉宣王，忠武侯師為景王。

羅憲被攻凡六月，救援不到，城中疾病太半。或說憲棄城走，憲曰：「吾為城主，百姓所仰。」

危不能安，急而棄之，君子不為也，畢命於此矣！」陳騫言於晉王，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。秋，七月，吳師退。晉王使憲因仍舊任，加陵江將軍，^①封萬年亭侯。

〔二〕沈約志：魏置陵江將軍，為四十號之首，言欲陵駕江流，以蕩平吳、會也。

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，中護軍賈充正法律，尚書仆射裴秀議官制，太保鄭沖總而裁焉。

吳分交州置廣州。^①

〔一〕漢武帝元鼎六年，開百越，置交趾州刺史，治龍編。獻帝建安八年，改曰交州，治蒼梧廣信縣。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。至是分為二州，廣州治番禺，交州還治龍編。

〔二〕年三十。

吳人以蜀初亡，交趾攜叛，^①國內恐懼，欲得長君。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，與烏程侯皓相善，稱「皓才識明斷，長沙桓王之儔也；^②又加之好學，奉遵法度。」屢言之於丞相興、左將軍布，興、布說朱太后，欲以皓為嗣。朱后曰：「我寡婦人，安知社稷之慮，苟吳國無隕，宗廟

有賴，可矣。」^③於是遂迎立皓，改元元興，大

赦。^④

〔一〕謂呂興反也。

〔二〕孫策謚長沙桓王。斷，丁亂翻。

〔三〕賴，恃也，利也。

〔四〕，字元宗，孫和之子。

八月，庚寅，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。

①

〔二〕依五官將故事也。

初，鐘會之伐漢也，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：「會在事縱恣，非持久處下之道，吾畏其有他志也。」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，憲英憂曰：「他日吾為國憂，今日難至吾家矣。」琇固請於晉王，王不聽。憲英謂琇曰：「行矣，戒之，軍旅之間，可以濟者，其惟仁恕乎！」琇竟以全歸。癸巳，詔以琇嘗諫會反，賜爵關內侯。^①

〔二〕琇，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，故以諫會為功而得封。

九月，戊午，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。^①

〔一〕晉志：撫軍大將軍位從公，班驃騎、車騎、衛、伏波等將軍下。

辛未，詔以呂興為安南將軍，都督交州諸軍事，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，得以便宜選用長吏。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，^①率牙門董元、毛炅、孟干、孟通、爨能、李松、王素等將兵助興。未至，興為其功曹李統所殺。

〔二〕爨氏，建寧之大姓，世為耆帥，至隋、唐為東爨、西爨蠻。杜佑曰：昆明在越嶲西南，諸爨所居。按 爨，今讀 cu n ɑ 古音讀 ʈhu n ɑ

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，^①追謚父和曰文皇帝，尊母何氏為太后。

〔一〕貶其號從夫，而父其父，母其母。

冬，十月，丁亥，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，水曹掾孫彧為給事黃門侍郎，^①以使於吳，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，不必使還，以開廣大信。^②晉王因政書吳主，諭以禍福。

〔二〕水曹掾，吳相府所置相國，魏人以晉王為相國，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為相國參軍。掾，於絹翻。

〔三〕言吳不必使還，以廣中國之信，攜吳人之心。

初，晉王娶王肅之女，生炎及攸，以攸繼景

王后。^①攸性孝友，多材藝，清和平允，名聞過

於炎。晉王愛之，常曰：「天下者，景王之天下也，吾攝居相位，百年之后，大業宜歸攸。」炎

立發委地，手垂過，^②嘗從容問裴秀曰：「人

有相否？」因以異相示之。秀由是歸心。羊琇與

炎善，為炎畫策，察時政所宜損益，皆令炎豫記

之，以備晉王訪問。晉王欲以攸為世子，山濤曰：

「廢長立少，違禮不祥。」賈充曰：「中撫軍有

君人之德，不可易也。」何曾、裴秀曰：「中撫

軍聰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，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，

固非人臣之相也。」晉王由是意定，丙午，立炎為世子。^③

〔一〕司馬師，謚景王。

〔二〕，與滕同。
鄴

〔三〕為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。

〔一〕科，條也。

〔二〕滕胤為孫綝所殺。

是歲，罷屯田官。^①

〔一〕置屯田官，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。

〔二〕科，條也。

〔二〕滕胤為孫綝所殺。

是歲，罷屯田官。^①

〔二〕置屯田官，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。